
五臺新志
第一册


崇實書院藏板



# 五臺新志

首

序

自古紀載之難莫難於史志郡縣志者史家志地理之遺自宋以來撰述日衆義法亦漸備雖以志名其體實兼傳記雖書美而不書惡識大而不遺小究其所歸與史一也顧通才達識世不多覯或體例未嫻則去取弗當或考據未審則譌謬相仍甚者旁據小說廣肆鋪張而於利害之關興除剛柔之殊習俗土宜所辨氣候所分與夫蒐討掌故褒揚哲義秉筆者或致闕焉弗備志之命名豈其然哉三晉古稱名邦



余自光緒丁丑奉命撫輯茲土察庶政所當先舉以省志歲久失修思得耆宿博雅參互考訂勒爲成書會値災祲籌賑未遑爲躊躇久之頃閱前閩撫徐松龕中丞所著五臺新志歎其綜核簡明義精文贍誠著述家當奉爲準繩者夫五臺處晉北鄙近隣恆嶽實爲文殊師利宜化之所梵宇穹窿靈迹暉照我

聖祖皇帝省方觀民嘗先後駐蹕於此越我

高宗

仁宗六飛繼幸
宸章紀勝藻煥日星官斯土者宜如何表揚盛烈豈復他
邑志載可比哉中丞少擢巍科登顯仕出膺封圻入
贊樞密晚乃優游泉石以著作自娛新志之修蓋病
舊文之樸陋與體制之弗諳也因爲補其缺畧芟其
繁蕪斟酌損益求所以信今傳後嘗觀其貽王蔭堂
方伯兩書指摘各志舛誤用心至密故斯志之作獨
具別裁會余方校刊古籍擬付剞劂爲晉乘嚆矢而
原稿末卷有錄無書賡續之作尚需採訪乃以屬縣



令孫君俾依原目補輯以成中丞夙志輒書簡端用
識嚮往之意云光緒五年正月湘鄉曾國荃序

序

汝明治臺之三年值

宮保爵撫曾公議修通志檄州縣踵續故乘以備採

擇於是臺志失修近百年矣故閩撫徐公松龕里居

時曾撰新志三卷因取遺稿上之

宮保賞其綜核簡明義精文贍命補纂成書汝明受

而讀之竊歎以公學問才識聚族斯土其所見聞閱

歷蓋親且稔矣臺之名勝險要某山某川原委形勢

類其久經涉歷博訪詳稽氣候之燠寒土田之沃瘠



生計風俗所繫地方政治得失若者利若者弊又皆

其所體驗默而識謹以書古昔官師賢否臺邑人才

盛衰前賢宿學之德行道藝非所親炙即乃祖乃父

辟咡而詔故老流傳否則考之載籍信而可徵也然

有志是書者數十年猶未卒業不綦難哉汝明承乏

茲土政拙才疏所得十不及一益以案牘勞形學殖

荒落而欲補苴成編不爲貂之續者幾何耶然義無

容辭責無可貸迺集邑紳重加採訪相與商訂其體

裁結構詳於凡例所謂因人成事耳役既蕆爰誌其

暑如此光緒六年八月知縣大興孫汝明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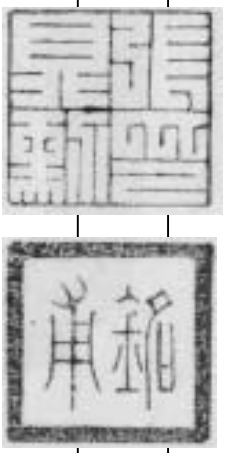
天下事之成與不成數之有幸有不幸也於邑志明明可見已光緒五年知縣事者爲孫朗山明府時宮保曾檄飭晉省續修通志當災祲初定後本省方問俗之責懷徵文考獻之思甚盛典也甫奉札卽會商邑庠生田丕緒增生王春榮等三十人籌款興工奉行不怠且搜羅邑人徐松龕中丞新稿三本呈宮保鑒閱讀之心怡服其才學迺命現任繁峙縣楊秋湄廣文續成完璧思急付剞劂爲晉乘嗃矢而執筆者旣深刻苦守土者別費經營遂鄭重而徐待之設天假年以竟其成將朗山之奏效臺邑者著名在一志而垂名不獨一志也其關係豈淺鮮哉乃於七年冬忽焉身逝使有志者歎無成果緣之慳乎抑數之不幸乎八年冬墀莅任茲土甫數日卽邀集紳董等詢悉一切處無可如何之時值萬不得已之會與紳董等設法持籌取稿開刷不數月而功成焉噫抑何幸與古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孫朗山其信然矣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墀何敢哉至潤色其業以慰

徐中丞之夙志者則楊廣文之力也分司其事以告各大憲之成功者則諸紳董之力也墀何力之有焉志成因掇其巔末而爲之序光緒九年八月建昌王步墀書於縣署之清愼勤軒

序

光緒六年我堂臺朗山孫公承
宮保曾中丞檄捐修縣志得徐太僕新志三卷尚屬
未完之稿讀之心折呈諸
宮保序而還之援作圭臬邀邑紳勷贊其事遺者增
之缺者補之鄉善科名節婦義士之後起者續之別
類分門釐爲四卷仍題其籤曰五臺新志新之云者
徐太僕不取舊志刱爲義例而我孫公之採舊事以
付新編亦無舊不新征徭賦役舊也升科豁免因時
制宜則新矣兵弁營汛舊也遷移裁革隨世變更則
新矣洎至關津河渡大路通衢坍塌平淤改移無定
無不易舊從新矣然斯役也我孫公憑依眾正採納
精詳人物臧否特加灼見考據必實而確註載必明
而晳函眾論之不齊皮裏陽秋在已定羣謀之互異
胸中丙鑑服人其虛已下物勞心苦志者逾年稿成
不自是就正於秋湄楊公惜乎事猶未竟而我孫公
已詔赴天庭矣彤閣王侯東丁兩堂臺遞荏斯邑承
其前修理其後事復加釐正由美進善完舊捐籌續

費覓梨尋棗付之剞劂以終其事余以佐職忝副斯
役工竣眾紳董不以不文棄余囑誌崖畧余亦忘珠
玉在前謬以瓦缶之鳴亂黃鐘之響也光緒十年八
月典史祁州張鼎勳謹撰



序

歲甲申孟春余奉

憲檄代理臺邑篆務適逢臺志告成諸邑紳請敘其

事冀垂久遠而昭來茲竊念余簿書碌碌翰墨緣疎

公退之暇何敢操觚於率爾然重以邑紳之請斯役

之勞以及成始成終之屢費經營數煩擘畫又可漠

然置之耶五臺舊志創自前明修於我

朝乾隆間迄今百有餘年其中土田變更人物代興

洵有可述光緒庚辰蒙

爵撫憲曾　於辦賑籌荒之際興徵文考獻之思檄

飭通省各府州縣補修邑乘以存故實而備輶軒乃

善後之要舉也於時前任孫朗山明府邀集紳耆田

丕緒王春榮等三十餘人設局勸捐襄理其事因訪

求本邑徐中丞素著新志三本付梓復請孝廉徐耘

田張映環劉升瑛明經鄭增耀補註而續成之並商

訂於楊秋湄學博煌煌乎宏篇鉅製典贍詳明一切

山川物理風土人情與夫忠孝潔廉鄉賢耆老靡不

增光簡册爲他邑志乘所不建孰意事未半而孫公

同治乙丑先師松龕叔祖奉
兩宮皇太后召見入都以所作五臺新志三卷付转田曰
此余未竟之書所缺鄉善列女藝文三卷爾遵余文
續之、他日賢父母修邑志呈之以供採擇转謹識之
不敢忘越十有五年、朗山孫父臺明府承中丞檄修
邑志時转主講繁峙北靈書院明府以書招之鄉甯
楊秋湄先生篤時司繁鐸转以先師書呈政商續修
法秋湄日是書質實簡嚴不屑鋪張粉飾誠古法也
惟志城池不及營汛志治所不及鄉都志土田不及

賦役志名宦不及官師題名志人物不及歷代貢舉
封蔭古法則可今若未宜欲續修之宜比類以附而
或加註焉至卷首宜恭錄
列聖巡幸以識寵榮转遵其意以達明府明府命转隨劉
子升瑛鄭子增耀張子映環採訪新條敘以質直呈
之明府明府呈之秋湄屬其潤色先是中丞曾宮保
聞臺志續修將成賜以先師新志之序札飭續修之
志政於秋湄故明府有是請焉既秋湄猶未卒業明
府已歸道山以此延擱兩年、光緒癸未、转以老病歸

里、彤閣王父母明府、續理前業、郵請秋湄、書囘則典贍詳博大異從前直白簡淡之詞蓋秋湄鬱積之厚故以抒其素所蘊蓄也而於先師之書則謹註之不增損其一字、蓋志愼也是書成先師之書既不沒而兩父母子惠臺邑之實政亦傳始則秋湄續其大意而鑒定於朗山父母繼則秋湄加以潤色而鑒定於彤閣父母譬之作室匠者指陳転與諸君不過供服役之勞亦何敢以掠其美將付剞劂明府命識緣起転乃拜手稽首謹爲之跋邑舉人徐耘田謹跋

跋

五臺新志吾鄉閩撫　徐松龕先生纂也先生高材碩學於文無體不備而徵典叙事尤稱擅場曩著瀛環志畧海外諸國數萬里地瞭如指掌彈丸邑乘奚足煩先生筆墨哉顧舊志自乾隆中葉　王含谿明府與　先大父謙齋公重修之後迄今百餘年矣雖山川如故城郭依然而宦斯土者政績不無可紀生斯土者人文亦且疊出下及里巷之善良閨壺之貞烈日久就湮泯沒無傳未始非後人責也先生以桑梓之地慨思修輯仿康對山武功志之體刪繁就簡不沿常格勒成一書釐爲三卷自先生卒後藏之家塾蓋亦有年庚辰春　中丞曾大公祖纂修山右通志檄取五臺新志弁以大箸俾付手民以資採擇邑侯孫朗山明府開局復補所遺以簿書旁午屬孝廉徐實甫明經鄭星泉孝廉張西珍贊襄編次而復謬委及瑛窮慙學殖荒落不堪斯役勉偕諸君旁搜博採稿未成而　明府仙逝復經　彤閣王明府續成之而先生之新志得補編而大備　侯東丁明府

訂訛補漏俾付剞劂工克告竣裝潢矣　明府命識
緣起使知巔末如是云光緒十年九月邑人劉升瑛
謹跋

跋

志胡爲乎期有裨於政治人心風俗而已非徒鋪衍陳迹點綴物華也臺邑値明季鼎革兵燹之餘古志云亡康熙二十六年　周明府天驤搜羅軼事彙集成編越九十餘年乾隆丁酉　王明府含谿重加釐正採舊訪新訂訛補缺後先相繼勒成一書今又百有餘年矣自官師士民以及貞婦烈女自縣都鄉邑以及山巔水隈人事更變今昔殊觀聽其散佚湮沒可乎　松龕先師以著作大手筆寫桑梓事體例謹



嚴指歸明確其事約而賅其文曲而暢其義微而彰芟刈蘩蕪不規規於鋪衍陳跡點綴物華名曰新志別乎舊也書未完而歸道山惜哉歲庚辰　中丞曾大公祖修省志檄取邑乘以資採擇　孫朗山明府擬補　先師未完之志命諸紳參校編次稿粗就而未定　明府逝矣　彤閣　侯東兩邑侯參訂考校補續成編詳明簡要不涉鋪張有裨於政治人心風俗不少也是役也耀隨諸紳參末議謹識緣起附於篇末俾後之覽者知臺志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光緒十年九月邑人鄭增耀謹跋

跋

邑之有乘所以紀疆域勵風俗敷教化也繁則支贅則漏容私則譽揚多浮徇情則名實必紊以故空疎者鮮考稽迂曲者多忌諱有所稽無所諱又或推諉吾鄉　中丞徐松龕先生望隆學博茹古含今纂五臺新志體例倣李寒支之志甯化康對山之志武功明白顯易一洗繁蕪而凡山川之分支別派人物之潛德幽光無不兼賅特惜其脫稿者僅三卷耳　朗山孫明府以名進士莅茲土取而閱之極相稱許會曾大公祖修全省通志札各州縣修志乘以資採擇而五臺爲文殊師利宣化之境我

聖祖皇帝越

高宗

仁宗厪念民依次第巡幸

宸翰炳煥日星尤非他邑之比　明府因集諸紳重加採訪以新志遺稿爲準繩釐正而補輯之事取識實言不徒文紀疆域而山水得其原委勵風俗而政治期於敦龐敷教化而凡孝子義士貞婦烈女與夫睦婣

任郵爲善於鄉者均不至湮沒弗彰事未竣而　明府卽世矣　彤閣王明府　侯東丁明府踵其事而續成之噫亦盛哉爰贅數語以誌簡末俾識緣起云

光緒十年季秋月邑人張映環謹跋

五臺新志

襄修姓氏

參閱

繁峙教諭甲子舉人　楊　篤

五臺教諭辛酉舉人　崔鍾淦

五臺訓導壬子舉人　韓友賢

五臺典史增貢生　張鼎勳

總理

邑附生　田丕緒

邑優增生　王春榮

校對

邑拔貢生　孟清源

邑附生　趙丕鋒

邑歲貢生　徐　愉

監刊

邑附生　戎維哲

邑附生　張丕謨

邑增生　高振鐸

| | |
|---|---|
| 邑佾生 | 李淦 |
| 採訪 | |
| 恩賜九品邑優附生 | 武德齡 |
| 邑恩貢生 | 馬秉仁 |
| 邑嵗貢生 | 田徹 |
| 邑副貢生 | 武本仁 |
| 邑監生 | 王全琦 |
| 邑附生 | 徐銘 |
| 邑佾生 | 劉嘉會 |
| 邑恩貢生 | 王鳳管 |
| 邑廩貢生 | 張柟 |
| 邑嵗貢生 | 王甸 |
| 邑監生 | 張靖材 |
| 邑廩貢生 | 殷濬 |
| 邑增生 | 白煥章 |
| 邑拔貢生 | 裴作則 |
| 邑經魁 | 白萬鵬 |
| 試用訓導邑廩貢生 | 姚熙舜 |

邑附生　王潤瑆

邑附生　盧培金

捐貲助刊姓氏

劉崇德堂　李五肯堂

五品同知銜張逢原　貢生王煥文

布政司理問銜盧會津　張典榆堂

張永德堂　守備銜杜宜清

貢生胡　康　從九品銜李雲錦

貢生王哲玉　貢生郝從善

侯錫珍　趙士全

趙正和堂　曲德厚堂

監生張星源　張據德堂

監生韓維祥　趙根深永

楊壽桑堂　韓三多堂

閻崇實堂　曲天成

從九品銜張子通　從九品銜劉　鈺

鹽知事銜李效祖　監生李朝聘

王元緒堂　貢生張硯山

六品銜白含章　李積厚堂

從九品銜張元科　監生劉軫會

監生閻世醞　從九品銜姚守型

貢生楊　靜　監生王　鋭

從九品銜梁希榮　元盛德

張文翰

五臺新志目錄
卷首 增輯
序 跋 修志姓氏 目錄
巡幸
疆域圖
城池圖
山川圖
鄉村圖
卷一 原輯
分野 補晷度
沿革
疆域 補鄉村鋪遞營汛
氣候
城池 補寨堡
治所 衙署學校祠祀原附見 補廨宇坊表市集
卷二 原輯
山水 古蹟寺觀原附見 補橋梁
土田 補賦稅
水利

五臺新志卷首 目錄 一

生計
風俗
卷三 原輯
名宦 補官師題名
人物 出仕 未仕
卷四 續輯
人物續 出仕 未仕 鄉善 附科目題名
列女
藝文
雜錄

五臺新志卷首

五臺縣知縣臣王步墀恭輯

巡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壬辰、

幸五臺山、建上祝

太皇太后延壽道場

親臨五頂、丙申

回鑾、至長城嶺西、路遇一虎射殪之、名其地爲射虎川、

是日



駐蹕龍泉關、

諭山西巡撫穆爾賽等曰、五臺繁峙靜樂崞縣等處地

瘠民貧爾等既膺簡用、必持已廉潔、恪共職業、務期

利興害除使民各得其所、方副朕委任之意、不然罪

有所歸矣、二十三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奉

太皇太后詣五臺山、覽觀山川形勢、一一親歷其地、每臺

各製碑文、今錄出、繙繹滿書與漢書並勒於石、朕所

撰碑文一時結搆、爾等可與漢大學士等詳加斟酌

近見漢人自負才高、每一文出、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所以不工也、大學士明珠等奏曰、皇上聖學天縱、睿藻夐絕出入經史、臣等豈能仰窺萬一而謙讓之懷、尤爲古帝王所不及、

上曰、文章貴於簡當、可施諸日用、如奏章之類、亦須詳明簡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多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積滿几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復委門客、此輩匈知文義、訛舛必多、奸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宛穢以致此極也、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癸丑、

上幸五臺山、丙辰

回鑾、駐蹕五臺縣城、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

上幸五臺山、

世宗憲皇帝以貝勒從行、庚申

上駐蹕射虎川、山西百姓伏行宮前奏曰、晉省饑饉、蒙恩蠲免錢糧、又動支倉粟普行賑濟、愚民無以報答高厚、願於菩薩頂建

萬壽亭一座、叩懇俞旨、又獻各種果品、

上命取各果品少許、其建造萬壽亭著停止、辛酉、

駐蹕菩薩頂、幸中臺西臺南臺諸寺、乙丑

囘鑾、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

上幸五臺山、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八子皇十子皇十三子

皇十四子從行、戊申次射處川、辛亥

駐蹕白雲寺、壬子

囘鑾、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一年九月、

上奉

皇太后恭謁

泰陵、幸五臺山、戊申

上諭、朕此次西巡輿蹕所經、兵民歡慶、惟念圜扉之中、不

得一體霑恩、朕心深爲憫惻、著將直隸山西二省本

年正月初三日恩旨以後、所有軍流以下人犯、令該

督撫分別情罪、請旨減等發落、癸丑

駐蹕臺山、諭曰、朕臨幸五臺、觀風問俗、蓋欲周知閭閻

利病、舉登之衽席之安也、山西地方、風俗尙爲淳樸
朕此次巡行親見民情頗爲甯輯、但敦龐之質在民、
而教養之責在上、尤當加意拊循化導、俾登上理、撫
臣爲通省表率、藩臬乃師帥之大員、府州縣等皆有
父母斯民之責、其各仰體朕心、力行實政、教養兼施
惟日孜孜、罔或怠佚、而在小民亦應敦行孝弟、崇習
禮讓、共爲良民、毋蹈澆漓獷猥之風、以成熙皞盈甯
之治、朕實有厚望焉、丙辰

駐蹕大營、命蠲免五臺縣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乾隆十五年二月乙亥、

上奉

皇太后啓鑾西巡五臺、命蠲免經過地方本年地丁錢糧
十分之三、丙戌

駐蹕菩薩頂、諭曰、朕巡幸五臺、所有各道路該撫多已
豫備、其中朕所未到之處、向例不准開銷、該部銷算
錢糧、自應循例辦理、朕思先期既經一體豫備、若不
准開銷、或致扣及伊等養廉、殊非體恤辦差人員之
意、從前直隸辦理此等差務、曾特恩賞給銀兩、今著

加恩於晉省公項錢糧內賞銀一萬兩、交與該撫阿
理袞通融辦理、以補前項諸費之用、已丑
上奉
皇太后回鑾、丁酉
上諭、朕巡幸晉省、念切民依、特諭阿理袞將該省上年偶
被偏災之太原等縣、及勘不成災之猗氏等縣詳悉
查明、應有緩徵帶徵、酌擬分數奏聞請旨辦理、今據
該撫分別查奏、請將已成偏災之太原蒲縣、所有蠲
剩錢糧、前經題明緩至乾隆十五年開徵分作二年

三年帶完者、再展一年開徵等語、朕思該二縣既被
偏災、僅予展限、非朕特恩撫卹之意、著將蠲剩錢糧
再免十分之三、餘仍照原題分年帶完、其勘不成災
之陽曲榆次徐溝祁縣清源文水長治永甯甯鄉永
濟臨晉猗氏滎河萬泉渾源應州廣靈右玉朔州馬
邑五寨平定樂平壽陽代州五臺忻州定襄靜樂解
州芮城絳州絳縣稷山等三十四州縣、著照所請、將
乾隆十四年民借倉穀原經題明今秋完納者、再展
一年、緩至辛未秋後免息還項、此係朕格外之恩、該

撫督率所屬妥協辦理、務使閭閻均霑實惠、該部卽
遵諭速行、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
上奉
皇太后恭謁
泰陵、西巡五臺、命蠲免經過州縣及駐蹕地方本年額賦
十分之三、甲午
駐蹕菩薩頂、諭曰、朕恭奉
皇太后巡幸五臺、一切供頂、俱頒自內府、絲毫不以累及



閭閻、而除道清塵、未免有需民力、所有山西經過及
駐蹕地方本年應徵額賦、前已降旨蠲免十分之三
更念五臺一縣、治當臺地、恩施宜優、著將乾隆二十
四年該縣未完民借緩徵常社義三倉穀一千四百
餘石、乾隆二十五年民借常社義三倉穀四千餘石、
通行豁免、其各屬二十四年夏秋偏災之石樓陽曲
等州縣緩徵各年舊欵銀三千一百餘兩、糧五萬一
千八百餘石、穀八百餘石、亦悉予加恩豁免、至夏秋
偏災案內蠲免十分之三、該撫鄂弼查明出示曉諭、

嚴飭屬員妥協經理、務俾小民均霑實惠用示朕愛
養黎元、有加無已之至意、戊戌
上奉
皇太后回鑾、
上諭從前二次巡幸五臺、帳殿周廬、隨常頓宿、今春巡撫
鄂弼於菩薩頂側、建蓋行宮、並臺麓寺旁添設坐起
數楹以備安憩、雖臣子之誼各盡其誠、而詢其工料
所費、乃出自伊等養廉、夫朕既不許派累百姓、而各
官養廉、原爲辦理公務及薪水之資、今以之捐建行



宮、則甚不可、著於存公項內撥賞銀二萬兩、以供鳩
工飭材之用、
乾隆四十六年、
上啓鑾西巡、免所過州縣額賦如例、庚辰、
上諭朕此次巡幸五臺、所有經過山西地方、已降旨蠲免
本年錢糧十分之三、惟查五臺尚有乾隆四十五年
出借未完常平倉穀三千六百八十一石零、茲當清
蹕時巡、宜敷渥澤、著加恩將此次未完倉穀全行蠲
免、同日奉、

諭賞給辦差兵丁一月錢糧、辛巳至山、

駐蹕菩薩頂行宮、甲申

回鑾、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

上謁

泰陵、

泰東陵、巡幸五臺、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賞給辦差

兵丁一月錢糧、並行宮座落黏補餬飾銀一萬兩、癸

卯



上諭山西忻代等六州縣、上年被有偏災、雖經給賑、並酌

借口糧籽種、民力稍紓、但該州縣尚有應行緩徵銀

米、茲當清蹕時巡、宣敷渥澤、所有忻州代州定襄五

臺崞縣繁峙、乾隆五十年分應緩徵銀三萬三千九

百七十餘兩、米三千八百六十餘石、俱著加恩豁免、

以副朕惠愛黎元、省方行慶至意、又

諭、伊桑阿奏河東商人呈稱、現在恭逢巡幸五臺、情殷

報効、願備賞銀二十萬兩、稍抒忱悃一摺、該商等情

詞懇切、姑允所請、昨面詢伊桑阿、據稱晉省辦理五

臺差務、所有橋梁及黏補行宮座落等項、向來例無
開銷、自撫臣以下至於知府、共捐銀八萬兩等語、外
省大小臣工、全藉養廉辦公、若令捐資、未免竭蹶、著
卽於此項銀兩內賞給銀八萬兩、以作黏補行宮塔
建橋梁道路之費、不必另捐養廉、以一萬兩交章嘉
呼圖克圖、分賞五臺各廟喇嘛、以爲熬茶念經之用、
昨經降旨賞給山西辦差銀一萬兩、直隸省辦差銀
七千兩、亦卽於此項銀內撥給、各項分賞之外、尙餘
銀九萬三千兩、著交直隸總督劉峩存貯、酌量上年



被災之順德廣平大名各屬、或有應行撫卹接濟需
用之處、卽行奏明動用、至該商等踊躍急公、殊屬可
嘉、著交部照例議敘、三月丙午
駐蹕菩薩頂行宮、辛亥
回鑾、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
上啓鑾巡幸五臺、蠲免經過地方額賦、賞給辦差兵丁錢
糧、如例、
諭曰、朕向來每遇巡幸、所有經過地方、並加恩蠲免地

丁錢糧十分之三、五臺非清蹕常臨之地、此次巡幸駐蹕、尤宜踰格施恩、用敷渥澤、所有五臺一縣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其大同朔平二府屬未完糧一萬八百四十八石零、和林格爾廳未完米九百八十九石零、亦著全行豁免、以示朕惠愛黎元省方行慶至意、辛卯

駐蹕菩薩頂行宮癸巳

回鑾、命於長蘆運庫撥給直隸山西黏補駐蹕行宮銀二萬兩、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六年三月、

上謁

西陵畢、巡幸五臺山、免經過地方及五臺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山西全省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二、賞給修理廟宇行宮銀二萬兩、辦差兵丁一月錢糧、閏三月己卯朔、

駐蹕臺麓寺行宮、諭曰、朕鑾輅臨莅五臺、道旁老民老婦、龐眉皓首、矍鑠歡迎、洵爲昇平人瑞、著地方官照恩詔之例、分別賞賚、庚辰

駐蹕菩薩頂行宮、諭曰、朕此次巡幸五臺、山西及各省
士子迎鑾獻册、詞采可觀、所有入選之李雲棟亢勳、
范泰初、任齊賢、蘇于沛、郎汝琦、王克昌、王嵩年、楊蔭
源、程志洛、李堂棟、于錫田、王大淮、龍汝言、吳敬恆、姚
崇之、李振棨、賈獻珍、錢棫、楊鎮源、夏儀、著加恩各賞
給小卷五絲緞二件、其次入選之張棣、賈克愼、衞拜
颺、張甲蕚、郭安鈺、陳文治、李孟喬、郭廷璋、王省山、陳
廷標、郝臺魁、張之煦、秦嘉謨、劉汲、胡澄、崔塡、劉天民、
陳鳳翰、于鼎培、著加恩各賞小卷帘綢一件、又



諭曰、朕此次巡幸五臺、士子迎鑾獻賦、除加恩召試外、
並宜加惠儒林、用光黌序、所有山西通省入學名數、
著增廣一次、大學五名、中學四名、小學三名、該學政
務須秉公甄錄、拔取俊髦、以副朕省方設教樂育人
材至意、壬午
御試迎鑾士子、清涼山賦、以西巡五臺爲民祈福爲韻、觀民設教論、
賦得膏雨自依旬詩、得期字五言八韻、派大學士戴衢亨、吏
部侍郎玉麟、戶部侍郎英和、刑部侍郎米理、光祿少
卿盧蔭溥、爲閱卷大臣、

諭曰、本日召試山西及各省迎鑾士子、就其文義高下、分別錄取、所有列在一等之安徽舉人龍汝言、四川舉人張斐然、浙江舉人楊鎭源、俱著賞授內閣中書、照例補用、山西附生李堂棟、拔貢生雷百里、廩生段可傳、郝臺魁、田賀年、副貢生崔塡、俱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其考列二等之郭安鈺、亢勳、孟坦、劉登鼇、魏宣教、劉輔廷、張之煦、張湘任、曹鳴鑾、侯英、俱各賞小卷緞二件、令充文穎館謄錄、以示朕省方設教樂育人材至意、乙酉



回鑾諭曰、朕此次西巡駐蹕五臺、閱澤覃敷、同霑渥惠、因思清理庶獄、予以自新、亦恩所宜逮、著加恩將山西省軍流以下人犯、分別情罪減等發落、以示矜恤、是日

駐蹕臺麓寺、諭曰、山西五臺縣清涼山、爲文殊演教之區、靈蹟昭著、我

聖祖仁皇帝親臨瞻禮、

考高宗純皇帝屢次巡幸、

鑾輅所臨、布闓推恩、

天章巍煥、典禮常昭、康熙乾隆年間、節經
敕命詢臣、纂修清涼山志、刊刻頒發、惟歷次
巡典、尚未陸續全載、本年朕初次臨莅、凡行慶施惠各
事宜、悉遵
成憲、推廣舉行、亦宜載諸簡冊、用示來茲、著交文穎館
將清涼山志一書續輯、所有廟宇行宮、及經由道途、
前書所未載者、著該撫速飭地方官繪具圖說、咨送
該館辦理、欽此、尋館臣董誥等、奏查清涼山志、恭載
高宗純皇帝五次巡幸、



聖製詩文、惟六次未經載入、今遵照□例、敬謹纂就、以
成完書、
皇上啓鑾至駐蹕清涼、其間謁
陵閱武籲俊諸大典、有前志所未備者、謹擬纂爲西巡盛
典、
從之、
臣歩墀謹案五臺山爲文殊師利演教之區、
國家龍興遼瀋、滿洲之號、適符曼殊景運、既集靈
迹彌昭、經

三聖人十次臨幸、海內喬嶽名山、莫能與儷伏讀
九朝聖訓、於展誼巡方之典、觀風設教之經、行慶施
惠之政、逐日件繫、臚列至詳、所以
錫福蒼生、追隆皇古、美矣備矣、臣守土斯縣、承纂
志乘、敬輯舊文、並以所聞於史臣者、備著於篇
雖曠典隆恩、類非一邑所敢私、而推行有自、蹈
詠最先、掌故具存、蓋樂與耆老稱述其盛也、至
若
鑾輅所臨、



宸翰隨灑、深谷叢林、照耀今古、清涼山志、又別爲
書、不複錄焉、

地圖

圖以辨方位識道里邑志與山志體例各別鋪陳景物徒工摹繪無當也太僕原書草創未畢抗規裴賈莅所不暇步墀既增輯巡幸一篇冠諸簡首復本前令孫公輿地總圖演爲十一圖悉開方準其分率與志相表裏縣境市地皆山人迹紆曲鳥道直空贏縮必懸茲所界畫期於明燎蕞爾一邑不能規規以天度求合也凡疆域圖一城池圖一山川圖一鄉郵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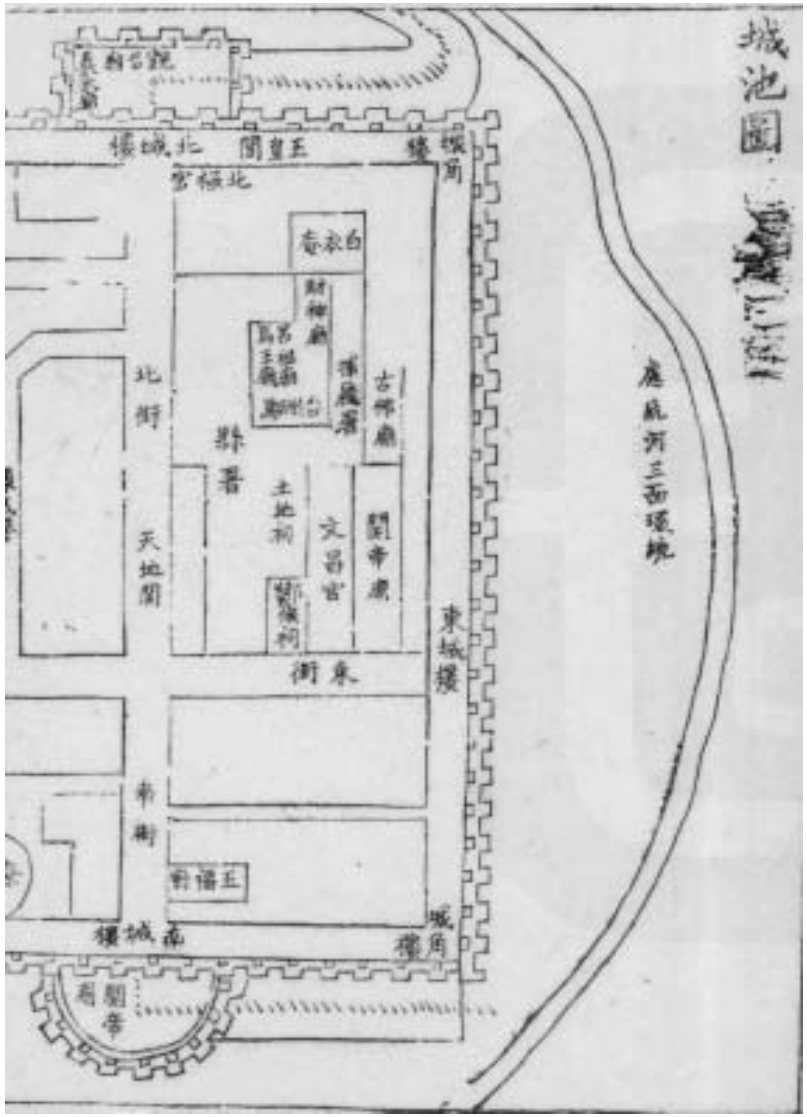

# 疆域圖




左圖右史不可偏廢所貴使山川形勢瞭如指掌臺境環帀萬峯崎嶇奥折盤山而入行迹輒迷舊圖多繪岡巒不分里數遠近差謬界址模糊難資考覈因就耳目所經參以採訪摹為開方圖展其局勢雖不能畢肖而輪廣方長邊疆險要犬牙交錯之形與著名山水當途村落略具規模讀志者參觀圖説庶免展卷茫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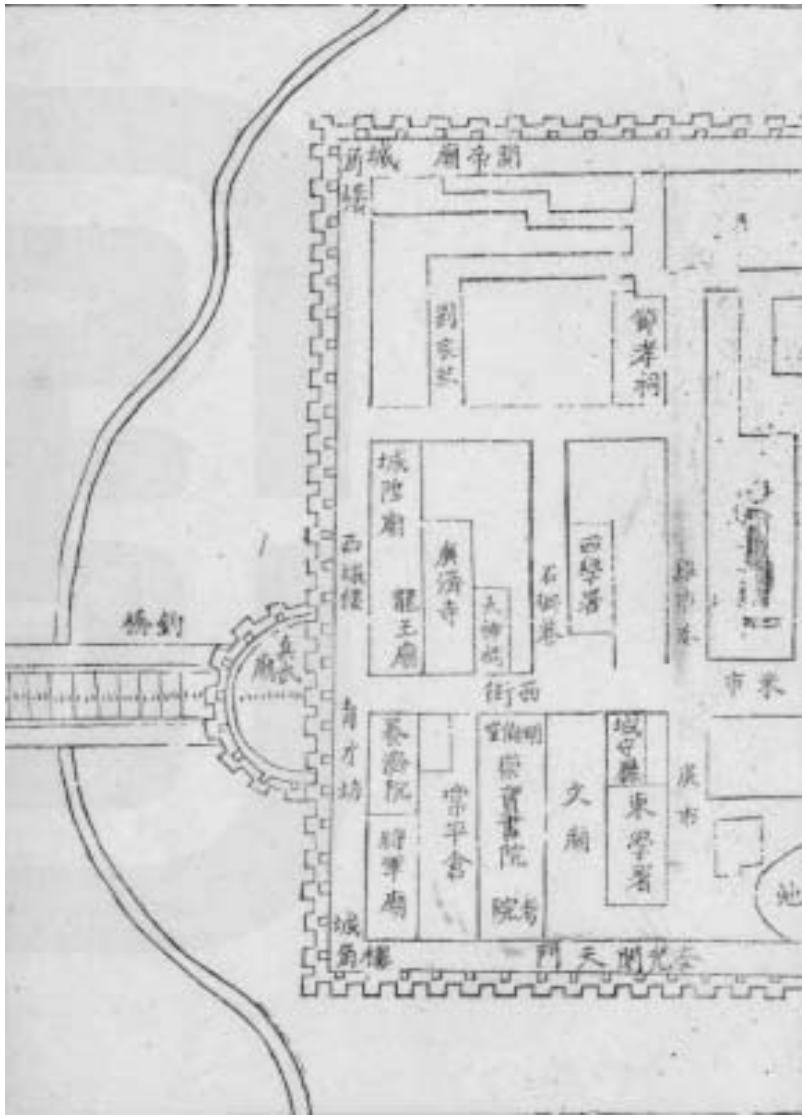
大興孫汝明識

縣治東至直隸正定府阜平縣界長城嶺一百五十里（至龍泉關一百二十里）阜平縣治二百四十里西至崞縣界榆車嶺六十里少北至崞縣治一百四十里南至平定州孟縣界牛道嶺八十里少東至孟縣治一百九十里北至繁峙縣界瓦廠梁一百里（至代州楊林嶺四十里）至繁峙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到直隸正定府平山縣界黑山關九十里平山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定襄縣界芳蘭鎮六十五里定襄縣治一百里東北到繁峙界東城嶺一百里西北到代州界西崾嶺五十八里代州治一百四十里


城池圖
北城樓
北極宮
白衣庵
財神廟
關帝廟
北街
縣署
土地祠
文昌宮
天地閣
東街
東城樓
南街
玉帶河
南城樓
關帝廟
鹿耳河三面環繞



# 城池圖


關帝廟
前城樓
劉家莊
賀孝祠
城隍廟
龍王廟
廣濟寺
天神祠
西學署
石牌巷
西城樓
真武廟
橋劍
西街
市米
青方坊
養濟院
常平倉
明倫堂
綜實書院
文廟
東學署
城守營
演武廳
城角樓
光啓門
天門
地




五臺新志卷首 山川圖 二十一

# 山川圖


北
西
南
岐峯趙鳳瑞繪
東澗鎮口
河沱滩
龍湾泉
玉皇嶺
天蓬山
龍泉山
錦屏山
月挂山
青山
黄金山
圓山黄
鼓門砂
子山廣
簡子山
曹家營

# 大東路鄉郵圖


每方五里
阜平界
東
東北
東南
接小東路
接台懷
接小南路
平山界
長城嶺
白坡店
大甘河
行宮
金剛岸
下門限石
花橋村
石碑一方不在八路內與大東路一體迎候之

# 五臺新志卷首 鄉郵圖 二十四

河東村 距城一里
閣子嶺 十里
南大賢 十里
蘇子坡 二十里
莫姑嶺 二十二里 入小東路
橋溝 十三里
東南茹村 二十五里
橫牆彎 二十七里
天和村 二十四里
石盆口 五十里
河口村 五十五里
瑤芝村 六十里
王家莊 六十五里
高洪口 七十里
河北村 八十里
寺底村 八十一里
耿家莊 九十一里
紅崖子 九十五里
常家灘 一百一里
橫嶺 一百一里
門限石 一百一十里
炭窰坪 一百一十五里
南坪村 一百二十里
石觜村 一百二十二里
射虎川 一百三十三里
鐵堡村 一百三十五里
盧家莊 一百四十里
長城嶺 一百五十里 入阜平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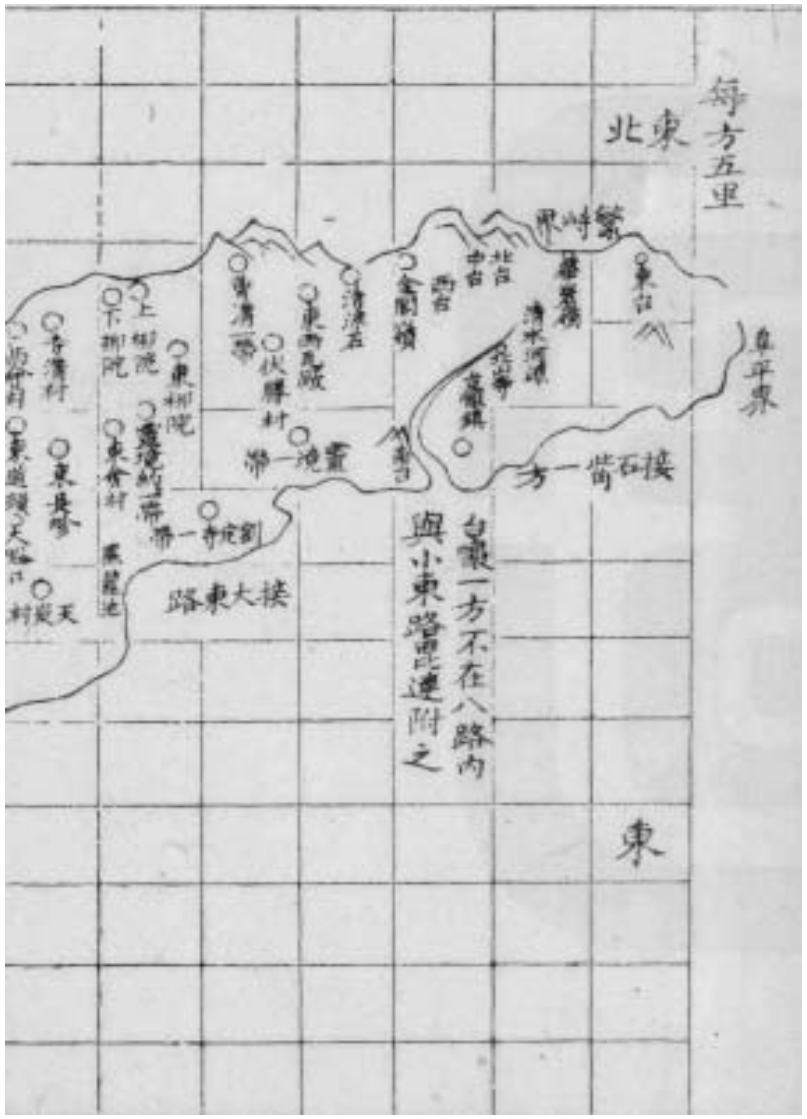


本路一百一十九村、附東關七村、石嘴約五十五村、

東岡、小岡、王家溝、蒲草溝、南門河、灘上、（以上六村、並河東、爲東關）北大賢、七里溝、（以上兩村、並南大賢、蘇子坡、橋溝、閣子嶺、爲外北約、）石嶺南陽、北陽、井溝寨、裏齊家嘴、（以上五村、並東南茹、爲外南約、）陡嘴山角、秋河、柏板口、張家莊、石溝裏、滑石片、東塢、黑老灣、石盆口、南溝窯、（以上十一村、並東西天和、爲天和約、）唐家莊、麻峪裏、長橋坡、西坡、塌崖溝、桑樹灣、六成暖窯、馬頭口掌、神堂口、大流治、滴漓溝、上下新莊、滿井、南坡寺灣、照暾口、閣兒方子口、方子溝、榆樹灣成槐溝、屋腔、南溝、東奔石、西奔石、曹老溝、白家臺、四大王、馬家莊、老人坪、柴塔、房腔、（以上三十二村並河口、瑤芝、王家莊、南北高洪口、河北耿家莊、爲內下約、）麻巖、紅石頭掌、紅石頭、馬頭口、山叫神、智家峪、安凹蘇公寺、榆樹灣閣家凹、邊家灣、侯家莊、化橋、石版溝、大南溝、鷂子溝、盧子坪、秋令坪、黑石溝、灣子裏、贏子山、六七峪、碾子溝、拋錢厥、大北溝、甎廟子、草芽溝、黑崖堂、甄家峪、王家莊、瓦房子、散岔子、錢兒溝、張老溝、桃花界、廣甯溝、黃花梁寺溝、碑樓巖寺塔、火石嶺、香爐石、榆樹坪、龍掌溝、

狐野溝口、劉鋪溝、頭城圍、土洞溝、以上四十八村、並寺底、河西、松巖口、邢家莊、紅崖子、常家灘、橫嶺、上下門限石、爲內上約、榆林子、干河、小干河、銅錢溝、上莊、渴竹庵、大地、李家莊、紅庵子、李伏子溝、郭計溝、蒿地塔、前坪、羅圈溝、新莊、橋兒溝、龍江溝、銅錢、上莊子、以上十八村、並鐵堡、盧家莊、爲石嘴東約、新路嶺、南溝、輦子溝、瓦窰溝、灰窰掌、後水溝、上莊子、西溝、新路溝口、麻黃溝、以上十村、並射虎川、石嘴南坪、爲石嘴中約、前後腰莊子、雞兒窠、梁、黑麻石、小古計溝、金剛庫、干河溝、前石佛、小馬蹄溝、大馬蹄溝、小插箭、大插箭、淨石溝、段木溝、麻地溝、安家溝、馬圈溝、三丈坡、條彥、二丈坡、花平掌、圍池、趙梁川、羅背、楊家莊、窰子溝、都頭溝、大木凹、灰窰子、淨約庵、南梁、以上三十村、爲石嘴西約、分數多寡不載

# 小東路鄉郵圖


每方五里
東北
繁峙
北台
中台
西台
金閣嶺
東台
清水河源
五臺縣
東平泉
接石嘴一方
清源一帶
東湖底
伏牌村
一帶
東柳陀
上柳陀
下柳陀
東台村
一帶
寺兒
劉家
接大東路
古清村
東長峪
天
與小東路連附之
白銀一方不在八路內
東




莫姑嶺　距城二十二里
智家村　二十六里
龍王堂　二十八里
虎陽嶺
三十五里
西峽村　三十六里
龍灣　三十七里
上陽村　四十五里
五臺寺
四十八里
柳院村　六十五里
伏勝村　七十五里
瓦廠村　八十里
清涼
八十五里
石　九十里
金閣嶺　入台山

本路五十五村、附臺懷路、並靈境、劉定約、九十三村、

安家、董家、毛家、漢嶺、灣子裏、以上五村、並智家龍王堂、爲小賢約、東

峽、峽口、狗嚎、天井、醬坊、松林、虎陽、維磨莊、娑婆寺、

牌樓巖、以上九村、並西峽爲東峽約、大峪口、王巖、古寺、許家莊、

麻子岡、法華、東道頭、北道頭、堂明、長畛、西坡、天炭

以上十二村、並上陽、爲長眇約、東會、西會、寺溝、歇馬掌、西教、王教、

馬尾、曹溝、楊樹溝、支鍋石、趙老溝、瓦廠嶺、熊溝嘴、

後莊子、臺子溝、新莊、洞兒溝、南溝、香峪、東峪、以上十九村、並東西上柳院、伏勝、東西瓦廠、爲柳院約、臺懷鎮、魚兒溝、東坡、金界寺、光明寺、東臺溝、柏枝巖、五郎溝、窯子、西灣、木瓦溝、古花巖、龍醬溝、清涼社、葦地坪、下常住、蘆兒上、

廟兒溝、大臺子溝、採茶溝、楊林子、灘子、曲家坡、東莊、腰道、草地下莊、廟底庵、以上二十七村俱臺懷路、白頭庵、黃土嘴、南窯、灰窯、南塔、后石佛、老卜溝、西庵、曹四姐

溝、灘子、以上十村、爲臺懷南路、日照寺、南莊、塔兒、郭家莊、寬灘、化橋、水草灘、后庵、巖口、以上九村、爲臺懷小南路、陽白玉、交口、大車溝、小車溝、竹林寺、南岸溝、塔院溝、龍鳳寺、

瓦窯溝、新房、樺樹林、老虎窠、火場、壽甯寺、河北、西子溝、閻家嶺、杆樹灣、蒲州營、大坪、泰來岡、椿坪、水泉凹、蕉蒿、以上十三村、爲靈境約、大草坪、小草坪、窯坡、賀家莊、鷂兒灣、灰嶺底、一齋溝、灰嶺梁、劉定寺、班老窯、

溝、以上十六村、爲臺懷西南路、靈境、井兒灣、白龍池、少畛梁、堡九塊、寶山懷、油房灣、永安、灰嶺巖、洞兒莊、鏵板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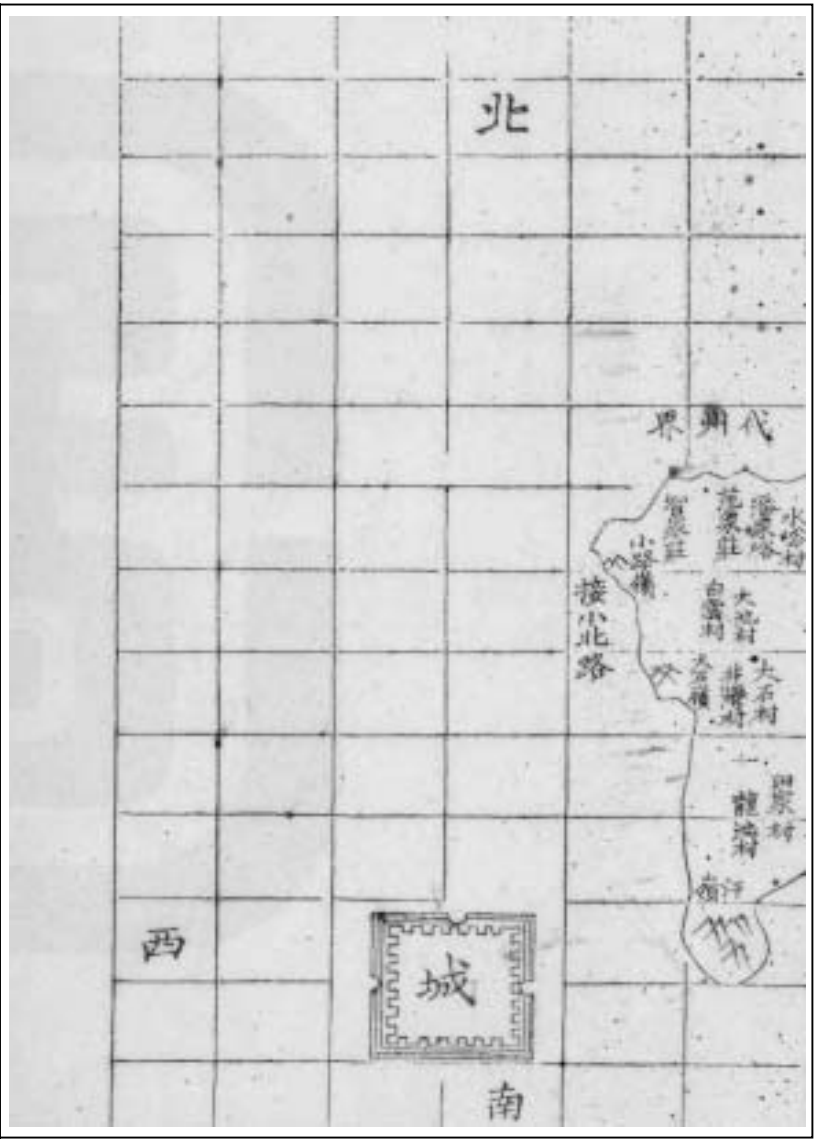
張百戶窯、以上十八村、爲劉定約、分數多寡不載、






# 大小路鄉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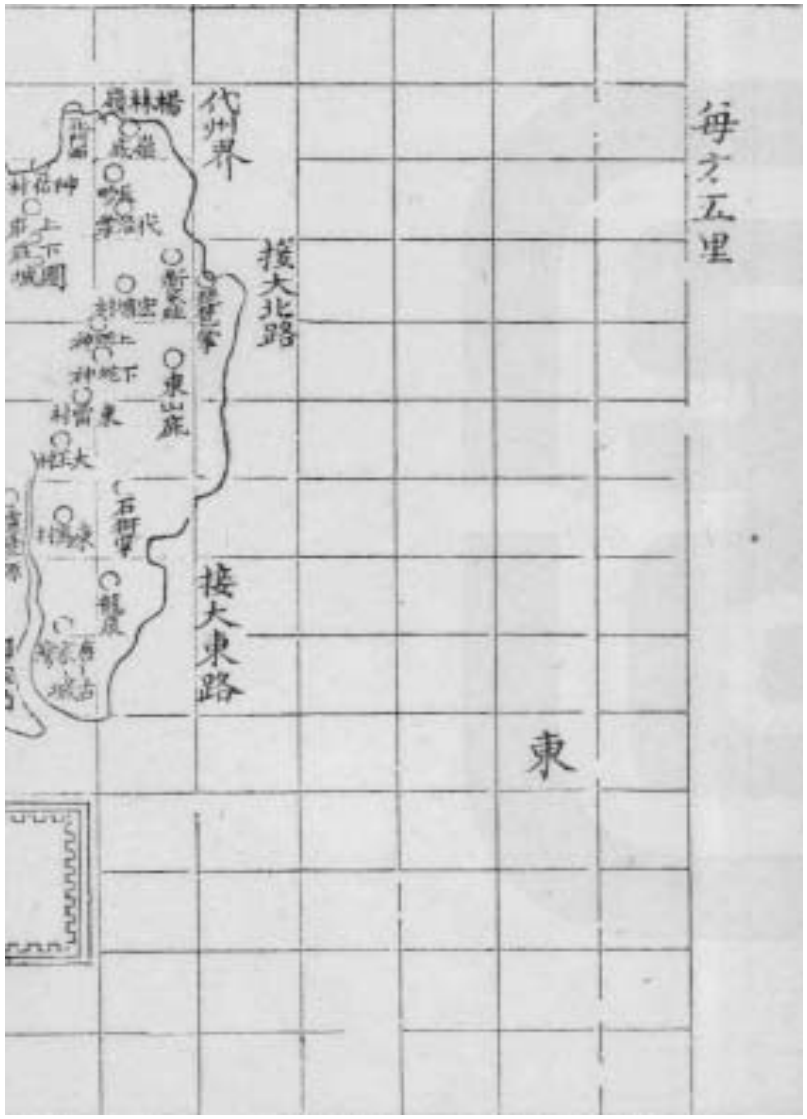
豆村嶺　距城三十五里
豆村鎮　四十里
東西營村　四十三里
北冶　四十八里
席馬口　五十四里
李家莊　六十里
樓觜頭　六十五里
鋪　四十八里
上村　七十里
大柏村　八十里
小柏村　八十五里
東崴嶺　九十里入
繁峙界
本路四十五村
潘家峪、范家莊、鄭家莊、白雲、下會、上下大石、井灣、
智峪、大池、以上十村、爲西約、
小竇、田家、裴家岡、龍池、麻黃、
溝、田家莊、以上六村、並西營、竇村鎮、爲首約、
新莊、葦地、銅谷南坡、
下葦地、鐵磬、以上六村、並東營、北冶、席馬口、李家莊、爲中約、
東桂、婆婆溝、



野馬川、蕉蒿、腰莊、南北羊圈、大北山、小北溝、小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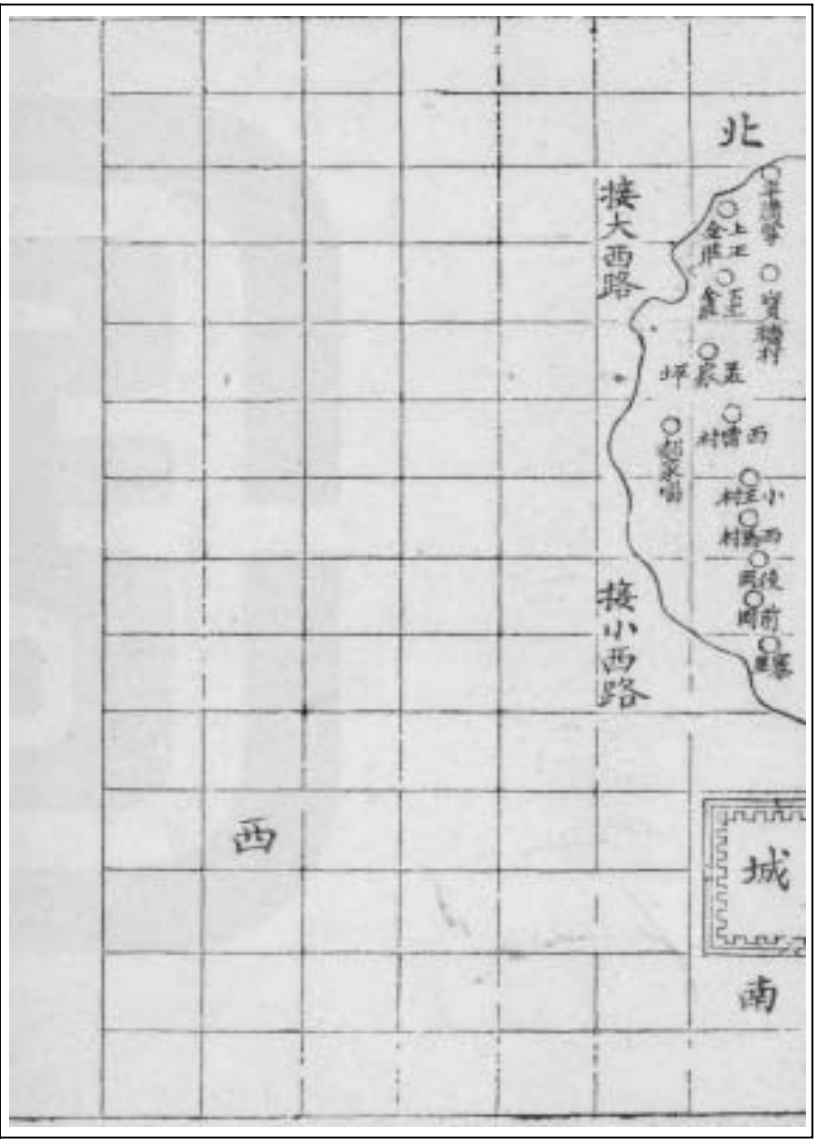
溝腰莊、嶺底、智村溝、南溝、以上十三村、並盧嘴頭、大小柏、鋪上、爲北約、分

數多寡不載






# 小北路鄉郵圖




寨里村　距城四里
前岡村　五里
後岡村　六里
西馬村　八里
小王村　十里
大王村　十二里
西雷村　十五里
團城村　二十里
下莊村　二十二里
上莊村　二十五里
長畛村　三十里
嶺底村　三十五里
楊林嶺　四十里入代州界

本路二十九村、附北關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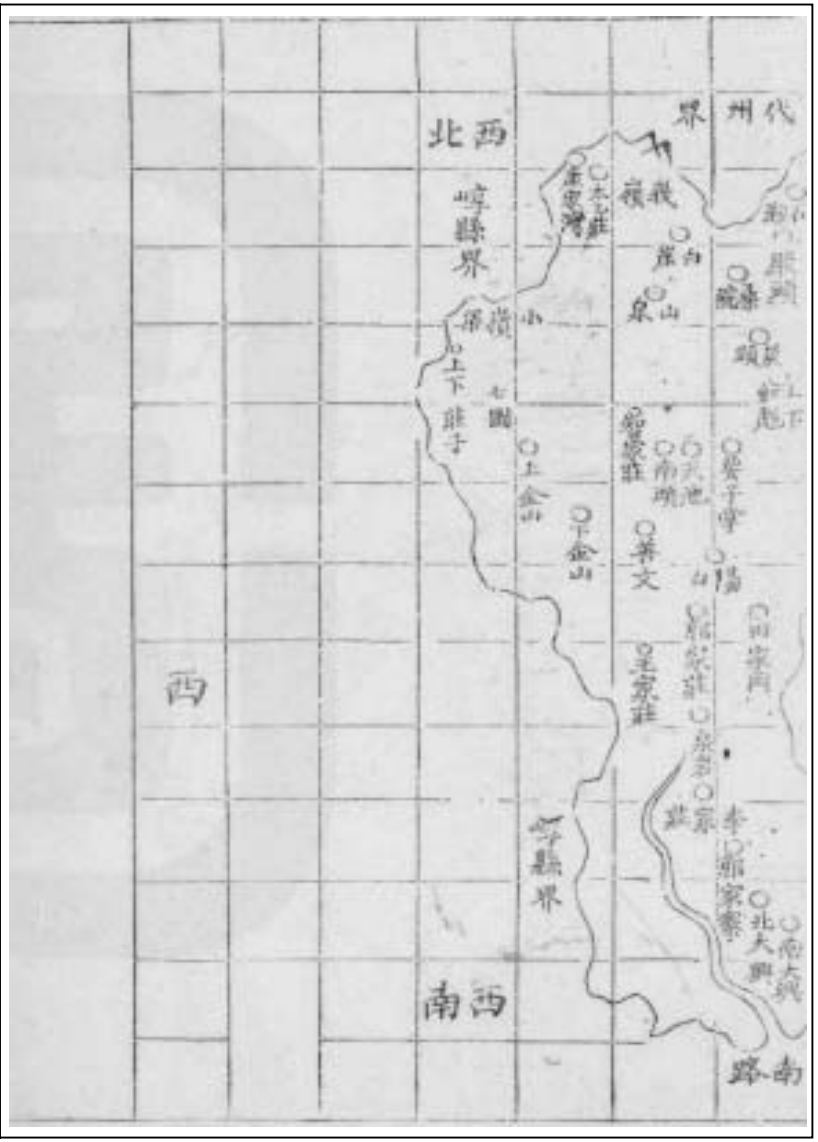
古城、楊家嘴、以上二村爲北關
東西中林泉、唐家灣、東馬、以上三村、並寨裏、前後岡、西馬、大小王村、爲下約、
郝家塄、孟家坪、寶穡坪、溝掌、以上七村、並西雷、爲西約、
上下王全莊、東雷、以上九村、並團城上、
上下蛇神、紅堂、琵琶掌、靳家莊、東山、長畛、嶺底、神佑、

下莊、爲東約、分數多寡不載、






# 大路鄉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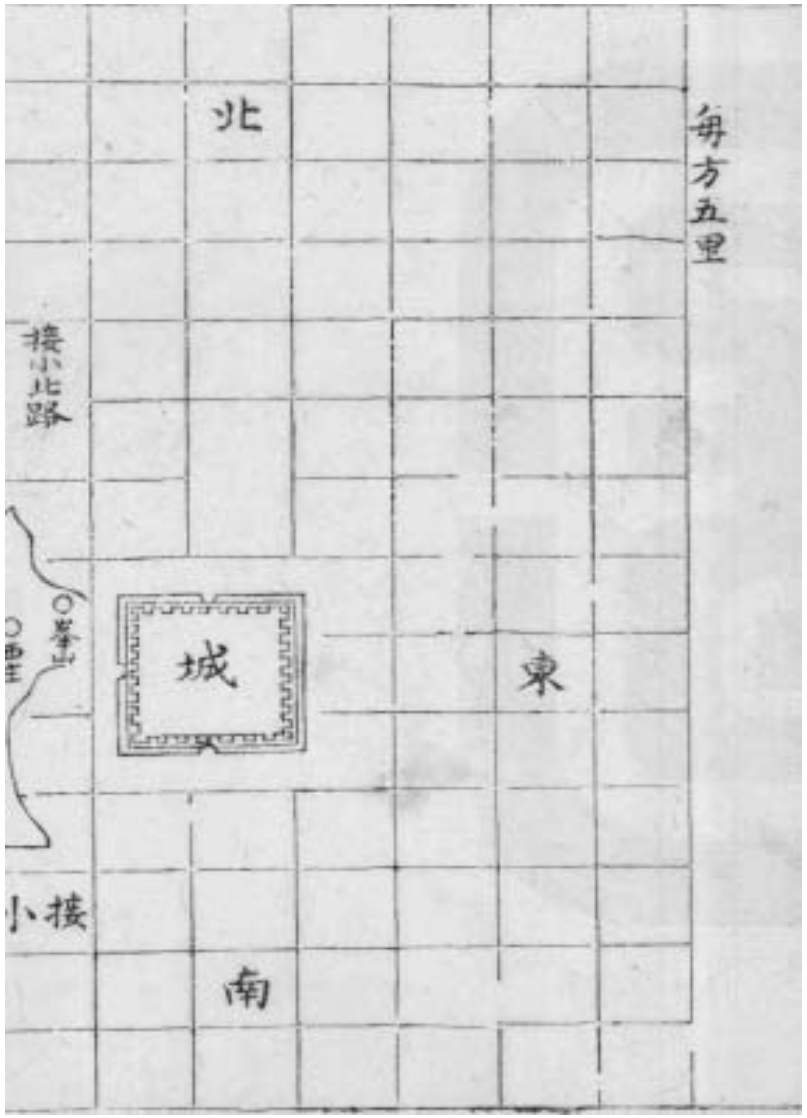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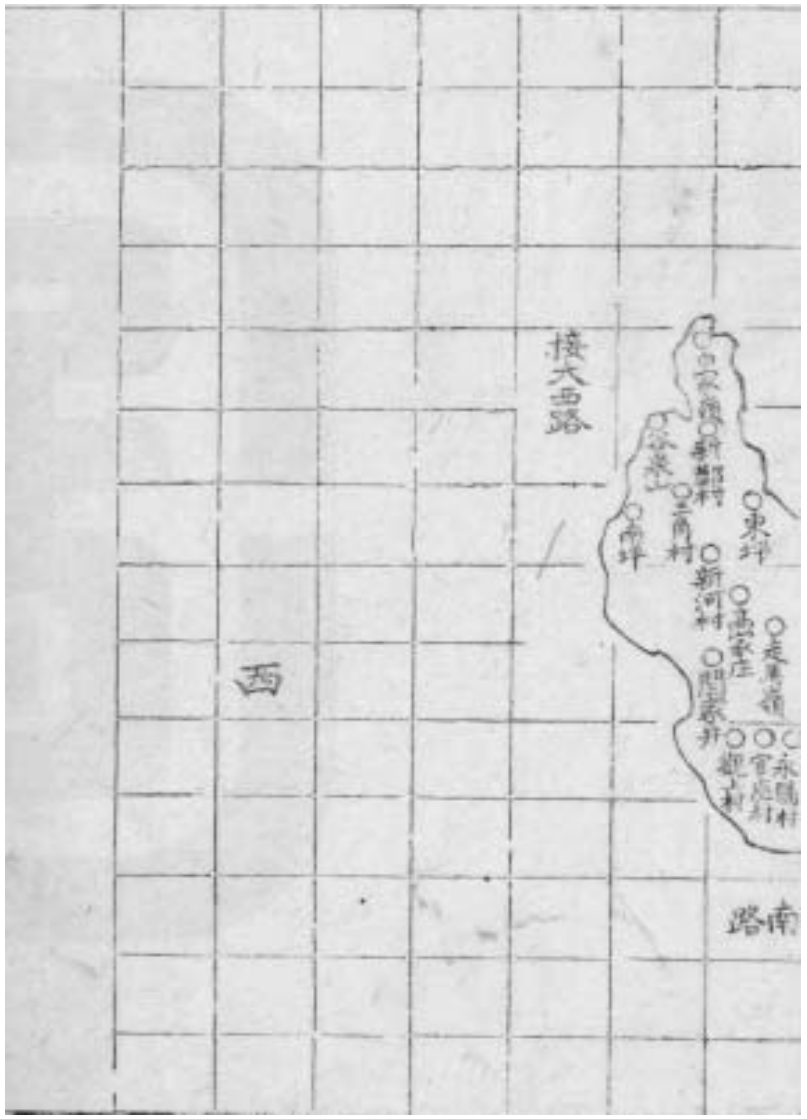

谷泉山　距城二十五里
天池村　三十里
南頭村　三十四里
智家莊　三十五里
上紅彪　三十八里
炭頭村　四十三里
桑院村　四十五里
白崖村　五十八里
西峩嶺　五十八里
太乙莊　六十里
康家灣　六十五里入代州界
下金山　四十五里
上金山　四十五里
下莊子　五十三里
小嶺　五十八里入崞縣界
本路、三十三村、
堡子、蔡家莊、柴樹溝、惡石灘、八塔寺家莊、殿頭、木
山嶺、下紅彪、雙泉、善文、天池溝、陽白、上莊、以上十四村、並

天池、南頭、智家莊、上紅彪炭頭、桑院、白崖、康家灣、上下金山下莊、爲上約、郭家莊、田家岡、泉巖、李家莊、王家莊、郭家寨、北大興、南大興、以上

八村、爲下約、分數多寡不載、

# 小西路鄉郵圖






峯山村　距城二里入小北路

走馬嶺　距城五里　高家莊　十里　新河村　十七里　三角村　二十里

谷泉山　二十五里入大西路

本路十一村、附西關三村、

西關、西莊、並峯山、爲四關之一、觀上、南坪、新鄭、白家嶺、東坪、

閻家井、官座、永陽、以上七村、並走馬嶺、高家莊、新河、山角、爲小西約、




# 大清道鄉邨圖




望景岡　距城二十二里　東冶鎮　三十里　建安村　三十五里　大關　三十

河邊村　四十五里　南定襄界

槐陰村　三十五里　西崞縣界

本路二十八村、

瑤池、檀上、以上二村、並東西中建安、爲建安約、五級、約、望景岡附東冶、約、槐陰約、

觀上、北澗、鳳棲巖、榆林岡、以上四村、並河邊爲河邊約、張家莊

永安、永興、石村、前後堡、新村、甲子灣、神喜、檀村、蘇家莊、新堡、劉家莊、南灣、大樸、閻家塏、以上十四村、爲石村約、分數多寡不載、




# 小南路鄉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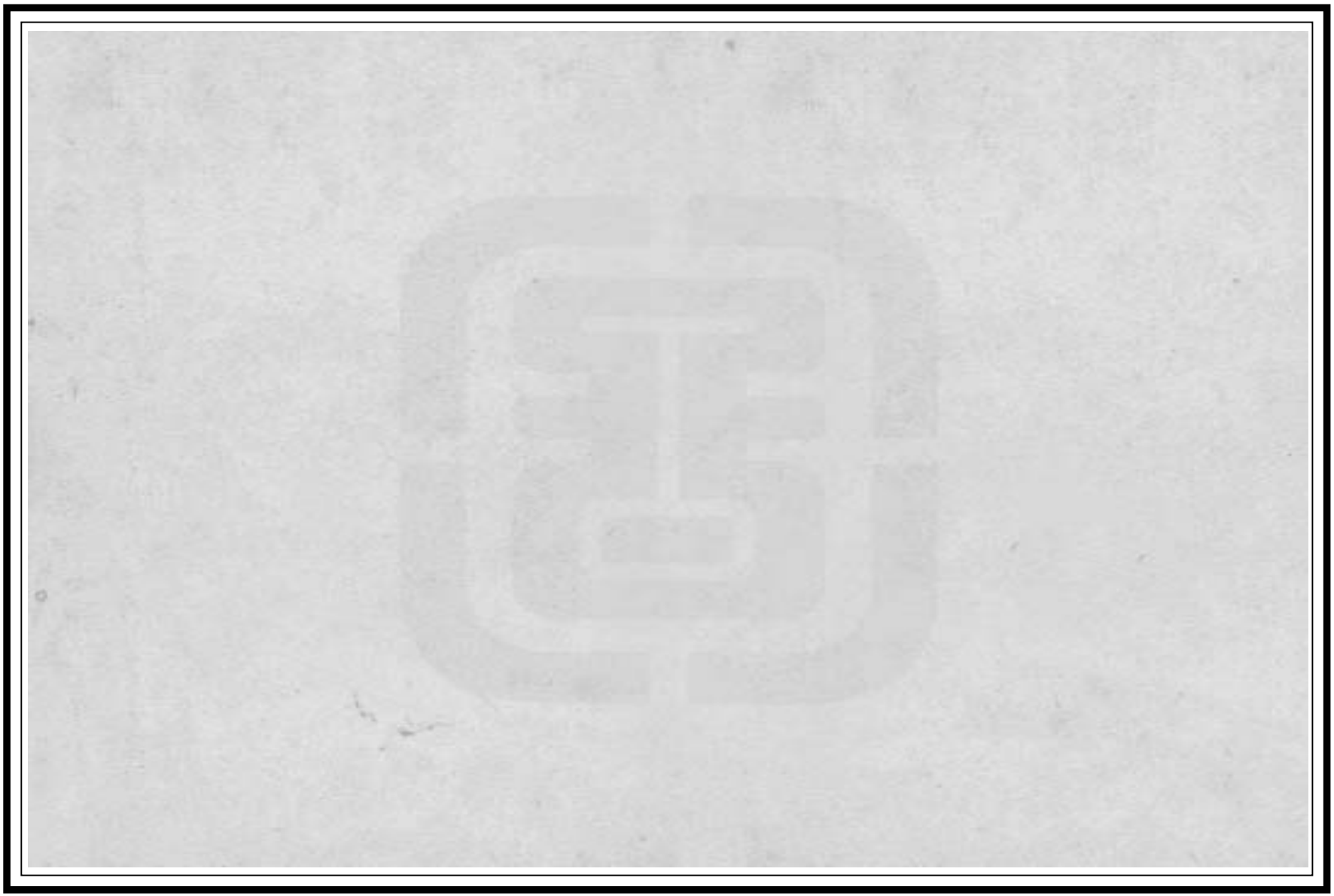



溝南村　距城二里
西村　八里
黃土坡　十里入大南路
王家莊　八里
裴家溝　十五里
大嶺　二十五里
二嶺　二十六里
茶房
村　三十三里
環椿坪　四十五里
下耿家莊　五十里
教場村　五十五里
馬兵鋪　五十七里
陳家莊　六十里
柏蘭村　六十二里
松家莊　六十六里
王城村　六十五里
斗寺村　七十里
東峪口　七十二里
羅家莊
三里
呂家莊　七十六里
砂崖村　八十里
獅子坪　八十五里
上下
七十五里
牛道嶺　八十里　孟縣界
迷查灣　八十六里
字石板　八十八里
黑山嶺　九十里入平山界
本路八十村附南關二村

南關、並溝南、爲四關之一、松臺、兩澗茹家塢、柳溝、翟子溝、南橫嶺、以上六村、並上下西村、黃土坡爲外西約、東寨劉建、劉家莊、馬家莊、虎漢、桑泉、化龍岡、申家岡、樊家巖、孫家岡、四維、王家莊、以上十二村、並裴家溝、大嶺爲外東約西頭南頭白家莊、中座、興元、塢上、寨裏、南莊、樊家坪、野場、水灣、圍灣、小堡、南瑤、以上十四村、爲窯頭約國都店、促峪溝、胡家莊、羅家莊、邊坪、李家莊、南坪、井家會、坪塌、以上八村、並下耿家莊、教場陳家莊環椿坪、爲內下約西河、河府、東峪、窯溝、唐家溝、白羊、鷂子溝、韓家樓、劉家莊、黃柏堰、五腔土、塢黑山坪、楊家山、廣銀溝、硬千巖樹株坪、才郎溝、南水峪、北水峪、以上二十村、並柏蘭、松家莊、王城、斗寺、東峪口、蘭家莊、呂家莊、砂崖、獅子坪、上下迷查灣、字石版、爲內上約、分數多寡不載、



五臺新志卷首終



# 五臺新志卷一

邑人徐繼畬原輯
鄭增耀
徐耘田 補注
劉升瑛
張映環

## 分野 删改舊志

分野之說、肇於周禮保章氏、左氏好言禨祥、兩漢以來、言天文者、不失之誣、卽失之鑿、二十八宿周天迴轉、而星文專主中國、不涉外方、揆諸天無私覆之義、已覺難解、十二州古分爲國、今分爲郡縣、大小各千餘、其間增裁分合、百數十年而一變、一一以度數刻之、太虛之表、誰爲界畫、誰爲損益、古今之獻此疑者多矣、然不敢謂竟無其說也、聊因舊志而省其文、

五臺古隸太原郡、今隸代州、太原代州、皆天文昴畢分野大梁之次、明劉基曰、太原入畢初度、而五臺得六度、

補 晷度、五臺縣北極出地三十八度五分、偏京師西三度五分、冬至日出辰初一刻五分、日入申正

# 五臺新志卷一

邑人徐繼畬原輯
鄭增耀
徐耘田 補注
劉升瑛
張映環

## 分野 删改舊志

分野之說、肇於周禮保章氏、左氏好言禨祥、兩漢以來、言天文者、不失之誣、卽失之鑿、二十八宿周天迴轉、而星文專主中國、不涉外方、揆諸天無私覆之義、已覺難解、十二州古分爲國、今分爲郡縣、大小各千餘、其間增裁分合、百數十年而一變、一一以度數刻之、太虛之表、誰爲界畫、誰爲損益、古今之獻此疑者多矣、然不敢謂竟無其說也、聊因舊志而省其文、

五臺古隸太原郡、今隸代州、太原代州、皆天文昴畢分野大梁之次、明劉基曰、太原入畢初度、而五臺得六度、

補 晷度、五臺縣北極出地三十八度五分、偏京師西三度五分、冬至日出辰初一刻五分、日入申正

二刻十分、晝長三十七刻五分、夜長五十八刻十分、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十分、日入戌初一刻五分、晝長五十八刻十分、夜長三十七刻五分、凡節氣早京師十二分二十杪、遲省城三分二十六杪、山西通志稿

沿革　改舊志

五臺古時爲冀州域、周分冀北爲并州、五臺爲并州北鄙地、有無封建無考、周室東遷、地陷於狄、魯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卽太原　漸拓而北、地歸於晉、三家分晉、地歸於趙、秦并天下、置縣曰慮虒、屬太原郡、兩漢因之、慮讀如廬虒讀如夷、城北有小山曰慮虒山下出泉曰慮虒河、縣因此山此河而命名也、魏沿漢舊、晉省、劉石慕容苻秦割據、皆仍晉省、元魏太和中、乃復置縣、譌慮虒爲驢夷、屬永安郡、高齊改屬雁門郡、宇文周因之、隋大業初改名五臺縣、則因五臺山而得名也、仍屬雁門郡、唐屬代州雁門郡、五代唐晉漢因之、宋滅北漢、地乃歸宋、仍屬代州雁門郡、金貞祐四年、升爲臺州、屬河東北路、元因之、隸冀甯路、明洪武二年、仍復爲五臺縣、屬太原府、八年改屬代州、而代州仍轄於太原府、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升代州爲直隸州、由是五臺不復歸太原府轄、

案舊志謂成王封唐叔於晉、五臺屬晉、此沿鄭康

成唐風譜之誤、　國朝顧戴諸地學家辨之詳矣、

叔虞初封之唐、在河汾之東、近後來之翼、距五臺千餘里、周制侯封不過百里、成王封其母弟、安得至千里、其謬不待言也、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注曰秦置、所屬有虙虎縣、舊志謂秦屬雁門郡、不知何據、又顧祖禹方輿紀要、載太原府屬五州二十縣其逕屬府者十三縣、五州者、平定州屬樂平一縣忻州屬定襄一縣、代州屬五臺繁峙崞縣三縣、岢嵐州屬興嵐二縣、保德州無所屬、此前明舊制也、



府屬散州、散州屬縣、而仍統屬於府、　國朝沿此舊制者八十年、故國子監進士題名碑、於康熙丙辰中式之楊瓊枝、戊戌中式之鄭嶲、注其籍貫皆曰山西布政司太原府代州五臺縣人、至雍正二年更定府州之制、升忻代保德平定爲直隸州、以壽陽盂縣益平定、以靜樂益忻州、以河曲隸保德代州仍隸三縣、岢嵐州不復隸興嵐、太原府學額數、撥與代州二名、忻州一名、此雍正二年以後更定之制也、一統志刊於乾隆九年、而府屬散州、散

州屬縣之舊制、史館亦已茫然、掌故可易言哉、

注書疏馬氏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日知錄并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案并州川曰虖池、今經縣地、春秋公羊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史記趙世家、趙西有太原、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秦置、縣二十一、有虙虒、師古曰、虙虒音盧夷、案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北定太原、拔三十七城、莊襄王三年、置太原郡、似虙虒當在三十七城之內、後置郡、并爲二十一縣、漢因其舊也、續漢書郡國志、太原郡、城十六、有虙虒、元和志、五臺本漢虙虒縣、因



虙虒水爲名也、寰宇記同、其山名蓋後人因水而連及者、晉書地理志、新興郡、魏置、統縣五、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

虙虒不知省入何縣、方輿紀要、曹氏篡易漢祚、有州十三、并州新興郡、建安中魏武分太原置、治九原、在今忻州西、又云二劉盛時、地北不出汾晉、建興四年、石勒取并州、北至代郡、升平二年、前燕慕容儁滅冉閔、西取并州、太和五年、苻堅既定燕地、置并州於晉陽、太元十一年、西燕慕容永據長子稱帝、有太原新興八郡、爲後燕慕容垂所併、後燕盛時、地北至代、太元二十一年、歸於後魏、道武太元二十一年、歸於後魏道武、後志、後魏孝文帝復置、卽今縣理是也、屬新興郡、高

魏書地形志、永安郡、本新興郡、領五縣、驢夷、二漢屬太原、曰虙虒、晉罷、太和十年復改、永安中屬、元和

齊改屬雁門郡、隋書地理志、五臺舊曰慮虒、太業初改、元和志、大業三年改、因山爲名也、唐書地理志、代州領五縣、五臺、中、五代史職方考、代州、唐晉漢東漢有、宋史地理志、代州領四縣、五臺、中、金史地理志、代州震武軍領四縣、五臺、貞祐二年三月升爲臺州、

補 魏慮虒屬新興郡、漢魏春秋、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北部於新興、後魏書鐵弗劉虎傳、虎、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案此則慮虒在曹魏已屬新興、爲劉猛所居、非沿兩漢屬太原之舊、唐五臺有東冶五臺二府、唐志、代州有府三、其一爲雁門、二在縣、府兵之舊制也、北漢寶興軍地、寰宇記、寶興軍本代州烹煉之冶務、劉繼元割據之時、建、地屬五臺山寺、宋平河東、因之不改、元初臺州隸九原府、舊有清涼軍、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七月、以崞代堅臺四州隸忻州、方輿紀要、忻州元初置九原府、案忻州置府、不久卽廢、四州亦隨改屬冀甯路、故不見於地理志、而本紀所書、乃以州隸州、尤爲史氏之疏、又舊志職官題名、有整理清涼軍節度使楊士衡、其建軍亦在世祖以前、

## 疆域 新纂

五臺北面界同屬之繁峙縣東北隅界直隸之阜平縣爲通京師之大路由縣治至京城九百里三朝巡幸五臺山皆由此路阜平之南界直隸之靈壽縣再南界直隸之平山縣此東面也轉而東南隅界山西之孟縣迤西界山西之定襄縣再西界同屬之崞縣此南面也轉而西南界崞縣迤北界代州此西面也轉而西北又界繁峙矣東西相距二百七里南北相距一百八十里袤延合計周迴七百餘里以縣城計之東北至阜平界一百四十里迤南至靈壽界一百二十里再南至平山界九十里東南至孟縣界八十里轉而西至定襄界六十五里西南至崞縣界五十里西北至代州界八十里轉而北面至繁峙界一百里山居十之八土得十之二二分之中坡陀居十之七平土得十之三

案崞縣桐川之五都八十一村金元兩朝割隸五臺因五臺升爲臺州故廓其土宇也前明復爲縣乃割還崞縣然桐川在崞縣別一區宇距縣城一

百數十里、控馭疎濶、殊不甚便、距五臺定襄兩城、皆四五十里、語音風俗、與兩縣同、而與崞縣迥異、五臺幅員遼濶、無須益地、而定襄小如彈丸、若益之以桐川、卽成中縣、惜從來無議及此者、

**注** 案銅川本隋舊縣、開皇初與新興郡並置、見隋書地理志、文中子之父隆、嘗爲其縣令、故稱銅川府君、而文中子卽生此縣、今俗書銅爲桐、又省作同、據元遺山集有與李仁卿桐川共飲詩、則其誤已久、



**補** 鄉都之制、以都領甲、而村莊隸焉、縣舊分十五都、統城關名之、無復坊廂之別、曰在城、曰城北、曰城南、曰天池、曰泉巖、曰善文、曰大安、曰河濱、曰本軍、曰柏蘭、曰大賢、曰天南、曰福勝、曰福甯、曰天北、順治十年、知縣夏大廷、併爲在城、城北、河池、善泉、安軍、柏蘭、南天、天甯、與三奇凡九都、今里册仍其稱以辦賦稅、而村莊則別爲八路、曰小東路、曰小南路、曰小西路、曰小北路、曰大東路、曰大南路、曰大西路、曰大北路、所統之村、凡五百六十零、並詳

圖說、

補鋪遞在南者、有西村、（距城八里、）東冶、（三十里、）河邊、（四十五里）

在北者、有王村、（距城十里、）下莊、（二十二里）楊嶺、（四十里、）凡六處、

補營汛、縣城隸東路營、額設城守把總一員、（馬兵二名、）守兵三十四名、城外分駐之地三金剛庫、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步兵十四名、守兵二十九名、臺懷鎮、把總一員、（馬兵五名、步兵二十名、守兵二十七名、）寶村鎮外委一員、（守兵十五名）並隸北樓營、所轄之汛十有五、東冶鎮、陡寺村、教場村、高洪口、耿家莊、五汛歸縣城轄、福勝村、峽口村、潘家峪、大柏村、



四汛歸寶村鎮轄、金閣嶺、北山寺、棲賢社、三汛歸臺懷鎮轄、石觜村、盧家莊、白頭庵三汛歸金剛庫轄、

## 氣候 新纂

五臺北高南下、故北寒南暖、最暖者爲大小南路、大南路在滹沱兩岸、氣候與定襄忻州崞縣相若、自東冶鎭迤東北、地形漸高、至縣治左近、則氣候漸寒、較大南路差兩旬、愈北愈寒、極北至五臺山、則四月冰方全解、七月山頭卽見雪、氣候較大南路差五旬、大南路柳絮漫天、桃杏已成陰結子、五臺山柳條乃初變黃色也、小南路之下峪、地形尤低、山嶂向陽、故較大南路尤暖、然縣城迤東迤北、得雨較易、土性疏衍



雨及寸卽可布種、大南路則得雨最艱、恆苦旱乾、土厚而堅、雨非三寸不能布種、若遇雨足之年、則收穫優於北路、然患人滿、豐年亦資北路之粟、

## 城池 新纂

五臺故秦漢慮虒縣也、城舊建於慮虒河之北岸、晉省其縣而城廢、元魏復置、謌慮虒爲驢夷、徙築城於慮虒河之南岸、卽今城也、舊城今爲村名古城、相傳初移建時、閣嶺之北有平地、東西南北皆十里、俗名嶍子、於其迤北蘇子坡村前、規方爲城、已釘木樁、一夜失樁所在、尋之則釘於今建城處、人以爲神、遂建新城於此、地係土崖凸出盡頭之處、東南北三面斗絕、西面乃連平地、土垣卑薄、周迴僅二里許、明正統間、知縣張智、展築其西、乃足三百二十步、仍是土垣、知縣張紹芳、始以甎甃之、萬歷二十四年、知縣高數仞、增修大垣、高三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女牆六百三十五、敵樓二十五、營房二十五、三門悉包以鐵葉、萬歷三十三年、山西巡撫魏允貞、整繕邊防、以五臺近邊、飭知縣李養才大修之、見泉中丞修邊防事、見趙高邑文集、大垣敵樓純用甎包、下砌石爲臺數層、俗名臥羊臺、上接大垣、自堞至址高丈餘、又增修城樓四座、屹然有金湯之勢、東面無門、南北兩門、砌石坡迤邐而上、長約半里、乃至城門、西

門連平地、有關廂、

國初姜瓖之叛、城被圍攻、近一年、卒不能破、以其峻而堅也、然寇退而殘毀已甚、康熙元年、知縣王家正、奉文領帑八千餘兩大修之、又築護堤、種柳數千株、城益完固、慮虒河發源城西北之小王村、至城北而東趨、流於城下、東南行與虒陽河合入清水河、而水漲時、支流從城之東面繞而南、復折而西、抱城之南半面、池由天生、不假人力、亦一奇也、

五臺之城小而堅、地形斗絕、高不可攻、但能守其



西面、餘三面不煩守也、然居民寥落、僅百餘戶、有地利而無人民、則亦難以言守矣、地處偏僻、非戰爭之所、大敵圍攻、史傳不傳其事、以其不足貪也、然　國初姜瓖之變、土匪劉遷等、嘗圍攻一年、縣令吳琮誓衆死守、賊竟不能破、其亦地利之明驗與、

注　秦漢慮虒縣舊城、在縣北二里、案或即魏地形志之虒陽城也、以在慮虒水之北、故稱虒陽、今監本魏書作思陽、當是傳寫之譌、因慮虒字相連誤書慮字之半耳、志於思陽城下、又有驢夷城疑是衍文、其時既建新城、誤以慮虒同聲之字改爲驢夷、不當復別有一城、字形並

同也

## 康熙元年大修今城

案當云康熙元年、知縣梁繼祖修復乾隆三十年、知縣年知縣王家正、奉文領帑八千餘兩大修之、邑進士楊璦枝有康熙元年修城碑記、記曰、考臺之城始築於元魏閒、明正統時、邑候張諱智、展築周迴三里許、蓋土垣也至萬歷三十三年、巡撫魏公諱允貞者、始以甎輯之、下有石臺數層之上乃建垣焉、崚峋嵕峙高十餘丈、西障峯龍、下瞰虎水、雖小而固晉地數千里、雉堞之險莫險於此、順治六年、姜寇爲亂、賊兵萬衆、環城而攻之、矢落如雨礮飛若雷、攻城之法百巧俱備、守者倚堞而據、一以當千、相抗一年、居民安堵、古人所謂金堞爲城湯爲池、惟臺足當之、乃自大亂之後、積久而圮、甎敝石傾北面數百丈、皆隨霖潦頹去、東南亦各頹其半、大垣漸陷、女牆盡缺、向之所見巍巍峥峥、高峙於晉陽之北者、竟使兒童上下、儼然坦途矣、臺之人如保赤子、初年而招流亡、勸開墾廣捐賑緩催科、以養臺之子民、踰年而修學宮、訓士子、以興臺之文教、踰年而講鄉約、開義學、以培臺之風化、踰年而修衙舍、輯廟刹、以美臺之觀瞻、踰年而建亦久思重輯而工浩費繁、僉謂非請於官發帑不能舉、康熙元年、我父師梁公下車、朝廷遣撫字養濟院、通橋梁、立義塚、以爲臺百年不朽之澤、於是利無不舉、害無不除、而公因睹臺之城而有感焉、焉日、及吾不修、是仍臺之大利未舉、而異日之爲害於臺人非渺小也、謀諸臺人、臺人駭其工而不敢應、公曰、此工今日不舉、久之其圮愈多、其費愈大、吾豈爲吾計、凡以慮他日之重煩我民也、於是捐資俸二百餘金、集臺之官紳士庶、願輸者得百餘兩、募於臺山各刹、得一百四十餘兩、公親董三日告竣、層臺疊疊、高壁倚雲、較之昔曰、倍覺崔嵬其事、工取其堅、費務其實、自四月十五、至九月十六日、其事、工取其堅、費務其實、自四月十五、至九月十年栽培童稚、嘻嘻皆公之所滋息也、綠野穰穰、皆峩壯麗焉、夫臺自兵燹之後、不可問矣、賴我公八公之所灌溉也、老者以息、壯者以耕、皆公之所培息也、絃歌時聞、訟獄不作、皆公之所教訓也、奸宄

以消寇盜泯迹、村落綿密、戶誦詩書、皆公之所潛消而振作之者也、而乃百政既興、城垣載築、百年不易舉之功、公一朝舉之、一民不擾、而大工告成巍然煥然、是眞所謂召之棠也、寇之柏也、公之政之成也、其惠我臺人者、豈第一世再世之澤而已哉、敢因工成而記、

補張公城、在縣北五里、寰宇記、十六國時、石勒將張平築、城東有碑、今亡、倉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方輿紀要、城周百三十步、在白村、案紀要云、魏晉時驢夷有倉城是、不知何據、驢夷之名、始於後魏、以前並無其稱、舊志以爲魏晉時儲積處、又望文生義矣、皆古城墟之見紀載者、其外寨有摩天寨、在縣東北九十里、曹寨在縣南七十里、二寨順治中嘗爲土寇所據、其事別見、揚武寨在縣東四十里、抓髻寨在縣南三十里、孤突寨在縣南四十里、水月堂寨在縣東北七十里、元黃寨在竇村鎮東、柏寨在石盆口東、亦順治中寇所據者、三臺寨在摩天寨北、堡有東冶堡、槐陰堡、竇村堡、東峽堡、高家莊堡、穡頭口堡、建安堡、河邊堡、兩澗堡、泉巖堡、郭家寨堡、皆前明所築、

治所 新纂

入五臺城者多取道於西門、入西門有大街一道、直抵東城牆、縣署在街北偏東、大門之內爲儀門、儀門之內、東南隅爲典史署、西南隅爲監獄、兩旁南爲三班、北爲六房、大堂規模頗宏闊、堂東爲庫、再進爲二堂、聽訟之所也、二堂東偏後爲內署、前爲客廳、二堂西偏爲書房、有思補堂、知風亭、前令梁繼祖之所作也、縣署以西、街南爲城守把總署、甚狹小、再西街北爲訓導署、故察院行館之所改也、從前教諭訓導共一署、乾隆四十二年、知縣王秉韜以察院廢館易明倫堂廢址、立崇實書院、因葺察院廢館爲訓導署、亦甚褊狹、大街中間、路南有闊巷通南門、巷之東空地低窪、雨多則蓄爲小潴、巷之西爲教諭署、稍有規模、學署之西爲文廟、規模宏整、大成殿尤巍峩、兩廡亦整齊、後爲崇聖祠、戟門之外有泮池、東爲名宦祠、西爲鄉賢祠、櫺星門之外有觀海登山二門、前爲照壁、文廟之西爲崇實書院、故明倫堂也、乾隆四十二年、前縣令王秉韜以察院廢館向學中互易、以明倫堂之東西兩間居山長、仍空中三楹爲明倫堂、二門外東西齋

房十間、爲諸生肄業之地、書院之西北隅、有節孝祠、
西有昭忠祠、再西則西城牆矣、　文廟學署書院之
南、皆逼近南城牆、大街南北皆坊肆、街南居民絕少、
街北有天地閣通北門、西門內街北有深巷、曲而東、
亦通北門、張氏聚族而居、兼他姓、僅百餘戶、城內祠
廟、縣署之東爲文昌宮、規模頗宏整、再東爲關帝廟、
縣署之西有火神廟、廣濟寺、龍王廟、近西門者爲城
隍廟最大、道會司住持於此、每歲五月十七日、有報
賽之會、士女雲集、街南與城隍廟斜對者爲李將軍



廟、其東爲常平倉、城外西北有社稷壇、東南有風雲
雷雨山川壇、社稷壇北有邑厲壇、五臺境內舊惟大
南路可以行車、不能到城、近數十年、乃開鑿爲車路、
孤峪溝黃土坡一帶、崎嶇難行、然亦至城而止、迤北
迤東迤西無輪轍矣、

注縣署、康熙六年修、縣人閻立記之、記曰、凡膺民社之寄者、能以家事治民事、民無不得其治矣、則莫患乎視其居爲傳舍也、苟有傳舍之心、則將視百姓亦爲傳舍、而撫字之心必不勤、視錢穀亦爲傳舍、而催科之法必不善、視斯人之農桑與禮義亦爲傳舍、而其所生之成之之道必不盡、視天之災眚、民之疵癘、亦爲傳舍、而其所以事神勤民之政必不誠、古

之不以其居爲傳舍者惟白樂天凡所莅任居之如家園圃臺榭必致其精如爲子孫長久計者然是故樂天所治之處則政聲宏張兆姓被福位至卿相窮嘗推之彼其意不屑屑於所居者必不屑屑於寄者莫患乎視其居爲傳舍也故膺民社之後疲邑也盤根錯節其留意焉予默然曰移風易俗起弊扶衰之者曰五臺居萬山之中遭蹂躪之後疲邑也盤根錯節其留意焉予默然曰移風易俗起弊扶衰顧治之者何如耳安擇乎地遂驅車就道叱馭以前入其境果山多土少地瘠民貧至其縣則廬舍坵墟衙宇傾圮予不禁惻然曰縣治如此非生聚教養不能治其萬一也於是加意撫循百方培養舉凡因革興除釐奸剔弊之事俱次第以行茹蘗飲水不敢以官自奉五年以來集流亡勸耕鑿興斯五載其於治臺儼然若吾之家也民游惰則督之力田士佻達則課之修德災眚上告來天子之蠲恤催提屏迹免小民之追呼始輯城樓昭民衛也次建文昌宮興士學也復修城隍捍民災也自堂內外以至大門皆煥然而一新之雖瓦礫一木一石無非捐貲搆辦儼然治家中之亭閣屋宇也視民之事皆切之如家中事而臺之官衙廢修葺者二十餘年傾頹敝壞觀瞻不莊曰前莅此者何竟以爲傳舍也再不一葺久而益廢不其重累吾民哉因庀材鳩工以飭之使取其時工取其堅錢糧得其理矣生成之道盡而臺之農桑禮樂教養畢至矣事神勤民之政修而臺之中歲荒旱不爲災設法賑恤老幼佩德近歲天亦順敘人各適欲矣皆我侯以家事視民事故民無不得其治矣場圃戶牖也曷嘗以爲傳舍哉惟我侯不視之爲傳舍是故撫字勤而民得其所矣僊科善而臺之若朝廷選循良之吏舉卓異之臣登我侯於卿相之位更以治家者治天下樂天白公遽能專美於前哉大工告竣立因薰沐頓首謹記其歲月以銘我侯之德政云

梁又有思補軒

## 知風亭自序

序曰歲丁未予治臺之第六年也自元年壬寅來莅茲土予年時廿七餞

學校、斷襍派、寬徭役、恤商賈、皆以漸而舉矣、今年丁未、欲展縣治之右翼、以補風水之缺、而限於地、時庠生閻襄請捐傍衙之屋基、以成予志、予快然鳩工、搆一軒曰思補、蓋身居民上、過亦無窮、凡相焉、皆思有以補之、結一亭曰知風、蓋以身治民、風在天時、察人事、拯災捍患、興利除弊之未盡、厥過在其何自、凡課農桑、教禮義、化民成俗、勸善作忠、一之未盡、其自有歸、予願有以知之、至所需木石甎瓦、工資物價、俱捐俸見給、不假公旬、予與臺人相安無事、除勸懲之外、一切不擾民閭、竭蹶圖維之後、廢者修矣、缺者補矣、土地以勸而墾、人民以恤而衆、政事以簡而平矣、士習漸底於純、民風漸歸於樸矣、向之所爲移風易俗、起弊扶衰者、將庶幾可以自慰也耶、而予思補之心、知風之意、與生聚教訓之懷、終未敢一日置諸念者何也、蓋補之期於無可補、而知之至於無不知、是予治臺之志也、

## 五臺新志卷一　治所　十八

工竣爲記、以誌予治臺之苦心、有心吏治者、將亦有感於軒與亭、

其後圮於二十二年地震之變、知縣周三進修復之、乾隆四十年、知縣郭廷贊再修、

補學宮初在城外、金正隆二年所建、明正統十四年、知縣張智、拓修城垣、始徙入、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周三進修之、有縣人楊鳴鶴記、記曰自天子之國、以及省郡州縣、凡有人民社稷之區、罔不建立文廟、虔修祀事焉、蓋以尊道報德、立萬世義理之極也、其規模陳式、創於興道重學之君相、而海內皆有一定之制、脫見飄零毀缺、相時修葺、自有司之常事、似無足異者、然而治道之盛衰、必觀於人心天理之際、則上之君臣正、九法明、下之風俗美吏治清、君子興行、小人樂道、此理之存於天地、而不容一息之泯滅者、故國家建官以司之、擇士以

養之講射行禮以教之總統其事於文廟何其重與則其修治完葺非止備故事肅觀瞻也明矣康熙二十二年我臺邑文廟以地震毀過者惻然莫不各有茂草之歎邑侯周君始莅茲土謁廟之日睹其殘裂大懼斯文之不振乃與教諭姬君各捐己俸鳩集百工而修理之邑舉人閻襄貢生曲爾昌贊理其事爲之募於鄉復擇士之謹厚者有陳之美閻之俊王元勳張涵等董其役一時殿廡廚庫門廊坊表煥然一新鳴呼當事者以官治爲旅舍也久矣視一切紀綱風化猶客之視主人事初不關於心無惑乎治不如古而士行之日偷也今我侯獨慨然以爲己任舉千古盛事自我輝煌此百年其效之及人猶且睹其事思其人起衰振墮相維於不廢況身逢其盛者乎爰爲之記永貞諸

# 五臺新志卷一 治所 十九

有明天子以爲之倡有賢有司以竭其力其士不談先王之道民不率孝弟之行者未之有也雖更石學額十二名乾隆五十年增撥右玉縣額三名又代州應撥太原府學額二名歲科試在州縣四學酌取於雍正六年議准遵行學田九頃二十五畝乙莊地八頃四十九畝教場八畝西潭四畝溝南龍泉六十四畝麻峪娘娘堀山坡兩處知縣王秉韜即明倫堂建崇實書院有自記記曰我國家

眞知所先後者矣當其既成也今廟貌額適至即揭於殿之中楹余嘗謂天下之治皇上御題文

縣王秉韜即明倫堂建崇實書院有自記

稽古右文教育多士百有餘年矣凡省會以及一郡一邑罔不設立書院以補學校所不及而臺邑獨無有是豈邊塞荒磧人情椎魯不汲汲於問學與抑山高地少俗陋民貧數百年無暇及此與抑突兀而奔騰五峯超忽而聳峙雲水變幻草木馨香山川蘊藉清淑之氣意必時生一二瑰奇磊落凡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經營創始者之難其人與今夫培塿無松柏龍蛇生大澤震旦之墟萬山之士以應之而況景運昌明文風丕振屈指科目亦向不乏人尙烏得自安荒陋不講求於聖域

賢關以期通經有用之實學也乎是故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戛玉敲金雖工也

弗尙諛聞動衆雖美弗傳必恪守乎孝經小學諸書以端其根本而後嚴義利之辨主敬一之規由

格致誠正修身以推之家國天下出可爲名臣處亦不失爲碩士其庶幾不至有名無實已嗟乎鵞

湖白鹿渺矣難追經義治事良規不再閒嘗謂方今士子讀書當亟爲身心計不當專爲科目計三

代而下其所以人心不古學術不純者大抵皆計科目之一念中之果其人孝友慈惠賢良正直如

漢郭有道王彥方者流縱華戶繩樞人子顯揚之大已無踰於是況乎躬行實踐確有所得將代聖

賢說話必有不同於影響者實至名歸已寓祿在其中之理士子果何所疑畏而不出於此乎茲之

書院設於明倫堂事有基則易集也顏其額曰崇實欲其顧名思義也課以詩文不使流於浮靡也崇

示以講條端士習而倡風化也至於倡捐修建則有司職分所當爲也籌畫脩脯膏火爲經久計則



更悉之同善碑記中也碑云同善會一其經費別具所撰同善會碑

舉勿論地之廣狹人之多寡皆可行顧江浙兩省曾奉憲行而他處率不概見者豈盡司土之官視

職守如傳舍視小民如秦越哉良以道非小效事無近功殫精竭神圖維於今日直至十年後始觀

厥成焉其誰肯欣然以從事雖然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基起於累土今日爲之則十年之期

即始於此日矣今日不爲越十年而仍如故矣我憚十年之久而不爲人孰不憚其久而不爲年復

一年將終無可爲之期矣余於丁酉春正月偕同官倡舉同善會六閱月而事成統計倡捐及城鄉

捐數共得四千一百六十三兩而紳士輩向風慕義願捐輸而不願取償者且居其半除補修崇實

書院及塾發脯脩各項共用銀一百六十六兩有奇乃以四千兩分發各商八十家月分半行息取

其半共書院以其一分按月簽還各戶於是向之期十年而事成今且越四年而可就誰謂人之好

善、竟不如我耶、還竣之日、議減爲年利分半、以抒商力、約年可得六百兩、書院脩脯、并膏火十二分、

約年需銀二百四十兩、其孝子節婦鰥寡孤獨定爲口糧四十分、每分月四錢、約年需銀不及二百兩、其所餘一百六十餘兩、議每年置莊租可得糧十石、先於東冶鎭立義學、學設於僧寺、擇諸生中

有文行者主之、即以莊租爲脩脯、次之竇村鎭、次之城內、皆如東冶制、三年後仍置租如前、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凡同善會內條例所及、亦何難次第施行也哉、嗚乎、有治人無治法、余少博一第、未多

讀書、無大經濟、茲僅就前人成法、力爲草創、後之來牧茲土者、鼓舞變通、首善董事輩、樂善不倦、俾

積日累、繼長增高、亦庶幾不失今日經營創始之意、漢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我臺邑五百里之內、無一夫不得其所、生安樂利士習民風、百倍勝於今日、乃余之所大願、不然、層

忠憲同善會一則、其法以富者日積三分、每月可得九錢、貧者日積一文、每月可得三分、又有俗名

狀元會者、一人貸銀十兩、百人可得千金、權其子母、一月則可還一人、還竣則千金皆公、項矣、噫、不

傷財、不勞民、取資之法、何簡易若是、其事則講條約、立義學、備荒旱、凡一邑義夫節婦孝子烈女以

及鰥寡孤獨殘廢篤疾者、皆有養而義倉義塚義棺之類、以次舉行、向嘗謂我國家聖聖相

繼、百餘年來、人煙稠疊、生齒浩繁、牧令居今日而欲吉養、亦難乎其言之矣、今乃知同善之舉、實可



善、其所以沈溺錮蔽而不可解者、非性之罪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君子莫大乎

焉、與人爲善、一村有善人焉、則一村化、一鄉有善人焉、則一鄉化、推之四境皆有善人焉、則一邑爲之

俱化、於是上應天心、感召和氣、水旱不作、災祲不生、禮讓洋興、獄訟衰息、豈非司土者之厚幸也與、

余自滇南以憂歸里、乙未秋、前署江南總藩常公手沈歸愚先生壽世慈航一編見示、余讀至明高

名、而況茲舉、殊非小善也、與樂輸姓氏、應得勒石記遂爲文備記之、

又勸捐同善會引云、人性皆

輔相乎王道之始終、夫豈小惠少忠、區區嘔嚅補苴之術、所可同日語哉、同官平正學、姬副學、董捕廳見此書、咸以爲神、促余立行之、又議九錢及三分之說、一時瑣屑難集、且以狀元會改名同善、以試其端、茲在城四鄉、各設首會、二名董事者、更舉所知、臺邑東路較大、擬爲會半、南路擬爲一會、各本城附西北兩鄉、擬共二會、至每會還期、先後雖定於拈鬮、然遲速迥殊矣、今酌定每月還二人之半以均平之、其力不能十金者、或二三人湊集、即十人共一會、亦無不可、或富而好善、一人願出數分、及與分不願還者、爲之勒石明倫堂、以志不朽、嗚乎、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惟願我臺紳衿士庶釀土者實有厚望也夫

## 重興同善會始末

乾隆丁酉上元書、自王公創會後至今有限之貲財、積無窮之德業、倡始爭先踴躍從事、俾山陬僻壤聞風興起、其好善之心、油然自生、司百年、日久弊生、良法寢廢、同治己巳縣人田丕緒徐銘王春榮復振舉之、呈諸知縣章、並申大憲、歷十年、案始定有署冀甯道鮑桂生碑記云雁門之郡、五臺屬焉、臺之見於經籍、其說較他家信而有可徵者、莫若酈道元水經注一說爲尤古、按酈經注云溥池水西注五臺山北、其山五巒巍然故號經五臺、臺雖一邑乎哉、蓋擅山水之奇、奄有代北之勝、由來久矣、他若道經以爲紫府、佛家以爲南陲、其說非不瑰奇可喜、儒者或有所弗道、然其山川清越之氣積久而凝、意必有好學尚義之士、聞風興起乎其閭、以應扶輿鍾毓之靈而符山川包孕之異、此則理之確有可憑、庶幾旦暮遇之、於何遇之遇之自臺邑人士請復其邑之書院同善會始同善會何、前知臺事王含谿大令秉鞫於乾隆丁酉宰臺時、爲其邑倡捐同善會錢本肆千緡、以其息爲每歲書院義學孤貧之資、其初非不意美法良迨後日久弊生、筦庫者從而侵漁、歷年既遠、已幾於蠶食且盡、會浙右章小東大令貴誠於同治己巳來官斯土、即有所聞、諸生田丕緒徐銘王春榮等適發其覆、於是由縣責令庫吏賠補錢若干

緝以修善舉俾勿壞或又從而撓之諸生復由州
顓告於道時觀察是道爲關中程李二君相繼爲
之主持案垂定而程以他擢去李以疾遽卒余乃
得於甲戌之歲承乏是道諸生復申前請余嘉夫
諸生之用心好學尚義悉如章令原議而令吏以
責償之緝亟歸於公至光緒三年乃共得外歉原
本利錢九百三十三千文繳回義學錢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文入官房地變價錢一千三百一十八
千四百文書吏鋪戶共賠補錢五千九百八十六
千五百文入新利錢一十六千四百五十文除庫
領錢三百千零五千四百五十文淨得錢八千一
百千文發商生息以贍書院膏火與夫孤貧之資
而別爲之釐定章程至此而同善會將廢而終不
廢余雖不克久於其任猶幸迄於今而樂觀厥成
則謂余與斯邦人士於案牘勞形而外重結此一
段香火以留爲異日鴻爪亦奚不可故於諸生來
乞碑文不復以不文辭爰卽其梗概而爲之詮敘
如右俾示夫後之來者亦以誌諸生奔走呼顓十



年辛苦由縣而州而道而院卒底於有志竟成其
好學尚義洵不可多得他日由此蔚爲國華益
記云同善會創始王公自乾隆丁酉起意美法良
厥後日久弊生沿至同治初年原本幾盡從前有
志者屢呈振興旋呈旋廢同治己巳邑紳田丕緒
徐銘王春榮慨然振興偕邑中數十人呈之邑侯
章公議欲興復中多阻隔遂至呈州呈道呈學憲
呈撫憲至程監司案始有條至鮑監司案乃大定
共十年而其事始蔵書院孤貧諸典一一興舉無
人不懽欣快樂焉先是丕緒等議復其事資斧自
備及十年始成糜費以及逋歉子母共用錢千緡
有餘邑中人既感且憂以諸子各廢本業辛苦劬
勞已屬不堪而又自費私財於心不安乃約董事
數十人募化布施每到一村人人鼓舞既感諸子
之勤苦又幸公事之克成各竭力以書名於上貧
富不等多寡亦異而樂於輸財其心則一是役也

行者不惜其力、居者不惜其貲、集腋成裘、共急公事其名不可沒也、因爲文以誌之、而各書其名於後焉、

後焉、是爲記光緒己卯季春撰、其書院章程云、一同善會入崇實書院原本錢六千緡、分發當商、遵道憲札款、按月一分加息、遇閏不加、齊年獲利錢七百二十千文、以作山長脩金、生童膏火、並一利

切經費一會本生息城關當戶行頭經管、倘有新設當戶、歇業當戶、會本錢應增應減、由行頭撥發、

並總管本年會利、另以本年當戶總冊、交給會長、通年幫給經理資斧錢二十千文、按季領取、不准

預支、一當戶每年按二季交利、行頭不准收外路並遲期錢票、六月十五日、收春夏二季利錢臘月路

十五日、收秋冬二季利錢、每年春夏二季花費上年秋冬二季利錢、秋冬二季花費本年春夏二季

利錢、一城關八路當戶、如遇三六九十二月領本、亦以正四七十月起息、如遇正四七十月交本、亦

隨足一季利錢、一每年會長、總管會事、按城關八路公舉六名、城關一名、八路四名、協辦一名、互相

照章經理、每名通年幫給資斧錢五千文、按季領取、不准預支、一會長每年更換、各舉各路、務擇端

人正士、不得任意輕舉、至通年經理過款項事務各清交下年會長、倘有弊竇、不能交清者、仍歸上

年各舉會長一會長當承辦之日、每季必須前一日到城、從本年當戶行頭領取一季中應費各項

錢文、照各項給發、不許捏款挪借、以肥私囊、倘敢故違、查明稟究、一書院山長、必從外路延請、不許

裒舉本地方人、並不許公門中人代理下年山長諸會長酌定後、求縣天冬至日下關書、一山長每

年脩金聘金節禮錢通年共二百四十千文、一應薪水路費童僕在內、按季分送、一山長春季就館、

房茶房各一名、以及諸會長等、通共中卓、住院者不在其列、酒席錢以及諸書院對紙窗紙帳紙添買

冬季去館時、會長書院陳設酒席縣天作東、並請兩學師爺至縣天長隨一名、兩學門斗各一名、禮

家具等項、通共括錢二十千文、如有餘錢、清交下年、一縣天甄別、一年兩次、每年二月初二日、七月

初二日、考貢監生員、二月初四日、七月初四日、考童生、以柱央代並將貢監生童前三名原卷張貼考

書院、以便觀摩、一遇二七月歲試科試、由會長等禀明、另作考期、預先張告、一山長月課、每逢初八

二十八日課詩文、逢十八日課賦論各體詩、一每逢甄別時、生童卷面、天月課、每月初三日課生童詩文、惟五各體詩、一縣八月初三

日課生童賦論各體詩、一每逢甄別時、生童卷面、注明某路、卷佳者多取、即不甚佳者、亦按路姑取

一名、以作鼓勵之方、一生童膏火錢一百六十千、文按春秋兩季甄別每季生員膏火錢四十千文、

超等十名、前三名每名三千文、後七名每名二千四百文、特等十名、第一名每名一千六百文、後九名每千

名一千四百文、童生膏火錢四十千文、上取十名、前三名每名二千六百文、後七名每名一千七百名、

文、中取二十名、第一名一千三百文、後十九名每名一千文、一神喜村租米、每年京斗四石八斗八每

升一合、著倉房收糶、除倉房經理錢八百文、差人兩次催辦錢四百文外、下餘若干、並柏板口租錢

限十二月交會長、會長交當戶行頭分作下年、縣天月課獎賞生童、照每季發膏火日領取一春季

膏火七月初三日領取秋季膏火臘月初三日領取一禮書按縣天課山長課寫榜、自備紙筆、並六

臘月催差出票、以及年終申報上憲等項、通年共幫給紙筆費用諸項錢一十五千文、按發膏火日

領取不准預支、一院夫一名、經管書院掃除糞土通年工錢一十二千文、糞土由院夫變賣、工錢按

季給發、一同善會錢項、遇有遲延未交者、著三班輪流催辦、通年通共幫給錢三千文、一錢項遇有

應交不交、故意抗違者、本年諸會長同行禀究、一每年會長、將通年經理過錢項、清開四柱、張貼書

院門首、並禀繳禮房、以便造冊申報、一會長當戶行頭、將經理過錢項帳簿、繳給總局、每五年後、具

禀總交禮房承管存檔、一同善會卷案縣卷並公同鈔算過流水帳八本、義學外歉合清等帳三本、

俱存戶房、全卷在道、存收禮兩房、又給養孤貧章程云、一同善會入孤貧錢本二千一百緡、遵道

憲札款分發在城三鎮鋪戶按月一分加息齊年
獲利錢二百五十二千文遇閏獲利錢二百七十
三千文一鋪戶按二季交利限六月十五日交春
夏二季利錢十二月十五日交秋冬二季利錢每
年春夏二季花費上年秋冬二季利錢秋冬二季
花費本年春夏二季利錢一在城三鎮倘有新開
並歇業鋪戶會本錢應當撥發者著各鎮鋪戶行
頭會同本路會長斟酌妥善鋪戶同行交給即將
領本字號注在交本字號地位並總管本年會利
三鎮行頭另以本年鋪戶領本總冊交給在城行
頭以備稽查通年幫給在城行頭錢二千文東冶
鎮行頭錢一千五百文竇村鎮行頭錢一千文上
四七十月交本亦隨足一季利錢一每逢交利之
月行頭到戶房請縣天出諭著三班催在城各鎮
耿家莊行頭錢五百文一在城三鎮鋪戶如遇三
六九十二月領本亦以正四七十月起息如遇正
路錢票倘有容情故收者行頭自行抽換一每季
孤貧用錢五十七千六百文遇閏加增錢一十九
鋪戶如有應交不交故意抗違者本年會長等同
行稟究一每逢收利之月公議不准收遲期並外
千二百文會長每季照數領發不得多取一每年
到十二月交利時在城三鎮行頭將幫給錢若干
照數扣收登帳交給在城行頭以備稽查一每年
在城行頭到年終將四季花費並通年餘息錢同
會長算明以交下年行頭一在城三鎮鋪戶行頭
總管會本會利即以領本帳內次序輪流充當周
而復始一孤貧四十八名城關八名八路每路五
名按季領錢春季二月初一日領夏季五月初一
日領秋季八月初一日領冬季十一月初一日領
每季每名領錢一千二百文限三日內領完如有
故不能即領者各路會長代領或到下季並取一
孤貧遇閏每名加錢四百文按閏月之季領取一
戶房凡遇城關八路頂補孤貧須有各路保舉人
名會通本年會長不得擅行辦理亦不准以彼路
之人頂補此路孤貧並不准吸食鴉片淪於匪類
者頂補每年幫給錢三千文年終從在城行頭領

取一頂補孤貧首次付給戶房呈牌錢一百文倘本人自行投呈只與領牌錢五十文不准格外需索一三班冬夏二季催在城三鎮鋪戶交利通共幫給錢一千五百文夏季催交畢給錢七百五十文冬季催交畢給錢七百五十文一會長鋪戶行頭將經理過孤貧錢項帳簿交給總局每五年後具稟交戶房收管存檔

補廨宇衙署之外常平倉凡九廒儲穀二萬石原額

穀一萬三千石光緒七年知縣孫汝明興修新增穀七千石考院光緒七年知縣孫汝明興修至九年工將告竣知縣王步墀記云歲壬午余莅任臺邑僑寓崇實書院見夫氣象煥新而規模亦復宏整臺以彈丸小邑成此鉅觀良非易易適因志乘未完晤諸紳乃爲予備述始末臺之舊例考試卽於衙署士子負矮卓席地以坐冒風雨暴炎日苦難殫述官斯土者皆矜憫而無其術前令朗山孫公因曾中丞檄修邑志會集兩學典史公同商議捐資助刊以刊志餘資建修考院可一舉兩得同聲稱快孫公遂繪成圖式授諸邑紳田丕緒王春榮等卽令於書院內卜吉興工書院本明倫堂舊址前令含谿王公隔堂卜之東西兩楹以居山長內院建齋房東西各十間爲諸生肄業所此舊規也外院仍宏敞因建考房東西各十二間有半大門外設圍牆建兩門東曰鴻儀西曰豹變東偏文廟地無餘址偏西稍寬向皆空地於其北建官廳三間院設月門以隔之官廳後建圍房十五間此房可作鋪面以每年生息備補修等費官廳之南建西圍房九間以爲齋廚役從之所規模已具而未盡善余欲於院之中建點名亭一座於門外建聽事班房一所工未竣而用不足公議取同善會屢年餘息以給之費錢若干另立碑記而文廟補葺名宦鄉賢皆從新修治並創建天門一座除捐輸外其費俱在其中嗚呼作事有因成功亦有數焉前孫公勞其心邑諸紳効其力余爲之紀其事行見文運漸啓文教聿興

人材鳳翮科第蟬聯固一邑之幸也、而守土者亦與有榮施焉、是爲記、

演武場、廳三楹在西門外、又草廠在城西北隅、

養濟院、光緒六年、知縣孫汝明重建、

補坊表有忠節流芳坊、爲按察使王源立三郡循良坊、爲知縣閻士樟立、其進士解濬、胡偉王源、舉人鄭鑾、張彌綸、王誠立、並有科第坊、又羣英坊爲舉人智幾先王茂材、楊夢弼、姚一讓、鄭國楨、楊仰山立、又龍章寵錫坊、爲張蘊道立、

節婦劉壽貞、陳氏、師氏、孫氏、王氏、楊氏、並有節孝坊、

補市集、城中閒日一集、以奇曰、其外有集之鎭三、東冶寶村、每旬三東冶二五八日、寶村四七十日、臺懷、旬日再集而已、以二八日、



五臺新志卷一終

# 文獻新志

第二冊

# 五臺新志卷二

邑人徐繼畬原輯
鄭增耀
徐耘田
補注
劉升瑛
張映環

## 山水

修改舊志並新補

五臺徧地皆山、導脈恆嶽、連太行入陘、在縣境者、以五臺山爲鼻祖、東一支大幹直走東南、南接孟縣定襄界、橫嶺側峯、蜿蜒起伏、多峭削如壁、有石無土、兩山之間、夾爲深溝、綿亘二百餘里、迤北者曰上峪、迤南者曰下峪、東峪、西一支大幹、由東西峩嶺走繁峙代州、迄於雁門、中間支條南出、蟠繞錯互、矗爲峯巒、降爲岡阜、迤爲坡陀、帀滹沱河之兩岸、土人隨地命名、不可勝紀、今僅志其最著者、河之最長者曰清水河、流二百餘里、虎陽慮虎兩河附之、入於滹沱、西南有泉巖河、東南有東峪河、下游皆入滹沱、諸水皆自北而南滹沱自西而東、故爲諸河之歸墟、今分著之、



## 志山

五臺山在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以臺懷鎮言也、左隣恆山

右接天池、環基五百餘里、道經以爲紫府、內典以爲清涼、上有五峯、高出雲表、山頂平廣無林木、有如壘石之臺、故名五臺、釋典相傳文殊師利現化之地、卽此山也、中臺別名翠巖峯、丹崖翠巘、縹渺雲閒、實衆山發脈之祖、高三十五里、頂周五里、西北有太華池、其水出巉口入滹沱、峯右有甘露泉、東南有玉花池、旁有三珠泉、（大南路東冶等九村、伏日遞年輪流賽會祀龍神、必取玉花池之水供神、以金蓮花爲驗、他處之金蓮花皆單瓣惟玉花池所產爲雙瓣也、）南下一支、屢起屢伏、突出一峯、小於羣山、名靈鷲峯、一名菩薩頂、今爲黃教大喇嘛駐錫之地、東麓有萬年冰、九夏不消、桃李生冰隙、南有九龍岡、西南有獅子窩、東三十里爲梵仙山、（諸書作飯仙、今照一統志改梵山、）中臺之前案也、北四十里、有萬聖澡浴池、東臺別名望海峯、五更時日出槫桑、可以望見、大十倍於車輪、紅輪之下、隱隱有水光閃爍、卽東海也、（山土舊有望海樓、後燬於火、）高三十八里、頂周三里、上有紫府廟、東畔有那羅延洞、風甚寒、盛夏有冰五色雲常出其中、又有樓觀巖、內有習觀巖、西北十五里有華巖嶺、清水河發源之處、又有仙人洞、臺南

嶺畔有棲賢谷、明月池、（相傳天陰時池中見月、似不近理、）西南有青峯、一名黛螺頂、南連望聖臺、臺下有東谷池、温湯池、温泉寺、南臺別名錦繡峯、山多野花、金蓮日菊佛鉢、開時爛如鋪錦、故名、高三十里、頂周二里、世傳爲文殊師利道場、西北有千佛洞、東三十里有聖鐘山、狀如覆鐘、西南二十里有三賢巖、又名七佛巖、西北十五里有清涼嶺、清涼泉、又有清涼石、石方平、自然紋理、厚六尺餘、圍圓四丈七尺許、其上能容數百人、然石不附山、一夫撼之可動、相傳以爲奇蹟、上有羅漢洞、東北有竹嶺、又有古南臺者、在臺頂之南二里許、西臺別名挂月峯、月西下時、挂峯閒如懸鏡、高三十五里、頂周二里、北有秘魔巖、逢天陰、中有聲如風雨、嶺畔有薩埵巖、捐身巖、臺西有八功德水、東北嶺下有文殊洗鉢池、北臺別名叶斗峯、仰視斗杓如可挹、風雲雷雨出自山半、其上仍晴明、（臺頂皆如此、不止北臺也、但北臺尤高耳、）高四十里、頂有黑龍池、卽天井也、南下二十里有白水池、與天井連、其水從繁峙峩口入滹沱、臺南有羅睺臺、七佛池、飲牛池、東有寶陀

峯、黑岸洞、又有寶山產銀礦石綠天花、與東臺相連處、山麓有金剛窟、歷代高僧參悟之地、　顧祖禹方輿紀要云、五臺山有四埵、東埵爲無恤臺、卽恆山、趙襄子曾登是山、因名、西埵爲菅蘆山、卽管涔山、南埵爲繫舟山、北埵爲覆缽山、卽夏屋山、按一統志、覆缽一名牛心山、另是一山、並非夏屋、清涼山志、引妙濟傳、亦以恆山爲東埵、夏屋爲北埵、而以方山爲南埵、以磨笄山爲西埵、案四山距五臺甚遠、殆廣魯於天下耳、清涼山志謂好事者所立之名、諒矣、



縣以五臺山得名、則志山必應詳核諸書所載、大致相同、亦頗有參差歧異之處、　國朝所纂一統志、刋於乾隆九年、在

聖祖歷次巡幸五臺之後、臺山諸處勝蹟多有

御製碑文匾額、其所紀載、自較別書爲可據、今以一統志爲綱、一統志所未詳者、以舊縣志及清涼山志補之、並參以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書、聯綴成篇、庶覽者無挂漏之譏焉、與臺山毘連諸山、已附見於臺山者、以下不復重列、

案五代史載北漢僧繼容在五臺山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煎銀、仰以給用、卽其地建寶興軍、卽北臺下所謂寶山產銀礦者也、舊縣志載明萬歷閒、礦務方殷、礦賊張守淸盤踞鐵鋪、衆至八千餘人、殺人劫掠、爲縣大害、後淸死、賊衆乃解散、又天啓七年、魏璫聽信術士、言三關有礦、遣官踏驗隨行數萬人、自龍泉關經五臺過雁門、贏馬人夫彌山谷、騷擾一方、民不聊生、然則山產銀礦、豈地方之福哉、



**注** 水經注云、五臺山五巒巍然、故曰五臺、晉永嘉三年、雁門郡人、（寰宇記引雁門郡下有葭人縣三字、）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中人爲先驅、（寰宇記引作見山神爲之先驅、）因而不返、遂甯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至、故俗人以爲仙者之都矣、中臺之山、山頂方三里、西北陬有一泉水下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北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卽文殊師利常鎭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

往禮焉、案五臺之名、北齊始見於史、而酈注水經實在其先、今本經注虖池水一卷久佚、太平御覽及寰宇記引有此文、而御覽較備、爲此山紀載之權輿、宜詳徵者、其他經典所引已具清涼山志者、不復備注、附錄龍汝言清涼山賦聖天子一中允執萬福斯禔、御試清涼山圖膺丹籙、念庶彙蒼黎、誠至格天、因名山而展禮典、隆法祖福地以遙躋、闢勝境之清涼、百靈蘊萃、演釋迦之法化、十剎招提、五髻浮青、地鞏方輿之北、千巖挹翠、天臨畿輔之西、原夫清涼山者、參墟分野、恆嶽爲鄰、倚雁門而盤鬱、聳雲代以嶙峋、現五峯於寥宇、環四埏於遐垠、紫氣春融、睇蓬瀛之欲曙、丹霄日麗、燦錦繡以鋪茵、月鏡懸巖、掖斗高橫夫秋彩、天弧射虎、湧泉肇紀乎春、巡爾乃岁前黛螺、岩巒紫府、日月回環、煙霞吞吐、洵域內之奧區、實文殊之化宇、雪飛九夏之晴、冰結萬年之古、洞光珠樹增輝、紺殿琳宮、玉澗瓊枝、徧覆慈雲法雨、濬璇源之活潑、溪注其三、屹岳勢以嵯峩、峯呈維五、自夫摩騰初至、天眼爰開、迺鼎新乎祇宇、闡象教之兼該、蓮界三千、駕金橋而焜燿、仙人五百、步銀道而東漢以還、乘輿罕至、雖傳玉劄之文、未展金根之轡、惟盛代之重熙、表曼殊之極瑞、是以坊留化宇、紀聖祖之三臨、堂額恆春、景之六莅、琳崖勳石、常昭天翰之光、塔院傳鐙、普被高宗伊蒲之賜、蓋道隆設教、禮在則然、而事協勤民、政非無爲、今我皇上德符參贊、治洽神人、建極以綏庶福、省歲而澤三春、睠茲靈宇、實徵聖因、安慈門之淨業、顯大士之能仁、蹕駐臺懷、印三乘而德巍巍、佛參佛而相契、聖證聖以弗違、所由熙育潛通、甘澍滋膏、而霢霂休徵、感召祥霙、散彩以霏、證妙、鑾鳴峯頂、詣十寺以虔伸、故義展肇西巡之典、而恩流溥東作之、民斯時也、皇儀穆穆、帝微將沛羣生之渥澤、皆資睿慮之誠祈、自是厥後百瑞駢臻、羣靈輯睦、川嶽徧乎懷柔、孟幕調而清

淑戶有倉箱之積風以和而雨以甘野無寒暑之咨陽不愆而陰不伏神皋既著其嘉祥聖道益昭之夫位育一人有慶綜兆民有慶之原萬壽無疆錫億禩無疆之福　明喬宇五臺山記正德丙寅夏

發沙澗驛由南峪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杉掀空障谷鹿游於巖鳥鳴於叢上嶺至華巖口望諸臺空

甚邇靈雲怪霧淒風密雪相雜而起恍然窅然陰以晴造物奇觀不可形述又十八盤下嶺石徑倏

確犖萬澗汨汨泠泠如笙簧凡揭涉七十里至顯通寺因北岡而來風景殊絕梵刹數十擁於左至

右此下地漸寬夷夜遂宿於顯通厥明山空澄濟但覺風颼颼起林閒有僧進曰諸臺風雪繁猛石

山腰又十里至歡喜嶺風果釁發如隆冬時幾不能往稍憩嶺下風忽和遂至絕頂見四臺各時拱其

且冰路且泥不利躋躡予笑而不顧乘小輿徑上中臺緣岡行十里至玉亭寺嶺丹碧映輝甍閣於

方如分如織其形勢又各秀拔如爭奇鬬麗於雲表余遂題名於壁上薄晚下山游玉華眞容圓通

諸寺皆清幽曠邃寺旁飲三株泉馨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許步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

爲一幹歧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復歸宿於寺又明日離寺山行過飯仙

山陽柏峪寺二十里過竹林寺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所建今已廢下嶺爲清涼寺遠望宮殿綴

附半巖儼若圖畫南有清涼石幅員數丈重層複級而上俗傳可坐千人又行十里晚至佛光寺宿

焉已出在南臺之外也　國朝裴正文五臺山記

焉普陀僻在海中峩眉天梯石棧高峙閣外是二山者或境遠不可即或道險未易登其近拱神京

五嶽之外古稱三大士道場者有普陀峩眉五臺

百二十里環五百餘里柳宗元送浮屠文暢登五臺序有曰雲代之閒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力

襟帶幽燕頡頏恆嶽化人所託迹緇流所皈心者莫如五臺山山亦曰五峯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

相應者也華嚴經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崴積堅冰夏仍飛雪故曰清涼元和郡縣志

內經以爲紫府山蓋卽是山也五峯聳列高出雲表如壘土之臺故以五臺著水經注謂五巒巍然史炤通鑑注謂山形五峙者以此其列爲五者唐觀國師云表大士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眞秘洞五陰之性源故首建五佛之冠頂綰五方之髻秘洞五陰之性源故首建五佛之冠頂綰五方妙法蓮花勝境云東臺去中臺四十二里東爲龍泉關路高三十八里頂周三里勢若鼇脊雲氣磅礴日光激盪清籟曉發爽氣澄秋東望明霞如帔若鏡滄瀛一碧紫瀾青顥相與混涵名曰望海峯東溪之水北注滹沱其畔有那羅延窟洞口窄狹側容人身春風凜冽夏冰不消經云菩薩住處亦謂神龍所居頂有笠子塔宋宣和閒代州牧趙康弼見異僧入那羅延窟留斗笠建塔藏之復有漫空石盛夏流液不竭北有觀音坪西北有麈機頓靜東有大會谷衆溪交流滹沱河發源於此東南二十里爲華林六十里爲馬跑泉七十里爲温泉化竹林卽東臺西南支山去臺二十里昔人有遠望萬竿葱蒨近則失之遂卓錫焉其南卽大華嚴谷東北有棗林又有梵宇曰迴出五王城天城在其側靈蹟紀云天城卽化宇也霞表遇者塵螺頂亦名黛羅古曰青峯石磴盤旋徑路陡險登者甚少大螺頂之南卽現聖臺唐觀國師嘗見萬聖羅空五雲停岫故亦名望聖臺華嚴嶺在西北十五里亦曰清嚴嶺嶺下有雪浪亭近接仙人洞其南有鐵鋪西南有棲賢谷明月池研伽羅山若黃巍嶺卽宋張商英見神鐙處無恤臺趙簡子獵常山西占紫雲之瑞五臺總名曰紫府蓋以此也西臺去中臺四里去北臺三十五里臺亦高三十五里頂周二里舊名栲栳山後改名挂月峯每當木葉盡落夜靜山空月墜峯前皎若懸鏡八功德池至龍窟龍洞薩埵崖亦據西臺之勝西去十里爲秘魔巖名勝志云天陰中有風聲相傳爲文殊水在西臺北又西臺頂上人馬迹相傳北魏孝文帝避暑至此其顯化者有二聖對譚石文殊洗鉢文殊合掌禁五百毒龍於此五十里爲峩谷水經注峩谷之水出於中臺蓋谷之西卽中臺而香山又在

中西兩臺之閒、凡東西南北四臺、
羣嵐遠屬、勢若游龍、惟南臺獨秀而稍遠、仰若中臺
盂、晴峯崒崖、旭日曈曨、山陽稍温、當春和時、花草
絢發、因名錦繡峯、去中臺八十里、臺高三十里、頂
周二里、擅名勝者凡十有四所、如古南臺、載帝堯
之避水插箭嶺傳宋太宗之北征、列萬木坪於西
南、導千佛洞於東北、或龍母聞法而成堆、或梵僧
入寂而啓洞、或光現空中、嶺號金谷、或濤生雲際、
城名海螺以及仙花山、虎陽嶺聖僧崖古竹林大
盆谷、聖鐘山之類、鐵虞猶在、勝幢尚存、環繞南
峯、疊著盛蹟、固莫可得而殫述也、山勢高於北
去中臺十三里、高四十里、頂周四里、上薄雲霄、因臺
舄下、雷電作於半麓、左臨右逼、倏陰倏晴、東眺海
洋、水直如立、北矚廣莫、雲橫不飛、誠鉅觀也、其中
名叶斗峯、或又謂掖斗峯、雲氣瀰漫、吞吐萬狀、捫
手層霄、疑若可即、俯瞰諸峯、煙靄鬱勃、風雨起於
有羅漢臺、唐時十六梵僧集此同化、其後有九女
泉、南畔爲黑龍池、暨羅睺臺上有金井池、甘霖禱
此輒應羅睺臺之南麓爲七佛池、環繞左右、有飲
馬池黑岸洞焉、說法臺在北臺之東、遊人過此、時
聞清梵聲、東南相絡者曰樓觀谷、谷之左曰金剛
窟、谷之後曰白水池、其西曰五郎祠、相傳宋楊業
第五子習靜處北臺南有紫霞谷、雪花繞徑白雲
成坳、土人呼爲北臺溝、清涼最深處也、龍門峙南、
麓下有留雲石北有藏雲谷、雲入爲霽、雲出爲雨、
北二十里曰大黃尖、即古北臺、西北曰藏眞谷、五
百梵僧舊藏修之地、去北臺最遠者、有寶陀峯、泰
戲山山海經所謂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
之水出焉者也、至若蒼崖拔地、翠瀉浮空、與西北
二臺肩臂聯接者、是謂中臺、高三十九里、頂中廣
周五里、矚晉陽於西、絡凌沙塞於北、陲源有五溪
二溪左注清河、三溪右由西臺下出、戡口入滹沱、
焉、靈鷲峯在中臺東南、今名菩薩頂、別出五峯之
外、環若屏幛、以山形似鷲嶺故名、峯前有雜花園、
唐時築戒壇於此、峯右有甘露池、其前有大寶塔、
高出雲漢、神鐙夜燭、爲清涼第一勝境、塔右有佛

足碑、並文殊髮塔、昔菩薩化貧女遺髮藏此、塔左有般若泉、唐增慧潛結菴課經、菴側泉湧故名東

爲鳳林谷、去臺三十里、爲梵仙山、五百仙人餌菊之所、清涼谷、去中臺四十里、有羅漢洞、西有清涼石、厚六尺五寸、周遭四丈七尺、石面如砥、螺紋相生、有頭陀跌坐說法、梵音琅琅、即之已杳、後人

目其坐處爲文殊牀、萬年冰在其臺東麓、積冰數丈、九夏不消、桃文殊化在臺東開涼沁心數

脾蘊隆煥釋、東南有玉華池、昔五百梵僧至此休夏、池生白石、堅瑩如玉、華池北四十里曰萬故名、自此而南、則爲九龍

岡西南曰獅子窩、西北曰太華池、北四十里曰萬聖澡浴池、靈宅奧區、不可僂指、豈僅若金臺五所、

玉樓十二而已哉、又況土氣醞釀泉膏滲漉、天花雨潤、垂於山蹊、地菜滋蒸、翳於巖谷、銀盤柴木、野

蔌茁生、名花有五、日日菊花藥畫開夜合、曰金芙蓉亦名金蓮花、陸地蓮曰柏枝香、氣如松柏、芳郁

襲人曰鉢囊、世傳五百羅漢結夏中臺、遺其鉢囊、化而爲此花、曰玉仙、亦名大吉、惟南臺有之、異草

有三、曰菩薩、曰雞足、曰菩薩綫、並載宋僧延一舊志及元好問佛鉢僧鞋彩雪晴雪之句、其禽有山

鳥似烏而小、赤觜穴乳、爾雅所謂鸜鵒也、號寒蟲陶宗儀輟耕錄論之甚詳、長松草、見於東坡送天覺

詩、暨姚福青溪暇筆、娑羅樹亦名杪欏、在臺懷二十里外、枝幹盤虯、高二丈許、葉皆七出、又名七葉

木物產蕃衍、姑撮其凡、若夫梵刹百餘、丹堊輝映晚鐘曉磬、響答雲際、琳宮紺宇、回互於蒼巖翠壑

閒、固有接應不暇、筆不勝紀者、可弗復采云、夫山非名勝不傳、名勝之地、非得聖人瞻謁之、闡揚之

則傳亦不盛、會稽宛委因夏禹益彰、空同具茨遇軒皇彌燿、嘗考感通傳載周穆王時有建祠崇祀、

文殊之事、言雖窅遠而化人靈應列子亦嘗言之、洎乎摩騰西至、梵宇聿興、大孚靈鷲之區、遂著爲之

仙都勝境、高齊元魏以還、增置刹院旛幢五頂、寖以盛矣、唐宋元明、代有崇奉、一丈六尺之金身、三

百八十軸之玉劄、普門有葺、歌曲有讚、他如賜衣、蠲稅、建塔修齋、香火告虔、中使頻遣、蓋信心致敬

皆以介景□而導勝因洪惟列聖祝釐錫福
清蹕恩膏鴻文藻耀闢祇園而贊福布金地以延福
禧我國家曠典爲前古所未有也
祖勤民省方瞻禮鷲峯啓秀鵠苑增輝皇上法固有
昭示萬年永永無極者矣若夫南海之紫竹西蜀
之青城方茲褊矣敬濡毫而爲之記
宋張商英
題五臺山詩東臺云迢迢雲水陟峯巒漸覺天低
宇宙寬東北分明觀大海西南咫尺望長安圓光
化現珠千顆聳日初昇火一團風雨每從巖下起
那羅洞裏有龍蟠南臺云披雲躡雪上南臺北望
清涼眼豁開一片煙霞籠紫府萬年松徑鎖莓苔
人遊靈境涉溪去我訪眞容踏頂來前後三三知
者少衲僧到此甚徘徊西臺云寶臺高峻足穹蒼
獅子遺踪入水傍五色雲中遊上界九重天外看
西方三時雨灑龍宮冷一夜風飄丹桂香土石尙
能消罪障何勞菩薩放神光北臺云北臺高峻碧
崔嵬多少遊人到便回怕見目前生地獄愁聞耳
畔發風雷七星每夜霑峯頂六出長年積澗杯若
遇黑龍靈懆者人間心念自然灰中臺云中臺岌
岌最堪觀四面林峯擁翠巒萬壑松聲心地響數
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澗漠漠黃河西北
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總題云五
頂嵯峩接大虛就中偏稱我師居毒龍池畔雲生
懆猛虎嵓前客過疎冰雪滿山銀點綴香花徧地
錦鋪舒展開生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金
元好問
臺山雜詠十六首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
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寒乞不將錦鏽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
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一
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閒紅霞香綿穩藉僧鞾
草蜀錦驚看佛鉢花沈沈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
雨露偏佛土休將人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靈蛇
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閒何處天飄待霖雨
一龕香火梵仙山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
神功湍水已作風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顚風作

# 五臺新志卷二　山水　十二

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眞面目爭
教坡老不曾來山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
重此景祇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兜羅錦界
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
知有木强人眞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
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總爲毗耶口
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上維摩在珍重文
殊更一來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遊臺動數千大
地噉噉困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石鏬飛泉冰齒
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冷
未要誇凌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年
不到秋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熱惱消除佛作緣
山頭冰雪過尖天法王悲智何窮盡更有清涼徧
大千薩都剌送聞師之五臺聞子初識面天涯
任去留西風洞庭樹落日楚淮舟歲月棕鞋底江
湖竹杖頭丹陽纔洗鉢又入五臺遊明趙夢麟
宿東臺詩瓊樓標象外日暮野雲孤北斗當窗列
西天近座隅羣峯歸冥寞大地入虛無此際吾高
枕乾坤一夢圖又獅子窩云每過僧誦處便覺一
官輕幽壑從吾好浮雲任世情憑欄看鳥迹依杖
聽泉聲佳水佳山地終當結素盟又梵仙山云踏
雲尋山徑登臨四望紆陰森千樹合突兀一峯孤
野色時明滅鐘聲乍有無羣山不可見到此獨躊
躇又遊五臺絕頂云清秋乘興御風來五頂登臨
亦壯哉萬木陰森香霧合千峯鬱靄瑞煙開西飛
日月階前沒東去江河檻外迴安得凌虛生羽翼
憑高咫尺到蓬萊陸深南峪雨後取道上五臺
六月蕭然似晚秋登高重整木棉裘即看滿澗
泉初出知是前巖雨乍收碧嶂旋隨孤鳥沒白雲
長傍古松留幽芳一路無人采何處三山更十洲
又入臺云山水情多不自由白頭終作五臺遊萬
重雲樹高低出千里滹沱背面流絕頂直疑天北
極朝陽初見海東頭共傳此是清涼地爲洗煩心
盡日留又一詩云五雲常覆五臺端天近清都特
地寒澗道千年冰未化林梢一夜雨初乾黃河紫
塞依依見碧殿朱樓面面看萬壑千巖青未了更

從高處望長安、又宿顯通寺云、一榻空齋臥白雲
青燈微雨夜初分、無緣十日漸凡骨、有夢三臺繞
聖君別院雞傳山月吐、廻廊魚咽澗風聞、青山亦
是人閒世、自覺悠然隔世紛、又竹林寺避雨云、十
里肩輿石磴深、禪房瀟灑亂峯陰、巖花笑裏饒月
色、山鳥倦餘懷好音、下界風雷喧衆壑、上方鐘鼓
出長林、蒼山正有爲霖望、暫憩西來冒雨心、又竹
林寺擬宿云、未有長歌行路難、青山最愛雨中看、
圖書暫許淹塵榻、蔬蕨先教具午餐、碧樹洗空千
澗出、白雲封滿萬松寒、天留再宿清涼地、明日溪
南十八盤、又清涼石云、炙手薰心事已多、曉涼來
撫石盤陀不爭可愛千人坐、無事應須百偏過、初
日射林光歷亂、懶雲將雨溼崔嵬、夜深或有騎牛
到、堪和南山扣角歌、魏倫過五臺遇雨云、年年
逢此日、策馬問民俗、乍見樹頭青、翻疑麥浪綠、一
犁春雨深、四野報霑足、遙憶山中人、其人天上玉、
又五絕四首、金閣嶺云、山行情不極、復聽遠流聲、
夜來擁衾坐、僧窗月自明、天城寺云、孤磬發清響、
松聲起亂濤、夢醒聞梵語、愧爾絕塵囂、華嚴寺云
鶴影穿谷落、笙聲隔水聽、頓忘塵俗想、直欲識無
形、天池寺云、一脈通幽窈、中涵萬象清、細流山下
去、莫教野塵縈、邢雲路同塔院寺主人夜話云、
海內誰知己、天涯遇上人、憐余僧有髮、共爾幻成
身、覺路諸天近、曇雲半偈眞、如須婚娶畢、便欲覓
山畹又望海峯云、清秋有客御風來、直上梯空望
海臺白社逢僧談、上乘青山無地著、塵埃蜃蒸溟、
渤千靈見烏出槫桑萬竈開、欲覓慈航何處是、歸
依從此渡輪迴、史監五臺詠云、懸崖削壁勢凌
虛中有金仙遁迹、居天近星河常掩映、雲深草木
自扶疎、六時花雨含香落、五夜神光帶月舒、絕
登臨飛鳥外、一聲長嘯海天餘、又中臺擁翠峯云、
上方樓閣聳奇觀、金磬泠泠度翠巒、深樹浮嵐晴
帶雨陰崖積雪夏生寒、鼇行羣贔星辰近、雲起氤
氳宇宙寬、何處紫簫吹落月、不勝清思繞臺端、
江藻過五臺山云、五臺山上霧煙浮、霧散臺分山
自幽、前朝寶刹排雲外、盛代珠旛繞殿頭、風雷激

烈龍池夜草木淒涼雁塞秋百仞危崖盤屈曲古
今來往幾時休　滕季達中臺云壁立中臺萬丈
峯半空空翠落芙蓉千年古塔函金象滿谷寒冰
臥玉龍晴壑倒懸南澗瀑春雷隱約下方鐘青鞋
久混緇黃迹瑤草天花處處逢又望海峯云
峯頭玉樹秋羽翰遙共白雲留金鋪宇宙三千界
翠擁蓬萊十二樓風露淒其生阮嘯星辰錯落燦
吳鈎雞鳴欲睡博桑日鐘鼓宵殘尚拍浮　高數
勿望臺山云曾莅五臺邑遙瞻紫府山疎鐘寒雨
外野寺暮雲閒至聖誰能覩遊人空自還欲明前
後偈須過上頭關始鑿開胡鎮南臺和韻云淡煙縹緲
隔仙臺混沌鍾靈霜葉半林紅露寺雨碑
一片綠封苔晴空花雨有時下樹杪金燈幾度來
感應曾聞張相國令人追憶幾徘徊　孫傳庭別
山二首其一云看山殊慰十年盟隱計猶憐尚未
成到日雲霞如有意歸時猿鶴豈無情丹崖翠壁
皆留詠瑤草琪花半識名此去清涼應笑我勞勞
城市欲何營又山中雜吟云盛夏全無暑風來任
地寒離塵纔幾許天上作何觀人迹眞難到奇花
目在生原皆天女散安得盡知名引水遙通竈裁
山曲抱牆高樓窺樹遠虛牖納雲長天畔數聲鐘
聽之清思發獨起步空階但見空山月細路何盤
折重經碧蘚封鐘鳴知寺近只隔數重松樹起不
見山雲生不見樹往來翠微中衣溼非關雨空林
寂無人清言共誰訂流水澗中鳴泠然動我聽一
片清涼石憑余任意眠歸來倘有意不用買山錢
又竹林寺憶月川上人云高衲僧聞隱竹林應憐
空翠似禪心一從寂後荒涼甚明月川前自古今
黏苔水邊咒鉢龍飛出松底翻經鶴下來一坐清
涼絕塵事浩歌歸去幾徘徊又西臺云西峯寒色
暮蒼蒼夢入煙霞古澗旁紫府芙蓉山隱隱清涼
坐愛石方方雲中採得薇偏美花裏流來水自香
何處鐘聲幽夢破一窗蘿月淡秋光　釋覺同北
臺云北來乘興上崔嵬天外捫蘿鳥徑迴寒谷未
滿　明藩宗室友松道人南臺云天風吹上妙高臺
眼山光紫氣開鐘破晚煙清落澗履坨春雨亂

# 五臺新志卷二　山水　十五

秋先落葉陰崖不雨自生雷低懸銀漢星干點俯
視滄溟水一杯笑指文殊棲迹處幾經劫火不曾
灰　國朝高士奇扈從清涼山用謝靈運登池上
樓韻霓旌衛仙蹕月駟揚鸞音井參乍捫歷巖竇
逾深沈尋山異臺向載筆慚沈任綿綿騎出谷淦
淦雲栖林我　后展遐矚乘時此西臨飛軨越幽
块駐罕眺崎嶔春冰雜古雪午風迴薄陰枝歧曲
澗水木末寒號禽幸陪紫府遊側聽清笳吟披圖
稽往轍覽物諧素心　皇情一以眷名區傳自今
又用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韻象教從西來
茲山名已顯佛樹根互盤天□露常泫毒龍臥其
湫紺塔浮於硯升高駭劣崩陟遐信紆緬鐵鳳干
尋翔金龍六時轉仰矚臺衣深近覺髻螺淺霜鐘
夜鏜鞳白雲晝舒卷髣髴赤華林對談人在眠修
回應詔韻山風吹不已山月忽已高飛鳴眾鳥散
縹緲孤雲超澄煙拂華旗吉日旋春鏕晨炊夾前
蛇常山伏歸翼雁門展曠懷得所欣遠目詎能辨
宣遊自多豫頓使物慮遣又用謝靈運從京口北
騎舊路循單椒靜聽谷口松宛似江門潮潺湲歷
澗壑出沒經亭皋七葉青娑羅一蓼紅山桃泉因
見龍發川以射虎昭宿莽迷平岡選徒乃於苗回
顧嶺上村林居等檜巢諧此耕鑿民載路康衢謠
朱桑尊駕幸五臺山恭紀三首圖經曾識五臺
名想見雲從帳　殿生節物乍分春恰半登臨最
好雪初晴林香紫鴿翻風上月黑金蓮照地明定
有山靈呼萬歲不徒龍象下方迎花宮高下繞苔
隈鐵鎖層層雁齒階代郡雲山連朔郡北街星斗
劃南街千夫試轉清涼石二月如燔泰岱柴望秩
百王曾不到天教　宸藻首磨崖紫廟仙居岳鎮
同削成太古想神功地傳竺法蘭棲處山入勾龍
清明日雪云故國清明雨山高作雪飛藏名甘閒
寂遠市厭輕肥謝客雲連社虛窗霧染衣春鴻頻
爽畫中曲磴溪流頻度馬晴雲舄下數歸鴻省方
豈爲尋河界特採天花壽　兩宮鷗江臺山
送目飄泊澹忘歸傅山五臺道場云問渡旃檀
海招招甚處過子臣癡一結鐘版頓能磨法許嫦

妒了、疑當抖擻多、金乘空萬有、何外富樓那、稽
曾筠五臺山云、昔人一覽五臺勝、謂可不須五
遊、把詩令我神輒往、襆被欲發仍勾留、那知山靈
有深眷、銜命太原償此願、見山已自開心顏、況
復驅車到天半、摩霄跨漢何崒嵂、呼吸直與精
通、疑是媧皇此煉石、化作五朵青芙蓉、聞說東臺靈
特奇妙、拾級先登縱遐眺、夜半湧出硃砂丸、海外
天雞猶未叫、山僧復導過西臺、舉頭正喜鴻濛開、
陰晴涼暖變俄頃、颯然萬里邊風來、遙指南臺高
幾許、蹈虛躡險如霞舉、上方歷歷見星辰、下界
冥自風雨欲往北臺更飄瞥、分明引入水晶窟、陰
崖高疊萬古冰、幽澗長流千歲雪、中臺宛在山中
央云是文殊舊道場、馴虎何曾避行客、伏龍猶自
依空王、飛泉宛轉當檐落、注入清池長不涸、鏡
大可印禪心、惟見一泓開澹漠、小憩剛逢梵課餘、
妙香冉冉飄衣裾、到此能令衆緣息、祇有夙好猶
難除攝衣餘勇更一鼓、直上蓮花嶺頭坐兩日、
月足底生、百道煙霞腰下裹、一峯萬狀難具論、諸
山環侍猶兒孫、置身合在最高頂、俯瞰一氣渾無
垠、登高倘使心不猛、奇勝何由得重嶺、從知萬事
恰爲王程難久住、搖鞭又入紅塵去、回看一片出
山雲、不識爲霖向何處、知縣陳恭宿臺山僧舍、
須造巔賴得茲遊發深省、竭來幸得公務閒、情
暫寄水石閒、幽吟頗得清淨理、遐賞實在清涼山、
鐘敲事事閒、暫傍幽棲塵夢隔、白雲留轡未教還
知縣王秉韜題佛光寺云、雄殿壓東嶺重門鎖、
四隅精嚴法律似蟠際地天殊、樵採疑無路、風煙
別有區、一乘歸萬象於此覺痴愚、又題清涼石寺、
老僧自有眞、又題顯通寺云、顯通通顯亦通微、法
乘昭然照日暉、古殿雄樓超物累、晨鐘暮鼓動天
列錦屏、天心高莫測、佛力廣無垠、不謂方丈石、能
容數百人、低徊瞻禮至、往復撫摩頻、說法如聞見、
云憑陵千仞上、迴合萬峯青、雲氣穿窗牖、松聲在
殿庭清涼法不滅、炎熱醉初醒、日夕投鞭坐、東岡
云古牆蘿薜滿、松關此地應令俗迹刪、小磵斷橋
寒雨水短筇雙屐夕陽山、林深樹下僧僧淡門閉、

機、偶來眷屬逢僧話到此清涼久客歸、每念不忘
學校重、闡揚吾道敢依違、又題塔院寺云、忽逢紺
殿在中膺、彷彿行來天可升、縹緲雲閒無上塔、光
明海宇不傳燈、小池亦寓滄桑幻、東閣全將岱嶽平
梓和題清涼石寺韻二首、六月秋先到、一螺寺外
憑暫憩塵氛都滌盡、一簾細雨話山僧、教諭
青、松風寒曲檻、金篆冷中庭、雨罷峯初沐、座深暑
欲醒新茶煎活火、香氣透雲屏、呪鉢驅龍去、安禪
盪海垠千山皆是道、片石也容人、停履摩娑久、迴
廊顧盼頻當年蝌蚪字、細看幻耶眞、縣人鄭嶼、
遊臺山歌并序、五峯高出雲表、登其上者、下視城
郭村莊如蟻穴、平看斗樞天漢、有遺棄一切洗空、城
夫俗子、假進香之名、各行其貨殖之術、是雖終日
遊臺吾直以爲未嘗遊也、當自白雲寺南直上南
萬有之概、乃四方遊者、或炫於神宮梵宇、或惑於
佛光禪燈、或駭於清涼石金剛窟之靈異、又有庸
臺延連諸峯、踏頂而來、大觀備矣、下入臺懷、不過
一覽可了、若先到臺懷、迺巡濡滯遊其所遊、非吾
所謂遊矣、神京西望五臺山、紫府巍巍碧漢閒、欲
禮文殊何路入、杖藜先出龍泉關、出關直上長城
嶺嶺半馬跑泉窟冷宋將還留挂甲松、蒼鱗絕巘
蟠虬影過嶺一寺名湧泉、萬松蓊翳藹雲煙、從茲嶼
初入清涼境、數里還經射虎川、赫赫天威此射虎
山閒樵牧皆歡舞、勅營寶剎臺麓名、路旁有泉號
神武行來石觜徑北迴普濟禪堂茶一杯、還從海
會庵前過白雲寺畔上南臺、問到西行千佛洞、洞
邊隱隱金燈動、仙花之山是此臺、花開錦繡香風
弄、此臺三十七里高、到此遊人莫憚勞、南去古南
臺不遠北看金閣湧松濤下臺欲問清涼石、歡喜
旃檀取徑窄、盤迴密樹見幽居、一石方方大如席、
云是曼殊說法床、人容五百非荒唐、巖下有橋兼
有閣禪居處處名清涼、崎嶇欲覓中臺路、獅子窩
中獅子住、穿林陟磴上中臺、中有浮圖滴甘露、西
北隅有太華池、臨池照人魂欲馳、西南隅有祈光
塔、祈得毫光五色奇、五色凝臺名擁翠、胎結中央
支分四、正脈中抽靈鷲峯、半山王子焚身寺、玉
花

池側梵宮開鐵佛五百俱自來西去西臺十五里
牛心石畔漫徘徊積土天成名挂月洗鉢池邊塵
慮歇更聞有客煮泥餐異事千年常不沒八功德
水是精藍二聖坐石曾對談更訝獅子遺蹤在說
與遊人著意探秘魔之巖在峩峪此地遙看畫一
幅斷壑層崖最險奇木乂和尚曾棲宿北望北臺
勢更崇途經澡浴水融融萬年冰在陰巖下欲躋
高臺又怯風不信炎天風尚怯風來墜人如墜葉
峯名叶斗果不虛生陷獄深不可涉雪花飛散黑
龍潭潭畔陰森冷不堪遠望長城連大漠低看雁
塞覆晴嵐此去東臺三十里華巖嶺上僧施水飲
餘迤逦上東臺笠子塔前歇行李此臺名爲望海
峯五更遙見水溶溶巖下那羅古洞在洞中傳說
有神龍下路直抵龍蟠樹平章寺前生煙霧松風
吼處是碧山巍峩古刹高僧聚傍山斜入五郎溝
白水池中水自流金剛窟子深無際石門常閉少
人遊紫霞谷去向西北谷內有庵名妙德樹密山
深宿客稀信是修眞人憩息囘尋舊路循水涯五

# 五臺新志卷二　山水　十八

峯歷徧到臺懷菩薩頂在雲霄裏琉璃爲瓦玉爲
階廣宗圓照在階下顯通銅殿眞精舍大塔院在
顯通前塔上奇珍能照夜左邊山腳是羅睺文殊
眞像在山頭寺前斜入鳳林谷日光西照好藏修
山勢西來迴北拱梵仙山向鷲峯聳大螺頂是舊
青峯脈發東臺半空擁紫府護國共碑樓棲賢之
谷出清流觀音洞裏甘泉滴大社小社人棲留渡
水西尋楊柏峪九龍岡下人絡繹化竹林在獅嶺
根車溝日照一山隔囘頭恰轉交口南道東新建
萬緣庵飛泉西下眞瀑布寺名鎮海就中含海螺
城在此山後路僻巖幽人罕覯雷音寺與明月池
沐浴堂東次第走黑巖洞外清河沈護衆庵中聽
鳥鳴隔嶺還有娑羅樹萬古千秋永擅名至茲搜
盡靈山奧秘魔巖遠須親到如能親到秘魔巖別
有乾坤頻嘯傲此歌是踏五頂行歷徧諸天返
帝京假若先入臺懷去白雲寺北問山名　張暄
東臺云東臺高聳俯層巒笑問閻浮何處寬日月
雙丸空冥轉乾坤萬古太虛安學宗溟渤霞千點

道證華巖翠一團、好待蒼生霖雨後、那羅洞裏作龍蟠、又西臺云、西峯已半入穹蒼、紺宇全臨四界
傍、冰鑑晶瑩懸北斗、金獅騰踏聳西方、煙雲過眼多奇變、紅綠漫山有異香、燜爍更逢千嶂上、飛來
飛去亂燈光、楊曦登東臺云、到來老眼一時空、飄渺奇觀入望中、銀海波浮元氣外、金蓮花徧碧
山東風吹六月衣、裳冷、雲靜千峯呼吸通、人世炎殊不覺、青葱巖岫意何窮、徐天敘五峯奇勝
云屈指奇峯數、清涼絕點埃、萬年冰似玉、九夏雪如梅、泉水山頭出、燈花雨裏開、秀靈推第一、彷
是蓬萊、徐敬儒東臺望海峯云、滔滔江漢盡朝東、向若登峯倚碧空、蓬島詎分高下勢、蜃樓不在
有無中、數痕紫氣難爲障、一綫清光自可通、綵結雲霞扶日出、六鼇背上曉天紅、
成親王恭和御製遊金剛窟普樂院諸勝境元韻、志載名勝多、羣峯包衆壑、坡陀相連延石壁乍、
戍削東臺樓觀谷、暖住陽春腳、金剛窟西門有院曰普樂、考之祇洹圖、銀書此棲託、棱伽所造修、迦
葉何執著、臣如按圖驥權奇想崖畧、惟憑有聲畫摹描拈毫作、英和恭和元韻、芝蓋度遙峯、攬勝
偏巖壑山容秀、疑浣石貌險類削、嵌空漏日光、峪接雲腳境幽瑤草芳、林寂鳥聲樂、葺宇緬竺蘭、
挂錫此棲託、眞如會一源、風幡無雨著、我朝崇象教、綏遠秉廟畧、瞻禮肅羣藩、繼序符聖作、趙
秉沖恭和元韻云、芝蓋黛螺旋、精藍探雲壑、坡勢轉威遲、峯形露戍削、六如此皈心、棲眞息行腳、試
認虎溪橋、古德演極樂、入門問菩提、慧業昔誰託、文殊無一言、天花何處著、四門與八關、淺識何其
畧、欲參眞實諦、詩偈用聖有作、五臺恭擬柏梁體、詩用五歌全韻、惟楊蔭源駕幸、建極神人和、
延釐錫羨福孔多、巍巍蕩蕩道無頗、紘埏罔化、濡恩波天規地萬陰陽摩、幾康懋勅祛煩苛、文德
覃毓敷菁莪、武功全藏橐天戈、調御六幕遠自佗、廑懷民隱禳衆瘥、省方問俗晞靈阿、觀民設教禮
彌迦五臺之山高嵬嵯、式循舊制臨岌嶪、時巡法祖典則那、靈辰協撰時無訛、鑾輿肇啓青郊過

晉人所作、附存之詩、則備錄舊志、而益以嘉慶中扈從迎獻之什、

縣治附近諸山 在縣治附近十餘里之內者

慮虎山、在縣治西北十五里王村之西、土名蘆虎山、蘆虎疑係慮虎二字之譌、蓋土人不識慮虎二字之音、以近似訛爲蘆虎、猶元魏之訛慮虎爲驢夷耳、

狀如伏虎、山麓小王村出泉日伏虎泉、卽慮虎河發源之地、秦漢初置慮虎縣、因此山此河而命名、故五臺山爲今縣之權輿、而慮虎山爲舊縣之權輿也、新補

案一統志、慮虎山在五臺縣西北十五里、下有伏虎泉、舊志不知慮虎係山名、於慮虎河發源之處屬舛誤、今依一統志改正之、



稱爲小王村山、又別列蘆虎山、而曰狀如伏虎、均

峯山、在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形圓突、西南兩小巒相屬如珠、爲縣城落脈之山、縣治附近有五山、亦有小五臺之稱、以峯山爲小中臺、修舊志

注 中州集有姚孝錫九日題峯山詩、不須歌吹上叢臺、千里晴州入座來、世事難憑休挂口、生涯見在且銜杯、無情趁暖花先老、有信迎寒雁已回、遙想故園親種菊、霜枝露藥向誰開、及用峯山舊韻二首、信步西風寺、窮幽未覺賒、松根纏石瘦、雲磴出巖斜、思爽餘三唱、詩成自一家、空餘幾兩屐、不踏渡溪槎、春水上隄沙、春晴散望賒、衰

清蹕傳警肅駟訶鈎陳羽衛森駢羅八神奔扈相
逶迤魚鱗七莘士番番干將秉戚霜埏磨隱轔天
仗排鸛鵝星旄電爝風婆婆鸞旗翠蓋紛婷婀千
萬騎馳駍驒遵逵延覽詢槃蘧閭閻輯睦弭讒
囮農甿東作毋踐跎甘霖渥澤養麥禾春耕破曉
驅犍牦翠華遊豫諺云何勸稼澤施惠洵非詫橋
西望橫雲蘿萬靈擁護羣噓呵珠印法物勤摩拗
明德馨香陳象獻精儲肹蠁弗爽踐羹牆優愾通
頃俄猗與大禮於委佗天駟載駕飛龍駝四賢祠
宇臨盤渦柏巖水竇連荊軻峙長城何磊硪策
馬穩步紫騮馱踰崖三箭翽飛瀆川環射虎矚洄
過我朝神武殊常科粵考五頂環黛螺羣峯矗紫
三溪左注瀦清河功德潤下作鹹鹺甘露白水滌
茶鍋金沙釀液除百疴般若卓錫漩漪灑松杉蓊
凌岷嶓錦繡南繞煙花搓栲栳西峙懸素娥東眺
渤澥渺蓬哥北掖魁杓擘天梭一峯中踞蟠蒼鼉
薝蘿蔔藥鬱蕤菱薁蔓纍垂乳茄天花采采盈筐
相縷飜覷清涼化宇傳聖麼五髻翠綰三縷拕神
鐙荷
蘤蔓纍垂乳茄天花采采盈筐籮文殊道妙
相縷飜覷清涼化宇傳聖麼五髻翠綰三縷拕神鐙
薩薔薹纏木蛾鉢囊日菊雜叢莎金藁帀地鋪圓
翳輕藍挼杪欐七出葉有難石磴般跚檜楖矬菩
靈踪顯瑞彰搭婆列聖崇建開秘魔璇題丹篆贏
閃爍照幺爵金橋銀道燦琰狻猊趪猛騰駿贏
鐫隸蝌鑾輅況值策杖簉奎光宸翰留巖堝恩膏
疊沛流滂沱勤政覲吏旌羔紀行宮錫宴飫醹醝
朝儀容與腰青緺觀文閱武動曉珂多士濟濟紛
交劘蠲租渥澤逮被蓑豐多屢卜喧連枷康衢擊
壤叟皤幡皤轅僮嬉語聲嘓嘓昇平言戲陳飛堶歡
臚舞蹈紛傞傞人天普慶洽酥酡蕃釐禔福輳跌
踒聲教暨訖踰牂牁南交西昧東邸倭梯航納賮
包繒綱重譯萬里通囉囉囘鑾屬車載脂輞青旌
芝蓋翍毿鯊龍泉關指蹤雕窠滹沱南匯如熒菏
湍流活潑浴駕鴞春濤瀉嗳跳鱒鮀瞳曈旭日騰
金鑼京畿千里延清睋蹕旋禮藏契棱伽鳴盛揚
休集鑾坡槐廳日午蔭喬柯玉堂甎影鳴烏韡羣
叨聖化爭磨磋虞廷拜手賡帝歌案臺山詩
文富不勝收茲惟錄　臼試賦一首其記二首以

年花近眼久客夢還家映日孤鴻沒迎
風雙燕斜平生江海意早晚送浮槎□

天蓬山在縣治東十五里東寨村之東東山□帶接
脊蜿蜒一峯獨高上有八蜡廟人稱爲小東臺修舊志

南神塭在縣治南八里兩澗村之前小山圓突特起
上有漢文帝祠相傳文帝王代時遊獵至此廟後有
古松數株蟠屈如虬龍人稱爲小南臺修舊志

注魏書地形志有代王神祠卽此宋進士孫儼有
修祠記邑之南十里有山層巒聳峙喬松茂翳上
有古祠俗謂之南神塭蓋漢文帝祠也按
史傳帝高祖中子破陳豨軍定代地立帝爲代王
呂后臨朝諸呂專恣大臣平勃慮危劉氏以帝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乃迎以奉社稷帝謙遜退避恭
儉節用夙夜憂勤罔敢逸豫至於惜十家之產而
罷露臺悲緹縈以除肉刑勸農桑以捐田租憫老
幼而賜粟帛仁施德布雖充溢宇宙而其潛德發
耀蓋自代始邑代地民祀以祠宜矣然邑地石焦
瘠薄旱則易乾水則易毀災則遽饑惰則失業今
闔境之民家務和協人尙謙謹菑害不作豐稔屢
臻豈非帝之孝道儉德芳烈未泯事有不便輒以
利民猶常不忘於今耶不然何安康富壽之如此
也鄉人具祭祀患不能有報虔者於是復新廟宇
以祀之

紫羅山在縣治西南八里觀上村後村以明陽觀得
名金道士姬志

元所創也元遺山有碑記俗稱臺神嶼因上有駘臺神廟也駘讀如狐
俗以駘臺爲參神故晉地祀之然參神乃實沈
主大夏駘臺自是汾水之神左氏傳言之甚明巒頭

高聳、廟踞其側、望之如小城、蒼松翠柏、蔚然成蔭、爲近城遊眺最佳之地、人稱爲小西臺（修舊志）

**注**案是神祠近西村、歲時祀事、皆西村人主之、元遺山明陽觀記、古碑原文、椎搨間涉模糊、茲參舊志附錄、記曰、臺州西南八里、紫羅山之麓有保聚曰明陽臺、駔祠浮圖寺在其傍、舊有道院廢之久矣、欲修復之而未暇、全眞師姬志元、先住遼沁、亦嘗留寓於此、父老愛其道行清實、有尸而祝之之義、乃築環堵而居之、三四年徒從之者益多、思所復立壇宇、嚴規制設興遊居寢飯之所、斧斤斤埏埴、率其人目親之、前後十五年、爲殿者二、曰三清、曰通明、爲堂者四、曰三官、曰四聖、曰秘籙、曰靈官、門檻齋廚以次而其請於燕京長春宮得額曰明陽、此觀事之大凡也、臺州長茹君以贊其事、



翊而成之、甲辰春、史館從事李君昂適、攜姬之徒王志寬、過余讀書山、爲予言曰、子吾桑梓練師吾方外友也、明陽又吾杖履之所朝夕者也、姬知吾辱與子遊、欲得子之文以記其經度、子甯有意乎、予不敢辭、乃爲記之、顧盼檀施四方來集、土木成金碧之富、鐘鼓狀雲山之氣、蓋未丐以歲月記圭於黃老之教久徒知有之、求所以尊師重道、如供佛然者、則無有其人也、兵劫之後、此風故在、獨鍊師一出、州之人翕然歸之、雖稗子輩亦爲起信而起敬、古所謂存乎其人、乃今見之、夫物蔽於物曲屈則有不能通者、此二家之所以更爲盛衰耶、吾於此有感焉、三綱五常之在、猶衣食之不可一日廢、今十室之邑、豈無知人倫之數也者、至於挾兔園策援童子學者乃無一人焉、寒不必衣、飢不必食、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嗚乎、二家之盛衰又何足記耶、姬高平人、邱公嘗號爲崇道大師洞明子、

青山、在縣治西北十五里、一峯高插霄漢、北眺五臺、

參差雲表、南瞰滹沱、蜿蜒一帶、縣治附近之山、更無高於此者、山頂有青山聖母廟、松林茂密、蒼翠在眼、

人稱爲小北臺、修志舊

黃圍山、俗名圍嶼山、在縣治西南二十里、一峯聳峙、每雲冒其上、卽雨、最驗、舊志

玉皇嶼、在縣治北三里、上有玉皇廟、舊志

龍泉山、在縣治北五里、山下有泉、舊志

寶髻山、在縣治南十里、有香爐峯、眞潛洞、避雨巖出碧陽砂、老松一株、下有石棊盤、傳爲仙人對弈處、舊志



抓髻山、在縣治南十五里、兩峯如丫髻、舊志

鳳嶼山、在縣治南十五里、東西兩山相接、低昂起伏、如鳳鸞盤翥之形、舊志

莎泉山、在縣治東南十五里、有莎泉寺、舊志

閣嶺山、在縣治東北一十里、爲通京師大路、山凹建閣、下爲門、每雲起穿門而過、望之如湧絮、故舊志以閣道穿雲爲八景之一、改舊志

注舊志教諭王大輅有閣嶺詩、一閣嘗蒼峽、連峯鎖白雲、東南憑此寄、霜雪望彌殷、邑人張紳有閣道穿雲詩、翠巖倚碧落、高閣曉含雲、映日

龍鱗動、因風鳳翼分、奇峯疑楚岫、觸石亂湘裙、莫愁爲霖意、蒼生望已殷、

補玉帶山、在走馬嶺西、山腰色石橫亙如帶、採訪冊

東路諸山 先敘東北後敘東南

天和山、土人稱天貨山、因產石炭爲天生之寶貨也、在縣治東北四十里、茹村之東南、兩崖夾峙爲深溝、東曰東天和、西曰西天和、爲縣境東北產石炭之地、有炭窯數十處、凡縣城迤東迤北所用之石炭、皆取給於此、農民生計之所資也、山有龍洞出泉、又出磁甕磁盆磁碗及一切砂器、販行甚遠、改舊志以下東北



石盆山、與天和山相連、在東天和村之東、距縣治五十里、兩山夾峙、峭削如壁、中間成狹巷、闊不及二十步、東行里許、乃出口、從口外側轉西上、攀蘿躡石、約百餘步、有石盆洞、殿宇三楹、翠柏成陰、相傳文殊師利初來震旦居此洞中、後乃現化於五臺山之南臺、洞幽深秉炬入、行二里許、截然中斷、架二木以渡、至此風水聲甚急、人無敢渡者、出石盆口、北行則上峪、通京師之大路也、南行則下峪、新補

磨天砦、一名堯山砦、土名南堂砦、又名七角砦、在縣治東北九十

里、上峪清水河之東岸、上耿家莊之側、三面斗絕、高入雲表、頂有平土數百畝、可容馳射、有洞屋可棲止、後有鳥道一綫、盤折而上、二十餘里、乃至其頂、順治六年、爲土寇所據、宣府總兵李延壽築長圍攻之、數月不能下、頂舊有池、足供數千人之飲、至是水忽涸、賊窘甚、砦前面近臨清水河、賊以長繩縋袋裝麻絮蘸水、漉而飲之、延壽於上遊開渠引河而西、河不附砦、賊不得水、遂潰、延壽募死士夜攻之、賊悉墜崖死、

詔平毀其房屋、新補



三臺山、在上峪松巖口村後、與摩天砦隔清水河東西斜對、巍然高大、氣象端嚴、山前平土坦闊、水田縱橫不似迤南之局狹、新補

橫嶺、在上峪高洪口之北、距縣治百五里、上峪兩山夾爲一溝、南北通長百餘里、獨至此橫亙一嶺、如戶之閾、清水河流於嶺南溝中、嶺上下皆二里許、上有村、卽名橫嶺、新補

石觜山、在橫嶺東北、距縣治一百二十五里、山形如覆釜、頂有數松、山下有市井名石觜、爲

鑾輅西巡必由之路、新補
射虎川山、在石砦山北五里、峭壁嶄然、東西橫亙、康
熙二十二年、
聖祖西巡五臺、經此山下、忽有虎躍出蹕路旁、
聖祖親御繁弱、壹發殪之、臣民歡呼稱萬歲、撫臣穆
爾賽請錫山名、詔名曰射虎川、磨崖鐫三字於
石壁上、新補

注 舊志臺麓寺在東臺之東射虎川上有巡撫穆
爾賽射虎川碑記
月、西巡五臺、爲皇帝御極二十二載春二太皇太后



祈景福也、至德馨香、正符丕洽、畢事而旋、由菩薩
頂遵長城嶺西、千乘萬騎、雷輷雲奔、道旁林莽蓊
翳、有虎伏其閒、駭而躍、眾莫敢禦、
繁弱、壹發而殪之、於時巡撫山西臣穆爾賽等奏
曰、是虎也、爲居民行旅患久矣、幸遇
駕莅止、斃斯獸以安厥土、應錫嘉名、以垂永久、數
懇至再、詔從所請、名曰射虎川、臣穆爾賽等
敢拜手稽首而志之、日、猗與休哉、天道春生而秋
殺、君道德綏而刑威、敷惠固以澤羣生、除暴亦以
安良善、彼悖逆方命之徒、猶虎也、惟皇帝以
道德仁義爲弧、以師武臣力爲矢、十年之內、滇黔
隴蜀以迄閩粵海島、蛇豕鯨鯢、罔弗殄滅、用是八
荒晏如、萬國貢賮、黎首乂安、鳥獸咸若、夫鏟民虐
以惠保元元、湛恩汪濊、靡有涯際、豈直被茲一方
已乎、昔唐太宗巡幸武德、射斃猛虎、臣以爲美談
皇帝體天立極、揚大武而成至仁、駿烈豐功、
炳耀千古、又奚
唐太宗之足云 又有邑人閻襄碑記、臣聞聖存要
道、錫類斯宏

帝造熙風尊親爲大蓋王者覃化恃源以通而孝
子爲心無微不盡温清允慰猶祝高厚而祀山川
仁愛斯流實本至親以及民物恭惟
純於性聖縱諸天繼統守文更備開天之武生知
錫極猶勤學古之功承萬年有道之基創奕葉章
程於不朽剪累世難除之寇偕　祖宗智勇以
同昭指西蜀之戈山屠封豕揮東閩之劒海繫長
鯨弓矢微張欃槍北盡廟謀遙授萌蘖南消載瞻
帶礪之河山盡是清甯之天地於是賑荒發帑賜
酺蠲租四海云遙人無不徧三關伊近臣覩其詳
始年蠲租之半繼年蠲租之全沛春霖於寒谷時
爲　皇上之恩時爲　聖母之賜覆解澤於
荒郊讀漢帝賜賦之書歷今二千餘年汗青再美
邁姬祖行仁之政卜世八百餘載龜灼猶遙於是
膏浹九垓功垂八極聖不自有原嘉誨於慈幃業
述由來播徽稱於薄海凡六合昇平之慶皆一人
孝治之隆恭惟　太皇太后淑惠篤生芳媲姒
任之盛仁慈覃沛　勳齊堯舜之隆聚神聖於一家
式倫常於萬國惟　太皇太后鞠育之愛卽覆
載其奚殊惟　皇上孝養之誠雖舜文何多讓
豹之號日色朝開閃爍渡虺蛇之迹惟孝思之不
匱遂險隘之皆平爰致虔修爲敦誠告拂琉璃之
魈扶仰峭壁以千尋俯絕冥而萬丈煙封谷口半
出浮屠泉引林根斜通精舍鐘聲暮動噌吰亂虎
嶺白雲橫變陰晴於上下林開曲折華芝蠖列而
徘徊逕別低昂旗旐蜿蜒而升降荒蘿蚓結怪石
萬騎繫馬山前扈從千官環旌天際歷石磴渡松
溪入雲陂踰冰澗高巖朱羽動拂牛斗於東西半
寢門儀曲靡事弗周宸陛歡承祇懷罔極乃卜靈
山之祀用求嵩祝之徵親幸五臺時維二月羽林
蓮座祝箕翼於椒闈歷五頂以偕登覽千巖而畢
至龍章丹篆輝煌日月之文鳳字金書刻畫煙雲
之壁履清涼之石而望九州風醯物阜敷天共樂
清涼立錦繡之峯而瞻六合邇服遠柔輿甸錯成
錦繡凡彼白鳥青獅之迹皆來蒼螭玉驥之踪豈
意石橋流水之閒亦有星旆雲旌之燦深山常寂

寘何幸巖花野鳥齊歡遼谷久塵埋更見遠岫遙岑煥彩茲皆九重之大孝斯紫府覲日角之光非同八駿之遠遊使崑崙接雲車之駕祀事既畢天語言旋玉轡從容鸞鳳迴翔崖畔珠旗宛轉龍蛇上出松梢溪流警道以前驅岑巘鞠躬而下俯百靈獻瑞萬物觀光祥雪迎鞭温風出谷淩空碧嶂昭回紛鬱之雲蔓草青溪俯伏斑文之虎伊猛獸之率服聿至德之咸孚皇上於是弓挽烏號矢援肅愼一發而中兩洞其胷山中萬歲之聲雷轟崖裂馬上千軍之色汗浹魂驚軼才之獸已除又何有於猱狖巨虞之膽皆破豈復慮夫豺狼夜過新洲欲笑宋君之射醉歸芒碭還譏漢祖之鋒彼小勇之爲誇豈聖武之能測是惟我皇上格天純孝勇出於仁振古奇功威生於義是以孚誠攸屆天弧矢宿呈靈銘德惟遙后土山祇紀績臣身居僻地目覩光天堯舜以孝弟爲先乃親矚人間堯舜詩書載聖神之勇洵足馨萬古詩書關雲耄稚蒸民皆從補助而生懽覩誠求之父母海隅剛柔風土不遺覆幬之內同歸仁孝於庭闈南山齊日月之貞願聖壽與臺峯並永東嶺望汪洋如見祝皇圖偕海若俱長臣以臺人應紀聖德恭疏嶽蹟永勒名山

長城嶺五臺極東北境距縣治一百五十里跨山爲石垣關門在山坳從南面往迤邐而上者五里越關門而北即直隸阜平縣界盤折而下者十二里乃入山溝平地又行八里即直隸之龍泉關爲通京師大路

鑾輅西巡必取道於此關門雖歸直隸轄而實爲三晉全省東北要隘不止爲五臺鎖鑰也新補以上東北

注西巡盛典、嘉慶十六年、督臣温承惠於嶺上建
座落、有　御製策馬度長城嶺詩、侍郎英和趙秉
沖成書、左庶子黃鉞並和元韻、英和云、駕駟除蓐朝啓行、遙瞻疊嶂
雄巖疆、六飛親馭度峻坂、干霄雉堞開天閶、前驅
雁行出樹杪、後騎魚貫停石梁、千盤百轉陟磴道
俯瞰萬壑風煙蒼、山巔攝轡展宸眺、晨霞滉漾穿
林光、共命交響近初地、旃檀送馥來西方、晉民望
幸徯聖躅心殷瞻、就縈衷腸參墟初歷輿情愜、有
如葵藿傾朝陽、省方觀民典至鉅、童叟歡迓紛山
岡重以祈福禮名剎、浮屠聳峙標清涼、慈雲普蔭
大千界、蠲租減賦恩汪洋、橐筆叨陪侍從未、願賡
糾縵歌樂康、黃鉞云、春晴雁塞歸雁行、峻嶺縣
亙燕晉疆、螺旋綫路裊雲際、欲隨歸雁窺天閶長
城巖業界嶺表、跨空越險仙人梁、不知去地幾千
尺、但覺舉手摩青蒼、山祇清晨蹕蹻路、羲馭緩轡



暾朝光、溪桃村杏競迎輦、不用達路宣合方、天爲
一笑發天語、萬想不入詩人腸、青柯怯懦陋韓愈
卯峽局縮嗤王陽、森然五巒倏在眼、立馬萬仞凌
高岡、鶯花世界正三月、極樂國裏元清涼、微臣奉
勅爲寫照對山吮筆同望洋、猥蒙天題祇自愧、拙
哉技不如長康、原注時奉　勅畫長城春晴攬勝
卷子、蒙恩賜題、又湧泉在嶺西二里盧家莊之東、相
傳爲文殊盥掌之地、有湧泉寺、
補馬頭山在縣治東南六十里瑤芝村南頂有雲
氣旋繞不日而雨又呼爲雨靈山
補鐵勒山、在縣東北四十里、臺西南六十里、見通志、案通志又有黃
石山、石版山硃砂崖、皆不詳方向里數、

補寫字崖、在縣治東一百四十里、崖石如壁、上有生成墨迹多篆隸間有數字連接成語者、其散亂之字無小大隨舉片石皆是開之亦然

煖泉山、在縣治東南四十里、有煖泉水、福田寺、舊志以下東南

仙人山、在縣治東南五十里、石崖上有仙人坐迹、山腹有手迹、山下有足迹、皆西向、舊志

注寰宇記名仙人崖、原文云、石嵓上有人坐迹、山腹石上有手迹、山下石上有雙腳迹、皆西向立、



鐵拐山、在縣治東南五十里、削壁千仞、山半插二鐵拐、相傳爲仙人所遺、舊志

烏牛山、在縣治東南八十里、石厂峭削、洞有水泉、風景極清、舊志

紗帽山、在縣治南、山形如紗帽、舊志

蠍虎山、在縣治東南七十里、下峪孫家莊村後、形似蠍虎、舊志

白羊山、在縣治東南九十餘里、東峪村之東、丹嶂萬仞、自下望之、有白羊奔躍狀、山下出泉、爲東峪河發

往來要道與東北之長城嶺均爲臺境咽喉改舊志

南路諸山

柏嶺山在縣治南二十五里舊志

突兀山在縣治南四十里狀如筆頭上建老子祠舊志

黃石山在縣治南有瀑布水下數仞舊志

五洞山俗名窰頭在縣治南四十里山連岡阜周囘百餘里爲合縣產石炭最多之地村名有九炭窰百十餘處從縣城一帶往取道於塔子村等處從南路往取道於大樸村柳溝十八盤石窟等處炭分上下山上山山高路遠而炭肥下山窰在山腳路近而炭癈本地及崞縣之桐川各村所用皆上山炭下山之炭行於忻州定襄一帶所產之炭多於天和山數倍每一窰空竭則封閉其口隔數十年炭且復生農民畜驢者除耕穫一兩旬外終歲以馱炭爲業天哀山谷之窮民而寶藏興焉豈偶然哉又產石硫磺粗磁甕盎白磁盤砂鍋砂盆砂壺與天和山同改舊志

紅山在縣治西南二十餘里望景岡之右形如迴首之牛爲滹沱北岸諸村落脈之山新補

源之地、修舊志
魚洞山、在縣治東南七十里、山腳有石窟、泉出其中、
每歲清明前三日、窟中羣魚躍出、多時塡窟而出、有
擠破腸肚者、水爲不流、魚長不及尺、骨多肉少、食之
得不償勞、過此三日、則終年不見片鱗、舊志入景中
有石窟躍魚、洵奇迹也、土人以此卜歲之凶豐、魚多
則歉、魚少則豐、近年窟爲山水所淤、雖泉未絕、而無
復躍魚之奇矣、新補

注 舊志邑人張紳有石窟躍魚詩、凌空絕鳥迹、覆地例犧羹、不許鷹鸇渡、誰知鯨鯉來、沖風疑破壁、激水自生雷、碣石西千里、龍門尚暴鰓、



曹家砦、在下峪極西南、與定襄連界、距縣治七十餘
里、峋嶙拔起、四面石壁、上可容數千百人、僅通鳥道、
滹沱水繞其下、順治六年、爲土寇高山所據、總兵李
延壽以大兵攻之、山乃歸命、新補
黑山、在下峪極東南、黑山坪之東、距縣治九十里、與
直隸平山縣連界、西面山路紆盤、猶不甚峻、東面斗
甚盤折而下、行五里、乃入平地、路在崖邊、下臨絕澗、
險仄可畏、山頂有關、歸直隸平山縣轄、爲客商販布

鼓山、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濡沱北岸、槐陰村後、山頂石盤形如鼓、新補

段畝山、又名文山、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濡沱南岸、建安村之南、山極高大、迤東橫嶺側峯、毘連下峪諸山、產硯石、有青紫綠三色、紫者爲多、質粗而受墨、價廉而工省、凡附近各省市井蒙館所用之麤硯及大硯、皆此山之石也、改舊志

東潭山、在段畝山之北里許、平地突出小山、與段畝不連、山凹有村曰東建安、山下有潭、新補



西潭山、俗稱潭觜、在段畝山之北三里許、與東潭山東西斜對圓突如塚、逼入濡沱、土人稱爲辟水珠、無此山則濡沱直侵段畝、南岸無村落矣、山下出泉成潭、山坡有村曰潭上、有古剎曰臥佛寺、新補

簡子山、在段畝山之東數里、張家莊之東、山趾與段畝山相連、俗傳趙簡子嘗行獵於此、山不甚高、產拳柏、藥名見木草　饑歲、人採之、雜穅秕屑麪而食、改舊志

峽山、在段畝山之東二十里、神嶼峽子灣兩村之東、距縣治五十里、南北山勢合沓、中開一罅、峭壁如削、

高插天半、滹沱河流出其間、水漲時山根無路、人畜不能行、於北岸山腳鑿石窟以通之、石窟凡兩段、一長十餘步、一長三四十步、爲南路赴平山販布必由之路、由此而東則入下峪、過黑山關、即平山界矣、新補

筆架山、在段畝山西里許、與段畝相連、三峯凸出形如筆架、皆不甚高蓋段畝之麓也、改舊志

腰成山、在筆架山之西、山趾相連偏西山凹有土城形如腰子、蓋昔人避寇之地不知何代所築、新補

## 西路諸山



月挂山、在縣治西、山上一孔玲瓏如月、舊志

西峩嶺、在縣治西六十里、白崖村之北、與東峩嶺共一山脊、盤折而上、高五里、山半有泉、僅供行人掬飲

逾嶺即宗海溝、爲通代州之路、舊志

黃金山、在縣西五十里、上下金山村之南、小山巋然特起、砂石中有金星、改舊志

小嶺、在縣治西六十里、上金山村之西、桑家掌之西北、俗名金山莊子上　山形如馬鞍、嶺道直上、望之如帶、逾嶺即崞縣界、新補

小石門、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北大溪村對過、兩石崖壁立如門、內皆耕種之坡地、新補

磨子山、在小石門之南二里許、北大溪村對過小山圓突、下有泉、新補

**補** 堯元山、在泉巖村西、奇峯層出、上有龍王廟、係附近諸村、及嶧邑桐川禱雨之處、採訪冊

北路諸山

慕姑嶺、在縣治東北二十二里、蘇子坡村北、土山凹也、有路通五臺山、新補



**注** 山西通志蘇子坡有宋蘇文忠公祠、

虎陽嶺、在慕姑嶺之東、距縣治三十五里、石磴盤折、高三里許、山凹有大剎殿閣宏麗、嶺東迤邐而下、高五里、改舊志

二仙山、在縣治東北四十里、虎陽嶺之稍北、巖閒二石、遠望如人、一坐一立、山左半里、一石笏如舄、直立石色蒼紫、爲紅崖、迤東爲太師嶼、據一統志改舊志

獨龍山、一名太師嶼、在縣治東北四十里、虎陽嶺之東北、山下出泉甚多、即虎陽河之源也、據一統志改舊志

注獨龍山、下爲龍池莊、見通志太師塭、舊有太師廟、今圮即其地建塔焉、下爲龍灣、非一山也、

東明山、在縣治東北五十餘里、虎陽嶺東南東峽村之南、山腰一孔圓如月、與縣治西月挂山相望、山下即峽口、改舊志

漢嶺俗名竇村嶺、在虎陽嶺西北三十五里、龍王堂村之北、南面迤邐而上、不覺其高、北面盤折而下、高五里、至趾即大小竇村、通五臺山之大路也新補

注案三十五里當作六里、



錦屏山、在縣治北二十五里、石壁層巒、巖花嶺樹色若錦屏、舊志

黛石嶺、在縣治北三十餘里東雷村之北、山凹有大廟極閎整、青松蔚然過嶺即黛石村、入竇村川、新補

九女山、在縣治北四十里、有九仙巖、碧霞元君祠、舊志

象山、在縣北五十里、青松數百下有梵刹、名蘭若舊志

東峩嶺、在縣治北九十里竇村川大小柏鋪北、過嶺即繁峙界、爲通代州之路、與西峩嶺一山相連改舊志

皮箱崖、在縣治北百餘里、崖上硃書十六字、天然生

者、卽其方向里數、亦多舛誤、而忽東忽西忽南忽北、隨意顚倒、絕無次序、且其所載、不過風景奇蹟、亦甚草草、至若長城嶺黑山爲南北兩門戶、天和五洞產石炭、爲合縣生計之所資、摩天曹家兩砦、天生奇險、曾爲土寇所據、皆縣境有關係之山、而舊志率畧不詳、又篤近遺遠、於近城諸山、雖小必載、稍遠則概從缺畧、蓋初修志時、沿襲前明舊志、而未加釐訂也、今遵一統志之例、敘五臺山於前、以附近縣治數里至十數里諸山爲中、以上下峪爲東路、縣治以南抵滹沱河兩岸爲南路、縣治以西至野馬溝一帶爲西路、（土人稱爲北溝）縣治以北抵金閣嶺爲北路、且於每一山下、敘明在某山某嶺某村之前後左右、其未詳者缺之、舊志所遺漏者悉爲補之、庶眉目分曉、覽者不至攢眉拋卷耳、



## 志水

清水河、源出縣治東北一百六十里、五臺山東臺毘連之華嚴嶺東、南行繞長城嶺背後、轉而西至石觜對過之南屏村、轉而南行上峪山溝中、至河口村慮

成、人莫能識、崖腹懸一皮箱、躋攀無路、不能取也、舊志

審戶崖、在縣治北百餘里、崖半石徑一綫、裁可容足、

行者捫崖魚貫狀若審度門戶然、舊志

金閣嶺、在縣治北九十里、爲入五臺山門戶、嶺有大

刹曰金閣寺、松柏成林、新補

蓮花山、在縣治北一百餘里、五臺山中臺之南、古竹

林寺之後山也、層巒靄翠、一帶蒼松、樓閣隱現於其

閒、風景最勝、改舊志

補石槽山、在縣治東北三十五里、小賢毛家村後、

洞壑幽深、南北兩山、一青一赤、蜿蜒而來、至是交

會、其中突起一峯、圓如寶珠、土人於其上建龍祠、

採訪冊

補峩盂山、在縣治北四十五里、裴家岡後、山形左

右環列如扉、迤東尤奧曲、入峽里許、巖際有飛泉

泠泠、作琴筑響、名小峩盂泉、採訪冊

五臺以山爲境、志山要矣、舊志山川一門、最爲雜

亂無章、輕重失敘、除五臺山外、其敘次各山、有載

方向者、有不載方向者、有詳里數者、有不詳里數

虎河合虎陽河北來會之、又南行至石盆口、入下峪
山溝、至河門村、東峪河會之、入於滹沱、自北而南、行
二百數十里、爲合縣東境諸水之綱領、土人稱爲峪
河、（改舊志）
注案清水河、至河口村、止虎陽河自北來會、合流
而南、入下峪山溝、至環椿坪、始與慮虎水會、原志
未核、
慮虎河、發源縣治西北十里許盧虎山麓、（俗稱蘆虎山）小
王村之側、至城北轉而東南、會虎陽河出上峪之河
口、入清水河、土人稱爲縣河、（改舊志）
注案慮虎河獨入清水河、與虎陽河中隔大嶺、不
相會、辨詳上、
虎陽河、發源縣治東北四十餘里、小竇村之南、虎陽
嶺之北、獨龍山下、（又名太師峪）山腰有大泉二、附近平地、
湧出小泉近百、匯而成河、地名龍灣、頗有風景、舊志
八景所謂龍灣煙雨者也、源高流急、土人修爲水磨、
南行過西峽東峽兩村入峽口、盧虎河自西北來會、
入清水河、（改舊志）

注案虎陽水、發源小竇村之東南平地、不出獨龍山、（山有龍池洑而不流）南流數里、與龍灣水會、水出太師嶺、在獨龍山東、岡阜各別、導源互異、自下合流入清水河、後與慮虎水會、原志未核、

東峪河、發源縣治東南七十餘里之白羊山下、經東峪村、至陡寺、與黑龍池合、至河門村、與清水河同入滹沱、（改舊志）

泉巖河、又名小營河、發源縣治西南四十五里泉巖村之西、小泉數百出崖根山麓匯而成河、南行經泉巖村、郭家寨、南北大溪村、東冶鎮、槐陰村、南入滹沱、



入滹沱之處、與南岸潭觜山斜對、無潭觜則南岸各村、將爲滹沱所侵占、無此河頂衝、則北岸諸村、亦將湮爲澤國、不特資灌溉之利、抑且收保障之功、此河之關係於西南兩路者、非淺鮮矣、土人稱爲後河、（改舊志）

滹沱河、發源繁峙之泰戲山、西行北樓口水會之、又西五臺山黑龍池水、太華池水、出峩口會之、（詳山志）又西南入代州界、代州境內諸水會之、又西南入崞縣

界、嶧縣境內諸水會之、又東南入忻州定襄界、轉而北行、至五臺之河邊村入五臺界、至腰城山、見上志山轉而東行、嶧縣桐河西來會之、又東流於段畝山之北、見上志山泉巖河自北來會、又東過簡子山、見上志山又東入峽山口、見上志山行下峪山溝中、至河門村清水河挾慮虒虒陽諸水、自北來會東峪河亦會焉、又東歷盂縣界入直隸界、自天津之西沽入海、計行五臺境內者、約八九十里、改舊志

案五臺境內、成河道者實止此六水、而五水皆入於滹沱、滹沱并州巨川、晉國名水、而在五臺境內則非原非委、特中閒之一曲耳、其水自西而東、一帶橫截、爲衆水之歸墟焉、舊志於水道一門、尤爲雜亂牽强、兩山之閒皆石溝、大雨則山水盈溝、雨止則無涓滴、皆謂之水可乎、甚至以定襄之聖阜水闌入五臺、尤爲疎舛、今重加釐正、擇其有水者志之、其涓涓細流、不能數里、或山凹一勺、僅供抔飲、舊志所載本不全、亦不足重加搜採、中臺之太華池、東臺之明月池、北臺之黑龍池、已見五臺山、

不復重贅、

神武泉、在縣治東北一百三十里之射虎川、康熙二十二年、聖祖巡幸五臺、親御雕弧、殪猛虎於此、錫山名爲射虎川、撫臣穆爾賽、將磨崖鐫字於石壁、山下剪除荒穢、忽有清泉湧出林莽中、甘冽澄泓、經冬不涸、因名其泉曰神武泉、改舊志

注舊志藝文、有穆爾賽神武泉碑記、康熙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翳中、駭而躍、皇帝親挽繁弱、壹發殪之、蓋此虎爲患茲山久矣、皇帝西巡清涼山、爲居民行旅、聞而懽忭、咸謂宜錫也、事畢、太皇太后祈景福由菩薩頂遵長城嶺而旋、有虎伏叢薄蓊



鬱中、駭而躍、皇帝親挽繁弱、壹發殪之、蓋此虎爲患茲山久矣、皇帝西巡清涼山、爲居民行旅、聞而懽忭、咸謂宜錫也、事畢、太皇太后祈景福由菩薩頂遵長城嶺而旋、有虎伏叢薄蓊翳、忽有清泉湧出林莽、甘冽澄泓、經冬不涸、因名曰神武泉、皇澤、巡撫山西副都御史臣穆爾賽等以民情奏請、皇帝道德仁義、光被四表、凡嘉名、永誌陳乞至再、詔乃許之、方將修除荒蕪、忽有清泉湧出林莽、甘冽澄泓、經冬不竭、猗與休哉、臣爾賽等拜手稽首曰、臣聞天之化育萬物也、煦之以春日、凜之以秋霜、聖人之治天下也、興之以禮樂、懲之以刑罰、故天以至神之化運於上、使庶類不測其端、聖人以至詳之法曉於下、使羣情知有所避、彼貪墨橫暴之徒、猶虎也、聞之能無滋懼乎、所舉動皆以惠保元元、皇帝爲念、用是宇內乂安、人心吏治莫不鼓舞變易、棄其舊而開其新、唐虞夏商之盛、且復見於今日、故靈源紀異昭湛恩汪濊於靡涯、豈神爵醴泉所可同而語耶、因書射虎川於石謹志之、

沙沛泉、在縣治南門外、一泓清澈、水極甘冽、舊志

九女泉、在縣治西北二里峯山下、山上有黑風洞、出泉、其水稍温、流不遠、卽入慮虎河、舊志
龍泉、在縣治北五里龍掌峪之南、舊志
龍洞泉、出縣治東北四十里之天和山、水帶礬性、流石上染成黃色、出石盆口入清水河、改舊志
魚洞泉、在縣治東南七十里魚洞山腑、所謂石窟躍魚者也、水入滹沱、己詳山下改舊志
黑龍池、又名油盆池、與北臺之黑龍池同名在縣治東南九十里、黑山下油盆寺之側、深不可測、龍常見形、禱雨輒應、其水與東峪河合、改舊志



孤峪溝泉、在縣治西南十五里、黃土坡下、地沮洳小泉、會爲細流、過通濟橋、入孤峪溝、溝長五里、鑿山開道、係通縣治大路、澗深五六丈、闊僅數武、泉流其中、遇窪則聚爲池、夏秋有雨、流出溝南、無雨則流不出溝、迤南之望景岡茶房兩村地處高阜、掘井無泉、皆走數里、取汲於此、家各有窖、用以儲水、冬則伐冰藏之、無此泉、則兩村無居民矣、改舊志
東潭、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段畝山之北、東建安村

之前、有潭甚大（見上志山詳下水利）

西潭、在東潭西北三里許、潭背山之下、潭土村之前、

有潭不及東潭之大、（見上志山詳下水利）

馬跑泉、在縣治西北六十里、探頭村外、（舊志）

濟難泉、在縣治西數十里、避事嶺上、不涸不流、（舊志）

磨山泉、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南大溪村對過磨子

山下、（見上志山詳下水利）

北嶽池、在縣治北九十里、竇村川樓背頭之北、北嶽

廟側石崖內、有天生石盤大小十八盤、盤皆有水、冬



夏不涸、亦不流出、（改舊志）

茹湖、在閣嶺北嶸子內、茹村之西北、甄家莊之北、嶸

內平土一片、四圍皆山、水無出路、遇夏秋雨多、則聚

於此成小湖、地沮洳生蘆葦、旅雁往來、多翔集其濱、

頗似南方水鄉風景、舊志八景所謂茹湖落雁者也、

近年湖漸淤平、大半犁爲田矣、（改舊志）

注　舊志邑人張紳有茹湖落雁詩、（蘆荻花如雪、波光澹不流、似書成錦字、列陣下汀洲、關塞千峯雨衡陽萬里愁、茹湖霜尚薄、疑是洞庭秋、）

補　龍灣泉、出太師嶺下、其源渟泓演迤、大小以百

數、而白沙泉尤甘冽、

鸞輅西巡臺山恆遠汲備用、南流出峽、入於虎陽河、邑人張燻往復龍灣二首云、不到龍灣裏而今已數年、青山倚巃嵸、碧水自潺湲、野樹眞常地閒鷗別有天、獨憐賈道士、高臥洞中元策蹇尋舊路、迤邐過前岡、山靄柴扉合、宵情野水長、孤燈懸夕照、疎磬破林荒、嘉爾桃源客、踉蹌謝世忙、張紳龍灣煙雨云、仙閣迷丹若、龍宮晝冥濛、深蒲鳴墅鶴、翠浪落松風、綠逕苔莎潤、青畦秫稻葦、依稀雲樹裏、幾杵暮鐘通、

禱雨多應、山西通志

補龍池、在獨龍山下、距石一丈有石罅、清泉出焉、

補黑蓮池、在田家岡北里許、周數武、深不測、中有



游魚、多則歲豐、禱雨亦驗、南流三里入泉巖河、以下並採訪册

補水連洞泉、在縣治東八十里、山半有上下二洞、泉清冽異常、飲之可滌疫、洞外翠柏成陰、盛夏忘暑、

補白雲洞泉、在縣治東南一百三十里胡峪溝、洞當巖腹、清池一泓、不涸不溢、

補東峩湖、在東峩嶺下三十里閻家寨、流洑不常、

補西峩湖、在西峩嶺下三十里陽白村、泉脈潛伏、

時或湧溢、引以溉田、可八九頃、

補橋梁、有風水橋、在西關外、知縣王秉韜重修有自記、見舊志　廣善橋、在溝南村、知縣王秉韜創建、通濟橋、在縣南孤嶼溝知縣李承祖創建、縣人田龍爲之記云、縣南有地名孤嶼溝、距縣十五里、其各府州縣往來賓旅、暨本縣士民商賈、莫不率由斯路、是喫緊咽喉、最要關津也、無如山勢嵯峩、水機澎湃、履其地者、率皆以跋涉爲苦、舊架木以濟、第顚險不甯、且木易朽蠹、豈不拔之基哉、關中念公李父母來莅茲邑、目擊此險、即勃然注念、爰督義民劉道捐俸市材、筮日鳩工、從上徹下、約三丈餘專用石條以甃之、橫順布之以石、左右衛之以欄、不兩月而厥工告成遠邇騰歡、猗與休哉、此正所謂一勞永逸、萬世利濟之澤耶、昔人曰、觀河洛而思禹功、余亦曰、過此橋者、當亦思李公之功、謹勒石以識不朽、善



濟橋、在縣北淤泥溝、知縣王秉韜重修、白梁橋、在滹沱河上、縣人徐鴻鳴每歲冬駕木爲之、鳩鳴歿後、橋漸廢、西巡橋、在臺山塔院寺前、舊名巡檢司橋、康熙二十二年更今名、

# 土田 新纂

五臺境內皆山、土僅十之二三、平土尤少、城南小南路小西路之間、有平土一區、東西南北皆不過十里、中間仍夾有岡阜、閣子嶺之北有平土一區、東西十五里、南北不足十里、寶村嶺下有平土一區、名寶村川、東西十餘里、南北不足十里、大南路在滹沱河兩岸、平土狹長如帶、東西不足十里、南北廣者二三里、狹者不及一里、南岸建安河邊等村、間有平土、亦皆褊狹、此外則岡阜紆蟠、田高下如階級、近山則皆梯田矣、上下峪石多土少、民沿河砌石爲池、候山水漲發、濁水入池、墨草根而淤、積數歲淤至五六寸、即可耕種、淤至尺餘、即成良田、故上下峪產粟最多、豐年溢濟鄰境、然隔一二十年、遇大水漲發、土皆衝刷淨盡、止餘粼粼白石、則砌石再淤、積數年十數年而後有田、其艱難亦已甚矣、土性疏薄、惟大南路厚而堅、其色或黃或白、間有赤埴黑墳、樹藝惟大南路之東西兩潭、大西路之泉巖村、小東路之龍灣、大北路之虎陽河源、可以種稻、苦於無多、此外則皆種雜糧、南

路地煖、宜高粱宜麥、宜穋宜黍、宜豆、宜蕎麥北至縣
城左近、高粱已少、迤北絕無高粱黍穋之外、多玉茭
大豆番薯、俗名回回山藥、再北近五臺山、則以玉茭油麥爲
主、南路種麥甚少、北路較多、然不解種㲪麥、惟種春
麥而已、雜植則小南路之下峪、有核桃榛子花椒桃
杏柿、大南路之東半、多棗林、大西路之田家岡善文
金山一帶、多植梨果、其地與崞縣之桐川隔一山梁、
故亦解種樹也、

補田賦、民田爲多、民田之外有屯田、爲太原振武
衞歸併於縣者、其賦多米豆、有更名田、爲前明
藩府莊田散佃於民者、其賦皆租課、民田賦分四
等、曰水地、畝徵糧八升二合七抄五勺、日平地、畝徵糧一斗二升、日坡地、畝徵糧四升二合、日沙地、畝徵糧一升、大率田多坡沙、上地不過
十之一、賦皆改折、本色不及二十之一、今綜其畝
數、民田凡二千九百三十頃二十四畝有奇、徵本
色米三百九十七石四斗一升二合四勺、折色銀
一萬二百六十八兩四錢四分四毫、每糧一石折銀八錢七分
一釐七毫、地畝九釐銀每畝徵銀四釐一毫、共
銀六百二十九兩九錢九分七釐、又驛站銀每糧

一石徵銀七分九釐有奇、並在內、外有豐贍庫夏秋稅銀一錢三分八釐四毫、加增絲絹銀五兩八錢四分、並前明舊制、裁減所餘者、攤入地畝徵收、屯田凡三百三十頃九十四畝一分七釐、太原右衛坐落本縣坡地三百九頃九十一、畝一分七釐、振武衛歸併本縣下地二十一頃三畝、徵本色豆三百二十六石五斗六升二合八勺、太原衛二百五十六石九斗九合八勺、振武衛六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折色銀二百二十兩三錢三分六釐四毫、太原右衛坐落本縣坡地三百九頃九十一、畝一分七釐、振武衛歸併本縣下地二十一頃三畝、徵折色銀三百六兩二錢四分七釐三毫、內房課斗、行布課銀六兩二分、合計見額共田三千五百七十三頃六十畝四釐有奇、振武衛屯田舊在外、今合計、共糧七百八十二石五斗二升三合三勺有奇、內米一百八十九石七斗二合六勺有奇、黑豆二百七石七斗九合七勺有奇、每豆一石五斗、改徵粟米一石、共改徵米一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三合一勺有奇、豆二百五十六石九斗九合八勺有奇、又額外未入地丁收入兵馬册起科米二十七斗九升四合七勺有奇、以上正徵改徵共米三百五十五石九斗七升五勺、豆三百二十六石六斗五升一勺、振武衛屯豆在內、共銀一萬七百九十五兩二分四釐有奇、更名屯人徭銀一十三兩三錢、舊在內今別詳下、視乾隆舊額稍不及、賦役全書、乾隆三十六年、實在民屯各地三千五百一十七頃二十六畝三分八釐、共徵本色糧六百五十九石八斗五升七合三勺、折色銀一萬九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八釐、

續於乾隆五十二年至嘉慶六年、共豁免水衝沙壓民屯地二十五頃二畝四分三釐、除糧五石五斗九升三合三勺有奇、除銀一百三十一兩九錢五分六釐六毫、而贏於順治原額者、實倍過之、賦役全書順治十四年、蠲免有主荒地一千一百一十頃八畝二分六釐九毫、折色銀三千二百四十七兩一錢五分四釐、共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二錢六分、又更名屯人一百四丁、舊編徭銀十三兩三錢、並於二釐六毫、共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二錢六分、又名田一百四十七頃八十五畝五分、徵租課銀一百五十六兩四錢七分七釐、以上共收民屯更名各地一千七百四十四頃七畝八分四釐、共徵本色糧二百八十三石三斗八升八合三勺、共徵折色銀二千八百六兩四錢有奇、其雍正中併收二衛屯田不在數內、

寄糧民田一頃四十六畝八分八釐、徵折色銀七兩二錢七分六釐、屯田一百五十三頃九十一畝八分有奇、徵本色糧四十六石四升三合一勺、折色銀二千六百九兩八錢八分八釐、又收繁峙改歸共開墾清出民田一千四百四十頃八十四畝二釐九毫、續於順治十四年起至乾隆三十七年、合九勺、折色銀七千七百七十七兩一錢五分四釐、六釐、豁糧五千九百五石四斗七升五勺外、實存原額民屯更名成熟地一千五百七頃五十六畝、三分六釐、徵本色糧三百二十九石一斗九升七合三勺有奇、除銀一百三十一兩九錢五分六釐六毫、而贏於順治原額者、實倍過之、賦役全書順治十四年、蠲免有主荒地一千一百一十頃八畝二分

五斗九升三合三勺有奇、除銀一百三十一兩九錢五分六釐六毫、而贏於順治原沙壓民屯地二十五頃二畝四分三釐、除糧五石

二分七釐、徵本色糧二百三十七石三斗四升五合二勺、折色銀三十二兩七錢五分九釐三毫、更正數內、

色銀二千八百六兩四錢有奇、其雍正中併收二衛屯田不在數內、

## 正賦之外、額徵均徭銀一千七百三十八兩五錢

## 六分八釐五毫、攤歸地畝、

乾隆三十一年、編審實行差人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丁、中中至下下凡五則、應徵均徭並買辦本色顏料加增銀一千六百七十七兩五錢、太原衛人八十丁、中下至下下四則、應徵均徭銀十九兩二錢七分二釐七毫、除豁銀十一兩一錢一分右衛歸併前衛人一百三十丁、中下至下下四則、應徵均徭銀四十九兩九錢六分六釐五毫、振武衛人一百三十丁、中下至下下四則、應徵均徭銀四十九兩九錢六分六釐五毫、振武

乾隆二十三年全數歸入地畝、自三十七年後、並編審停止、

正徵之外、有土鹽稅銀二百三十八兩六錢九分五釐、操賞酒課銀十二兩、匠價銀九兩七錢七分七釐、並於嘉慶十二年攤入地畝徵收、其雜稅有正額、有盈餘、計銀九百八十八兩四錢五分五釐、房田稅契銀十三兩八錢八分四釐、盈餘銀九十九兩一錢三分六釐、商稅銀二十二兩五錢六分九釐、盈餘銀三百七兩二錢八分六釐、畜稅銀二兩七釐、盈餘銀一百九兩一錢七分三釐、牙稅銀四兩四錢、當稅銀四百三十兩、雜稅項內商稅銀與地畝所徵鹽稅酒課匠價歸額外解部款、

凡地丁正賦起運戶部銀七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五分一釐、額外雜款銀九百二十八兩六錢六釐、存留本省額餉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二錢七分四釐、本色米豆如數、本縣俸工雜支銀一千二百三十二兩二錢四分八釐、內裁定銀四百一兩五錢八分一釐、榆次太谷二縣撥補本縣不敷徭銀八百三十兩六錢六分六釐、

其前代田賦戶口之可稽者、元時、田二千四十八頃五十四畝二分、夏秋稅糧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石二斗六升九合二勺、主戶一千八百七十二、口十二萬七百有五、客戶四百九十一口八千六

水利 新纂

臺境田在岡阜、水利絕少、河之大者爲滹沱、而地高河下、有衝刷之害、無灌溉之益、其引水成渠、可以溉田者惟東路之上下峪、及西南路之小營河金知州李華、嘗勸民引水灌溉、並刻石以杜訟端、明知縣李承祖復均平小營河分水日期、命名日豐樂渠、兩公之惠愛臺民、可謂至矣、今分著之、

清水河、詳山水上 行上峪中、開渠灌田者五村、曰松巖口、日上耿家庄、日河西、日河北、日高洪口、松巖口、地闊



而腴、甲乎諸村、下游會慮虎陽兩河之水流入下峪、開渠灌田者四村、曰孤獨店、日下耿家、莊日教場村、日羅家莊、

東峪河、詳山水上 經下峪之移城村孫家莊百蘭里三村、引水灌田、

注 案上下峪中、河水環流、各村賴利但地借淤積予奪之權司自波臣成毀無常難爲定例原文所紀、灌溉村數、本諸舊志與今形勢、殊未盡合、好事者不得借爲口實、

百一十七、明洪武中田二千五十五頃六十六畝
二分、萬歷九年均丈定爲五等地色、（分上等上次中等中次下）等、
爲額二千六百一十七頃二十四畝六分二釐、
夏秋稅糧共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四石二斗八升
八合三勺、條鞭徵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九兩五
錢九分九釐有奇（絲絹等銀約五十餘兩）、戶洪武中一千八
百九十二、（軍七百七十二戶、民一千七十二戶、儒五戶、僧七戶、道一戶、匠二十四戶、樂十戶、）口一萬四千八百三十、（男子九千七百七十五婦女五千五十五、）
並見舊志、

泉巖河卽小營河、詳志水上五臺水利之最大者、引渠灌田、不知起於何代、大約千百餘年矣、明萬歷間、爲上游豪右所占、鑿沙灘爲水田、數日頻灌、而下游輸上則之賦者、曾不得沾涓滴、鄉民徐光宇等、訴於本道分數稍定、既而復爲豪民所侵占、渭南李承祖、來令五臺、乃親行履勘、量地之多寡、分水之日期、郭家寨地三頃、水一日、大溪村地八頃、水二日半、槐陰村地十七頃、水三日半、東冶以東、各村地三十二頃、水六日、計地六十頃、十三日而一周、名其渠曰豐樂渠、邑



人推官智幾先撰均平水道記勒石、由是爭端止息、入國朝尙沿此舊規、而稍有變動、郭家寨仍一日、大溪村分爲南北、北大溪村二日半、南大溪村一日、南大溪舊名小營屯、槐陰二日半、東冶五級村合五日、永安村永新村新村石村前後堡共一日、計十三日而一周、築壩之後、各村按日分水、限以時刻、涓滴皆入民田、絕無滲漏、田最多而腴者爲東冶五級村、然西畔在上游得水易、可種蔬菜瓜壺、每畝價值七八十千、東畔在下游得水難、僅可種五穀及蘿蔔、每畝價僅四

五十千、大渠之南、南北畛之外、舊尙有東西畛若干頃、近數十年來爲滹沱衝齧、坍塌已盡、坍入河灘者、近年人頗種稻、然水大漲則盡沒於河、五級村東南舊皆旱田、近年居人取土築牆築墼、高岸成窪、可以灌溉、故濱河之水田、已付波臣、而近村之旱田、又成腴壤、滄桑數十年而一變、勢固然哉、

注 縣册槐陰村水地、向有接壤之南大溪小營屯地畝應分水、原碑未及分敘、崇禎年及　國朝乾嘉之時、各村迭以分水日期時刻、互爭上控、嘉慶二十年經太原守葉公奉委審結斷令南大溪與小營屯、仍照舊章使水一晝夜、南大溪午正自上游接水澆灌、至次日黎明、小營屯接水澆灌、至午正、退歸槐陰村、接灌二日半、合之共三日半、至今遵行、各村輪灌、仍十三日而一周、原志未核、（南大溪與小營屯、並非一村、其牴牾實由修志時客居於外、無鄉人爲之採訪、僅憑記憶、或據傳聞、雖不足爲著書病、而水利所在、動致訟爭、一語小疏、釁端即啓、爰檢舊案詳注之、庶挾私者不得操爲左券焉）

附錄智幾先均平水道碑記、五臺晉僻邑也、滹沱爲帶、環繞西南、奔湧浩瀚、地高而水下、殊無補於灌溉、北有泉巖河、細流不及沱十分之一、由郭家寨大興、沛流於槐陰東冶等村、洋洋浩浩、頗大

便利、迺據上流鑿沙灘爲水地、數日頻灌而膺朝廷重稅者、坐視乾燥閒有一溉、則其借姻親也、不則攜雞酒而啗亡命雄豪也、河邊民徐光宇、泣訴本道、分數稍定、楚人杜議日期而里中豪橫益肆、邑侯李公自陝右來守是邑、胷中涇渭分明、有澄清廬虎之志、量地之多寡、分水之日期、自上而下、澄之多男兒、臺人亦永有榮施、

福壽多男兒、臺人亦永有榮施、

河洛思鄴守西門馬史紀祝公

思量地多寡分水期、汪洋千頃誰及幾禹甸南山

入李公心與脾、去涇涉渭守臺邑沛乎德澤淵然

峯秀而巍黃河之水清而奇、天以河山之秀氣流

利、固貽萬世之澤者也、於是敬爲之銘曰、華嶽之

焉、豈特分水一事哉、予以爲分水一事、非一時之

貸之所、編保甲而申盜賊之禁、公皆行之而無難

屯而復邦啄島、重根本、則修學校而設禹門雲路

嚴保甲、則繕城郭而建演武敵樓、葺社倉以預賑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乎、若夫善催征而鞭笞不

用、審均徭而頌聲交作、招流亡而集澤飛鴻撫邦

爲一橋、父老不肯曰、賢君之法式不可改也、豹借

民之力興民之利、民且永世不諼矧公行所無事、

思我當其苦勞費時、沮者非一、不禁不撓渠竟就

厥後漢長史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近、欲合二橋

水六日、一分派而三都稱便矣、偉哉偉哉、昔西門

豹治鄴十二渠、邑人苦役、豹日百歲後父老子孫

□、郭家寨地三頃、水一日、大興地八頃、水二日半、

槐陰地十七頃、水三日半、東冶等村地三十二頃、

周而復始、仍遣牌以巡守、防河上之元喧、刻印以

封隄、禁晨昏之盜決彈壓豪橫之心、杜元喧後來之

磨山渠、見上山水　止灌槐陰及東冶以東各村之田、築壩

在泉巖河大壩之南、槐陰在河西岸、循山根引渠甚

便、東冶以東各村在河東岸、每歲截河築壩、頗費人

工、近來東岸之渠漸廢、惟槐陰尚用此水、

泉巖、小營河發源之地、崖根山麓、大小泉以數百計、而未能匯合成渠、居人就地作畦、種稻甚茂、爲數不及建安東西兩潭之半、迤南至郭家寨、乃會而成河、分日灌田矣、

東西兩潭、在滹沱河南岸、（已詳上山水）東潭大、西潭較小、潭內出鯽魚、味甚鮮、長不過五六寸、亦有鰍鱓、蝦則細碎不可食、民人種稻之外、兼植藕、秧綠藻紅、頗似南方風景、舊日滹沱南岸、西起潭上、東至張家莊、彌望青葱、皆稻田也、乾隆五十二年、滹沱漲發、衝入南岸、稻田悉被沙壓、糧雖報豁、土已不毛、數不及從前之十之二三、沙灘有植柳者、亦不甚茂、



龍灣泉（詳上山水）即虎陽河之源、種稻米極佳、然田不足頃、其水南流成河、醬房東峽西峽三村、可以溉田、然三村在山坡、田亦多在高阜、僅附近河邊之田、可以灌溉耳、

注　龍灣泉、非虎陽河源、詳見山水、

舊志亦有水利一門、誤以泉巖河爲慮虎河、以明知縣李承祖爲李華、不知李華乃金知州、非明知

縣也、

注案李華、金史有傳、非知州辦詳名宦、

生計 新纂

晉俗以商賈爲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於耕也、太原汾州所稱饒沃之數犬縣、及關北之忻州、皆服賈於京畿、三江兩湖、嶺表、東西北三口、致富在數千里、或萬餘里外、不資地力、五臺幅員至六七百里、可耕之土不過十之二三、而服賈皆在本土、無出外者、資本既微、獲利無幾、合邑之所稱素封、在省南不過中戶、亦止寥寥數家、此外皆資田土無田者履險登山、石鏬有片土刨掘下種、冀收升斗、上下或至二三十里、農工稍暇、皆以馱炭爲業、炭者石炭、似煤而有煙、縣治東北之天和山、東南之窰頭山、產炭最王、炭窰計百十餘處、山路崎嶇盤折、高者至數十里、民皆驅驢贏往馱、無驢贏者背負之、健者能負百、餘觔、夜半往、旁午歸、一路魚貫而行、望之如蟻、其炭供本境之外、旁溢於崞縣定襄忻州、農民完課授衣婚喪雜費、皆賴乎此、閒民腰斧入山斫柴、捫蘿攀葛、履鼿鼊之徑、蹈虺蜴之窟、負歸賣於街市、易一升粟、匠藝則多木匠多在忻州西山、及太原汾州各縣、泥

瓦匠多在直隸正定一帶、石匠舊趨京師近年官工少、皆在本地謀生、以三晉通省論之、生計之艱苦、至五臺極矣、然迭遭荒年、餓莩絕少、亦從無賣子女爲婢妾者、惟其勤也、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諒哉、

**注** 退密齋詩鈔有馱炭道、茲附錄、（原序、炭石炭也似煤而有煙、大原以南、煤炭兼產、關北則有炭而無煤、五臺南界產炭、山路高險、俗呼馱炭道、民閒農隙、皆以馱炭爲業、余所居之東冶鎭、其聚處也、自幼目睹艱辛、雜方言作馱炭道、）隔巷相呼犬驚擾、夜半驅驢馱炭道、驢行黑暗鐸丁東、比到窰頭天未曉、（產炭之地名窰頭）馱炭道十八盤、（山嶺地名）羊腸蟠繞出雲端、寒風塞口不得語、啓明十丈光團欒、窰盤已見人如蟻、（窰口外積炭之地曰窰盤、）燒得乾糧飲滾水、（糗糒曰乾糧、熟水曰滾水、）兩囊盛滿捆驢鞍、背負一囊高累累、馱炭道何難行、歸時不似來時輕、人步傴僂驢步碎、石頭路滑時欲傾、日將亭午望街頭、汗和塵土面交流、忽聞炭價今朝減、不覺心內懷煩憂、價減一時猶自可、大雪封山愁殺我、（逢大雪山路即斷、或至旬餘、）

風俗 新纂

晉俗之儉、自古而然、太原汾州數大縣、以商賈致富、頗有流於奢靡、變其本俗者餘則儉嗇、仍有唐魏之風、五臺地本貧瘠、其俗之儉爲尤甚、種山田數十畝、秋穫幸遇豐年、倉箱皆滿、必預計日、完糧須糶若干、留種若干、某穀可食至明年幾月、某穀有餘可糶、某穀僅敷食、某穀不足婦女皆能核計、數米而炊、無敢浪費者、古謂唐魏之民思深、信矣東北路地廣人稀、咱穅者少、南路地狹人滿、豐年亦雜穅粃、故諺稱大有之年日、精米活穀、謂不食糟穅也、麥珍如珠、非祭先供客婚喪不用、無故而食白麪、人以爲不祥、稻米則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見之、家醃蘿蔔蔓荊一甕以御冬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雞卵爲甘旨、菸薯爲珍味、貧家終年不見肉至度歲乃割片肉爲水角、衣用直隸平山所產堅厚之布、農人夏一袷、冬一襖一褲、商賈隆冬走山谷、布襖之外、襲老羊皮馬褂、士類一綿布袍、一綿馬褂、無衣裘衣帛者、近年風俗稍變、富家或衣繭紬、然亦甚少、婦女勤苦尤甚、富家

亦自任炊爨、兩餐皆手自操作、舂碾碓磨、閒雇人爲之、中人之家皆自任、朝暮無暇晷、偶暇、乃從事縫紝澣污、補綻不棄寸縷、然頭足修整、不似傭媪之蓬頭垢面、非新嫁娘不衣帛、首飾以銀爲極貴近年閒有鍍金、黃金、輭翠眞珠、富家亦無有、嫁娶不尚妝奩、富家閒有綺紈數襲、簪珥數事、所費不溢百金、中人之家、一襖一裙而已、故貧家亦從無溺女之事、父母翁姑之喪、縞素足三年、不解二十七月之制、喪祭斬齊經杖獻食、遵用文公家禮、娶妻必親迎、禮頗鄭重、俗重廉恥、畧知禮讓攜幼女襤縷乞食、不肯賣爲婢妾、故買妾必於數百里外、本土即重價不能得、或車或騎、過村墟必下、曾爲達官無敢違此例者、夜有探胠一呼即四鄰皆應聲升屋、猶有守望相助之意、因富者不敢卑視貧人、貧者無幸災樂禍之心也、其人眞率樸訥、無機心、狹小卞急、無恢闊容人之量、士子多寒儉、藏書不盈一篋、講章帖括之外、鮮藏歷代史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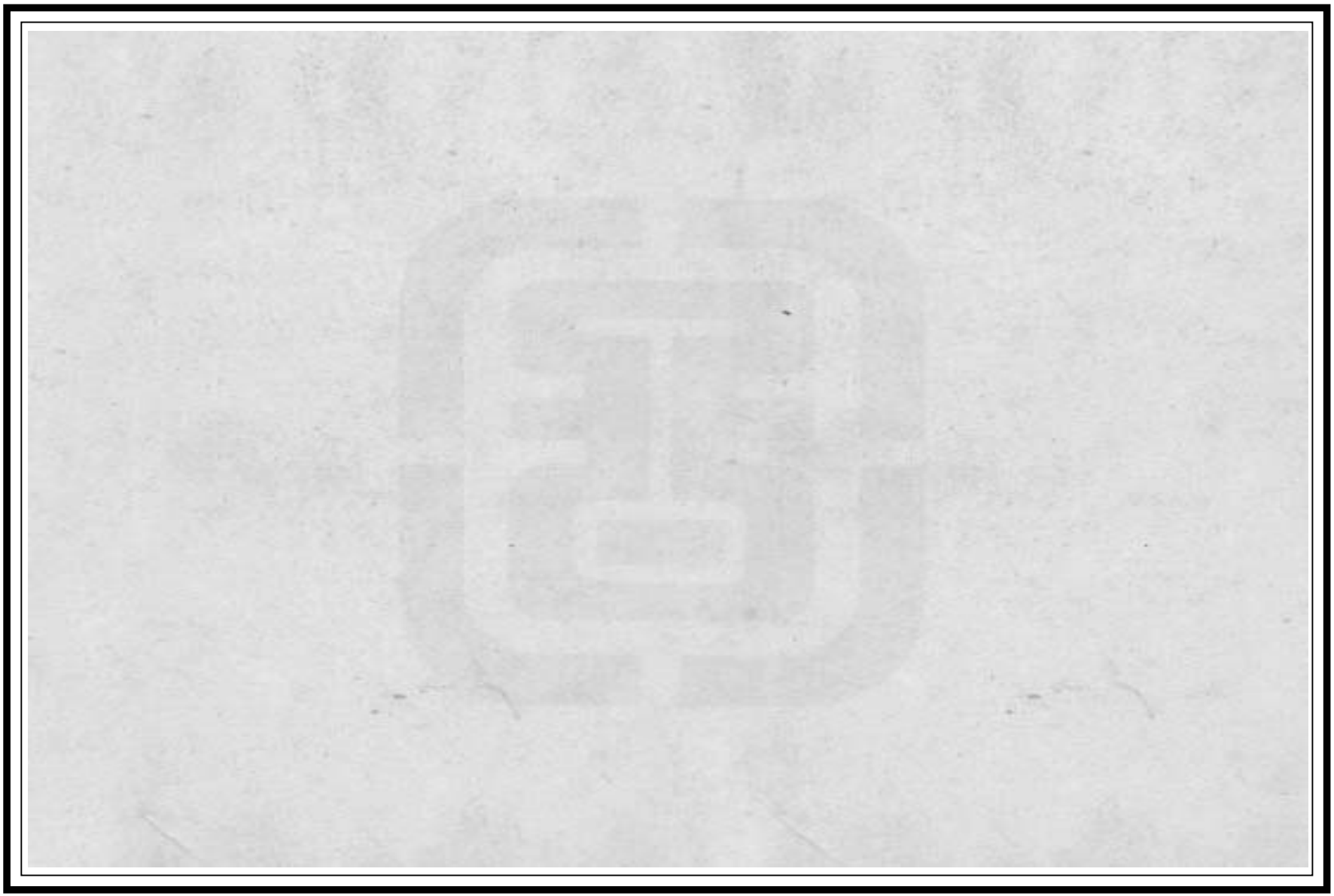
五臺之在三晉、最爲貧瘠、而其風俗遠過於太原

汾州諸大縣所以然者正以其貧也嚮使臺民亦貿遷遠方如諸大縣力能致富則風氣之變亦已久矣傳曰沃土之民不材又曰勞則思善逸則思淫其信然乎

注退密齋詩鈔有啗穅詞茲附錄（原序晉俗儉嗇石嶺關以北寒瘠尤甚豐年亦雜穅秕司牧者宜念之也）富食米貧啗穅細穅猶自可粗穅索索刷我腸（初碾者爲粗穅再碾者爲細穅）八斗穅一斗粟（俗稱爲八兌一）卻似搏來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艱難且用療飢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困有餘糧園有棗衙頭粒米如珠流水溝對之垂涎長歎息安得淘洗持作粥



五臺新志卷二終



# 又曼新志

第三册

# 五臺新志卷三

邑人徐繼畬原輯

鄭增耀
徐耘田
補注
劉升瑛
張映環

## 名宦

修改舊志並續纂

五臺自秦漢置慮虒縣迄今二千餘年、地雖荒僻、而衷延至六七百里、有民人、有社稷豈無子惠之師、循良之長、爲吾民興利除害者、又豈無攘寇虐、鋤姦宄、爲吾民禦災捍患者、乃歷代史傳中、不見一人、而舊志於金源止載知州李華一傳、宋以前一概闕如、良由耕山樸陋、風氣不開、其閒多讀書能載筆者自古實乏其人、雖有召父杜母、亦不解謳歌頌說、傳之史乘、則亦官斯土者之不幸也、今欲搜採補輯、則茫無可據、僅就舊志所載、稍衍其文、後來之應補入者、詳爲立傳、庶官斯土者、知臺民尚有好惡、或興桐鄉祀我之思焉、則臺民幸甚矣、

州縣

原推官、此河北東路、當是河東北路、誤倒、東北二字耳、據地理志、河東北路、太原府置轉運使、據中州集、太原郝俁字子玉、官河東北路轉運使、實駐嶧縣、中州集、郝俁字子玉、官河東北路轉運使、又毛瑞卿有嶧縣郝子玉此君軒詩、又元德明有薄遊同郝漕子玉賦一詩、子玉太原人、而稱爲嶧縣、德明嘗往來代繁峙閒、道必經嶧、故與之遊、皆可爲證、嶧、五臺鄰也、水利亦勾判職也、則華在五臺、乃統屬之官、非守土之吏、然以轉運末僚、能爲近縣開渠灌田、興百世利、準於古法當祀、入之名宦、未爲不宜、乃舊志遽書爲臺州知州、考縣升爲州、在貞祐四年三月、無論華於二年遷戶部侍郎、是年拜參知政事、卽臺州設於三月、而九月元兵已自代州攻太原、明年爲興定元年、元兵徇忻代、又明年元兵收代州下平陽、而華亦殉難、是立州之後、無歲無兵、流亡之不暇、而猶緣飾吏治、大興工役、誠萬萬無此理、故李華之祀、當移之客將之列、而鑿渠引水、必在泰和之年、惜勒石久佚、不能舉其辭以證斯言也、明張智、陝西盩厔人、由進士任五臺九年、多所建造先是城基狹隘、智拓其西而廣之、官署學宮壇壝、漸

次鼎新縣治規模、乃備、民安其政、頌聲翕然、修志舊

魏濂、山東鉅野人、由崴貢任五臺縣、立法嚴明、吏民畏服、舊志

朱銳、山東齊河人、明宗室、任五臺縣、抑强扶弱、廉幹有爲、陞代州知州、後告歸、臺民留居者三年、舊志

光祖、河南信陽人、任五臺縣、耿介清廉、始終一節、增修文廟學宮、刻貪廉二箴於石以自警、舊志

楊啓春、陝西狄道人、嘉靖間由舉人任五臺縣、惠民愛士、政通人和、時世宗建三殿、募役伐山採木、時亢旱、山水不發、艱於輓運、啓春禱於天、夕果大雨、木盡浮出、內陞戶部主事、百姓涕泣攀轅、送數百里、據統一志



修改舊志

張紹芳、陝西鄠縣人、由舉人任五臺縣、多所創建、而民忘其勞、善於撫字、而民不敢狎、疏滯剔弊、清稅濬渠、當時稱治績者、必曰張公祀名宦、舊志

崔應麟、直隸獲鹿人、由進士任五臺縣、資性聰敏、臨事通變、廉直不受私謁、懲大奸、寬小過、禮賢下士、賦役均平、祀名宦、舊志

李楠、河南許州人、由舉人任五臺縣、廉潔耿介、政務畢舉、任未滿調去、士民惜之（舊志）

李承祖、陝西渭南人、資貫無考、萬歷年間任五臺縣縣境西南之小營河、五臺水利之最大者、爲上游豪右所占、下游不得灌溉、屢訟不得其平、承祖來、乃親行履勘丈量、以地之多寡、定分水之日期、自郭家寨迄東冶鎭以東、各村計地六十頃、十三日而一周、名其渠曰豐樂渠、邑人推官智幾先、撰均平水道記勒石、從此豪右不能侵占、民享其利、永無爭端、迄今將三百年、雖小有變更、而大致一仍舊貫云、（新補）



宋桐、山東平原人、由舉人任五臺縣廉明勤幹、自奉澹泊、升保安州知州、行李蕭然、論者謂有一琴一鶴之風、（舊志）

陳讜、直隸蠡縣人、由舉人任五臺縣政事練達、催科有方、振興學校、獎拔英才、輿論翕然、秩滿升太原通判、（舊志）

高數仞、陝西寶雞人、由舉人任五臺縣、爲人長者、居官清正、修城垣、民不勞力、秩滿升潞安通判、（舊志）

本朝李子和、順天大興人、順治初、由舉人任五臺縣時

國朝初定鼎、民心猶懷疑懼、子和加意拊摩、單騎徧歷各鄉、與父老子弟相見、諭以皇朝受天命、海內卽日太平、宜安居樂業、務農服賈無荒本業、民心大定、暇則進諸生講說經義不倦、尋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士民惜之、爲立生祠於文昌宮內、（增改舊志）

吳琮、浙江紹興人、入遼東籍、順治六年、由貢生任五臺縣時、大同總兵姜瓖反、晉陽以北五十餘城半爲賊所攻據、代州人劉遷、受瓖僞職、聚眾應之、五臺土匪高山等、亦聚眾剽掠、合縣大亂、琮與同城各官、誓以死守、歃血與紳衿百姓盟、已而賊眾蟻聚攻城、琮率眾晝夜守禦、相機出城擊賊、家丁吳虎、吳有功、皆戰死、七年春、姜瓖破敗、餘賊悉遁五臺、據寶村爲巢穴、攻城愈急、幾破者數矣、琮灑泣誓衆、與城存亡、眾皆感激死鬬、賊圍攻一年、竟不能破、會宣府總兵李延壽、襲破寶村賊巢、賊乃潰散、城遂獲全、南門甕城

有斗室、琮守城時坐臥處也、事平、未邀薦擢、士民惜焉、（增改舊志）

注 邑人閻襄、有邑侯吳公守城碑記、附錄、（清順治大）

五年、大同鎮姜瓖叛、晉陽以北五十餘城半爲賊所攻據、方是時、臺人四鄉、亦多迫以叛者、轉而攻臺、旌旗蔽天、蜂擁蟻聚、攻圍之法、百出其奇、城中危悚、待命旦夕、吳公曰、吾朝廷官也、城破吾不敢自愛、而城中男女數百生靈、將齏粉矣、遂會同原任朱公諱國俊、張公諱賛、學師章公諱時雨、典史孫公諱煥、巡檢王公諱育德、並闔城紳衿百姓、歃血城頭、立誓死守、各罄已貲犒城卒、晝夜持戈、親當矢石、相機出戰、家人忠死者、吳虎吳有功二名、此六年冬事、至七年春、姜寇破、餘黨悉遁於臺臺公益出死力以據之、士民感公之忠、益無不願效死者、時臺之四鄉、焚毀已盡、孤城竟賴以全、南甕城小室、公守城時坐臥處也、迄今二十餘年、過其室者、莫不撫膺流涕、乃鐫石爲之歌曰、瞻彼西山、滿目旌旗、惟茲彈丸匪公誰依、我坐至此、風雨淒淒、



愈急、國家大兵、又方有事於南、臺之受圍期年不解、寇益出奇計、爲雲梯、爲地洞、城欲破者數次、梁繼祖、遼東義州人、康熙元年、由舉人任五臺縣、在任十年、廉隅自飭、勸民開墾山荒、戶口日益、姜瓖之亂、五臺城被攻年餘、雖幸未破、而甎石坍卸、土垣亦大半傾圮、繼祖倡捐重修、乃復完整、康熙十年秋大熟、穀有一莖四穗者、人以爲德政所致、（增改舊志）

周三進、字天驤、淮安山陽人、康熙二十二年、由拔貢

任五臺縣清廉公正、豈弟爲懷、下車之始當地震後、
安集撫綏、不憚勞費、事有關民瘼者、矻矻爲之、不厭
不倦、五臺徵收地丁册籍、向交里書收執、欺隱彌縫
弊端百出三進盡收册籍存署中、親自檢閱、每歲過
撥、令業戶開單送糧房注册、民有過糧、官自守册、諸
弊悉絕、五臺分八都、都十甲、一都用僱糧里老三五
人、一甲又用遞年十數人、三進曰、里老已足、遞年何
爲、此不過多其層折、爲灘派計耳、此數百人者、工食
皆取之花戶、一歲費約千金、吾稍受其勞、爲吾民省



千金之費不亦可乎、於是遞年之名、永遠革除、北門
外慮虎河齧城根爲患二十餘年、三進築隄岸禦之、
工甫興、忽夜雨、河水改爲東趨、不復近城、人以爲仁
政之感、增舊志

臺城負郭、虎河帶其前、河水西北來勢迅甚、北門去河計僅五十步、舊緣城址有隄、水順流東下轉南蜿蜒而去、近以秋潦漲溢、漸齧城下、癸亥歲復值坤輿不甯之變、傾毀不一、河水益近、去城僅數武、而北門幾圮、當是時、邑侯周父師、方莅茲土、覩城垣之頹墮、憫閭閻之愁苦、百方撫綏、興廢補闕、越明年、政通人和、案注邑人呂先聲有修虎河碑記茲附錄、

課多暇、覽雉堞之威迴、睇河水之縈洎、而戚然有憂色、曰此豈城之所恃以爲固者耶、砌碎石而水

蝕其下、雖細流尙不可禦、若經秋洪波浩瀚、則城不可爲矣、乃捐俸買地疏渠、順其性而理之、而臺之民、亦且感公之恩、懷公之德、而樂與公以相成焉、於是挾畚鍤、負笮籠、雲來星集、工不市旬、忽雷雨一夕、河北徙百餘步、而臺之縉紳士庶、咸讙然稱頌以爲公忠愛之誠、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故民不勞而事竣、工不費而告成、奠斯城於磐石之安而與斯民保宅此土也、非公之德、孰足以與於此而公則謙抑遜退、漠然不自有其功焉、夫發泉幽谷、猶著其名、鑿池官署、尙紀以頌、況我侯德澤加於百姓、精誠通於神明者乎、迺爲之銘曰、

臺城之北、虎水迅奔、秋波澎湃、齧蝕崇墉、我侯戾止、惕然於心、自甘藜藿、慨出俸金、爰作之障、以防巨浸、風雷夜作、怒濤馴行、土隄石堰、厎定成平、重闉雉堞、磐石永甯、惟侯之德、參合天人、惟侯之行動合鬼神、屏藩孔固、湍潨無驚、千秋砥柱、爲國之楨、永貞於珉、用垂頌聲、



陸長華、字衮侯、江南泰興縣監生、雍正元年、任五臺縣、清廉明幹、不畏彊禦、

國朝定制、內外蒙古所奉之黃教喇嘛僧、分六大座達賴喇嘛最尊、班禪額勒德尼次之、誓卜尊舟巴胡土克圖又次之、章嘉胡土克圖又次之、雍和宮大喇嘛又次之、五臺山大喇嘛第六、大喇嘛住五臺山菩薩頂、黃衣僧恆千餘人、內外蒙古進香者、每歲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檀施雲集、喇嘛飼馬之草豆、所用之米麥茶油、向係從地糧內撥給銀一千二百兩、令

喇嘛自行買用、後縣令借採買之名、悉數科派民間、
不給喇嘛銀、亦不發價、民間供應喇嘛、每歲需五六
千金、大喇嘛司事之僧、乘勢橫索合縣疾首蹙頞、恆
不聊生、如是者歷有年所、長華抵任、欲治之、因其勢
力浩大、未敢輕動、縣人有董姓者、久住五臺山、長華
密令刺探喇嘛不法事、盡得其巔末、適縣人鄭嶲官
檢討、應
詔言事、備陳喇嘛採買擾民狀、奉
旨查辦、大喇嘛之司事者、首日典器、操重權、有瑣吶



木元旦者、尤橫恣、佃戶杜青雲之妻王氏、有殊色、元
旦覘青雲外出、令其徒薩木拉守門、突入犯王氏、王
氏怒喊、持刀格拒、元旦驚遁、青雲歸泣訴、遂投繯死、
董姓引青雲訴於縣、長華託別故、遣人以柬邀元旦
至則延之上坐、長華故善拳勇、突起手縛之、元旦謾
罵曰、必砍爾頭、長華詣驗王氏屍、捕得薩木拉證之、
元旦猶不承應、加以刑夾、乃吐實、寘之獄、卽通詳、并
臚列其採買擾民狀、晉撫入奏、寘元旦於法、王氏隨
案旌表、得

旨每歲於地糧中撥給喇嘛銀一千二百兩一切自
行買用民間採買之弊永遠革除喇嘛由是斂迹合
縣出水火喜若更生立生祠以祀之生子或以陸命
名在任未一年調補河津縣士民臥轍攀轅如失慈
母至今事隔百餘年父老猶能詳言之新補
陳聖敬廣西鬱林州舉人乾隆十年任五臺縣持身
廉潔悃愊無華兩辦
皇差宣德達情閭閻安堵赴臺山力作者除日給夫
價外仍各給米一升民樂供役後升四川知州舊志



王家正貴州貴陽舉人乾隆三十年任五臺縣在任
六載周知民隱督修城工甃石三層屹然有金湯之
勢護隄外種柳數千株人呼爲王公柳歲旱步禱甘
霖立沛就明倫堂爲書院捐俸延師里民有訟者置
店簿案簿而稽庭無留獄自奉甚薄日不再肉雙舄
終任不易舊志
王秉韜字含谿漢軍廂紅旗舉人初選陝西富平縣
知縣獲巨盜擢河南光州直隸州望吏議仍以知縣
揀發雲南在滇七年丁外艱服闋揀發山西乾隆四

十一年補五臺縣身衣大布、妻執爨非朔望不肉食、不延幕友、刑錢案牘書啓、皆手自創稿、不立帳房、日用出入、令庫吏記之、決獄聰察如神、案無留牘、每訊案畢、問訟者與差役錢若干、人初諱言、秉韜曰、渠不能負釜往、飯錢爾所應與、但言勿隱、人以實告、秉韜曰、多矣、即呼役叱之曰、彼因訟來城、荒本業、耗資斧爾復索其若干、彼焉能堪、可還若干、役即叩頭抱錢來、訟者當堂領之去、由是奉票役、不敢多索錢、五臺舊無書院、前令王家正、雖因明倫堂立書院、而脩脯膏火、出於自捐、勢不能久秉韜乃立同善會、勸士民捐資、得四千金、發商生息、因明倫堂舊址、增建齋房、立崇實書院、延定襄名儒劉嗣漢爲師、文風頓起、脩脯膏火之外、分發各路、立義學以教童蒙、又立義倉以備出借籽種、在任十年、官民相親如家人父子、訟獄稀少、衙署寂如書齋、恆讀書吟詩、或爲諸生講古本大學、交代每月一算、每逢瓜代、庫不虧一錢、倉不缺斗粟、乾隆四十六年、高宗巡幸五臺、雁平道繆其常駐五臺山、督辦行在

各工、委員丞倅以下十餘人、秉鞜赴山、見沿路民夫
舁大木赴工所、問每日僱價若干、民跪曰、道臺飭鄉
保所撥、不給值也、橐饘已罄、飢不得食、因泣、秉鞜詫
曰、撥夫知縣事、道臺焉肯越俎、此必委員舞弊耳、命
置道旁、曰、俟我謁道臺、酌定僱值、即舁送勿誤、一路
大木置道旁者數百、謁其常日、
鑾輅西巡、供張之具、通省官紳抒誠捐辦、非比尋常
徭役借資民力也、五臺貧瘠、山谷之民、穫覈恆不飽、
今乃使枵腹就役、市月逃亡且盡、



翠華莅止、設有在道旁呼冤者、公能任其咎乎、其常
推不知、曰、此局員所爲也、秉鞜即詣局詰責有同知
某者、勢張甚、厲聲辨難、秉鞜怒、拔佩刀援其帶曰、可
同謁道臺、眾駭而分解之、乃酌定僱值、即日出示、民
歡呼舁大木來、又請於其常曰、大工不能不用土、然
他處之土取諸地、用之不竭、臺山有石無土、民以石
塊砌爲池、俟山水發、稍稍淤數歲、乃成田、土盈一尺、
即稱良田、均已升科、非官荒也、遇大水則衝刷無寸
土、再砌石淤之、乃復成田、艱苦甚矣、職從縣來、見官

工取土、田主在道旁啜泣、其情可憫、乞與修復費、使之再淤成田、其常不得已、許之、秉韜卽出示定價、其常苦其掣肘、密函致省垣、委解西餉、署任來、欲改其舊章、民不聽、曰我王父母所定也、署任無如何、遂仍舊貫、民得僱值、歡樂踴躍、工不日成、

聖駕來、皆易衣繻跪道旁呼萬歲、縣屬大南路滹沱南岸、舊有腴田若干頃、東西有兩潭灌溉、宜稻宜藕、歲徵地丁銀三百餘兩、乾隆五十二年、大水、田被沙壓深數尺、縣報司請豁、司駁飭縣不敢復言、秉韜時



已調榆次、民赴省呈請、委秉韜來勘、院司委之來、秉韜令掘沙至五六尺不見土、曰是不能修復、不豁民且逃亡、官亦受累、無底止、時道州皆迎合司意、不欲豁、秉韜爭之甚力、卒如所請、報豁、署代州、州民有負質庫債者、索之無償、云且訟官、其人夜歸、墜崖折脅、舁至家而卒、其子訟庫主毆斃拋屍刑訊誣服、已入秋審、秉韜至、察其冤、詳請委員檢驗、委員爲汪志伊、亦能吏、蒸檢無毆傷、獄遂平反、升保德州、民婦有呼冤者、云居黃河岸土窯、夫以釘磁爲業、寄銀八兩、夜

有三盜、踏門入室、劫之去、慟哭不已、秉韜令代書代具報劫詞、代書曰、宜令報竊秉韜叱之、卽以劫通報、懸賞購錢兩月而三盜全獲、梟其首於河干、或問盜案處分重、何以不令報竊秉韜曰婦年少有姿首、情辭痛絕、確有輪姦情事、不肯言耳、州民多居黃河岸、穴土爲窰、不成村落、男子皆手藝外出守望不能相助、此盜不誅、沿河居民、無安枕之日矣、迄今八九十年、保德州再無劫案、數歲擢潁州府、升廬鳳道、奉天府尹、



仁宗親政、大學士朱珪戴衢亨薦之、擢河南布政使、升河東總督卒、新續

注王有公餘四言四章、附錄我來未久、事未周知、兢兢業業、莫敢或馳、我民云樸、不忍干以私、我來未久、思值本基、蒼蒼鬱鬱、維此是滋、我士自好、辱問爲師、我來未久、亟求民依、赫赫奕奕、帝豈可欺、我農力穡、地利無遺、我來未久、以清以釐、息息默默、與適天機、我商我賈、不械官威、又因公之上峪五律二首云、案牘久勞形、公行到野坰、一溪桃亂放、三月柳初青、好雨流膏潤、新晴扇氣馨、莫嫌節侯晚、春色爲多停、空曠迢迢去、崚嶒故故圍、石青芳草藉、松老翠雲歸、登眺天無極、歌吟興不違、肩輿何所事、到處喜花飛、

羅慶恩、雲南石屏州人、大挑舉人、乾隆五十二年、補

五臺縣、廉靜愛民、不尙威刑、而胥役不敢爲奸、民歡樂之、在任數年、引疾歸孫士菁、嘉慶庚辰翰林、在詞館有聲、新續

宋志澂河南河內人、大挑舉人、嘉慶四年、任五臺縣、性子諒、有儒者氣象、待士以禮、吏役不敢擾民能治盜、巨匪郭保張四徐喜、皆以重枷斃之、宵小斂迹、嘉慶十一年、京城有沙彌文之案、沙彌文者、直隸人、性張、在京師賣拳棒、餬口、有護軍某者、直班內東華門、曾借張錢張飲醉、持鎗往索、護軍無償張大罵、舞鎗



欲刺護軍、衆護軍聞聲趨至、張持鎗格鬬、衆以紅杠擊之仆、縛交刑部、訊其姓名、醉語模糊、稱爲沙彌文、問其籍貫、詭曰五臺縣王家莊、尋斃於獄、部行文查拏家屬、志澂方扃門童試、省中以六百里飛檄來、志澂查縣屬有兩王家莊、輕騎往查、皆山僻小村、無沙姓、亦無在京賣藝者據實稟覆、已而省中委丞倅州縣五六人來、分路大索、云省標且發兵來、民大駭、星夜逃亡入鄰縣有襁負嬰兒夜行墜崖谷死者、會雁平道趙文楷至、志澂涕泣請曰、如此洶洶、且釀變故、

縣境如有逆犯家屬、請斬職頭以申

國憲、文楷呼委員來、叱責使歸、卽以實報院咨部、部

尋查明係直隸人、姓張並無沙彌文之名、案遂結、志

澂在任數年、嘉慶十四年引疾歸、新續

張大業、字梅岑、廣東連州人、進士、卽用知縣、道光年

任五臺縣、性仁厚、有操守、太谷孫阜昌者、家巨富、起

新宅、聞五臺山有白石、採之以砌階級、一石駄以兩

贏運費至五十金、五臺崞縣之人、有曾在京師辦石

工者、謂青白石、非



宮廷不准用、訟孫姓僭越干例禁、大業查例批駁謂

五臺不產青白石、白石無例禁明文、訟者乃赴太谷

具控、太谷正署兩任、行文移查、大業以前批覆、兩任

得賄萬餘金、爲之消弭、而訟者未得賄、又控於按察

司、司檄五臺查覆、大業仍以前批上、案尋批陽曲縣、

縣索賄六萬金、令孫姓兼賄訟者案乃結、後行賄索

發、巡撫阿勒清阿嘉大業之有守、調陽曲縣、尋升代

州、卒於任、新續

楊作梅、字庾山、山東濟甯州人、進士、卽用知縣、道光

十三年補五臺縣清廉明決彰癉判然詞訟一訊卽結案無留牘胥役惕息不敢爲奸士民欣欣樂業凶暴者不敢侮善良猾賊皆逃鄰縣民閒夜不閉戶遇命案驗畢訊初供確止帶正凶入城鄰證悉在屍場開釋不株累一人士民論者謂五臺

國朝循吏在任年久而有守有爲濟以學術足以追配古人者首推王秉韜次則梁繼祖周三進王家正近數十年來則作梅一人而已作梅在任五年調陽曲縣升河東監掣同知部推廣東潮橋鹽運同知未



任卒新續

補明傅誌字肖槐直隸靈壽人由舉人任五臺縣時魏璫燄熾天下多建祠媚之晉亦建祠五臺山祠成值熹宗崩撫按大僚皆吉服莅祠誌獨麻衰挺立不拜時論偉之本靈壽縣志

補明知縣劉相固安人有明幹稱王勣汶上人以威惠著王允中昌平人嘗修廟學爲士林所頌並由舉人任田戶力成山衛歲貢縣署門樓規制宏整所創建也

國朝知縣、興宗漢軍人、王琯濟甯人、雍正中、相繼任
廉幹有聲、梁需梓、漢軍人、以公正聞、衛君藩開化
舉人、以慈愛聞、柴蓁、貴筑舉人、李知德、靈州貢生、
皆有廉稱、清靜不擾、並乾隆中可稱述者、舊志題名下、並
有評贊贅詞彙存大畧、至採訪冊、
則以實政爲據、如此類不具錄
教職
本朝、章時雨、順天宛平人、順治初、由拔貢任五臺教
諭、好謀善斷、不類腐儒姜瓖之變、與邑令吳琮同心
協力、共守危城者一年、後擢江西都昌縣知縣、舊志

王忠顯、澤州人、鄉試第一、任五臺縣教諭、高才博學、
器局宏雅、集多士於學宮、教誨不倦、五臺文風漸起、
科目由此而盛、官至平涼知府、舊志
注舊志題名、忠顯、列明時、
王瀚、猗氏人、副榜貢生、雍正三年、任五臺教諭、學問
淵博、循循善誘、雍正己酉壬子閒、科目稱盛、皆瀚所
作育云、舊志
王兆鵬、字儀九、別號南池、汾陽人、乾隆丁卯順天舉
人、甲戌登明通榜、乾隆十八年、任五臺教諭、性剛正

嚴毅、制義理法精密、得乾坤清氣擇高才生自課之、諸生有行止不端者、戒飭不貸或因訟累屈辱、必爲申雪、時知縣賴宏典、性貪暴、好淩折士子、兆鵬屢忿爭、宏典銜之、五臺文廟年久不修、大成殿樑折將傾、兆鵬倡率重修、合縣踴躍捐資、工不日成、規模較前尤宏闊、已折之樑無所用、諸生公議解板、爲兆鵬壽棺、非兆鵬意也、宏典聞之、卽通詳、謂兆鵬私易文廟樑木爲壽棺、提省訊鞫、問官袒宏典、坐兆鵬罪、革職、充四川極邊軍、戍所有葱嶺書院、士民重兆鵬品學、



延之主講、凡三十四年、孳孳不倦、入學者數百人、五臺門人徐敬儒等、鳩資贖罪、乃放歸里居教授、年八十餘卒、五臺學官、人所稱道不衰者、惟兆鵬一人、增改舊志

佐貳

明李昇、陝西盩厔人、洪武年間、任五臺典史、值秋霜殺禾、卽以狀聞乞賑、布政司委官往勘、稱不實、置昇於獄、昇曰、爲民獲罪、雖死何憾、耆庶爭訴其誣、得復職、舊志

僧官

宋眞寶、代州人、北宋末、爲五臺山僧正、能外死生、靖康之亂、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眞寶還山、益聚衆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屈被執、抗辭無撓、金人不忍殺、誘致百端、終不顧、曰、吾既許宋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就戮、一統志

案眞寶、北宋忠節之士、雖爲僧而非僧、列之方外、爲不類矣、僧正、僧官也、卽今都綱僧會之類、附於名宦、未爲不宜、



注 宋史忠義有僧寶傳、晝夜拒之下、作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眞寶、至則抗辭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囘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就戮、北人聞見者、咸歎異焉、

客將

本朝李延壽、漢軍鑲藍旂人、順治五年、大同總兵姜瓖反、代州土匪劉遷、聚衆應之、破繁峙、圍代州、據五臺之竇村爲巢穴、圍五臺城、五臺土匪高山等、各聚

眾剽掠、合境大亂、延壽時爲宣府總兵、奉命援勦、佯言進勦代州、潛出崞口、夜抵寶村、賊出不意、驚潰、禽斬無遺、慰遣脅從日數百人、餘賊保上峪之摩天砦、（一統志名堯山砦、俗名南堂砦、又名七角砦、）砦高數百丈、四面斗絕、路惟蜿蜒一綫、延壽築長圍、斷其汲水之路、（詳前志山、）募死士數十、夜攻之、賊悉墜崖死、其被誣通賊者、盡釋之、五臺南路之賊、亦悉投誠、在五臺二年班師、百姓建祠以祀、（據一統志補立、）

案康熙年間舊志嘗爲李總兵立傳、故一統志採之、迨乾隆中、縣令王秉韜重修縣志、乃削其傳、蓋因其師婚一事、不洽輿論耳、然姜瓖之亂賊據寶村爲巢穴、延壽襲破寶村、而縣城之圍解、餘賊保摩天砦、延壽復圍攻破之、喋血兩年、勦撫並用、而餘寇悉平、合縣耄倪、乃脫殘殺之運、其有造於臺民多矣、昔宋藝祖不以奪民女廢郭進、因其有保障北鄙之功、延壽師婚固非禮、然不能掩其龕定一方之功也、事久論定、仍據一統志參以所聞、補爲立傳、又舊志載張燻所撰湯公鎮撫碑記、極言

其兵有紀律、流民賴以安集、亦不詳其名貫、

注 張燻副總兵湯公鎮撫碑記、勤在王室謂之功、恩加百姓謂之仁

夫忠君者必愛民、民爲邦本、誠重之矣、國家選撫道、擇牧令、居常教養、使無失家人婦子之欲、安而息之、則已矣、萬一事出意外、勢變眾興、不得已而命將出師、固曰翦除截滅、求必如馮異曹彬、乃所願也、鄉者雲中假義臺境效尤、蟻聚蜂屯、幾及一載、先是把總胡公守禦於此、戢兵最嚴、鄉里無擾、民皆感之、未幾調去、而湯公適來、鐵馬怒馳、旌旗輝耀、而紀律如常、步伍不雜、井井然也、移駐甯鎮、即申戒令、示居民約、軍政而勇士懼、出寬告而流民安、兩月之餘、油然見千村煙火、四路遊人、綠野青畦、荷鋤而執鋍、夫散亂之餘、人懼其罪、家互其惡、逃亡流徙之不足、一旦視農業而務本事、自非仁心善政、哀劬勞而集驚鴻、未能如此、且甯鎮雖一鄉之彙、集實四縣之通營、貿易所在、四民資養



國稅所出者、兵燹來瓦礫盈街、蓬蒿夾壁、子遺株守待斃、又安望其女餘布而農餘粟、湯君振動、補壞起廢、推心置腹、一爲閑奸邪偵伺之防、復通工流轉之度、以軍餉易糴、軍無不價之取、以民貨爲變換民無藏伏之奸、兩利之道興、四方之營彙則見小大往來有無不窮、飲食衍衍、無舊異也、念民閒止有秋禾親騎以巡放刈、恐新招不安乃心、家至以勸改格、使宿罪者不危而安、憂家者不耨而穫、又豈特保正不擾、婦子無驚哉、每言爲朝廷官、當治朝廷事、居百姓上、毋示百姓威、善之善矣、加以崇儒重道、禮士下賢、交接春風和氣、決溢倘所謂古良將儒將非耶、四方之民、感之不已、求所以不朽其功若德者、恐載道之口、不足以盡之、勒之堅珉、以示後人、是爲記焉、

補 宋賈瓊、不知何許人、金兵圍太原、宣撫副使劉翰、募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進救、瓊以別

將自代州出敵背、克復五臺、已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宋史劉韐傳）

補官師題名、縣自漢迄宋、皆當置令、而紀載無傳、宋始有知縣之名、可稽者、元祐中有張之才一人、（見張商英聖燈記、）其屬爲主簿靖康中、有姚孝錫一人、（詳雜錄）金惟貞祐初、有主簿周鼎一人、（定襄人、卽遷定襄丞、至陽曲令、興定二年、殉難太原、見元好問陽曲令周君墓表、）貞祐之末、縣升爲州、其臺州刺史、有完顏琢一人、（詳見雜錄）元改刺史爲知州、有劉繼明、（江南人）蘇德祿、（湖廣人）呂文秀三人、（河南杞縣人、後占臺籍、）其監州爲達花魯赤、位知州上、（舊志書爲武德將軍、乃階名、非官職也、）有伯顏丁里木丁二人、均不詳何時任、其至正以前、官未定制、嘗建清涼軍、有整理清涼軍團練節度使楊士衡一人、（金尙書愷之猶子、舊志稱其天資孝弟、敏學而不注所本、）明復改州爲縣、稽諸舊志、一代職官、名籍較備、凡已見名宦者、不復詳注、其知縣有矯彬、（洪武十八年任）董善、（正統九年任）趙珏、賈綸、劉安、張正、楊健、潘英、張智、（有傳）宋孝、黃泰、王龍、王文翰、賈濟、張侃、楊奇、王文源、（以上十五人舊志不詳年籍）劉滉、（宏治元年任）楊信、（宏治十年任）牛顯

順天固安人魯達陝西人李承祖有傳歷年不應列前惟舊志萬曆按承祖任於自宏治以後皆不詳年分無從位置姑仍之楊剛直隸薊州人欒標山東膠州舉人董慶直隸鹿人王言直隸興人潘輅山東嶧縣人魏濂有傳朱銳有傳光祖有傳劉相附傳楊啓春有傳張紹芳有傳張廷鳳直隸魏縣舉人徐鳳懷來衛人歲貢朱廷相龍門衛人歲貢楊維棟直隸薊州人袁國詔陝西延安人歲貢王勣附傳崔應麟有傳康邦國直隸深州人歲貢李楠有傳苗自碩河南鈞州舉人劉一登河南睢州舉人宋桐有傳張一良直隸蠡縣舉人張至治河南甯陵縣人歲貢張學顏直隸興安縣人歲貢劉世芳河南羅山人歲貢王允中附傳陳讜有傳常自新河南蘭陽縣舉人孫淵如高數仞有傳包成道陝西甯羌州人于高躍直隸靈壽縣人歲貢田戶力附傳李養才鎮番衛人歲貢張書紳河南信陽州人歲貢韓文煌山東蒲臺縣人歲貢梁可述四川仁壽縣舉人李天緒河南汲縣舉人雷應科潞陽人馬貢河南信陽州舉人傅誌有傳胡天賜王應元河南桐柏縣人杜其漸顧文光直隸阜平縣人文運開陝西人凡六十八人其屬無丞簿惟置典史及巡檢巡檢無考明史有高洪口及大峪口飯仙山二巡檢司典史李昇有傳張文陳善方海張仲文張安杜鸞固安人鄭麟德州人張恭臨越人張仲文安人方君卿王通直隸人賈

偉程忠、趙祥、張光普、涇陽人、陳表、龐深、胡城人、任良桂、

劉志皋、平原人、魏藻劉秉藩、陝西人、孔守業、高若孫、鳳陽人、

胡其化、湖廣人、周思孝、鎮江人、郭獲、嘉善人、陳棟、鎮江人、

李維唐、凡二十九人、學官之制、亦惟明最詳、縣設

教諭訓導、教諭有賈執中、山東威縣人、劉傑、直隸獻縣人、顧

章、江南華亭縣舉人、張鐸、山東平度州人、王大輅、山東濟南府人、劉卿、河南

鄭州人、温玉、陝西人、石瑁、河南人、胡雲霄、山東嶧縣人、黄鉞、直隸

興濟縣人、王旗、山東武定府人、張鸞、陝西清澗縣人、賈廷璽、張欽、直隸故城

縣人、劉乾、保安衛人、霍自新、馬邑縣人、閻龍、岷州衛人、甯尚德、太醫院

郭錦、左衛人、王忠顯、有傳、盛名揚、順天滃縣人、吳行可、臨汾舉縣

石應魁、直隸獲鹿舉人、張文翼、絳縣人、選貢、安承散、直隸柏鄉

凡二十五人、訓導有齊亨、郝仲良、臨汾縣舉人、張班、

劉質、江西萬安縣人、韓竑、直隸雄縣人、李永吉、直隸邯鄲縣人、蔡玉、河南

惟清、直隸藁城縣人、白世恩、陝西清澗縣人、王大道、直隸邢臺縣人、郭自

新、山東嘉祥縣人、王應魁、陝西興平縣人、吳汝遜、朔州人、張有執、河南

正、絳州人、杜滒、臨晉縣人、韓珀、蒲州人、拔貢、凡二十三人、以上舊志

山陰縣人、左瀛、汾州府人、王應選、河南洛陽縣人、陳民愚、吉州人、王道

安陽縣人、解友誠、河南信陽州人、蒸能、河南歸德府人、陳鳳、直隸滎城縣人、鄧

皆不詳年分、

國朝知縣以專難簡缺歸部銓選舊志所書半爲攝署茲削之別附見於後餘如前例其在順治年者、

何迥秀、直隸正定府舉人、李子和、有傳、張贇、山東濟甯州舉人、朱國俊、順天三河縣人進士、吳琮、有傳、董以威、江西臨川縣舉人、惠濂、直隸安平縣人拔貢、夏大廷、浙江泰順縣人拔貢、葉自燦、浙江義烏縣人功貢、孟養浩、萬全衛人歲貢、朱永祚、山東高唐縣人、萬鍾、遼東人、康熙年梁繼祖、有傳、陳恭、福建侯官縣人拔貢升知州、周三進、有傳、方正瑄、安徽桐城人歲貢三十四年任、楊暾、雲南定遠縣舉人四十八年任、陸長華、有傳、雍正年興宗、附傳、王琯、附傳、乾隆年梁需梓、附傳、陳聖敬、有傳、衛君藩、附傳、賴宏典、江西定南人貢生、二十五年任、柴蓁、附傳、王家正、有傳、郭廷贊、江蘇吳縣舉人三十六年任、李知德、附傳、王秉韜、有傳、何延禮、順天宛平縣舉人四十八年任、屠珂、江蘇武進縣人進士、五十年任、羅慶恩、有傳、嘉慶年宋志澂、有傳、王琮、順天寶坻舉人十二年任、洪熙、順天大興縣人貢生、十五年任、道光年黃天相、河南光山縣人進士、元年任、張大業、有傳、黃炳勳、即天相、十二年復任、楊作梅、有傳、劉潛之、山東東平州人進士、十七年任、周人甲、湖北蒲圻縣人拔貢、二十三年任、何玉端、直隸饒陽縣人進士、二十六年任、張舒翰、江西永豐縣人庶吉士、二十八年任、咸豐年馮晟、江蘇武進縣人進士

余紹昶、江西奉新縣舉人、五年任、同治年張汝淸、山東館陶縣舉人、三年任、

章貴誠、順天大興縣人、二年任、光緒年劉自立、直隸曲周監生、八年任、

孫汝明、順天大興人、進士、二年任、今王步墀、江西建昌舉人、進士、三年任、

典史、順治年有孫煥、潘宏錦、浙江紹興府人、馮天梓、紹興府人、

康熙年有張師孔、陝西富平縣人、升安慶府照磨、邵作梅、升貴州吏目、

石鍾英、江西南昌府人、二紹興府人、十八年任、黃中、江西人、四十一年任、

乾隆年有潘天常、順天三河縣人、四年任、雍正年有趙賓、順天大興人、任、

曾文之、江西瑞金縣人、三安徽太平縣人、二年任、李紳麟、江蘇人、十九年復任、

董邦畿、浙江仁和縣人、二十六年任、四鄭堪、漢軍人、二高淯縣人、十三年任、

姚景廉、順天大興縣人、四十四年十一年復任、齊眉、江蘇儀徵縣人、三十六年任、

嘉慶年有梁傳棨、湖南湘潭人、四十四年張蓉馨、直隸南皮縣人、五十三年任、

道光年有朱鋐、江蘇人、二十三年任、徐大勳、順天大興縣人、十一年任、

咸豐年有胡莊、湖南長沙縣人、二十五年任、周紹祖、宜興縣人、七年任、

同治年有朱承鋼、順天大興縣人、七年任、張楷、順天大興縣人、三年任、

今張鼎勳、直隸祁州人、增生、光緒四年任、鈞、河南祥符縣人、十年任、

李席珍、年籍無考、王湜、浙江杭州府人、徐宏熊、江蘇吳縣人、康熙三十五年任、

有王育德、余鶴楨、吳裕光、劉士奇、劉貞、紀文燦、

巡檢舊駐高洪口、乾隆七年、移臺懷鎮、順治康熙

道光年有王德嘉、解州人、副貢、三年任、劉德明、長子

馬邦本、絳縣人、拔貢、十七年任、舒錦、高平縣舉人、十八年任、

段可政、汾陽縣人、拔貢、二十年任、胡體仁、榆次縣人、副貢、二十四年任、黃四

如、絳州舉人、三十年任、咸豐年有白顯宗、襄陵縣人、副貢、三年任、翟炘、

訓導順治康熙年、有李嘉會、李燦、沁水縣人、邱允昌、山陰人、

閻希憲、壽陽縣人、十一年任、同治年有李傳訓、臨晉人、

光緒年有衛天鵬、曲沃縣舉人、五年任、今崔鍾淦、汾陽人、

侯璿劉景昌、朔州人、崔儒熥賈煒李明信陳振瑛、

楊荃、蒲州人、孫興宗、應州人、康熙三十八年任、李志元、安邑縣人、

牛錫疇、澤州人、四十年任、王朴、芮城縣人、五十一年任、孫起

雍正年有盧標、朔州人、三年任、鄭屏同、鄉甯

乾隆年有董大鵬、徐溝縣人、五年任、鄭維、偏關縣人、七年

梁柱、右玉縣人、二十年任、周遠、浮山縣人、二十三年任、張四美、樂平縣舉

有馬步蘭、解州舉人、八年任、顧維翰、陽城縣舉人、二十年任、道光年

陳龍化、太谷縣舉人、五十三年任、郭泰交、鳳臺縣人、五十八年任、嘉慶年

有穆九齡、渾源州舉人、二年任、張兆祐、浮山縣舉人、七年任、王基鎬、榆次

縣舉人、二十七年任、咸豐年有趙滒、榆次縣人、四年任、王廷蘭、臨晉縣舉人、六年任、今韓友賢、忻州舉人、同治十年任、其知縣攝署者、有蔣瑄、周銘詒、顧弼、劉日暄、章嵩、武甲登、朱濬、彭由義、袁成烈、任會棻、並乾隆中、李作霖、嘉慶中、顧錫升、賈棻、張映南、姚潤之、盧詵、王成、並道光中、林植棠、施莘任、並咸豐中、曾思濬、張應豫、宋震霆、劉晉泰、並同治中、劉鍾麟、王協一、范基鉞、袁敬丁、啟宇、並光緒中、

營弁、從舊志附見、城守把總、有石順、應州人、雍正中、任馬洪耀、陽高縣人、周光宗、代州人、杜統轄、大同人、王安、大同、秦信、右衛人、康熙中任、薛英、西甯人、次卿、大同縣人、雍正中、任李通、大同縣人、營林、河曲縣人、劉進忠、大同縣人、趙國濱、玉田縣人、史秉公、大同縣人、田永恆、天鎮縣人、並乾隆中任、把總李朝棟、大同縣人、今任、臺懷鎮把總、有李威、大同縣人、次卿、大同縣人、並康熙中任、劉定元、龐起明、夏聯甲、馮德、張發祥、並大同縣人、田永恆、天鎮縣人、哈蘭泰、鑲藍旗人、朱龍阿、大同縣人、姜調元、大同縣人、並乾隆中任、李菡、懷仁縣人、今任、竇村

鎮把總有董禎、大同府人、康熙中任、趙成德、大同縣人、張繼

齡、大同縣人、並雍正中任、任麟、大同縣人、張玉柱、陽曲縣人、董錦、

大同縣人、郭廷秀、大同縣人、並乾隆中任、今改外委

人物

五臺漢之慮虎屬太原郡幅員甚廣而自金源以前絕無可紀之人物意嘗疑之毘連之代州崞縣名賢有周黨荀恁王霸名將有張黎史建塘郭崇韜楊沂中五臺土壤相接而自兩漢迄唐宋千餘年中不產一殊尤英傑之士不亦異乎蓋嘗推求其故地袤延至六七百里而萬山蟠市無平土民生山谷閒混沌樸鄙見聞寡歟耕田服賈之外絃誦者稀又地不臨邊非如雁代之控絃躍馬嫻於武事故建置閱千餘年而文武兩途無顯著者地勢使之然也然自金以後建勳業樹名節道問學者代有其人倘亦地氣之久鬱而漸紓與舊志於人物一門分鄉賢名臣儒林隱逸四項以張大節聶天驥爲鄉賢以楊愷爲名臣而以張大節之子巖叟入儒林殊屬牽强無理夫立德立功立言古所謂三不朽也於三者有其一二在一邑中卽可列於人物縣志與國史不同多列名目適增抵捂耳今照一統志之例統目之以人物而以仕與未

仕分其先後、其不入人物一門者、別立鄉善一門以收之、

出仕

五代僧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北漢劉崇世頗賴之、繼容能講法華經、四方供施、多蓄積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煎銀、仰以足用、即其地建寶興軍、承鈞拜繼容爲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卒、追封定王、五代史



案繼容以智計籠財利、佛法之所訶也、然劉氏父子、以太原片土、支撐柴趙、延血食者數十年、財賦所出、皆取辦於繼容、其才智實有過人者、昔之契丹、即今之蒙古、其崇信佛教、自古而然、今每歲四月至十月、內外蒙古各部、赴臺山進香者、絡驛於途、檀施山積、青衣黃衣之僧數千人、皆仰給於此、實繼容爲之濫觴也、其事關臺山古今大局、固不可以不著、又繼容嘗爲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追封王爵、則官而非僧矣、倣劉秉忠姚廣孝之例、固

不當入於方外也、紀五臺之人物、而首之以一僧、必有譏其怪誕者、將俟有識者論定焉、

注 五代史東漢世家、守光之死、繼容以孼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以老病卒、雜傳劉守光深州樂壽人、

金張大節、字信之、五臺東崗村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嶧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



尚書省令史、擢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司缺、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蘆溝水囓安次、承詔護視隄城、擢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莅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

其實抵吏罪、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藉卿辦耳、尋爲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謁顯宗東宮、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堂曰惟中、後河決於衞、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卽相宜繕隄、水不爲害、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負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章宗卽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甯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爭盜由此生、衆議皆以官轄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

則游手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是年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祿養、永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於任倜、待倜子加厚、滄州徐鼎臣之歸也、善奕、當世推爲第一、嘗同新進士呂子成輩、監歸之、善奕、當世推爲第一、嘗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太原王澤、大興呂造、經其指授、卒成大名士、論以風宴集狀元樓、賦詩曰、鸚鵡新班宴杏園、顧嗣立詩林韶濩載此詩、此句下夾注云、唐人詩、殿前鸚鵡喚新班、不妨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三見門生是狀元、一時傳爲佳話、據中州集增修舊志、



張巖叟、字夢弼、大節子、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蒙古內侵、京城戒嚴、朝廷欲塞諸城門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

鎭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致仕、退寓洛陽、卒、巖叟吏事不及父、而以長厚見稱、子待、舉臺掾、選授奉御、大正末、從車駕東狩、不知所終、（據中州集修補舊志）

楊慥、字叔玉、五臺善門村人、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爲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農司丞、京南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卽有相望、資器雅重、事無巨細、處之皆有法、至於知朝廷大體、則非他人所及也、京城受兵、權參知政事、明年卒於河平、姪士衡、元代爲清涼軍團練節度使、（修舊志）



案楊戶部、金史無傳、舊志係採錄中州集、集載叔玉詩二首、遺山謂叔玉文工於詩、而人不以能文稱、特未見其文耳、今叔玉之文、無一字流傳、蓋兵燹之後、全歸烏有也、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溝南村人、至甯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司候、封邱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

館、外戚有身貿易於其閒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改陝西行尚書省、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爲衞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逮繫、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卽召爲開封僉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



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之變、天驥被創甚、臥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歎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之明日、亦自縊、天驥沈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爲不及也、舊志

**注** 歸潛志、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又云金自南渡後、吏權大盛、其轉遷與進士等、皆賊臣高琪主之、冀禹錫聞誅高琪詔下、寄聶元吉詩云、開函喜讀古人書、四海窮愁一豁無、共說

帝廷新殛鯀、逆知天意欲亡吳、兩朝日月開明詔、

萬國衣冠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囚泣、中興豈止一

夷吾、



喬天翼、五臺人、金未爲合、河令、元兵陷城、不屈死、一統志 興縣名宦

注合河紀聞、興定三年八月丁丑、元兵下合河縣、

縣令喬天翼、死之、明嘉靖三十三年、提學閔公以

天翼莅城有功、臨難死節、請入正祀

明田載、五臺人、洪武初、以才器擢雲南監察御史、建

文時罷歸、成祖復召用之、辭以老病、敕賜冠帶、燕賞

以歸、居鄉被服常如布衣、人莫識爲宦達也、舊志

齊麟、五臺佛池村人、洪武乙丑二甲第一名進士、與

狀元黃子澄、探花練子甯齊名、由翰林院編修、累升

禮部左侍郎、當時稱爲理學名臣四方士大夫、咸宗

師之、舊志

王源、五臺河東村人、宏治己未進士、由刑部主事、累

升四川按察司僉事、正德六年、流賊藍廷瑞竄擾蜀

中、源提兵營山禦之、賊敗走、夜半僞充官兵詿開城

門、遂僭號、源抗節罵賊、身被十餘創而死、事聞、贈按察使、蔭子世襲振武衛百戶、建坊旌表、修舊志

安瑄、五臺人、由例貢任開封府夏邑縣丞、正德七年、流賊入境、多方捍禦、城守不支、罵賊遇害、事聞、贈開封府知府、蔭子安節入監、舊志

楊夢弼、五臺古城村人、萬歷庚子舉人、初任河南浙川縣、值飛蝗徧野、處處成災、夢弼虔誠拜禱、蝗不入境、時萑苻盜起、夢弼親詣賊壘、諭以順逆、賊羅拜解散、調繁滎澤、有巨慤祝布者、惡同軹解、官民莫敢誰何、夢弼即時禽獲杖斃、合境稱快、升陝西鞏昌同知、中州撫按交疏請留、士民詣闕借寇、遂改授開封同知、時本府儀封王所爲不軌、夢弼請撫按劾奏、撫按難之、夢弼大言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子墮三都、强公室也、今强藩不法、安忍坐視、遂詣闕具疏、王懼、遺金十萬、即將原金奏解、詔削王爵爲庶人、名震中州、人有小包爺之稱、神宗親書御屏曰、天下清官第二員、敕書褒美、遭父喪歸、廬墓三年、竟以哀毀踰制卒、開封士民、呈請入名宦、舊志

姚一讓字虛如五臺溝南村人萬歷癸卯舉人初任直隸滄縣知縣舊規每歲按里派銀三千兩爲縣官公費一讓至卽革除之丁母憂服闋補昌黎縣治績稱最移陝西秦安縣秦安地瘠民貧水旱連年民轉徙四方逋賦數萬官以催科罣議者數任一讓至力請於撫按特奏蠲除乃招集流亡開墾荒萊三年之內民皆復業以能升南京兵馬司再升刑部主事差恤刑直隸八府有縣令犯罪法不當死原審坐以大辟一讓詳其冤出之其人感激持萬金爲壽一讓怒曰吾平反冤獄耳豈鬻獄乎斥卻之尋陞本部員外郎晉郎中出爲陝西隴右道抵任值流寇猖獗秦州被圍一讓親當矢石與士卒同甘苦士皆感憤死守賊圍攻八月不能破乃解去積勞成疾卒於家事聞詔書褒美崇祀鄉賢修改舊志



注邑人王運元奉議大夫姚公墓志附錄君諱一讓字虛如歷官二十餘年八轉而至隴右兵備所居職皆克稱而矜恕之政尤多既去而民之思慕其德者二三世不能已公之爲諸生也抑屢挫矣嘗曰士平生事業於窮定之於達徵之廉謹端方繩趨尺步不肯以絲粟不善累其身既貴謙退如寒士飲食衣服樸陋不治田園人見公榮仕數十年自奉

淡薄、咸藉藉嗟歎不置、孰知其素矢不苟哉、年四十四、登萬歷癸卯鄉薦、初仕直隸澠縣知縣、縣例每歲里下派銀三千兩爲縣官費、公至卽除其例、勒石以絕後弊、丁太君憂、服闋補昌黎知縣、考績最、遷陝西秦安縣、秦安地瘠民貧、加以水旱頻仍、民率逃徙四方、逋糧數萬、縣官每坐愆斥、公至卽招集流散、開墾荒萊、三年之內、民皆安堵復業、以能陞南京中城兵馬司、再陞刑部主事、任法平允、欽差恤刑直隸入府、一切繫獄必先求其生不得、然後置之於法、有縣官犯罪、法不至死審刑坐以大辟、公詳其冤出之、其人感激持萬金謝公、責之曰懲巨惡赦小過恤刑職分事、吾幸免濫入之過已耳、何德於子、而以金謝吾豈貪金賣法者、責卻之、復命陞本部員外、三年陞郎中、轉陝西隴右道、始至任、值流寇亂秦州被圍、公親當矢石、撫循士卒、同其辛苦、士皆感憤死守、圍八月、賊知公忠勇方畧、乃解去、秦城賴全、公積勞成疾、告歸卒於家、年六十九、事聞、詔書褒美、崇祀鄉賢、公先娶白氏、早卒、贈淑人、繼娶張氏、誥封淑人、生三子、長之澤、汾陽縣訓導、次之潢、庠生、邑稱長者、季之濱、廩生、早卒、始葬於城北龍泉山後、以河徙近塚、遷城南鳳山之陽、屬余表之、公惟學問有其基、是以歷諸貧賤富貴而不能移也、及當利害之際、所以爲民者、如父母之於子子、古之良有司、曷以加此、然公之秩日進而德不虧、朝廷之報公、與公之所以報朝廷者、俱無歉焉、吾猶意小心奉職者可以勉之、及觀秦州之命能以垂白書生、卻豺狼蟻附之衆、聖人之所謂仁者必有勇、公殆近之矣、嗚呼、豈不遠哉、

楊一輝、五臺人、金禮部尙書鐸之後、由貢生任遼東衞經歷、鯁介淸廉、不事逢迎、指揮黃貢遺金三百兩、堅卻不受、曰賄賂公行、時事可知矣、遂棄官歸、不見

邑宰、不請託私事、力田奉親以終、舊志

張蘊道、五臺東茹村人、由貢生任知縣、有政績、陞通判、大兵征蠻、運糧有功、陞永平府同知、百姓頌之、卒

崇祀鄉賢、修舊志

徐光澄、字美清、五臺建安村人、父鏞以歲貢官定陶王府教授、經術爲鄉里所重、人稱兩泉先生、光澄好讀書、以歲貢官甯夏府經歷、居官勤能稱職、至天啓閒、見時事日非、天下將亂、遂謝病歸、於建安西北之潭上、鑿土窰三洞以居、藏書塞滿、晝夜披吟、倦則登



潭上山頂、俯瞰滹沱、眺望南北山色、蕭然自得、謝絕人事、晚歲移居東冶鎮、仍時時讀書土窰中、窰已塌陷、地基數數易主人、仍稱爲美清窰、新補

國朝閻士樟、字大木、五臺溝南村人、幼喪母、鞠於舅氏、遂從鄭姓、以貢生選直隸交河縣、時滿漢官兵南征、居民多逃亡、士樟至、招徠安集、流亡皆復業、親王統大兵南下、鄰邑設飲饌甚豐、士樟持一蒼鷹攜一瓶酒、詣王曰、交民貧、供張不備、罪在邑令、王嘉之、賜坐設食、賞賚甚渥、居未一年、撫按薦章列第一、將行、

取入臺垣、適丁舅父鄭公憂去職、先是舅父鄭公病且危、有客勸令歸宗、可不誤升途、士樟曰、見利忘義、人其謂我何、卒丁舅父憂、服闋選補江西德興令、時盜賊滿山谷、城池無守禦具、士樟至、晝不巡夜不柝、忽一日召鄉夫修城、率之至一家、曰圍此室擒賊、則衙快李某家也、縛其渠魁、密室中得刀統數百事、大將軍印一枚、解赴江撫、撫大喜、馳疏入奏、匿不言士樟功、士樟亦不自列、邑有捕盜至者、士樟輒給牛種令歸耕、由是盜悉化爲民、終士樟任、無盜警、有上官求貨弗得、會巡按入境、因譖之、及察吏試策、士樟首呈卷、巡按閱之驚歎、注上上考、上官大慙、尋復丁舅母憂、康熙戊戌、選補江西永甯令、始復姓閻、永甯有積荒地千餘頃、歉課至萬餘金、官民交困、士樟涕泣請於巡撫具疏豁免、舊額課萬石、減至三千石、民出水火、喜若更生、流亡復業、百廢漸舉、居無何、忽部議以造魚鱗册遲延降調、魚鱗册前任歷七年造未完、士樟履任、督能吏一月造完、院報部未分折、致罣吏議院大悔、疏請開復、士樟以數奇屢挫、不欲復仕、入

粵措貸貲斧、將謀歸臥、遘疾卒於南雄、士樟有幹濟才、而不竟其用、人皆惜之、其不肯復姓、致遭重喪、誤薦擢、尤其節行之大者、先是順治五年、大同總兵姜瓖反、代州土匪劉遷聚眾應之、據五臺之竇村爲巢穴、五臺土匪亦蠭起、賊聞士樟名、欲脅使從逆、士樟潛送妻王氏於母家山中、獨夜半入城、與邑令吳琮畫守禦策、賊數萬圍攻不能破、王氏至母家、賊聚眾攻其堡寨、寨將破、王氏罵賊、從寨壁一躍而下、胥雜樹藤蔓上、得不死、賊去、眾以長繩繫援而上、人皆以爲神護云、子襄、以文學知名、別有傳、新補



注馮雲驌有閻大木先生傳、附錄、先生諱士樟、字大木、晉五臺人

孝友仁厚、好施與、有異才、數蹇、常書其牖曰、人雖巧巧不過天、人雖拙巧不過天、故其行事重根本、得失榮辱弗較也、幼喪母、太公諱桂株、年高多病、公以孩提隨杖履、極色笑之養、太公病篤、託公於公舅新城令鄭公、遂從鄭姓焉、公敏姿博洽、下筆數千言、登鄉貢、即筮仕直隸交河令、時　國朝新定鼎、交屢經亂、南北衝道水陸滿漢官兵如織、交民奔竄十九、公至、招徠安定、數月市無閒肆、鄰之民就避患焉、兵旅驟馳之日、　聖廟焚燬、公約紳士議之、交人曰且似不宜及此、公曰、正爲兵旅驟馳不可不先此耳、廟成宣教化、講約條、於是禁里馬革民閒倉庫役、行保甲、自振恤鰥寡老弱流寓、燕趙百城、獨交邑一時有太平象、親王統大兵南征、鄰邑供具甚厚、公獨持一蒼鷹、攜一瓶酒、詣王

葬之日、深山邃谷、識與不識、莫嗟歎泣涕、弔送者數千人、公之初赴甯也、資甚微、至高平、問士人曰、某公者仍健否、曰有是人已物故、無子、孫幼、寄食他所、家貧不能葬、柩寄廟中、指曰此廟是、公憫然曰、吾十年前曾貸公銀十金、道遠未償、不意至於此、吾何忍負亡友、曾不得一抔土居也、家意

人皆難之、曰資將竭、途修且亂、俟歸倍償、當兩得爾、公曰吾困尚有生、友既死矣、三年不葬、猶可緩乎、封所貸同里人焚一紙於柩前、諭居人此吾舊貸公銀、可爲葬具、諸公召其孫受之、觀者數百人、皆感泣、公歷官不取一錢、常曰吾無德及民、惟不取錢耳、不取錢則法行、法行則奸息、奸息則惡人懲而良民安、不修褊服、朔望賀公、服其常服、澣補不易、謁省、郡人遥見、即指曰此必某縣令至則

果然、蓋以其敝輿贏馬辨之、嬸母孀老無子、事之如母、飲食必親視、卒哀毀厚葬、鄭公三子、皆撫教之、公百法守禦、城卒賴全、王王氏至母家、賊聚眾攻之、寨崚壁千丈、攻久寨將破、王大罵賊、一躍而下、賊入寨知其無物也、乃去、母家見王墜崖、謂必死、既有聲在崖石閒、蓋因柏樹藤纏、適墜其中、引繩數

十尋懸之而上、眾皆驚異、謂有神護、公喜言陰隲不爲子孫營厚產、與子襄遺命、曰惟敬保身、惟善保心、惟寡慾保壽、仁之道大、其在不刻薄乎、拆舊衣穿、積舊粟用、守舊房住、此節用之道、長久之理、

也、小氣莫爭、小財莫競、小過莫怒、小惡莫爲、吾三仕不取錢、無所遺汝、遺汝以善、其善守之、子襄孫、

佑禧佑祁、贊曰、吾聞先生仙遊之時、援筆製兩曲、其一曲曰奉勸吾家、其一曲曰一笑回歸擲筆而

逝、當斯時也、在他人且與兒女子唏噓流涕淒愴、若將不及、先生乃垂懿訓宗黨、豁然而一笑、嗚呼、

授、有醉罵於門者、閉其門次日悔罪、公延諸庭飲食之、如不知昨日事者然、姜寇反、臺民並受賊誘、

之、族中有貧者資助、賢者供書、立祭田、族人次第領之、鄉人雖不識、有求輒與不能繼、或至典衣以

豈偶然哉、

王奕葉、五臺人、由貢生選襄垣縣訓導、順治六年、沈賊叛、抗節殉難、入祀襄垣名宦、舊志

王公維、字元輔、五臺南頭村人、父之翰、由貢生宰禹城縣、有賢聲、公維以諸生教授鄉里、明季國朝大兵人邊、編入軍伍、隸漢軍旗籍、大兵定江南、授江甯縣知縣、以廉幹稱、擢戶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再遷吏部考功司郎中、晉三品秩、恪恭練事、一時稱爲名臣、蔚州魏敏果公象樞極推重之、妻楊氏遭



兵亂、與公維相失、恐受辱、遂自裁、公維既貴、追贈淑人、新補

徐騰芳、字蘭臺、光澄子、少讀父書、見明鼎將革、請於光澄、願習武以保鄉閭、光澄許之、遂入武學、中順治戊子科武舉人、騰芳氣貌魁梧、沈毅闊達、多力善拳勇、長於騎射、順治六年、五臺土寇蠭起、所至剽掠、獨騰芳所居不敢犯、兵部揀選、選六安衛領運千總、數領運報最、推升廬州府守備、時三藩相繼叛、大兵南征、半取道於淮肥、騰芳和輯兵民、彈壓地方、護送儲

倚、事咄嗟立辦、民不知兵、當事倚之如左右手、三藩既平、覃恩以軍功加級、封明威將軍、勞瘁咯血成疾、卒於任、新補

高鼎本名山、五臺西雷村人、少凶悍無賴、雄勇多力、爲惡少魁、順治五年、大同總兵姜瓖反、代州劉遷糾衆應之、鼎亦聚衆、據下峪曹家寨、四出剽掠、宣府總兵李延壽以大兵至、鼎乃効順、隨大兵征勦、積功至參將、尋擢甘肅總兵、王輔臣叛、被羈、知賊中虛實、密遣人間道歸報、大兵西討、率衆來會、關陝平、從征吳三桂、以功授四川松潘鎮總兵、鼎既貴、移家大同、聖祖幸大同、駐蹕其家、賜匾旌之、據一統志新補



王運元、字伯推、五臺走馬嶺村人、順治戊子拔貢、部考以知縣候選、己亥選廣東海陽縣、潮州爲嶺南劇郡、海陽尤萑蒲之藪、運元寬嚴並用、境轄漸平、時入旂兵駐潮州、運元慮軍民雜處、不相安、建營房以駐兵、與民居隔別、兵民皆歡悅、鄭成功游魂海上、沿海奸民、接濟米糧、朝廷因有徙界之令、時運元方入闈分校、比出闈而

海陽五都已議定畫界內徙期限嚴急人心惶惶將生變運元力請寬限民遂安帖先是海陽差徭論戶科派民多轉徙流離運元論糧不論戶民困遂甦在任十載外防海寇內戢兵民境內大治俸滿薦舉推升戶部浙江司主事未任染瘴卒新補

注邑人張繩主事王公墓志附錄公之高才篤學和風雅度孝友於宗族鄉黨濡洽於親友生徒者二十年余以中表師生承其教益者數年一旦遠任海邦暌違十載方幸其人司會計大展夙抱忽而告殂痛何如之今卜葬有日其長公子求爲之志余雖不能文忍以平生所親炙者不一實言之耶公之先世世敦本務學祖諱達材庠生宏署偉抱爲時所推生子二長諱桂秀字月英次諱槐秀字秋英卽太公襟懷瀟灑寄趣碁酒順治己丑春故以公貴贈海陽縣知縣母張氏余先祖其綱之次女亦於是春故以公貴贈孺人生子三公爲長諱運元字伯推幼而豐滿長而魁岸篤學好古過目成誦下筆數千言如長江大河泰峯華嶽崔嵬特立洶湧浩瀚而莫之能止年十三補邑博士弟子員十六食廩餼每試必冠多士累應鄉試而不獲一薦豈眞能文章者固不必科第耶順治戊子拔貢部考縣職又三應試不售慨然謂親友曰吾今日乃知以一貢終矣己亥授廣東海陽令不攜眷口冒暑長征時海寇內訌至江南道阻旅寓兩月其憂國之心寄於杯吟有南遊日記刊行十一月至任海邦繁劇莫潮爲甚公以揮霍之才游刃披解三月而潮政平焉且莅政之餘每慮臺疲年荒族人多辦糧之苦八千里外捐俸代爲完納臺人至今有活族之頌後海邑多士大兵大役數見告焉藩鎭之師雜遝雲集供億支應不絕既而王將軍統八旗移

鎭潮郡、兵民混處、公拮据經營、建營房、別民居、兵
無露宿、民免流離、風俗清焉、朝廷復行斥地、公方
入闈典試、邑司馬代庖、而海邑五都、竟在截中、及
試竣、報命已定、勒限遷徙、公力爲申請、得寬其限、
民方安息、民有論戶之苦、多累死、公則論糧不論
戶、立石垂爲定則、存活多人、莅潮十載、海寇時出
沒、公摘奸發伏、除盜安民、晝夜不避風雨、遂染沈
痾、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公平生善飲能
詩、待人以和、臨事以決、雖勤勞王事、而山水襟懷
每在流連、其見之篇吟者、不可殫述、故見其文者、
欲想見其人、然而見其人者、能不痛其歿耶、嗚呼、
公已矣、公之後未艾也、公娶張氏、余從伯讜長女、
以長才絕學、爲國爲民、竟以勞瘁殞身、吾知天之
報施於公者、當在厥子若孫也、公享年四十有三、
今卜葬於青山之陽、而志之、爲銘曰、卓哉王公簡
命粵東、搶攘倥傯、盡瘁鞠躬、十年之績、萬里之功、
光前啓後、子蔚孫蒸、繩繩蟄蟄、
地瑞天徵、千秋萬古、永奠佳城、



鄭嶼、字樂山、五臺醬坊村人、少有才藻、不拘繩墨、康
熙壬午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
世宗御極、下詔求言、嶼上封事曰、臣以晉人、得知晉
事、則莫急於晉省虧空之累、而民情大可憫也、自噶
禮巡撫山西以來、歷年虧空有增無減、難以數計、
聖祖仁皇帝曾拳拳於此、而渺未有清結之一時、今
巡撫將各州縣官員凡有虧空者、俱題明數目、革職
留任、勒限一年通完、此其爲法似嚴、於國課似爲有

益、但各州縣之虧空、多則數萬、少亦不下數千、且有虧空之數、反多於正供之數者、一旦限以一年通完此不出於民而何所出乎、既有限期、各圖補苴、非重加火耗、則偏行借貸、此皆其顯然易見者也、獨有巧爲科派之法、擇里長甲頭之能事者、或誘以恩、或迫以勢、令其亂寫紳衿姓名、具呈上憲、以情願急公捐助爲名、此固上憲之所樂於批准者也、一經批准、按糧攤派、而其數又溢於虧空之外、虎役四出、奉憲督催、嚴刑追比、而民不聊生矣、夫以數年荒歉之區、至



今斗米不下五六錢、民自謀其衣食不暇、而謂其急公尚義、將誰欺乎、果使民樸而良、畏刑速納、賣妻鬻子、已不堪問、設民頑而刁、竟不畏法、抗官拒役、勢將安極耶、臣愚以爲與其苦萬民不若出一令、立將虧空之員、革職追比、而且嚴追其宅門之家人、而且嚴追其腹心之衙役、以其平日借官以取之於民者、今日助官以補輸之國、此亦天理之當然、而人心之所共快者也、大凡長隨衙役、其初本皆赤貧、今計山西各州縣之家人書辦衙役、起家數千金者、不知凡幾、

量其家資、於十分之中而追其三以佐本官之不足、而虧空可立補矣不然、則不如酌量減免之法、或免三分、或免一半、使彼速完國課、而此後亦不得借此以累民也、至於目前捐助之累、請敕諭巡撫、凡係批准呈詞、火速行文州縣、已輸納者准抵正項錢糧、正在追比之際者速行豁免而晉省之民生得安矣、臣以臺人習知臺事、則莫急於臺山喇嘛之累、而民情又大可憫者也、自康熙二十二年、奉



旨於五臺正供錢糧之內、撥銀一千二百兩、爲菩薩頂射虎川二處喇嘛採買米麪茶葉油鹽草豆之類、以爲僧眾日用之需、此原係給銀喇嘛、令其自行採買、而非以累民者也、彼時不肖縣令、見年豐穀賤、斗米不過一錢、諸物俱無貴價、將此項銀兩、既不給之喇嘛、又不發之百姓、侵吞肥已、硬派里民逐物估價、按糧攤送、延今四十餘年、竟爲常例、而喇嘛亦恃爲奉

旨供給之物、按數檢收之時、高量重稱、均所不免、深

爲民累而莫可如何、四五年來、歲歉物貴、比從前遠
過數倍、當年一千二百兩可致之物、今則必需五六
千金矣、且稻米茶葉香油等物、俱非五臺所出、而必
取於數百里之外、採買盤纏運送腳價、又非數百金
不可、此時之縣令、卽以一千二百兩之數、全給百姓、
已不足十分之二三、而况乎其未必全給也、是以拮
据無法、連年不無拖歉、喇嘛督催、縣令嚴刑追比、在
喇嘛亦未沾其實惠而民已大受其累矣、計臺邑之
正供、止一萬二千兩、而供給喇嘛之費、反在五六千



兩之閒、彈丸小邑、民何以堪、臣請
敕諭巡撫、行文本縣、將此一千二百之項、如數給發、
聽其自行採買、從此永爲定例、則喇嘛亦得沾
朝廷養濟之恩、而臺邑之民生亦得安矣、此二者雖
皆臣桑梓之事、而實國計民生不容緩之要圖、伏望
俯賜採擇、疏入奉
旨查辦、時縣令陸長華抵任、訪知喇嘛諸不法事、欲
懲治之而未發、適喇嘛典器僧瑣吶木元旦、有因姦
逼殺民婦杜王氏之案、長華以計誘擒之、訊供通詳、

並因嶬奏、奉有查辦之
旨、備陳喇嘛科派橫索擾民情形、得
旨寘瑣吶木元旦於法、每歲從地糧中撥給喇嘛銀
一千二百兩、令喇嘛自行採買諸物、科派之弊、永遠
革除、合縣之民、始出水火嶬尋奉督學福建之
命、差竣、授吉安府知府、調南昌府、卒於任、新補
徐敬儒、字東冶、騰芳元孫、父天敘、增廣生、操履方正、
有盛德、鄉人以爲矜式、敬儒讀書勤敏、治舉業三年
不解衣、一日能爲文十餘篇、乾隆己卯舉人、丙戌大
挑一等、分發北河、補霸州州判陞漕運通判、再陞永
定河南岸同知、性剛直强毅、才識通敏、能任盤錯、抵
漕運通判任、甫三日、而潞河決、急募民夫堵合、親立
泥淖中、指麾兩晝夜、而決口塞、水不爲災、賠累數千
金不邮、南岸爲全河喫重之處、履任卽逐日驅車河
干、自凌汎至霜降、無一日息、以故全河形勢、瞭如指
掌、隄岸修守之法、取紆取直、別有心得、又予河兵錢、
使作斷取蠣、設罾撈蝦、晝夜不離河畔、得利俾贍妻
孥、有險失報則重責、在任數載、北岸屢失事、而南岸

無涓滴入民田、每年歲修之帑、悉歸工用、不以一錢入囊橐、上官知其廉能、將奏陞正定府、而漕運任內適有失察武弁冒領工銀之案、部議降二級調用、尋丁外艱、服闋捐復、赴部選江西九江府同知、先是江西漕船北上、屢以遲延獲咎、至是派敬儒爲總運、渡黃入北運河、察河水足用、而船行特緩、密遣人於水底錐探、則船底暗懸大木、故重墜不前也、敬儒大怒、呼集旂丁水手曰、前運官分爾肥、任爾作弊、無敢聲我未攜尺木、何所挾持而敢如是、皆陰喝汗流叩頭服罪、命斧斷竹索、大木悉浮水面、由是船行駛甚、先期抵壩坐船泊張家灣、候押回空、患時疫渴熱、夜半昏瞀中、從船窗中望見水、探身取飲、墜入水、人覺救起、已卒矣、河閒相國紀文達公、敬儒座主也、嘗日君材幹器局、他日必爲名封疆、勉之、聞其卒也、爲之扼腕歎息、新纂

劉溥元、字善長、五臺上金山人、弱冠入泮、治舉業、勤苦忘寢食、嘗隨父理梨樹園、歸取午餐、提筐行、默創腹稿、文成趨學舍急書、遂忘饋、家貧腰鐮刈草飼驢、

丁母憂服闋將赴選疽發於髀而卒年四十五溥元有吏才早卒未竟其用論者惜之新纂

徐潤第字德夫學者稱廣軒先生敬儒次子幼穎異眸子有清氣射人年十二即能文三韓王秉韜令五臺縣試取爲案首遂從秉韜遊歷榆次忻代保德諸任學業大進乾隆戊申登於鄉乙卯　恩科成進士以內閣中書用保送軍機章京因貧不能具車馬辭免補舍人轉典籍僕直之外閉門讀書不履津要之門嘉慶戊辰補儲濟倉監督履任旬月積弊釐剔一清次年即有稄米霉變之案各倉監督皆革職分賠儲濟米獨乾潔既而通州中西兩倉白米案發官吏以侵虧伏法倉場檄潤第兼署中倉事三月之內條上七事皆竦會侍郎戴聯奎以爲能奏調海運倉引疾歸省松楸次年入都補中書辛未選湖北施南府同知溯川江西上至巴東之南坨遇風暴舟覆眾皆呼號潤第危坐船幫神色不動有小舠從上游來救之登岸同知駐利川縣履任閱卯簿胥役逾八百人訝曰何多也詢之則大半游手無藉挂名充役羅織

殷戶、唆人捏控、得賄則上下分肥、潤第慨然曰畜虎
狼數百、而啖其搏噬之餘、是盜賊也、何以官爲、擇留
愿樸者數十、餘悉汰去、架控者重懲之、條教簡重、風
聲肅然郡守南豐譚光祥、請於督撫、調郡、審積案、潤
第剖決如流、不數月結控案三百餘、施南三面鄰四
川、川匪名紅錢客、時結隊入境剽掠、潤第與光祥、商
定方畧、倣古守望相助法頒之民閭、鄉擇社長一人、
授以防捕機宜、盜來輒失利、遂裹足不敢入、光祥因
會鞫大獄赴省、以潤第權府篆、刑錢案件、詳核精審、



屬吏不敢以五日京兆相視、光祥旋調首郡、潤第遂
引疾、光祥挽留、佐其首郡之治、數月而光祥卒、門人
王祁爲光州牧、迎之至署、佐其治、庚辰歸里設教、從
遊日眾、後設教於晉陽嶂縣介休、道光丁亥、卒於介
休館舍、潤第性剛毅、有大節、簡易通達、不解沽名、生
平一介無苟取、服官二十餘年、衣不盈兩笥、中書冷
秩、郡丞閒曹、而所至如錐脫穎、必有樹立、中歲則潛
心易學、悟入元微、先儒理學之書、讀之殆遍、旁涉二
氏百家、皆以易象折衷、生平未嘗專著書、門人有質

疑者、隨問條達、或讀書有得、隨手劄記、古文得乾坤清氣、尤工紀事、稿多散佚、制義以古文爲骨、理法最精、卒後子繼畬從門人處裒集、得雜著十七卷、日敦艮齋遺書、制義二百餘首、日敦艮齋時文、俱授梓、新纂

徐寅第、字虎臣、潤第從弟、幼敏異凝重不妄語、爲文秀潔、工詩賦、小楷尤精、會稽莫侍郎晉、督學山西、取充嘉慶辛酉科拔貢、

朝考以知縣用、分發直隸、委署肅甯縣、時同班分發直隸者四人、總督惠州顏檢、札詢以爲治之道、令各抒所見、寅第上對曰、職初從田閒來、安知治體、顧嘗聞古人之言曰、勤可補拙、儉可養廉、職窶人子、以訓蒙餬口、從朝至暮無暇晷、故常習於勤、崴得脩脯三四十金、事畜僅免饑寒、故常習於儉、竊願以處蒙館之勤、移之從政、庶不至於廢事、以處蒙館之儉、移之服官、庶不至於敗檢、制府閱之大喜、鈔頒通省爲矜式、自初署肅甯、即絕苞苴、嚴請託、風裁冷峻、有笑比河清之目、疑獄一訊即決、案無留牘、於倉庫尤愼重、量入爲出、雖窮急不挪移分毫、後署肅甯、補威縣、政

治如肅甯、癸酉題補故城、履任數月、而教匪之事起、
滑縣人郝振芳者、寄居故城、習教傳徒、滑縣事起、遣
弟子四十人往應之、寅第偵知託故下鄉、夜半獲振
芳以歸、嚴訊得弟子名籍、屈計時日、大兵已圍滑縣、
四十人者、不得入城、且返、沿途置密捕、到輒禽獲、無
一人漏網、悉解省正法、丙子調河閒縣、河閒附郭、爲
東道衝途驛馬百餘匹、寅第均徭役、時芻秣民無苛
擾、馬無倒斃、府中控案如麻、太守穆揚阿、悉委寅第
訊鞫、一訊輒結、常有餘暇、遇旱災、分境內村落爲三

等、某某村豐稔、宜新舊並徵、某某村歉薄、宜緩舊徵
新、某某村成災、宜並緩徵新、分別造冊、朗如列眉、藩
司姚祖同極贊之、頒其式於通省、戊寅升景州知州、
道光元年辛巳、升順天西路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壬
午冬、
特旨擢河閒府寅第歷河閒五州縣民聞其來、欣欣
額手、河閒詞訟之多、甲於通省、寅第昧爽卽起不櫛
沐、閱文書隨閱隨批、十指如雨下、早餐畢、升堂訊鞫、
案情如懸鏡狡猾者不能隱、輒叩頭駭服漏二三下、

乃就寢、積一載餘、塵案肅清、而訟亦衰息矣癸未直隸大水、督屬吏查災分數必實戶口勿漏、計費帑近二十萬、米稱之、司議以爲太多宜減、寅第堅持不肯、卒如所請、災黎得免溝壑、是年大水之後、各河決口縱橫、寅第疊稟、請興工堵築、時襄平蔣礪堂相國攸銛爲直督、委清河道某來查估、欲用以工代賑之例、寅第爭之曰、凡以工代賑者、皆土工也、意在賑而不在工、今決口數十、需稭料甚鉅、非僅僅土工也、專用工賑例、料無所出官不能賠、必借資於民、災黎啗草根不飽、又因之以科派、非惟府怨、事且不集、某歸謂寅第梗成議、不肯用工賑例、相國怒以札責之、曰料即不可、土工奚不可、奈何不顧大局、徒知要譽耶、札發而寅第議上、乃與相國所言同、甲申秋、工部侍郎程含章、奉命查辦直隸水利、寅第所派隄河各工段獨與別段不同、程侍郎蔣相國、先後來查、皆歎其實心任事、乙酉秋、調署通永道、次年丙戌、逆裔張格爾反、回疆調索倫勁旅徂征、或曰行內地、或曰行塞外、屆期猶無

的耗、寅第揆度事勢、謂必行內地、飛檄沿途州縣、備儲侍車馬、部署甫定、而前隊已抵關門矣、制府那文毅公彥成謂之曰微君在彼、幾缺軍興獲大咎、己丑陞清河道屢召對皆稱旨、辛卯琦靜菴相國善爲直督奏令兼署直隸按察使、寅第爲郡縣久、熟於案情律意、至是司刑名總匯、閱讞牘有疑卽批駁炳燭治獄詞、漏下三鼓、猶操管疾揮、不覺其勞也屬吏深州牧蔣兆璠者、寅第同年友以短解錢糧撤任怨寅第之不庇也、投書列款誣詆寅第上其書於制府制府入奏、欽差兩侍郎來鞫蔣所揭各款皆誣、以節壽陋規擬革職、發軍臺効力、蔣以險詐擬城旦、諭旨有徐寅第平日居官、非聲名狼籍之人等語寅第感恩知、單車赴戍、以讀書作字自娛、毫無怨尤、甲午秋、以疾卒於戍所、新纂

張騰霄、五臺橫嶺村人、由武舉挑兵部差官、差滿、以營守備用、短小精悍、膽氣過人、嘗射獵山中遇虎、燃火鎗蹲大石旁、以俟虎竟竄避咸豐三年、選九江鎮

標右營守備、時九江已失守、兩營收潰兵、屯於近郊、
騰霄迂道湖南、半年乃達、入謁右營遊擊、補服花衣
帶刀、跪呈履歷、遊擊某方短衫臥帳中、吸鴉片煙、騰
霄大怒、擲手版、從牀上捉之起曰、汝何人、敢冒充上
官、遊擊曰、此閒向規如是、騰霄曰、督撫提鎮見屬官、
皆冠帶、無褻衣偃臥吸煙者、此必長髮假冒耳、眾弁
分解之、遊擊謝過乃罷、營中領回千餘金、遊擊填私
債、久不發、兵缺餉已數月、騰霄見遊擊日寇在戶庭
而兵無餉、旦夕且生變、某不敢任此咎、將稟撫鎮遊
擊懼、傾橐還之、兵得餉踴躍願出死力、嘗與左營並
出擊賊、騰霄身先士卒、衝入賊隊、擊殺數百人、賊已
披靡、而左營先遁、不得已亦收兵、賊由此畏之、望見
其旗、輒引去、江撫聞之、檄署建昌都司、並督帶鄉勇、
時江西徧地皆賊、撫建兩郡尤當衝、騰霄署任三年、
聞警即迎擊、大小數百戰、擒斬無算、賊竟不能近城、
咸豐七年、鄉勇有通賊者、謀爲變、騰霄率不變者、急
擊之、半日中手殺數百人、亂乃定、身浴血、血氣薰蒸、
暈絕良久、乃甦、病數日而卒、先是江撫將以其累年

戰功、保陞遊擊、帶花翎、奏未及上而騰霄卒、僅照都司例、廕一子、新纂

未仕

宋張永通五臺東崗村人、大節之祖、宋鄉學生、舉鄉薦、友睦兄弟、田宅悉以推之、試進士稿成未繕、忽目眩、不能書、有欲代爲書者、不許曰、倩人代書、是欺君以欺天也、得第何爲、遂曳白而出、由此絕意仕進、修舊志

金王敏夫、五臺人、好學篤行、尤工詩賦、爲時推重、累徵不起、教授鄉閭、遠近儒流悉宗之、舊志



注中州集、敏夫作詩、工於賦物、甚爲趙宜之所稱、集中存其詩二首

明解璿、五臺人、學問淵博、文行並茂、永樂三年、登進士第、傳臚畢、歸里省親、雅意好修、淡泊自如、終身讀書、不復仕進、遠邇服其高致、修舊志

鄭邦彥、五臺青山人、秉心質直、操修端潔、博通古今、不樂仕進、常言異端害正、佛氏爲最、誡訓合族、力闢沙門至今鄭氏不信用浮屠法、舊志

楊籠、字擢虎、五臺諸生、仁厚孝友、博通經史、值明季、知天下將亂、遂謝舉業、以五經教授生徒、臺士無業麟經者、令子鳴鶴、弟子鄭斌選等、同治是經、爲之詮解經傳大旨、且曰春秋乃聖人不得已之作、余命汝等習是經、亦余之不得已也、世居峯山、人稱峯山先生、舊志

國朝徐桂芳、字爾香、光澄兄子、少美風儀、有才畧、爲文千言立就、汪洋奇恣、不拘繩尺、崞縣李中丞楠、愛其才、以少女妻之、順治二年乙酉、



國朝初開科、選充拔貢生、性曠達不羈、好聲歌蓄小戲一班、教之度曲、順治五年、大同總兵姜瓖反代州、土匪劉遷聚眾應之、據五臺之寶村爲巢穴、五臺土匪高山等、各據險剽掠、因而各鄉土匪、如蝟毛而起、六年八月、桂芳方寢、忽二三百人、排闥入、露刃羅跪庭中曰、某等將起兵無帥、聞先生智畧如神、願爲我帥、聽約束、桂芳諭之曰、大清已受天命、爲中國主、張李數百萬眾、俱成灰燼、奈何嘯聚山谷、爲滅族計耶、眾不聽、曰勢已騎虎不

能下、今日必得先生爲帥、有死無二、桂芳沈吟良久、日勢不能已、我亦無如何、然如此草草、官兵一到、卽齏粉、能聽我令、則爲爾帥否則任爾等屠裂、衆皆曰願聽命、桂芳操紙筆曰、爾等首事者幾人、可各報姓名、村落住趾、報者十餘人、書訖曰、起事非千餘人不可、爾等歸、可各糾人、備器械、造旗幟、取歷書閱之曰、某日祭旗起兵大吉、速歸勿洩、衆讙呼羅拜散去、桂芳卽秉燭作密函、緘名單致縣令、屬密速掩捕、令一優人縫書衣中、僞爲入城送戲者、淩晨入城、密投之、縣令吳琮、密差幹捕、分路往捕、衆匪方歸、出不意、悉縛之來、立卽駢梟於市、桂芳度其必報復、遣妻子匿他所、夜半入城、將爲縣令畫殄賊策、路遇羣賊、露刃脅之、曰公不肯作賊、當明言、奈何誆殺我頭目、今不敢仇公、仍乞爲我帥、不者且殺公報仇、桂芳仰天大笑曰、興朝初取士、以我爲選首、方思殺賊報國、豈從爾狗彘反耶、因極口大罵、賊攢刃殺之而去、新補

**注** 邑人張繩有徐爾香墓誌銘附錄、余從舅爾香徐公既卒之四十年、其子躍鱗躧鱗、卜地於紫金山之陽、將改葬焉、乃以其墓志屬余曰、先大人之卒也、以亂不

克詳其禮、今幸能既其事、若使先大人之志業、不永實戾於余心、然先大人行詣、惟子能知之、亦惟子能述之、余不敢辭、謹譜公臺人家世詩書業祖父鏞、爲陝西陶王府教授、父光涉、邑庠生、公早承家緒、苦志潛修、讀書不務章句、割裂惟求古人大意、必窮其首尾、而後愜其爲人、推頹落落、不拘繩尺、不立畛域而文章之恢怪亦如之、天性直質高曠、一切死生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及夫義之所在、勃然其不可遏、世俗驚先生之宏偉也、常以爲誕先生鄙世俗之不足相狎也、閉門寡交、以誦讀爲樂、而其夙所停蓄、惟俊深知者一吐之耳、值臺邑盜賊蜂起、圍逼孤城、公潛詣城陳拒賊策、爲賊所獲、遂自盡、嗚呼、殺身成仁、可謂俯仰無愧、不怨不尤之君子矣、公徐姓諱桂芳、字爾香、少入庠、爲臺靜以甯、是爲幽宮、爰考其行、刻石壙中、陵谷有變、此石不泯

月八日合葬於紫金山之陽、銘曰、惟積不施、爲義蹶生天之不視、非先生屯、紫山之原沱水之濱、以名儒、順治二年拔貢、終於順治十六年秋八月、公配崞邑李氏、後公三十年卒、以康熙二十五年三

徐鴻鳴、字鳳臺、五臺建安村人、光澄族侄、性沈毅寡言、家多藏粟、好揮金結客、明鼎既革、各鄉土匪、多糾眾剽掠、鴻鳴散家財、修堡寨、糾合村人爲保聚計、外來遊手有豪健善技擊者、輒衣食收養之、順治戊子、大同總兵姜瓖反、代州劉遷聚眾應之、五臺高山等、亦據險劫掠、鴻鳴杜塞要隘、率村眾堅守堡壁、聲威甚壯、時宣府總兵李延壽、奉命征勦、檄派鴻鳴爲南路練總、鄰村東建安有王某

者、投姜瓖受遊擊僞職、歸而據山頂結寨、四出殺掠、鴻鳴曰、此肘腋之患、不除且受其害、因設筵招飲、王某有佩刀可削鐵、恆攜以自衛、既而飲酒酣甚、乃解刀懸壁閒鴻鳴伏壯士突起擊之斬其首、其黨駭散、既而賊以大眾迭攻、鴻鳴設方略、隨時堵禦、相機出擊、相持數月、賊卒不能破時五臺各村社、賊所過成墟、獨建安屹然無恙、會李延壽以大兵至、賊乃敗散、延壽檄鴻鳴隨軍招討、餘匪漸平、鴻鳴於山頂懸大鑼、派人輪流瞭望、無事在田耕作、有警鳴鑼聚集、夜則嚴更以守、縣令董以威因公赴省、夜過建安、遙聞金聲嚴肅而和歎曰、此眞眾志成城也、既而叩堡門、司更者曰、昏夜不能辨、未敢開、鴻鳴至、審知是官、乃開門、以威謂其有古名將風、改建安村名曰保安、後崴屢饑、輒出藏粟活眾、滹沱水漲、人艱於涉、秋冬、架木橋、春夏養水手八人、以送渡鄉人立碑頌之、新補



張燻字孔昭、五臺小竇村人、學者稱龍池先生、幼清異、昏夜無燈、能讀書、或熟寐他人出入語言動作、醒皆歷歷述之、博涉載籍、深悟聖學大旨、沈靜淡泊、人

莫測其器量、弱冠娶於嶧縣李氏、中丞楠之孫女也親迎至里門、里人闔門索綵紅錢、燻驟馬而返、主人聞之大駭、追二里許、乃挽轡止之曰、此鄉中舊俗、奈何遽爾、燻曰、他家無責爾公家詩禮望族、奈何以婚禮爲兒戲、主人謝過乃回、中順治辛卯第二名舉人大同總兵姜瓖叛夙耳燻名、遣人脅之入幕、燻僞臥病、賊舁以行、中道逸歸、賊怒、圍其居、縱火焚殺妻李氏暨家人死者七人、燻匿地窖中以免、亂定後、閉戶讀書、所學益邃、太原徵士傅山、與燻爲講學之友、晚歲結茅以居、潛心道要、每徘徊花樹間、拱立凝思、欣然時有所得、嶧縣李太史燕生受學於燻、隔一兩月、輒策蹇來、一日講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章、語一時許、猶未畢、燕生起立曰、語多恐不能融貫、請俟他日、燻悵然曰、天下容有能講書者、何必龍池、燕生訝然歸未旬日而訃來、則燻卒矣、燻性孝友、居喪毀甚、兄失明、推讓田宅、所著有四書正義易注等書、嘗就正於傅山、山爲校正、題曰五芝堂十卷、甥王運元宰廣東海陽縣、攜稿赴粵、謀授梓、未及梓、而運元卒於任、稿

遂散失、後人有鈔集者、乃雜文及詩、非原稿也、修舊志、改

注 邑人閻襄有張龍池先生傳附錄 先生張姓、諱燻、學紫陽象

山之學、並存靜敬、淹洽古今、而以性命爲宗、讀書南山下、近龍池、四方學者、稱爲龍池先生、其先世

自清河徙臺東鄉、業農、教子孫讀書、敦禮義、歷七世、繁衍富厚、爲臺望族、正宇公諱其綱、明選歲貢

士、重義好施、與鄉黨賴舉火數百家、四方遊客困歸者、設閒院優養、行則餽贐、窮途感之、名十方院

云、愛人讀書見蒙、學卽給楮筆墨、爲出貲鬻書、有達者、如己達也、邑有古君子之稱焉、生三子、長燧

早逝、先生行二、季煒、先生天資穎慧、五歲能誦古詩、解大義、性簡靜嚴重、不苟言笑、博貫子史百家、

探天人本源、力敦孝弟、媚睦正心誠意之道、辛卯登鄉薦、而先生不自以科名重也、曰此自偶試得之、

之得失何與焉、自孔孟以來、相傳者何物、斯乃吾人之大業耳、手著四書正義六卷、易註二卷、教甥



侄弟子、闡扶淵義、河洛象數之旨、旁通四貫、皆前人之未發、不疾行、不倚坐、不跛立、夏不扇、冬不爐、

一布袍衣數年、縫褶敝裂、明潔無垢、居父母喪、扶杖骨立、葬祭遵古禮、時有白鳥棲屋傍樹、色如鷺、

集三載去人以爲孝、思所感兄幼失明、分爨田宅、先擇美者讓之、姜寇叛雲中、太原以北、千里響應、

寇稔先生名數迫從先生、假病劫縛以去、中路潛遁歸寇、縱火掠殺夫人李氏與侄翠屏七人並遇、潛

害、先生藏地陶免寇平、見屍骨殘徧野、先生以葦席掩七百餘骼、歲更饑、設法賑贍、多所存活、厥後

每歲除日、散粟貧乏里人賴之、亂後鬻上莊安姓者、荒田數頃、平久地闢值增數十倍、家人喜得肥

壤、先生曰、此安姓田也、取原值還之、壬辰歲例應揀選、親友勸行、先生曰、吾無意功名、久矣、卒不就

詩致類彭澤、先生好緩步、所居茆屋數間、僅蔽風雨、而門逕曲折、皆植松柳杆成林、先生時步其下、

每數武則拱手靜立、若誦若思、弟子不敢問、問亦不言、與賓友弟子坐、喜談古人事、因類感觸、輒舉

數百餘段、誦漢魏來古詩詞、如展卷讀、常語弟子曰、學者品行、大端爲利誣、敗德亂行、莫此爲最、至讀書、則必力行、期合古人、無本之學、不足取也、有詩集數卷、並四書易註、皆授甥王運元、元遊宦粵中、攜將鐫行、元卒於官、稿遂失、學者惜之、贊曰丙辰禮闈嘗與先生同號舍、見終夜端坐、未嘗少寢、事畢、英彩耀如也、聞先生幼時、書室熟寐、人出入取攜言語、醒皆歷言之、如未嘗寐者、襄常問先生曰、幼信有然、今不能矣、此謙辭也、嗚呼先生所養、殆不可測矣、

## 又過龍池先生草堂詩

遙訪草堂好、滿架盈圖籍、展玩不忍去、主人去轉迫、主人欲去便自去、彼此各相行所適、但教壺中有酒足三更、明燭紅爐永今夕、客自爲君能待客、注先生適欲他往因送之、



就者衆、一時稱爲名儒、修舊志

閻襄、字申之、士樟子、少有雋才、隨父宦遊南北、見聞博洽、文益閎肆、中康熙壬子科舉人、二十二年、聖祖巡幸五臺山、親御繁弱、殪猛虎於長城嶺下、錫山名曰射虎川、襄爲碑文、恭紀其事、文章贍博、一時推爲大手筆、書法尤工、其遺墨人寶貴之、子佑禧、亦以文學知名、新補

注 案襄爲斯文、恭呈 上覽、極蒙嘉贊、命有司勒於瑣珉、賜黃金三十兩、以爲讀書之資、勉其及時

上進、未第而卒、邑人鄭嶲有詩云、英雄自古重遭逢、每過殘碑憶舊蹤、賦獻龍泉迎翠輦、金頒鷲嶺捧黃封、鴻文不朽堪千載、佳語常留在五峯、未侍曲江人已沒、惟餘片石傍孤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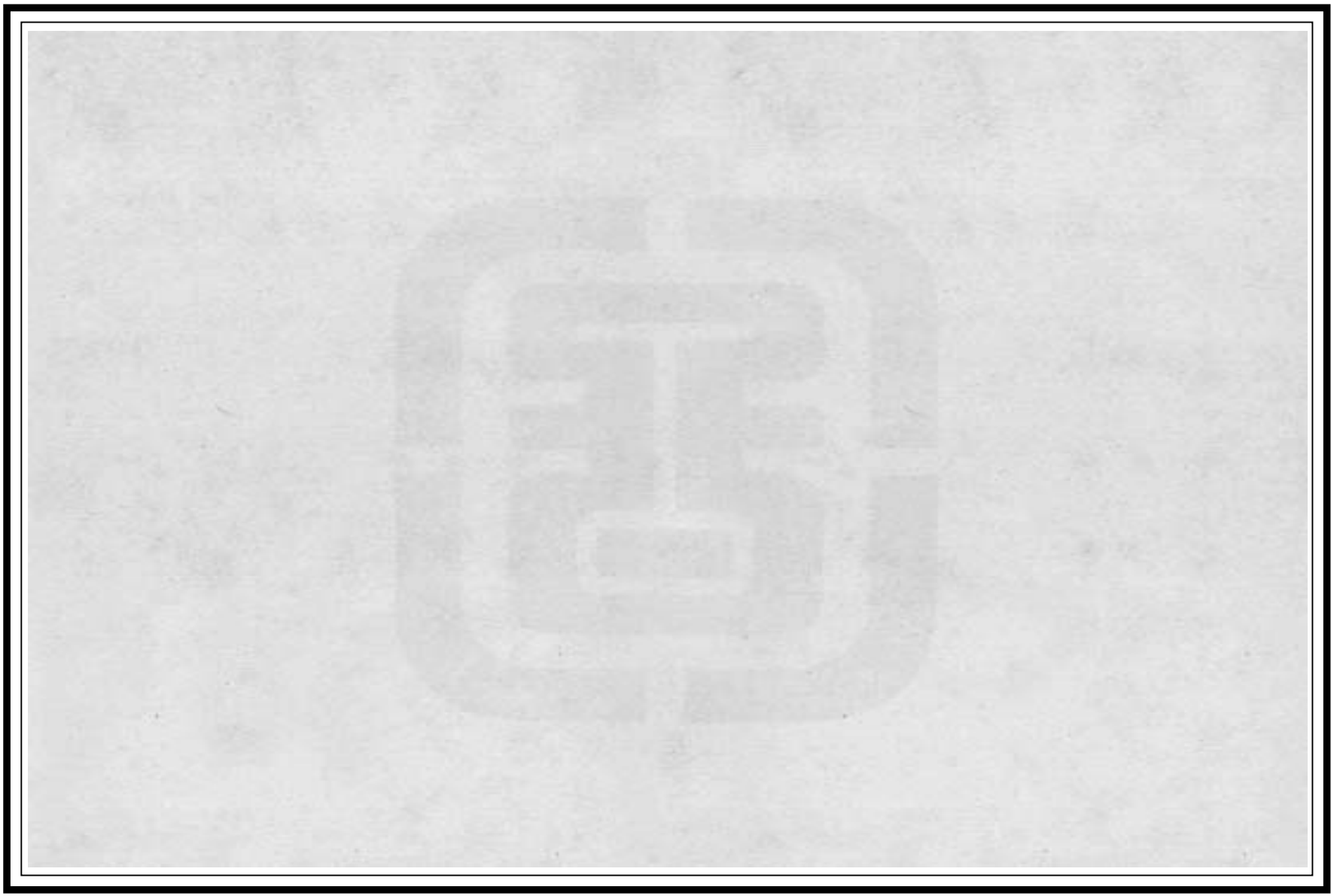
曲子宜、五臺河邊村人、博學多文、潛心性理、尤得力於近思錄、肄業晉陽書院、與興縣相國孫文定公嘉淦、定襄齊解元建中、薄進士人龍、皆推一時名宿、而子宜理法之精、諸公尤所心畏、困於鄉舉、迄不得售、孫文定公、督學江南、延之入幕、校拔精審、南士皆折服、文定爲延譽公卿間、爭欲羅致門下、而子宜恥於



干謁、卒以青衿老、修舊志

徐天敘、字典五、騰芳曾孫、父賜祿、赤手起家、以宏厚聞、天敘入泮知名、文學成宏體、簡貴無枝葉、早謝棘闈、潔斗室、讀書其中、終日危坐、無跛倚時、有盛德和氣睟然、見者如坐春風中、治家以禮、內行修飭、閨閫無譁笑聲、仁厚好施予、鄉人有爭競、就天敘取平、一言剖決、咸悅服罷去、人比之王彥方、教子孫有家法、爲外吏者、皆以廉稱、新纂

五臺新志卷三終




文獻新志
第四冊

寇平、招集流亡、教之墾種、瘠土皆爲膏壤、遇歲饑、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善泉五都、生聚密如、並其澤也、鄉有搆訟不決者、諭以一二言、羣拱手服、不復更質於官、嘗夜行遇盜審視知爲之翰、羅拜散去、其爲人所敬服若此、卒祀鄉賢、



忍辭、按狀王氏祖籍忻州、明成化中、遷五臺、遂世爲五臺人、曾祖諱明、好學力田、名載邑乘中、生三子、長諱清、號如水、孝友醇睦、鄉人推爲祭酒、三世皆以文學著稱、而如水公以孫貴贈通議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秩三品、配尙氏、贈淑人、亦生三子、長諱之翰、卽瀛宇公也、以明經筮仕禹城、有賢聲、無何值流寇亂、浩然解組歸、日以督課子弟、獎掖後學爲務、布衣蔬食、儉於自奉、每歲所入、先急正供、餘悉以賙勞乏、或葺廢祠、敗刹、不以自私、里中貧不能應追呼者、輒代輸納、姜寇之亂、全晉騷動、孤城危矣、公以寡謀壯士、爲固守計、晝夜枕戈、目不交睫、邑獨全、公以宿儒起家、而遇難慷慨、膽決又如此、於累卵公捐金募壯士、爲固守計、晝夜枕戈、目不交睫、邑獨全、公以宿儒起家、而遇難慷慨、膽決又如此、

亂初定、人多轉徙、閭井閒然、公又多方招來、借牛種勸開墾、拓荒田數百頃、活戶口數百家、猝有大役、每代應以紓民困、邑人德之於是尸祝者偏里中矣、公凡三遇覃恩、累封通議大夫、吏部考功淸吏司郎中、秩三品、紆金衣繡、赫然貴盛、顧益謙和、卑以自牧、人有相爭不決者、公以數言諭解、皆感服而退、偶夜遇

不禁淚涔涔覆面也、葬於黃金山之陽、歲已久矣、墓木拱矣、而碑志闕焉、因以爲請、余感孝子之志、其曷

餘年始一覩親母面、又遲至丙申、乃迎養公於京師、丁酉歸里、戊戌病卒、中閒侍膝下者一年耳、言之輒

元輔王君、以從龍舊臣、爲兵部員外郎、恪恭練事、擢吏部考功司郎中、前後數年、每遇余歡然道故、奉手摳衣、如一日也、甲寅之冬、君過余邸舍、述其尊人瀛宇公修德砥行、彌老不倦、而君以十九歲離兩親、十

瀛宇王公墓表、昔余典中樞時、本閣襄王瀛宇墓誌、魏象樞

盜初不知爲公及熟視卽相率散去他如捨田以立義塚煮粥以賑飢寒輸粟濟貧士其誼猶有足多者

鄉飲延爲大賓士庶環橋而觀咸嘖嘖歎希覯焉公天性篤厚以孝弟教家禮讓訓俗民風爲之一變初

膺封時適居京師元輔具冠服執爵爲壽公誠之曰吾家世守忠厚祖宗耕讀而外不敢欺一鄉人行一

悖事致有今日受朝廷異數之榮於分足矣其毋怠厥修慢厥職負主恩以負所生元輔再拜受教又數

誦感應篇陰隲錄諸書以訓子孫其明於大義不慕華膴豈世俗之見所易幾哉公歸甫一歲意忽不怡

遂不起鄉里流涕公舉崇祀鄉賢及今十餘年士大夫追頌之者不少衰余嘗考漢陳仲弓平心率物有

爭訟輒求判正謂甯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夜入室起呼子孫而訓戒之盜自投地王彥方之化盜

鄉人也盜甘刑戮惟畏使彥方知人將就質曲直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兩賢風烈輝映先後歎爲殊

絕今觀於公流風蘊義不有同符者耶公生於萬歷庚寅卒於順治戊戌享年七十元配劉淑人臺邑望

族及笄于歸克嫻內則孝舅姑敬夫子勤儉婉嫕百行無訾與公有孟梁之風生於萬歷壬辰卒於崇禎

甲戌享年四十有三其子孫爵位婚配例不書於表銘曰履道坦坦厥位則嗇厥德則豐天聽昭昭慶衍

其後榮被其躬芳型振俗興仁教讓千秋可風五峯雲表地靈蟠結銘此幽宮

鄭王弼字亮臣五臺小王村人家貧好學性穎悟爲文有奇氣雍正壬子領鄉薦乾隆丙辰成進士補澤州府教授遷浙江婁縣知縣爲政簡要案無留牘婁邑向多宄吏至是無所事咸乞退上官察其能有巨案輒委令判決遇歲旱蝗先發倉而後請當道嘉之以爲識大體通權變在官數年循聲大著民作歌以

頌之、擢太倉州知州、未任而卒、本志舊

徐繼畬、字健男、號松龕、父潤第、前書有傳、繼畬幼岐嶷、讀書頴悟、工屬文年十八、補諸生食餼、旋登嘉慶癸酉鄉薦、道光丙戌成進士、

朝考第一、選庶吉士、丁外艱服闋、授編修、轉陝西道監察御史、前後上疏、皆關天下大計、嘗奏言政體宜崇簡要、祈酌删部例、裁抑吏權、

上嘉納之、因召對與談時事、至爲流涕、繼畬受宣宗知自此始、丙申出守廣西潯州府、數月、擢福建延建邵道、庚子調署汀漳龍道、時海疆多事、敵艘聚厦門、與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數驚、繼畬相機堵禦、境卒獲安、總督顏魯巡撫劉次白、交章論薦、壬寅五月、擢兩廣鹽運使、旬日復遷廣東按察使、癸卯擢福建布政使、丙午授廣西巡撫是時



上知繼畬可大任、故一歲數遷、洊歷封疆、又以海防初靖、撫綏綦要、旋調福建巡撫、令辦通商事務、繼畬久駐嶺表、熟悉敵情、得其要領、莅任後、端嚴持重、務以恩信羈縻、體國家休息之意、於時各國悅服、咸遵

約束、部內瘡痍盡復、會英吉利使臣詣閩令僦居貨所、令遽給符、事關國體、繼畬未卽奏罷令、遂爲言官所劾、先是繼畬入覲、宣宗詢以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爰命採輯爲書、書成曰瀛環志畧、未進呈而宣宗升遐、至是言者竟以書爲口實、文宗御極、召見畢、語廷臣曰、徐繼畬乃老實人、並非欺詐一流、內遷太僕寺少卿、會詔求直言、繼畬上三漸宜防疏、一日土木二日宴安、



三日壅蔽疏入、有旨褒奬、是歲壬子科鄉試、特簡爲四川正考官、駸復大用矣、適以閩撫任內起解犯官遲延、被吏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同治乙丑、詔以京卿陛見、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補太僕寺卿、加二品頂戴、居三年以老疾致仕、癸酉鄉試、重宴鹿鳴、蒙恩晉頭品頂戴、是歲卒、年七十九、繼畬之被議歸里也、値粵匪北竄、當事奏派督辦防堵、其後囘匪猖獗、

復奉督率官紳總辦各府州團防之命駐太行年餘親歷各要隘所措置悉合機宜沈維笙協相時撫晉甚倚重之爲人器識深沈行政務持大體於通商事務尤老成遠慮洞達時勢忠愛出於天性自受知遇一念報國死生以之不解沽名罷官歸裝蕭然主講平遙書院以自給父潤第故好陸王之學幼承其教而務爲博覽記誦無遺所著瀛環志畧及退密齋詩文制藝並爲世所推重云本墓志楊篤太僕

寺卿前福建巡撫徐公家傳公諱繼畬字健男號松龕五臺人父潤第乾隆乙卯進士同知施南府以理學名世公其長子也幼穎敏成童工屬文周石芳侍郎督學山西大器之補諸生食餼年十九舉嘉慶癸酉鄉試道光丙戌成進士遭父憂服闋授編修轉陝西道監察御史時公釋褐十年矣雖讀書中祕而於部曹事例郡國利病靡不窮研洞曉思有所建白及拜臺諫一月章數上當是時宣宗屢降旨切責內外諸臣空文無實每得公疏必稱善再四風示有位海內翕然想其丰采以爲公賈生陸宣公復出也最後論政體宜崇簡要尤切時務疏入上大感動立召對與語移時詢及民瘼至於流涕明日即擢爲潯州知府甫到官遷福建延建邵道延平於上游四府爲要衝嶺谿盤互奸宄時發道光初總督趙文恪公設法懲治始少戢公申明條約督所屬實力奉行巨盜某尤梟黠蹤迹詭密屢捕弗獲公一夕偵知所在掩擒之並其黨數人生磔諸城門見者股慄比去任境內肅然海防事起庚子四月敵艘駛入穿山洋入閩騷動乃調公署汀漳龍道甫至而廈門告警距漳七十里居民日數驚公連

夜購大木爲排樁塞鎮門各港扼險固守敵知有備不果犯旋舍廈門去事平擢廣東鹽運使未至改按察使癸卯遷福建布政使丙午授廣西巡撫未至復調福建公既久駐嶺表益究心洋務於外國山川道里政事風俗一切戰守之勢張弛之宜無不燎然心目如聚米畫沙燭照而數計既受事則堅守要約疏閣節目務以恩信相羈縻通商諸國咸傾心嚮慕商民輯睦侯官林文忠公時督雲貴聞之弗善也及歸日相與媒孽競爲蜚語聞都中同官皆爲公危公屹不動始公入覲時宣宗詢及海外形勢各國風里倡議盡驅西商出城責公畏葸公不之辨發數難曲詢之林亦不能答也意稍解而聞之新進喜事者土公具以對遂命纂書進呈公歸未嘗以語人及書成曰瀛環志畧未表進而宣宗升遐至是言者搤中外交涉事劾公並指是書爲口實欲中以奇禍文宗既召見知公無他顧左右曰徐某乃老誠人何謂欺詐命留京供職補太僕寺少卿公念上方初政當以養德爲先上三漸宜防疏一曰木之漸二曰宴安之漸三曰壅蔽之漸特旨嘉獎命書之屏風置座右是歲咸豐壬子鄉試即簡公

朝門行走兩宮皇太后慰勞甚至授太僕寺卿通商衙門以前在籍團防功給二品頂戴尋充總理同逆北犯當事奏派督辦防堵既而陝豫軍並興復奉命總辦各府州團練同治四年陝有司趣之入詔許之歲癸酉距公鄉舉六十年矣故事重宴鹿鳴大吏先期奏聞賞加頭品頂戴其年七月卒年七十九公偉軀幹言詞樸訥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爲文博大閎文館事務大臣居三年以老乞致仕優詔許之歲有所籌畫動出萬全議者未能深悉及不安於位而天下益以多故乃歎服爲不可及家居十餘年值粵歲或數遷莅職皆不久即去獨撫閩五年與洋務相終始遇事持大體具卓識不以小數沽名激切聳眾深制舉業尤成一家言蔚爲當代宗工年六十始爲詩具張王體格每一篇出人爭傳誦遇人甚和易而

耿介自信、在翰林日時相慕其名屢招致之、卒不往、罷官不名一錢、主講平遙資脩脯以給、平生論學大旨以不欺爲本、忠愛特出於天性、其再出山、年踰七十矣、自知衰老、顧以受　先帝知遇、冀得展布所蓄、因時補救及見事勢大異、則感歎歔欷、欲鬱鬱不自得、然各國使臣聞其至、皆額手相慶、爭先覿面、或攜榼酒造邸爲壽、國之君主、亦時時寄聲訊起居、其敬服若此、而所著瀛環志畧、中外刊布、羣奉爲指南云、

楊篤曰、余讀林文忠公使粵奏稿、輒歎以彼其才不竟於用、讀公書又疑之、乃曉然於地勢敵情與事變之所由來也、兩公深謀遠慮、持論不同、而爲國之心則一、其時士大夫顧多是文忠而非公、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洪逆既熾、朝廷畀文忠以討賊之任、未至而卒、海內尤同聲痛惜、謂爲生民之不幸、而不知公之身係安危者其事又相若也、初公撫粵西、旋命鄭祖琛撫閩粵西地褊瘠、宣宗既簡公以撫粵西、日持齋戒殺、遇會匪劫盜專務姑息、不以實奏、洪逆遂無所忌而難作矣、雖創鉅者潰或遲痛深者愈難速然使公當之、必不匿情畏事、釀患若是其極、論者徒冀幸於功成、不追維於禍始、天下既定、更無言及之者、吁曲突徙薪、無勞可見、而況其在幾微之先乎、余故備著之以俟後之知人論世者、

歲食潯梧關稅、稱腆仕鄭時相門人也、意有所屬、乃於　上前、盛稱公才、謂粵幸無事、閩方通商宜兩易、公行至潮州而膺新命、鄭素奉佛、既撫粵、日持齋戒殺、遇會匪劫盜專務姑息、不以實奏、洪逆遂無所

王丕顯、字伯康、號西樓、貢生升之長子也、幼聰穎、眸炯炯射人、家貧溺苦於學、夜讀不得油、恆然香以繼、弱冠舉道光乙酉鄉試第一、癸巳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歷宰烏城富陽桐廬、精明諳練、所至有聲、桐廬有蠹吏、爲一方害、歷官皆無如何丕顯至、暴其惡、

痛繩以法、合境稱快、烏城女子賽金者、其母不貞、所
私者謀並污女百方誘脅、不從、乘閒强劫之、女遂自
盡、己瘞矣、丕顯訪得其實按論如律、女以烈得旌、屢
與浙闈分校、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署長興時、整新學
校、愛養士民、尤多政績、縣人爲製十奇之謠丁父憂
歸以母老遂不復出家居課訓生徒讀書自樂踰十
年卒 本採訪冊

李永清字定軒號思皋東冶人武舉成蹊次子也幼
穎敏好學初應童子試即有文名弱冠補弟子員食
廩餼潛心舉業從忻州孔舟山舍人遊舟山山石名
宿精儀禮永清受學有年學業大進道光乙酉膺選
拔 朝考列二等以教職用選岳陽教諭之任後整
厲學規激勸諸生多士翕然宗之尋謝病歸讀書益
勤壬辰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
山東是時捐例方盛仕途龐雜需次人員多夤緣徑
竇慨然曰吾安能爲此哉賦未仕已仕二篇歷道仕
途情狀即引病歸家居教授從遊日眾性和易無崖
岸而制行方嚴人無敢狎以非義生平精勤學業於

俗無所好年垂耄老猶恂恂如弟子所著有味靜軒詩文太僕徐松龕爲序而行之（本採訪冊）

張志賢字希甫號靜山橫嶺村人道光丁酉由副貢領鄉薦大挑列二等賦性敦厚清介自持其學問本原恪遵程朱尤精心於近思錄爲文矩矱先民一語不苟從遊者多所成就咸豐四年督辦長城團務勤心防禦安堵無驚敘功補和順縣訓導前署朔平教授教育多方士風蒸蒸日上至今猶稱頌不衰云（本採訪冊）

王作哲字舜臣號西園走馬嶺村人運元曾孫性英敏讀書過目成誦甫屬文即嶄然見頭角雍正己酉薦於鄉困公車者二十年閒居靜讀學業日臻乾隆戊辰成進士任直隸內邱縣興利除弊俱愜民心有清愼廉明慈祥愷悌之譽淡於勳名不樂仕進改授平陽府教授以課讀自娛士風丕變年五十七歲卒內邱進士朱璠圖等思棠陰遺愛公請從祀名宦（本採訪冊）

鄭事天小王村人由崴貢生任陝西苑馬寺監正明

季歸隱居青山下讀書自娛不談世務順治六年大同總兵姜瓖叛盜賊蠭起以應之而邑境尤多土寇肆行劫掠禍及梓鄉時縣令吳公守城嚴密門不啓事天縋城入議捕率鄉眾助之攻搗其巢穴匪無所容遠遁其餘黨散歸田里境賴以安仍閉戶諷哦云

本採訪册

未仕

國朝張其綱字子立明末崴貢性嚴正好義動必以禮就家築館延師教四方讀書之無力者得入舍卒業行旅困乏投其門無不優養或賸以資鼎革時盜四起剽掠至其里家人告之曰吾主人田舍家所有惟菽粟然已散之鄉里矣盜相顧引去未幾卒疾篤語其子燻煒曰安貧樂道一生受用不盡吾所爲非自高也鄉人皆爲流涕題其墓曰古君子子燻前書有傳煒字孔榮少嗜學與兄齊名潛研性理湛然具心得由崴貢選大同訓導世稱龍潭先生

本舊志及採訪册

毛思憲字邦公毛家村人年十二通七經未冠補弟子員邑宰王秉韜闢崇實書院講古本大學思憲以

名諸生與焉、與進士徐潤第、並研求性理躬行實踐、
同學推爲祭酒、爲文渾灝有蘇氏法、終身困名場、晏
如也、晚年猶懸李二曲坐功圖於壁、環堵中蕭然自
得、年七十九卒、徐潤第爲作耄年進學記、推稱甚至、
（本敦艮齋遺書、及採訪册、）
謝瑚、字石珊、東冶鎭人、性嚴介、劬學嗜古、勤苦至忘
飲食、舉道光乙未鄉試、自以年踰强仕、不復營情利
祿、主講崇實書院、教以身先、經其造就、皆敦篤有法
度、士林至今頌之、（本採訪册、）



李朝臣、字叔帶、號青巖、陳家莊人、嘉慶中武舉、有儒
風、寬能容物、性慈惠、好施予、家素封、道光十二年、出
儲粟賑飢、一鄉無流亡者、學岐黃術、延請無遠邇必
應、並施藥餌五十年不懈、全活甚多、（本採訪册、）
王之藩、東馬村人、嵗貢生、性誠篤、樸質無華、嚴正有
度、博聞强識、善屬文、成一家言、教授生徒多所成就、
爲士林推重、（本採訪册、）
鄭雲梯、字季青、小王村人、恩貢生、性端方、介然無苟
善承親志、博歡顏、學務實獲、其讀書自箴錄、有立足

怕隨流俗轉、存心學到古人難佩紳兩語今仍在、屆
此髦年敢自寬之語、設帳授徒悠然自得、年踰七旬
卒、邑進士徐繼畬贈以文、序其學行甚詳、本採訪冊、
王升、字上達、號槐園、松臺村人、幼貧、耕讀兩治、早失
怙、恪遵母訓、爲秀才時、設館東冶、從學日衆、經裁成
悉變化、先後入庠序者五六十人、其子弟擢巍科膺
選拔遊泮宮者九人、王氏自忠烈翁仁厚傳家、升尤
能恢宏祖德、道光中歲屢歉、升倡捐粟米、賑濟一鄉、
家本拮据、以館俸供食指、而姻鄰有急難、身任不辭

其病無藥喪無棺者悉助之、長子丕顯、作令於浙、稍
稍得祿養、而河潤益廣、遇負心不較、付之一哂、故升
既卒而遺債且數千金、由廩膳貢成均、以長子貴、勅
封文林郎晉封奉政大夫、七十三歲卒、本採訪冊、
韓國棟、字幹材、號兀峯、環堵坪人、才穎悟過目成誦、
工書法、道光中歲貢生、父病瘵侍養十一年、朝夕無
怠、父歿、設館東冶、從遊日衆、有貧不能讀者、愛其才、
給粟米賑之、曲成後進婆心乃爾、八十三歲卒、本採訪冊、
劉遇熙、字緝齋、號桐庵、上耿家莊人、早失怙、家貧力

學、道光丙午領鄉薦、主講繁峙北靈書院、以端方式士林、性喜靜、屏棄俗緣、縣令余公有未獲覿面之憾、嘗嚴內省喜聞過、以謙受益、時將易簀屬其子曰、有問我生平者庸碌無長盡之矣、其虛懷若是、本採訪冊、

羅周典、字郁文、號石橋、國都殿人、穎悟絕倫、博聞廣見善屬文、自成一體、幼入邑庠、未博一第、後以覃恩作鄉貢、循循善誘、成就多人、性剛直、無少依阿、禮法自持、不苟言笑、有搆訟不決者、得一言立解悟、鄉人行止不端、避不敢見、其爲人所欽服若此、本採訪冊、



鄉善

明石會、林泉村人、性至孝、父歿哀毀殆不勝喪、既葬廬墓三年、母喪如之、子崙諸生也、亦以孝聞、會卒後廬墓如其父、時有白兔往來夜必同宿、時人稱爲孝感、贈以詩云、父孝傳兒孝、新廬接舊廬、荒山雖寂寞、仰不愧長虛蓋紀實也、舊志、

楊時倫柏蘭里人、父疾禱於神、願以身代、持齋三年、疾果愈、孫忠靖傳庭爲作孝行記、記曰、公諱時倫、字天敘、號西泉、五臺之柏蘭里人、先世大同府朔州馬邑縣、始祖有材、徙五臺歷七代而生海、海生公、賦性沖和、制行惇厚、雖

農畝布衣而一種純孝可風洵末季所罕覩者余與公長孫雅稱莫逆交故乞文於余以誌墓余敢實錄焉公因父疾禱於神願以身代持齋三載父疾果愈壽增一紀事母勤視問供甘旨享年八旬有四其教子也溽暑給饌大寒給薪歷久不厭是以夙無簪纓而子伯仲仝年遊泮叨廩祿歷選舉孫枝亦皆翩翩者起方興未艾公將集全福於幽壤矣嗚乎終身慕父母孝之大也一經訓子孫孝之永也異日玉樹聯芳金章寵貴光前而裕後者孰非公孝德所醞釀哉語云本固者枝必茂源深者派必長余於公信之不誣已是爲記

解雯縣學生進士璿之孫也性至孝居父喪哀毀踰禮既葬廬於墓側骨立雞斯三年如一日代州進士王辨嘗贈以文序其行甚詳序云孝爲百行之本萬善之源故孝至於天而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而醴泉爲之出以至化强暴格鳥獸孚草木何莫非一孝之所感召哉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觀於臺陽解孝子可知矣孝子解氏名雯字天章自高祖知嶧州得古儒籍曾祖洪武初爲學官祖璿登永樂辛丑進士父明德爲陝西判簿累世簪纓清白相繼忠孝相傳故於詩禮之誨聞之熟而究之深矣壬辰歲北堂萱萎解君哀毀骨立喪葬祭奠悉合禮文築室冢側朝夕臨哭冢壙所以安親之體魄也體魄既在而神魂亦在矣以故解君朝夕獻食居止常依左右而親魂亦將咽嗚於九原也是子之孝誠感召乎親而親之鑒臨亦通乎子矣夫幽而難感者尚感之而況於顯乎鬼之難通者尚通之況於人乎此解君之孝所以愜人之心而起人人之敬也吾友平度守馮君景和嘉解君孝祈爲文以贈之昔節孝徐先生廬於冢側而空城之人皆往今解君廬於冢側其臺陽之往趨敬問不假言而代之士夫亦從而敬之者蓋以天理倫有不容自已者也矧解君爲邑庠生學充而行修

才優而德厚、異時掇巍科、登廊廟、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爲孝子者、必爲忠臣矣、他日太史採而錄之、使後人稱國朝忠孝之士者、必推解君、豈假余今日之贅言哉、□

王一中、居父喪、哀毀盡禮、廬墓三年、母喪亦如之、通邑稱孝、舊志

張大仁、嘗官宣左衞經歷、以母老乞休、所司嘉其孝、以禮送還、歸後備極色養、母歿、喪葬悉準諸禮、舊志

陳翺、以行義爲鄉里所推、景泰中、歲饑、輸粟八百石助賑、成化初再饑、復賑之、爲食於路以待餓者、全活甚衆、其與翺同時助賑者、有張懋、韓勝保、王璽、王瑀



皆輸粟至八百石、後萬歷時、有楊宜春者、嘗輸五百金以濟饑民、本舊志耆善、

劉子寶、嘗於路拾遺金、候其人還之、酬以十金不受、後值礦賊劫掠鄉里、妻張氏、倉卒率子婦孫女投崖皆不死、人以爲厚德之報、本舊志耆善、

國朝王子龍、建安村人、生甫離襁褓、父藩外出、去三十餘年無耗、子龍力作奉母、既壯、度所營產、足供饘飧、遂隻身尋父、初至河南、徧訪不遇、期年走陝、又不遇、復由陝入蜀、後遇之松潘鎮、力請偕歸、松潘地在

極邊、跋涉艱苦、身瀕於危者屢矣、至是父子聚首、往返歷七年、乃抵家、歸未幾母卒、爲父繼娶李氏、曲盡孝養、終身不懈、本舊志

張良知南大興人、傭力養母、日兩餐或不飽、而奉母必備甘旨、母死、良知年已踰七十矣、慘然曰吾少孤、家貧賴母得以延日辱身奴隸、徒以母在故耳、今已矣、安能復以七十老翁爲人役哉、營葬既畢、自經死、本舊志

張炳上金山人、父病瘵、臥牀不起、炳跽進飲食、廁牖悉躬任之、歷數十年不少懈、炳早年乏嗣、七十後、忽舉一子、人謂純孝之報云、舊志



畢生花、觀上村人、母鄭氏孀也、有三子、生花最幼、家赤貧、兄皆外出、獨傭販以養母、囊擔橐負、不避風雨得錢、必市甘旨以歸、鄉人稱之、舊志

王任之、年踰冠、喪其妻姚氏、以有子終身不復娶、人多其義、本舊志義民

朱名生白崖村人、好施給、常平治道路、以便行旅、縣境之西崴嶺、水峪溝黑山關、皆鑿石通其隘、石生雲

者、小賢村人、亦存心利濟、縣北通塗、恆時修之、本舊志義

民

李相元、南坪村人、生有膂力、年十四能舉石臼、善鏢槍、百步外無虛發、少孤事母甚孝、常樵於山、遇巨豹搏之以歸、市其革、具酒饌爲母壽、人呼爲孝勇郎、明季土寇蠭起、有智子明者、以力橫於鄉、相元鏢斃之、自是相元所在無敢犯者、邑人高山素與善、兄事之、山凶悍無賴、相元戒之不聽、一日並騎行、所佩刀忽自鳴、山詢之、答曰刀腹枵、欲食爾肉耳、山驚避、及劉遷之變、山聚眾以應、折簡邀相元、相元大罵、投其簡於地曰、吾恨不於刀鳴時除此賊也、山亦由此歸正、後積功至總兵、感其義屢招之、不往、饋以金、亦不受、食貧養母以終、本採訪冊



王永有、字久豐、溝南村人、天性孝友、與人無疾言戾色、以力田起家、鄉人推重、羣熏蒸於善、雍正中、知縣興宗、以其行聞、賜八品農官、前後令皆匾旌其門、本採訪冊

劉成望、字持盈、上金山人、少孤力學、爲諸生、爲人內

行純摯、尙氣節、家不中貲、而任郵不少懈、從兄某無子、卒後、族人爭析其產、獨無所取、且出資爲營葬、鄉人欽信、有爭訟事、得一言立解、治家嚴肅有法、子溥元承其教、以名進士仕爲循吏、晚年足不履城市、王制府秉韜時官五臺、嘗以不識面爲恨云、本採訪冊

田有慶、字中正、田家岡人、少補諸生、性至孝、父病目、侍奉惟謹、衣不解帶者三年、及卒、隆冬廬墓百日、哀毀骨立、自是絕意名場、道光壬辰丙申歲荐饑、出儲粟徧濟鄉人、所居無流亡者、年九十二、無疾而卒、縣



令楊作梅重其行義、匾表諸閭、本採訪冊

徐興旺、石村人、家赤貧、甫成童、卽負炭爲業、以養父母、父嗜酒好博、每市炭歸、必沽佳釀、或遇博家索負、竭力以償、無怨詞、亦不少吝、一日父博累負、歸而大愠、興旺陰持錢三貫詣博家曰、盍讓吾父贏一局、俾少歡乎、已而父果贏、持二貫得意歸、或以實告、且誚之曰、爾尙虧一貫、父大慚、感其孝、遂不復博、本採訪冊

郭耀德、郭家寨人、父患風痺、臥疾八年、耀德侍養未嘗刻離、廁牏悉親滌之、遇風日和麗則負以出、請所

之而眺望焉已又患噎每進食必輕手拊背將徹乃已弟耀祖協力扶持左右就養歷久不倦人以爲難 本採訪冊

武斌字伯養觀上村人廉隅自持家貧嗜讀書敬重字紙攜小筐隨處拾遺朔望焚之付清流如是者數十年嘗以孝弟友恭勸鄉黨閭人重之呈其行於黃學憲批給遺行堪師 本採訪冊

趙斗煥槐陰村人由監生舉介賓性剛正輕財好施道光十二年出儲粟賑飢餓其平居修道路成橋梁



立義學新祠宇不恤勞費處物寬和而持家嚴肅子孫有過不少貸年八十有四五世同堂其後昆副鄉榜遊泮宮多目睹之 本採訪冊

賈廷暄三角村人邑庠生居家孝友樂善不倦立義學延師督課貧不能讀者多沐其恩嘉慶道光中兩遇饑饉出儲粟按口造冊日給之一鄉賴以全活至今口碑不衰 本採訪冊

姚榮春厚岡村人邑庠生居心寬厚好善樂施嘉慶十六年歲饑自減度用救村貧按口造冊給粟米道

光十二年又饑賑救如前兄萬春弟繡春協力共濟
村人感德匾其門曰德潤璠璵本採訪冊
田克敬字愼修上西村人幼秉至性甫六齡母病輟
食號而泣亦不食始以爲適然旣而常然家貧力耕
未嘗學問其得親處或暗合古人子奮興字淳然孫
作霖字用汝俱入邑庠奮興天性渾全多讀書善事
孀母博歡心終身猶孺子焉居喪悉遵古禮作霖年
十一父病禱於神請以身代母喪明飲食起居必親
侍奉二十年如一日其事親有乃祖乃父風天性然
也本採訪冊



張良相字、輔臣號愼軒松臺村人邑庠生幼失怙事
母以孝聞講禮法言動不苟家酷貧舌耕餬口淡如
也道光中連歲饑饉良相倡捐粟米賑救一鄉侄某
貧弱不能立家室良相館俸纔十金而自儉以贍之
不致離散晚年室如懸罄淡泊自甘有袁安臥雪高
風壽九十一歲卒本採訪冊
王紘字古稀走馬嶺村人舉人作謀之孫也負性孝
善事繼母遭詬厲無怨言已降服生父卒限於禮制

情未伸痛極幾滅性幼習藝從師師無子後死他鄉
綜往不知其墓數月資斧竭行乞以訪之得骸骨負
以歸鄉人善之本採訪冊
馬翔雲字衢亨永興村人邑增生舉介賓性和而介
言行不苟遇橫逆不較家素貧舌耕小康鳩宗建先
祠舍屋地爲祠基水平地二畝二分爲祭田又坡上
地六畝賑濟族貧水平地一畝給鄉保爲稽察匪類
之費工書法得尺幅者寶重之學重守身承其教者
亦循循有法度晚年喜講主敬之學七十五歲無疾

而卒子恆泰入邑庠鄉飲介賓能繼先志有乃父風
本採訪冊
白炳文白家莊人早失恃赤手起家性篤厚姻族婚
葬有不濟悉爲周給道光十三年饑出儲粟按戶口
分給一村賴以全活咸豐五年村外有古墳村人取
土其旁水潦土陷墳主賴炳文修治費數十緡無難
色工甫興而其孫萬鵬鄉試捷音至人咸謂陰隲所
致本採訪冊
張守德西雷村人好善樂施有厚德貧不能斂者具

棺助之嘗新祠宇社基狹舍地以潤之村人立石紀
其德年踰九旬飲鄉耆縣令王秉韜匾其門曰名列
五更本採訪冊
劉抑字德隅號松山寨裏村人議敘縣丞銜衛千總
秉文子繼伯父大賓秉清嗣家素封其先世好善樂
施嘗以五百金出定襄廉吏黃公於獄鄉人牛存喜
困無聊鬻妻爲解囊代贖且賙之粟卒保聚成室道
光中連歲大祲出粟賑救撫憲迄縣令賜匾旌奬抑
尤慷慨不爲守錢奴滹沱白梁橋邑人徐鴻鳴建歲



久廢抑舍水地十一畝岡地四十畝爲修橋費白梁
復興沱陽人爲豎石紀功家居五洞山產石炭縣及
鄰邑所共資山路崎嶇抑獨力捐資平治紅泉寺西
茅嶺松嶺長野溝石漕溝大嶺諸道化險爲夷東冶
石橋道爲赴省通衢亦嘗傾資以修光緒三年遭奇
荒出粟數十石分給飢餓又設粥廠數月全活甚衆
每歲冬施棉衣身歿乃止精岐黃術有相邀者雖夜
必往遇貧乏不索樂值富人輕財好施當以抑爲最

本採訪冊

其行事不具而見於鄉評者、舊志、前明有呂致化楊琇、（年九十四、）呂璉、王卿文、以孝友稱王師魯、高岡張崙呂琢、胡彥清以尚義稱、王本中、楊楫、徐琳山、高魯儒、並訓子有方、張九韶、智郜、張廷楨陳相、李仲前並持躬謹厚、閻宏道、王鵬翼、（四世同居、）及國朝姚際唐、並諸生勤學知名、而學正王式璽貢生鄭快祖張晫、曲而直其學行爲後進所式舉人劉成庵張暄事母以孝聞劉之橋盧敬業方正樸實善訓誨副貢張絜王、繪龍並張暄爲詩學權輿

科目題名、茲附著、其五貢與他途及封蔭並以類次

進士、金天德中、有張大節、（三年、有傳、）大定中、有張巖叟、（十九年、有傳、）泰和中、有高選、（元年、舊志誤作元天驥、）承安中、有楊愷、（五年、有傳、）至甯中、有聶天驥、（元年、有傳、）年闕者二人張伯豪（太和年、）李鐸、（歷官禮部尚書、）元元統中、有劉揚盛劉行、（三年、劉揚盛舊志有傳、云劉氏自唐宋以來、世居紅標村、劉揚盛劉行、）

俱元統三年進士、適世亂遂隱晦不仕劉繼祖、至元五年鄉薦劉貞、至甯三年鄉薦篤信好學、有聲州里天興閭元師南進、民皆潰亂、惟劉氏父子固守田園謂鄉人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汝等愼勿輕棄墳墓若、有乏食、當取給於吾家、一鄉之人、賴以圖存云云

案至甯爲金衞紹王卽位之四年、改元僅三月、爲胡

婿、案元遺山聶孝女墓志不言爲同縣人、姑從舊志書之

沙虎所弒、不得有至甯三年、元世祖號至元、世祖時未定科舉之制、則所云至元五年、乃後至元也、是劉揚盛劉行、劉繼祖、並元末人、獨劉貞爲金末人、而傳乃牽混爲一、其謬已不待辨、金亡於天興三年、時忻代久爲元所有、雖嘗爲金降將武仙餘衆叛據、不久復歸元、且在金亡之後、而傳乃云天興閒、元師南進民皆潰亂逃竄、一似臺州此時、尙爲金守土者、尤爲無據、數行之文、倏金倏元、輾轉莫可究詰、前書削其傳不錄、是矣、然不能竟謂無其人、姑依舊志書於科目、而附辨其誤、

## 明洪武

中、有田敏道、年闕、歷任湖廣按察司副使、

齊麟、乙丑科二甲一名、有傳、

永樂

中、有解璿、辛丑科、有傳、

宏治中、有王源、已未科、有傳、

正德中、有胡偉、甲戌科、任戶部主事、

萬歷中、有施重光、辛丑科、

國朝康熙中、有楊瓊枝、丙辰科、任江南華亭縣知縣、

鄭嶼、戊戌科、有傳、



雍正中、有梁明德、癸丑科、任福建德化縣知縣、

乾隆中、有鄭王弼、丙辰科、有傳、

武維揚、丁巳科、任甯武府教授、

史天顯、丁巳科、任蒲州府教授、

田甘雨、壬戌科、任江浦縣知縣、

王作哲、戊辰科、有傳、

劉溥元、己丑科、有傳、

徐潤第、乙卯科、有傳、

嘉慶中、有趙光斗、乙丑科、國子監學正、恩賜

耿睿、戊辰科、恩賜翰林院檢討、

道光中、有徐繼畬、丙戌科、有傳、

王丕顯、癸巳科、有傳、

李永淸、戊戌科、有傳、

同治中、有郭安仁、甲戌科、見任刑部主事、

舉人、金有劉貞、元有劉繼祖、辨見前進士劉揚盛下、

劉公哲、魏

榆、孟仲徽王進之、並闕其年、明洪武中、有田敏道、年闕

齊麟、年闕、見進士、並

傅汝霖、壬午科、

劉復初、壬午科、

薛勗、壬午科、

郭守一、壬午科、永樂中、有馬駿、甲午科、任運使、解璿、年闕見進士、白瑄、癸卯科、正統中、有白善、丁卯科、任伏羌縣知縣、改莘縣、景泰中、有楊誠、癸酉科、任四川同知、天順中、有康進、己卯科、任狹道縣教諭、張祥、己卯科、成化中、有張籽、乙酉科、張儒、丁酉科、劉潔、癸卯科、宏治中、有王源、年闕見進士、正德中、有胡偉、年闕見進士、嘉靖中、有鄭鑾、辛卯科、任固易州學正、張彌綸、辛卯科、任原州知州、萬歷中、有閻潛、癸酉科、亞魁、臨朐縣知縣、施重光、己卯科、見進士、智幾先、戊子科、兩任湖廣推官、楊茂材、復姓王、辛卯科、遼東通判、楊夢弼、庚子科、有傳、姚一讓、癸卯科、有傳、盧鴻鳴、壬子科、復姓鄭、更名國楨、任德平新城知縣、楊仰山、乙卯科、

國朝順治中、有張燻、辛卯科、有傳、楊瓊枝、庚子科、仰山孫、康熙中、有楊璦枝、年闕見進士、從弟、瓊枝、壬子科、有傳、閻襄、壬子科、有傳、殷日序、丙子科、史簪、己卯科、任廣東楊江縣知縣、劉之橋、己卯科、王倫五、運元子、己卯科、任蒲州學正、鄭嶼、壬午科、見進士、鄭士檀、壬午科、盧敬、戊子科、任偏關訓導、趙金章、辛卯科、任山陰縣知縣、趙龍章、辛卯科、尚清寬、辛卯科、任陝西華陰縣知縣、趙靈鳳、癸巳科、張厚載、癸巳科、任雲南浪穹縣知縣、際雲、辛卯科、任江南婺源縣知縣、趙之璽、癸巳科、任江南安慶鹽大使、史範、癸巳科、雍正中、有趙鳴鳳、甲辰科、鄭廷弼、丙午科、任右玉縣教諭、鄭廷璈、丙午科、任江南建德縣知縣、劉成庵、己酉科、雍正乙卯年闕見進士、王作哲、己酉科、任雲南昌府經歷、梁

明德鄭王弼、武維揚、並壬子科、見進士、張暄、壬子科、任陽曲縣教諭、曲綍音、壬子科、曲徽音、壬子科、任絳縣教諭、升東安縣知縣、曲盡直、己卯科、任高平縣教諭、王作謀、作哲從弟、乙卯科、沁州學正、乾隆中、有史天顯、田甘雨、並丙辰科、見進士、王式璽、戊午科、吉州學正、梁璿、戊午科、任陽城縣教諭、王大烈、辛酉科、曲源崙、辛酉科、福建試用知懷遠縣知縣、張孝友、庚午科、任解州學正、謝元暉、丙子科、徐敬儒、己卯、張于屏、丙子科、福建試用知永濟縣教諭、曲肅、乙酉科、曲續韶、庚辰科、有傳、劉溥元、戊午科、見進士、鄭性善、己亥科、鄭資履、庚子科、任汾陽州學正、劉鉞升、庚寅科、史耀文、己亥科、徐潤第、戊申科、見進士、嘉慶中、有趙守樸、戊午科、趙光斗、縣教諭、張文瀚、並辛酉科、恩賜、耿睿、丁卯科、恩賜、劉勳祖、庚午科、亞元、景山教習、徐繼畬、癸酉科、見進士、道光中、有王丕顯、乙酉科、解元、見進士、史兆麟、壬辰科、任忻州學正、李永清、壬辰科、見進士、楊安民、甲午科、任壽陽縣教諭、謝瑚、乙未科、有傳、王瑞琳、乙未科、劉貢西、丁酉科、亞魁、張志賢、丁酉科、任和順教諭有傳、朱汝讓、己亥科、任福建邵武縣知縣、馬秉謙、庚子科、徐用五、癸卯、劉遇熙、丙午科、有傳、咸豐中、有趙肯構、辛亥科、白萬鵬、乙卯科、經魁、劉丞怡、己未科、任平魯縣教諭、姚秉鐸、辛酉科、任朔州學正、同治中、有席澄清、丁卯科、杜子棻、丁卯科、光緒庚辰大挑二等、李士元、丁卯科、恩賜、郭安仁、庚午科、見進士、席雲生、庚午科、徐耘田、癸酉科、經魁、劉岸怡、

光緒中、有劉升瑛、丙子科、亞元、丙子科、毛泰芝、丙子科、張映環、癸酉科、

王星五、己卯科、渠綸閣、壬午科、張倬、壬午科、丙子科、

武科進士、明有王英武、年闕、歷任參將、

國朝康熙中、有楊耀祖、甲辰科、任慶府游擊、安

年闕、

國朝順治中、有徐騰芳、戊子科、有傳、張爾裕、年闕、康熙中、有

武舉、明萬歷中、有趙鑾、癸酉科、己卯戊兩科、張喬、己卯戊子兩科、羅其弼、

楊耀祖、癸卯科、解元、見進士、王公欽、丙午科、王業昂、己酉科、張懷烈、

尚清敬、甲午科、乾隆中、有鄧愷、辛酉科、盧廷揚、辛酉科、任

甲子科、

張中正、丁卯科、高雲璈、庚辰科、張鳳鳴、戊子科、

張振先、庚午科、

總千

直隸河曲灣千總、安從泗、辛酉科、劉祖秀、甲子科、岳鳴鸞、甲子科、任河南

楊桂林、癸卯科、李成蹊、戊申科、任千總遷都司、岳立、乙卯科、嘉慶

中、有李朝臣、庚申有傳、曲健翮、辛酉科、楊森秀、甲子科、張慶昇、

庚午科、同治庚午、重遇鷹揚、趙冀義、癸酉科、朱攀雲、戊寅科、道光中、有

劉元德、乙酉科、張桂馨、戊子科、白全清、辛卯科、侯靖邦、乙未科、委

署本城寶村鎮把總、定襄偏關金剛庫千總、盧秉畧、丁酉科、楊其晉、己亥科、張

騰霄、癸卯科、有傳、武以仁、丙午科、任守備、咸豐中、有朱汝勤、乙卯科、任

千總、張景融、己未科、同治中、有白廷柱、甲子科、王國陞、甲子科、

郭思讓、庚午科、楊顯名、癸酉科、光緒中、有孟全珍、乙亥科、楊

中智、乙亥科、王學炯、丙子科、

諸貢舊志統載、並闕其年、明有陳澍、刑科給事中、轉工部郎中、薛

彥庸、刑部主事、李昇、應天府推官、刑部郎中、解善、刑科給事中、補漢中府同知、盧

英、紹興府推官、田禮、監察御史、邸惟中閻端、漂水縣知縣、趙志衡、東昌

陝通、主簿、李善、房山縣知縣、席珍、經歷、白時清、引禮、曲曇、楊

勉、衛輝府照磨、趙亨、縣丞、王賢聶春、高翰、白圭、夏威、任威、馬

賢、楊紹、饒陽縣訓導、解善、鄠縣主簿、韓讓、衛衡、環縣訓導、白福、引禮、師

濟、蒲臺縣知縣、楊新、秦州州判、白英、寶雞縣縣丞、白演、縣丞、楊輝、慶陽府訓

導、王繪、盩厔縣知縣、楊璧、雲南經歷、曲傑、薊州州判、楊淵、曲周縣主簿、高

子平、劉濬、固安縣縣丞、劉珩、甯州知州、王思永、蓬萊縣主簿、陳鳴鉅野、

縣知縣、劉璣、主簿、王時中、白維、杭州府照磨、張鳳、彰德縣縣丞、白瓚、

平山縣教諭、白熹、興化縣縣丞、高璋、通渭縣知縣、鄭行簡、長山縣主簿、智

雷、泗水縣縣丞、陝潔、中部縣縣丞、王拱極、青州府照磨、高士攀、楊一

輝、遼海衛經歷、張智、閻銳、平海縣縣丞、鄭守清、渤海縣教諭、陳昌言、杜

廷瑞、永康縣教諭、解汝淮、衛經歷、解汝清、楊世豪、山丹衛教授、鄭

潮、姚舜德、廣甯衛教授、以邊才署甯夏巡撫八月、徐璽山、安朝珪、白珩、

河州學正、白煥、平涼府訓導、張如綸、歸德府教授、白燦、同官縣訓導、陳正

學、主簿、杭縣白奎光、縣丞、榮陽縣王佃、楊宗仁、教諭、鉅野縣劉惠、

欒城縣訓導、曲成學、正字、國子監張賢、教諭、岳陽縣安朝璜、訓導、武强縣王士進、鄭畏天、主簿、同官縣鄭事天、監正、西苑馬寺有傳鄭戴天、雲左

縣教諭、鄭邦清、教諭、汝陽縣鄭文熹、教諭、武鄉縣安朝琨、丞、任縣徐

鏞、西定陶王府教授、武鄉縣教諭升陝胡乾、高徹、知縣、靈臺縣有傳、張蘊道、羅

三省、訓導、沁水縣羅三變、高擢、學正、河州張子明、訓導、聞喜縣徐鎮、

韓子陽、主簿、宜川縣田龍、知縣、保定縣徐立、教諭、商南縣徐光澄、有傳、

胡應祥、主簿、浮梁縣姚一貫、教諭、沙河縣張科、教諭、大名縣白清、鄭

子慶、徐一貫、白光遠、曲應麒、以河津縣訓導、改任伊川、守城功、陞中步縣知

縣改寶坻教諭、楊起元、導、訓武邑縣張錦、知縣、武邑縣徐養蒙、楊本隆、歷、經楊

希震、劉明顯、劉宏基、教諭、永和縣孟金聲、張錡、胡向化、子、長

縣教諭、董國柱、張其綱、有傳、楊景芳、王元輔、教諭、臨汾縣鄭士

樟、有復姓閻傳、姚之澤、教諭、汾陽縣鄭自慶、訓導、武城縣鄭文郁、楊一新

國朝恩貢、年可詳者、康熙中、有田京生、丑、己雍正中、有

白敦素、卯、癸乾隆中、有安佑、辰、丙曲元音、午、庚鄭快祖、申、壬劉

繳修、午、壬徐公康、辰、壬鄭翠珍、子、庚王綸虞、巳、乙鄭侃、戌、庚嘉慶

中、有曲暢、辰、丙鄭華國、申、庚鄭雲梯、有傳、張中倫、卯、己道光中、

有高步青、巳、辛張崇儒、酉、乙王升、有傳、趙馴寅、午、丙咸豐中、有

羅周典、有傳徐耘田、甲寅王鳳管、丙辰任紹尹、戊午徐清輝、辛酉

同治中、有張坤、壬戌曲嶸、丙寅光緒中、有馬秉仁、壬申馬鍾

河、丙子岳芝、己卯

拔貢、可詳者、選拔始於明宏治時、萬歷中、以妨歲貢停止啓禎復行之、皆無定年、遇恩者謂之恩拔、國朝順治、乙酉、戊子、辛卯、甲午、康熙、壬子、壬戌、丁卯、己卯、戊子、雍正、癸卯、己酉、乙卯、皆舉行之、

乾隆辛酉以後、定爲十二年一次、舊志於諸貢皆統書、無從分別、順治中、有徐桂芳、乙酉科、有傳、王運元、戊子科、有傳、康熙中、有鄭斌選、壬戌科、有傳、雍正中、有張暄、癸卯科、張晫、乙卯科、乾隆中、有張璧、辛酉科、張昭、癸酉科、嘉慶中、有徐寅第、辛酉科、有傳、徐閱第、癸酉科、道光中、有李永清、乙酉科、見進士、朱汝讓、丁酉科、見舉人、王丕釐、己酉科、咸豐中、有孟清源、辛酉科、同治中、有裴作則、癸酉科、副榜貢、康熙中、有盧譽、壬午科、任溝縣教諭、王繪龍、運元孫、癸巳科、張絜、丁酉科、王司華、庚子科、乾隆中、有王儀烜、己酉科、嘉慶中、有王益壯、戊午科、董作肅、戊午科、李生輝、庚申科、張文瀚、庚申科、梁元龍、庚申科、趙思軾、庚申科、恩賜、趙光斗、辛酉科、恩賜、王懋敬、甲子科、白培垣、戊辰科、道光中、有徐繼疇、壬午科、張志賢、乙未科、見舉人、趙際芳、庚子科、馬全泰、庚子科、趙肯構、丙午科、見舉人、咸豐中、有鄭韜烈、戊午科、恩賜、同治中、有武本仁、丁卯科、劉

升瑄、丁卯科、

崴貢、舊志並闕其年、自乾隆壬寅、以前恩拔、亦或統書於內、皆無從分別、其名籍有姚之淵、清水縣知縣、張五美、太平縣教諭、楊之藻、曲沃縣訓導、王奕葉、有傳、胡宗化、高平縣訓導、王運隆、長安縣知縣、張鴻譽、張謨、劉銳、廣昌縣教諭、劉清、張宏猷、楊秀山、楊鼎亨、張志廣、偏頭所訓導、宋德澄、甯鄉縣訓導、楊雲霄、張淑修、師淑尼、張煒、大同縣訓導、楊鳴鶴、曲爾昌、楊維棟、張毓泰、鄭士栻、張繩、大甯縣訓導、呂王佐、陳之美、閻佑禧、張宏志、舊志功貢案、當在順治初年、姑仍舊列之、高居相、徐養鴻、張論、閻立王、徽五、張九經、鄭士檀、盧嘉言、張肇修、懷仁縣訓導、王淑五、永和縣訓導、王德五、王雲五、張熹、史成章、張紘、周贊成、王永齡、田茂生、曲而直、平順縣訓導、雍正二年、舉賢良方正、張蘊、劉堯裔、王琢、徐鍾秀、劉堯本、陽曲縣訓導、張肇基、沁水縣訓導、王援、岳陽縣訓導、劉鳳都、劉敬修、楊震青、孟紹祖、史以直、張中孚、孟繩祖、稷山縣訓導、王昇、張杏壇、曲順受、劉熄、劉子固、徐公藝、白樂清、張凌雲、董百辟、王吉士、鄭敷政、其年可詳者、乾隆中、有田臧、壬午、劉學平、壬寅、潞安府訓導、鄭紹武、癸卯、王懋德、乙巳、高雲官、庚戌、羅世黼、辛亥、高尚絅、甲寅、

嘉慶中有張振翮 辰丙
王建巾 午戊
王鎮徐 申庚
趙光前 戌壬

鄭雲綱 子甲
楊向陽 寅丙
鄭銓 辰戊
鄭寶善 巳己
趙令名 午庚
盧

敏政 申壬
鄭金聲 戌甲
王布昭 子丙
王國澄 寅戊
王之藩 傳有
道

光中有王治熙 午壬
鄭登仙 申甲
郭純仁 戌丙
王萬年 子戊
石

生雲 寅庚
徐芳都 辰壬
趙戩穀 午甲
劉諸冠 申丙
韓國棟 傳有
康

瑄 甯州訓導 庚子署永
武九齡 用訓導 壬寅選
曲西銘 辰甲
安綏 午丙
楊樹

滋 申戊
郭承翰 戌庚
咸豐中有楊汝楫 子壬
劉升瑞 寅甲
謝璔

趙 捷 寅丙
鄭毓琪 辰戊
武顯名 午庚
鄭增耀 用訓導 壬申選
趙煥

丙 辰
康占鰲 午戊
田徹 申庚
同治中有毛蔚岐 戌壬
曲龍書 子甲

優貢同治中有杜子棻 見舉人 甲子科
增 戌甲
光緒中有徐愀 用訓導 丙子選
王甸 用訓導 戊寅選
張映琮 辰庚

他途仕進明有田載 有傳 雲南監察御史薦辟
安瑄 丞有傳 任夏邑縣
陳福 寺序班 任鴻臚主簿
王幹中 府歷 任河南經
安廷珏 臨 任
張鴻 儀 任典簿 朐主
白永言 儀 任典
劉廷拱 主簿 任同官
史 鬃 渭 任
王玉葉 縣丞 任葉縣主簿 南縣丞
徐錦 任扶風
楊鐸 吏目 任濼州
楊郁
楊芳 吏目 任汝州校
盧莘 任檢
白繪 檢校 任濟南
盧潤 邠 任
唐安 吏目 任湖廣州
劉廷瑄 吏目 任薊州
白玉光 吏目 任甯州
史
萬言 吏目 任邠州
陳心學 州吏目 任太安
胡通 指揮同知 累立戰功封

國朝有王公維吏部清吏考功司郎中有傳薦辟高鼎任四川總兵有傳王

福洪任杭州府都司杜加榮仕福州府守備王公璽任千總鄭茂全任垣曲千總武寅任平陽鎮標千總子鎮邦大甯營把總鎮國功加千總周廷相由運糧千

總陞江南淮安府大河衛掌印守備山海關牛頭涯都司楊奉以武功封昭勇將軍馮蘭平陽

營守備陞蒲河都司舊志莫紀其年今可考者乾隆中有閻起

北樓營外委奉派出師陝省陣亡奉旨賞給雲騎尉世襲道光中有杜培秀廩貢

援例署太原縣訓導王丕績附貢由海疆經費援例選平定州訓導歷署榆次縣訓導吉州學正

援例選汾陽縣訓導署汾州府教授由防堵案內奏賞六品頂戴晉加五品銜張鏡由防堵署大同

咸豐中有徐繼穀庠生由幫辦防堵署台灣府經歷加五品銜徐繼壎附貢

鎮標前營左哨頭司把總同治中有謝沛禾武生由防堵任平定州外委安以

武監生援例任九江前衛千總陞貴州撫標左營守備署定廣協都司

奉議大夫隴西道僉事張子英以子蘊道官贈奉政大夫彰德府同知劉湯明廩生

以子宏基官貤封永和縣教諭

以子夢弼官封奉政大夫開封府同知姚汝光以子一讓官封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姚一簡以子之淵

以子公維官封奉政大夫以子運元官贈文林郎海陽縣知縣徐光澄歲貢有傳

官封文林郎清水縣知縣王槐秀以子騰芳官贈明威將軍徐賜祿以孫敬儒官贈奉政大夫徐天敘增生有傳以子敬儒

官贈奉政大夫以曾孫繼畬官晉贈資政大夫徐天閑以孫寅第官贈朝議大夫徐敬儒

舉人有傳以孫繼畬官贈資政大夫徐敦儒太學生以侄潤第官贈封儒林郎徐楷修

庠生以嗣子寅第官贈朝議大夫徐枚儒吏部考授從九以孫繼壎官贈儒林郎徐教

庠生以子寅第官贈朝議大夫徐蘭第太學生以弟潤第官贈封儒林郎徐潤

進士有傳以子繼畬官贈資政大夫徐閬第從九以子繼壎官贈儒林郎徐閻第

增生以子繼穀官封修職郎鄭宏基以孫王弼官贈文林郎妻縣知縣鄭常經以子

王弼官贈文林郎鄭侃如以子性善官贈文林郎王聚五廩生以孫作哲官贈文林

廩生以子作哲官贈文林郎王在龍廩生以子作謀官封修職郎曲贊

諸生以子溥元官贈奉政大夫劉崑以侄溥元官贈文林郎內邱縣知縣王大有以孫丕顯官贈文林郎晉中憲大夫楊夢周以孫奉官贈昭勇將軍楊

以子奉官贈昭勇將軍馮五美以子蘭官贈宣武將軍張志勇武生以子

以弟騰霄官封昭武都尉張沖霄以孫景融官封昭武都尉張宏俊以孫景融官贈武信騎尉史經邦以孫兆麟官贈奉政大夫史光鼎以子兆麟官封奉政大夫盧嘉言以子譽官贈修職郎郭名成以孫安仁官贈奉政大夫晉中憲大夫郭世恆以子安仁官封奉政大夫晉中憲大夫

以弟永清官封修職郎朱正鰲增生以子汝讓官贈文林郎朱寶鰲

以孫成蹊官贈武畧騎尉李迎祥以孫成蹊官贈武畧騎尉李暉吉以子成蹊官封武畧騎尉

丕顯官封文林郎王升恩貢以子丕顯官贈文林郎富陽縣知縣王觀廩生以侄

諸生以子溥元官贈奉政大夫劉崑以侄溥元官贈文林郎內邱縣知縣王大有以孫丕顯

以子盡直官贈修高平縣教諭劉嗣漢諸生以孫溥元職郎高平縣教諭劉成望

王弼官贈文林郎鄭侃如以子性善官贈文林郎王聚五廩生以孫作哲官贈文林

增生以子繼穀官封修職郎鄭宏基以孫王弼官贈文林郎妻縣知縣鄭常經以子

騰霄官封昭武都尉張沖霄以弟騰霄官封昭武都尉張宏俊以孫景融官封武德騎尉張庭槐諸生以子景融官封武德騎尉閻鎮以侄文魁官贈封雲騎尉白艷彩

以子廷柱官、封武德騎尉、白廷樑以弟廷柱官、封武德騎尉、王鳳梧以侄學炯官、貤封武德騎尉、王鳳桐以子學炯官、封武德騎尉、

蔭襲明有王臣以父源死節蔭振衛百戶世襲安節以父暄死節蔭入國子監任洛州主簿

國朝有王體元、以太高祖奕葉順治初殉難、嘉慶九年、賞恩騎尉、令承襲、于紹緒又襲

閻金、以父起龍陣亡、蔭雲騎尉襲世職、任平型關都司子文魁又襲歷署新平路營渾源營都司

列女

自旌典用限年格、而貞節之表見者日衆、舊志多爲立傳、然自貞女烈婦外、行事大抵相同、今畧爲刪潤、益以案牘可稽者、敘次、自金聶孝女以下、庸德奇行、胥以類從、其事實不備者、臚書、姓氏於篇末、

金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剉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重以崔立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污、何若從吾父於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金史本傳　元好問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申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剉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

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

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甯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檢點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鄕奉御忙哥宰相子

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

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人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

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斬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並志予愧



長讀書不仕事母甚謹元統三年母卒哀毀幾至滅性鄕人皆曰其母節其子孝可以傳也舊志

王氏上金山蘭從義妻夫死以節著至正中歲饑出粟賑貸鄕民德之本劉成菴王節婦傳云辛亥之歲時值莫春杏花成堆惠風襲體余遣懷舒嘯步至南灣見古塚壘壘荒郊寂寞芳草與墨雲萋迷殘煙共斜陽黯淡躑躅之間欷歔弗勝適有斷碣倒臥字迹依稀取草拂拭伏而讀之僅得數行乃知蘭氏舊爲臺州望族富甲千家而石刻之文則譜蘭從義之妻王氏之梗概也氏賦性貞烈幼適從義生子居旺居仁甫數歲而從義已物故矣氏號慟數絕初不欲生因家人勸諭三日後乃進一啜營葬畢事舅姑以孝聞撫幼子寬而有嚴艱貞不渝躬織勤苦晏如也數十年閒凜若冰霜人不敢以非語干之家道雖益殷實然未嘗有笑容元至正

年、歲大饑、捨粟百斛賑貸、窮乏還其券契、又鹽價騰貴、每斤百錢、施鹽二十石、量□散給、鄉民德之、沒後至正九年歲進士王進之作記、石工劉伯殷伯元鐫石、其叔蘭從德實董其事、嗚呼、婦以節著、婦之不幸也、然婦以節著、又婦之大幸也、乃知龍逢比干、臣道之綱、申生伯奇、子道之常、則謂節婦與古人爭光可也獨是由元迄今、三百餘年於茲矣、忠臣義士、皆得彪炳史册、而節婦僻處山隅、湮沒以終、至今行路過者、孰知此地有其姜令女哉、吾聞善人之後、常有善人、節婦之子孫、胡爲至今滅絕乎、余與節婦同居金山、故表而出之、爲將來闡幽顯微之一助爾、

明劉貞女字壽貞、光州學政復初女也、幼聰慧父教之讀、於內則女訓列女傳諸書悉成誦、許字同里盧春、春家貧、永樂初役於京師、遽卒、櫬歸、女衰絰奔喪、



父母慰止之、不可、既葬、遂侍舅姑、不復返、兀坐一室題曰冰雪堂、朝夕惟女工是事、雖親戚子弟不得見也、有司以聞於朝、詔旌其門、宣德中卒、年七十四、有婢慕其行、事之終身、不肯適人、於其卒也、削髮爲尼、本章懋貞女劉壽貞傳及舊志、知縣張智冰雪堂詩、南山有女惟冰之清、冰其清矣、劉氏之貞、南山有堅牢、泣血踰三年、時日良悲號、克養翁姑孝、塚邱躬自抱令名耿不寐、猶憶儀兩髦、以之諭冰雪、榮之華袞褒婺山同屹屹、婺水同滔滔、陳詩附史編、千載咏清高、澄澄玉壺冰、皎皎瑤天雪、不濁任爾撓、不淄任

爾涅、雪白母之心、冰清母之節、一矢從匪他、萬矢何絕決、冰玉自輝映、閨門自英烈、嗟彼怕寒者、誰能望高潔嚴冬寒沍時、眾芳盡彫歇、不有堅貞操、誰與傲冰雪、春風冰易解、朝陽雪還竭、嗟嗟烈女心、始終同一節、久持冰雪操、人視竟難堪、潔白渾如一、嚴凝已並三、孤寒咸莫受、苦節獨能甘、列傳稱賢母、千載播斗南、

陳貞女、字淑英、許婚劉氏子、未娶而劉氏子亡、女誓不他適、遂卽其家、奉夫主而成婦焉、事舅姑以孝聞、年踰六十卒、有詔旌表、舊志

田烈婦、縣民陳朝福妻、朝福死、乘閒自縊以殉、年甫十九、舊志



康烈婦、諸生徐光明妻、年十九歸光明、甫三月而孀、遺腹生男、鞠育備至、已而殤於痘、慘然曰、吾所以不死者、爲徐氏一塊肉耳、今至此、復何生爲、遂投繯死、

詔旌之、舊志

楊烈婦、諸生曲致化妻、致化病革、誓與同死、及卒、婦視含斂畢、卽柩前自經焉、詔於所居河邊村建坊旌表、本舊志

李烈婦、葉縣縣丞王玉葉妻父龍峯崚縣人、玉葉赴官、旋卒於任、柩旣歸、婦痛哭、誓以身殉、諸姑慰之曰、

爾夫無嗣、當爲主喪、候服除死未晚也、婦素嫻文史、
尤工詩、至是絕意吟詠、毀容隱迹、所襲麻衣、經年不
濯爲夫營葬既畢、從容縊死、舊志
劉烈女、名玉、字崚縣張氏子、未婚而天、訃至、女欲往
臨父母弗許、女以死請、不得已、攜之往、女潛懷利刃
以行、既至、禮謁舅姑畢、撫棺三市、方下拜、遽出刃自
剄死、遠近嗟歎、有司爲之請旌於朝、舊志
王烈女、父搢紳諸生、以女字同里文學孫生嗣芳、未
成禮而嗣芳以應試卒於太原、女聞痛悼幾絕、柩既



歸、自縊於室、事聞予旌、舊志
陳氏、廩生王奇中妻、守節歷五十年旌、舊志
陳氏三節者、陳紀妻孫氏、年二十而孀、矢志撫孤、歷
四十年、以節旌、其孫俊早逝、妻師氏守節、年踰七十
乃卒、次孫价太學生也、卒時、其妻王氏年甫十七、侄
正學在襁褓、撫之爲嗣、後以諸生貢太學、爲之請旌、
一門三世、白髮完貞、知縣楊啓春爲建坊閭里親著
題焉、舊志
鄭氏、高相儒妻、貢生潮之女也、歸相儒、生子岑而孀、

矢志撫孤、備嘗艱苦、卒年七十二、萬歷中旌、舊志

賀氏、孝子解雯妻、雯卒、守節歷四十餘年、子汝淮亦諸生、舊志

張氏、河邊村民段鳳妻、鳳沒守志、年踰六十卒、舊志

武氏、貢生張如綸妻、以節著、知縣崔應麟嘗匾表其門、子可進諸生、舊志

安氏、胡彥賓妻、年二十而寡、事姑撫子、安貧不渝、至老家日以起、鄉里稱賢、撫按皆匾獎之、舊志

張氏、東寨村王實妻、實早逝、子朝宦、遺腹所生、從子朝元方失恃、並撫之、事姑有孝稱、年七十二、巡按白匾其門嘉獎之、舊志



案舊志有烈女曲秋葉、審非縣人、別詳雜錄、又案有明一代、得旌者十三人、節婦六人外、皆貞烈也、遂先書之、

國朝楊烈婦、吏部郎中王公維妻也、明末寇變、舉家避地、中途與公維相失、婦度不免、遂自殺、後公維貴、贈淑人、舊志

安烈婦、王則堯妻、則堯以貧故傭工他縣、婦採田薊

而食、族人伏高、則堯父行也、遇之田間、詭云借鍼、遽

持婦手求歡、婦大罵、歸而訴諸縣、卽引刃自剄、遇救、

抵家自縊死、縣爲之請旌、而置伏高於法、本舊志

智烈婦、村人李亮妻、年十七、饁於田、村有無賴子張

根隆者、潛尾其後、乘隙强劫之、婦力爭得脫、憤而自

經、同時又有齊氏、亦以烈著、

齊烈婦者白崖村楊卓義妻也、年十八、同里崔七豔

其姿、調之不從、遂致自盡、崔亦畏罪死、乾隆初旌、舊志

樊烈婦、四家莊高金成妻、寓居代州、金成傭工於州



中弓氏、弓氏子窺婦獨居、就挑之、力拒不從、隨引嫌

自盡、事發、旌如例、本舊志

王烈婦、臺山佃戶杜青雲之妻、爲喇嘛典器某所逼、

自經死、事具前書、名宦陸長華傳

朱烈婦、夫王某、失其名、里有無賴子朱春旺、與其姑

通、以婦年少、欲並污之、一日乘閒强逼、婦力拒、春旺

怒、殺之而逃、後行竊於鄰縣、刑訊並發其事、旌如例、

本縣冊

李烈婦、岳應星妻、一經女也、夫外出、土豪段某、夜半

奪門、將强之、氏持刀自毀面目、段不敢近、氏聲知四

鄰、自縊事聞、段伏法、氏得旌、本縣冊

劉烈婦、西天和周某妻、上耿家莊懷德女也、嘗策蹇

偕其夫自母家歸、夫行偶後、途遇無賴、推墮於地、將

强劫焉、夫至得免、抵家忿而自經、聞於官、無賴伏法、

婦得旌、本縣冊

甯烈婦、李芝妻、居上耿家莊、芝遊蕩無度、以婦有姿、

誘令倚門以自贍、婦不從、則威脅之、陵辱萬端、一日

紿令歸甯、行至董家橋、劫以死、必得一諾爲信、婦堅



拒如初、芝舉石狙擊、破腦死、案發得減戍、後遇赦還、

甫抵家、自言見婦索命、病狂數日、隨斃、本縣採訪冊

任烈婦、柴雲龍妻、雲龍夏縣人、寄居五臺、貿易山東、

死於盜、婦聞變、痛哭不食、自縊而死、舊志以下未旌烈婦

沈烈婦、羅清妻、清病革、屬其改醮、泣曰、婦道從一、脫

不幸、妾惟從死而已、及視斂畢、投柩側死、聞者哀之、

知縣陳表其廬、舊志

張烈婦、王九章妻、嘗夫婦俱染疫、九章病殁、婦昏臥

弗省、葬之前日、其母來、見婦少差、告以故、婦大痛、其

夜乘閒自縊、親黨感其志、立具棺斂、旦日與九章合葬焉、（本舊志）

王烈婦、五級村、庠生趙守寬繼室、讀書識字、解算法、年十八、適趙甫年餘、趙病將革、氏矢身殉、趙知其意以前妻子女爲託、任之、氏爲人持重、知大體、教子訓女、有義方、善理家政、人不敢以女流相欺、親友丐貸無難色、而家資益饒、子女婚嫁方弄孫、子遘病、醫罔效、氏知不救、謂家人曰、吾所以鬱鬱居此者、爲此子耳、今病勢如此、吾不忍親見其死、遂自縊、（本採訪冊）



張烈婦、東冶楊文官妻、結褵甫七旬、文官染疫卒、婦絕粒六日、誓以身殉姑力勸、始勉爲加餐、而匳中物輒取以分贈家人、姑知其意、防之愈密、父映瑝、故城居、乃託以歸甯、竟飲鴆卒、年甫十七、距夫死時再閱月也、（採訪冊）

孟烈婦、武達文妻、陽白村孟遇梅女也、達文歿、遺孤彰善、甫免懷、婦乳哺畢、即付翁姑提攜、終日不問所之、漸並乳哺亦疏、乃從容自縊死、蓋死志久定而慮呱呱者驟失所依、貽堂上慼也、親黨咸嗟歎不置云、

本採訪冊

郝烈婦、小王村鄭王佐妻郝家峪人也、父全仁業農、婦歸王佐、未期而寡、誓以身殉、家人力慰之、婦佯應、爲夫治喪具甚備、葬之前夕、自縊於柩側、本採訪冊

邢烈婦、泉巖村邢敬女也、十歲時出爲朱某養媳、長而秀美、姑利之、誘令倚門、婦不從、加之箠楚、至翦其股肉、血流淋漓、而自守益堅、乃陰與所約者謀、將强劫、婦知不免、飲毒死時年二十二、咸豐九年某月也、

本採訪冊



王烈女、村民王二有女、小字老忙、有姿色、同里陳氏子者、素佻達、伺閒挑之、誣以穢行、女大恚、旋自盡、事發、置陳子於理、女予旌、本縣册

三貞女者、劉氏邢氏不詳家世、其一李氏迎翠、東社村民天成之女、與劉邢戚也、年十三、偕二女遊梨園、驟爲惡少王昌身所迫、相繼投崖、劉女立死、迎翠及邢女負重傷、悶絕、既而皆蘇、聞於官、官適有他案待檢驗、觀者如堵、乃密諭天成、令負女陰察之、眾中、果得昌身、一訊而服、案定、劉氏予旌、其二女並嘉獎、賞

銀牌迎翠後歸永新村馬鍾英、年二十六、病卒、本採訪冊

王氏、生員張素蘊妻、年二十二、遭夫喪、家貧、子暄、生甫二齡、姑亦早孀者、與祖姑三世相依、氏茹荼矢志、仰事俯育、以孝慈稱、子暄有學行、後舉於鄉、乾隆初、旌如例、本舊志

父紹先世居古城里、性端淑寡言笑、時父每謂此子適人必作好婦、然雪意冰情、吾恐其爲松筠操也、年十七歸生員張太公素蘊、字遂修、事祖姑及翁極孝、且善事繼姑、翁病劇、夜索湯甚急、孺人出取之忽屋瓦飛墜、奴驚避、孺人叱之、聞羣崇語曰、此王孺人不可犯、其剛方貞靜、鬼亦畏之如此、夫患癰禱神、請以身代、及易簀時、以遺子曰、宣泣見託、時孺人耳撫子慈而嚴、雖兒戲有過失、必杖警之、年約三旬、悲愁鬱積、鼻端成瘡、閱三年不愈、勢且險、祖姑令延醫視之、泣曰、婦人障行蒙首、我寡婦也、鼻即斷、安可令醫人見、且手摩之、天未絕吾母子命、當自愈、閱月忽痊、臺邑山多土少、會大旱米貴、繼以地震、土寇肆發、孺人終日握白刃、擁幼子、扃戶自衛、計危迫有矢、清白與俱、盡耳及日宣年十三、孺人曰、亡人入土爲安、今兒長可牽舁矣、乃安葬西嶺之陽、後日宣年十三、行不柱杖、家六入泮、十八食廩餼、孺人述其父語訓之曰、爲仁不熟不如薰稗、既爲秀才、當思絕頂事、作天地間一奇事無巨細、猶親操之、乾隆二年、十二月禮部彙題奉旨建坊旌表入祠、嗚呼、天之所以報節孝者、可謂飲米酒、親爲煮鬱金香醴奉之、及歿喪葬俱如禮、壬子日宣由選拔掇鄉魁、孺人八十有二、杖、家榮矣、夫夫亡子幼、兩世俯仰、盡責之冢婦之身、而且大荒疊見、大喪頻仍、此卽奇男子尙難爲之、乃以一男子、又曰、舌耕乃儒生本色、切不可預公事、取非義財、墜我家聲也、祖姑老病且危、奉持曲至、繼姑病欲

婦人肩重任、目計手畫、卒能自成其志享上壽而荷□榮旌、何其偉與、何其偉與、

張氏、環村坪韓國柱妻、儒村張儒珍女也、事翁姑甚得歡心、及寡、與姑形影相依、跬步無苟、姑卒停柩數年、每飯必泣奠、已而翁病瘓臥牀、翁長子國棟知婦淑愼侍奉一倚婦、凡盥漱厠牖、必躬進、歷十一年無少懈、鄉人感其孝、爲之請旌、建坊里門、坊成、翁令人舁至前、以首伏地曰、是卽所以報吾賢婦也、翁年踰八十卒、未幾婦亦卒、本採訪册

閻氏、陳家莊李天眷妻、生有子女而寡、姑又逝、以家世子傳、勸翁再娶、翁年已望七矣、感其誠、爲娶於閻氏、生子一女一、翁以壽終、未幾繼姑亦卒、弟妹皆賴其鞠育以長、婚嫁躬任之、視子女爲有加也、由是家日以起、有讀書躋庠序者、鄉人甚稱、爲之請旌、採訪册

案舊志所列節婦已旌者、國朝止張素蘊妻王氏一人、採訪册續旌節婦、有事實者、亦止張氏閻氏二人、雖年分相懸、例必先書、餘悉依原本類次之、

李氏、陳五倫妻、安貧矢志、嘗拾遺穗或代人執箕爨、以奉其姑、姑年八十七、乃卒、附身者皆具、悉十指所積也、卒無子、年七十三、舊志

呂氏雙節者、呂珩妻曲氏、及子致和妻徐氏也、家世寒素、婦姑並早歲靦凶、守節踰三十年、霜雪一堂、見者起敬（本志舊）

張氏、劉性之妻、貢生張煒女也、性之病歿、遺一女、甫周晬、親族無可依、乃抱女之母家、煢煢矢志、自十九歲訖暮年、荼檗自甘、始終不渝、（本志舊）

韓氏、張瑛妻、瑛卒、貧不能給、攜三子依父母以居、課子讀書、終身志節凜然（舊志）

薄氏、諸生曲文晶妻、定襄選貢元素女也、守節及五十年、其長子某早逝、遺孫六人、皆鞠之成立（舊志）



党氏、東冶鎮白時興妻、夫歿、無子女、子然一身、力作以養其姑、縣令周給布粟嘉獎之、（舊志）

張氏、生員王之柱妻、之柱沒、值寇變、攜孤避地、艱苦萬狀、卒撫以成立、其季子公瑞早逝、媳馬氏亦矢志事之甚孝、鄉里稱誦、（舊志）

張氏雙節者、張登閣妻、白氏年十九而孀、撫遺腹子謂、守節三十年、登閣弟景元亦早逝、其妻徐氏亦矢志、其子論訥及謂並諸生食餼雁門道柯、嘗以雙節

榜其門、舊志

毛氏、河邊村民楊文光妻、文光爲虎傷、婦時年十九、守節及六十年、舊志

曲氏、河邊村劉子璨妻、年二十遭夫喪、撫七月孤、食貧矢守、子長名之曰立節以見志、舊志

續氏、五級村徐應選妻、夫歿無子、未幾翁姑亦卒、或勸之嫁、不可、依母家以居、年六十七、感疾、呼弟侄亟送我還、必死於徐氏也、從之、其日卒、舊志

吳氏、劉家莊趙維普妻、子少家貧、矢節不渝、常行乞以奉母、歲饑無所得、有遺粟馬糞中者、婦掬而淘之、再四嘗、以潔者進母、而自噉其餘、其孝如此、舊志

張氏、東寨村劉大善妻、年二十一而寡、事姑有孝稱、苦節數十年、其孫從龍早夭、媳史氏亦以節著、舊志

張氏、孫家莊閻心鎔妻、夫歿守志、其嗣子鷹揚早逝、孫萬年生甫晬、與媳李氏協力撫之、舊志同治中彙旌見學册

白氏、劉家莊劉晃妻、晃死子漢玉生甫四月、家貧矢節撫之、事繼姑以孝聞、舊志

張氏、泉巖村楊道生妻、年二十二、守節踰三十年、子

死、撫其孫未幾孫亦死、煢煢老嫠、咸悲其遇、志舊

王氏、炭頭村白諭妻、年十九、遭夫喪、子爾達生甫三月、茹荼撫之、卒年八十五、志舊

白氏、劉愫妻、愫歿、撫遺腹子、守節二十四年、以勞瘁

積疾卒、年甫踰四十、戚黨悲之、志舊

孟氏、四家莊白文顯妻、年二十三而孀、舅姑相繼逝、

撫數歲孤棲身破屋、母子形影相弔、人稱苦節、志舊

郝氏、炭頭村郝文星妻、早孀、撫遺腹子矢節、貧資鍼



衽以度日、志舊

王氏、炭頭村張克信妻、夫歿、遺一女、乃擇族子爲夫

立嗣、婦節母儀、並爲時稱、志舊

白氏、寺家莊張大顯妻、孀居撫其二女、矢志不渝、志舊

孟氏、郭家莊張翔妻、翔死無子、守節歷五十年、志舊

師氏雙節者、東雷村師文望妻呂氏、與子婦韓氏也、

子愼修、七歲而孤、力學爲諸生、未幾病卒、姑媳形影

相弔、煢煢守志、人悲其遇而嘉其節、志舊

劉氏雙節者、劉法年妻康氏、及子漢興妻柳氏、孀居

矢志、婦姑同行、家劉建村、村人翕然頌其賢、志舊

高氏、東茹村張恩明妻、無子守節、志行甚堅（舊志）

宋氏、郭家莊張福慶妻、早孀無子、苦節歷三十餘年、人多稱之、（舊志）

續氏、南頭村王嘉彥妻、廿五寡家貧無子稱苦節（舊志）

王氏潘家峪鄭本深妻廿六孀居家甚貧節不移（舊志）

趙氏雙節者、諸生趙敬修次子克讓妻孟氏及三子

乾利妻田氏也、並年十九、守志終身、（舊志）

周氏三節者、八塔村周臣奭妻常氏、孀居矢志、動有

禮則、子琬珉並早逝、琬妻張氏、年十九、撫周晬孤鳳

翔、珉繼妻高氏、年十六、撫前室子鳳騰皆克成立、而

常氏以節壽爲里黨所欽、時稱五世同居、一門三節

（舊志）

曲氏、王廷彥妻、廷彥歿、年甫十九、撫遺腹子、守節四

十年卒、（舊志）

楊氏、高洪口張作妻、年二十二、遭夫喪、無子、苦節終

身、壽八十八歲卒、（舊志）

邊氏、西馬村王建治妻、守節三十三年、生計艱苦、志

不少渝、年五十四卒、（舊志）

鄭氏、三角村李茂林妻、早孀無子、奉姑孝撫侄慈（舊志）

胡氏、潘家峪鄭士學妻、孀居六十年、能孝繼姑節（舊志）

梁氏、師純修妻、年二十一、矢志撫孤、時稱苦節、（舊志）

陳氏、王詔爵妻、歸詔爵生子建極、而詔爵遊湖廣不返、守節至八十五歲卒、知縣楊嘗匾獎之、（舊志）

張氏、五級村梁永甯妻、結褵三載、夫卽外出、一去無耗、撫遺腹子耀德、備極艱苦、值歲荒、併日而食、不形怨尤、年七十六以壽終、（舊志又載有馮氏、東茹村張均泰妻、年二十二、生子未彌月、均泰適粵東不返、有傳言其已故者、父母欲別嫁之、馮氏矢志不從、越三十五年、均泰始歸、重得聚首云云、案此與陳張二婦事蹟畧同、然白首重聚、與青年永訣者、究爲有異、姑附其名、）

姚氏、西馬村席大士妻、厚岡村民榮春女也、孀居守志、甚有禮則、屢值坎坷、卓然自立、士流多爲詩文敘之、盛稱其有母儀云、（採訪冊）

李氏、東會村趙三妻、三死、貧無所依、母家故小康、攜兩孤就食焉、兄弟以其稚年、勸令改適、忿然去、抱子乞食鄉里、時或不飽、然親故之門、不輕至也、其兄弟陰爲擇壻、聞知、立自戕、遇救得免、後無敢以非禮干者、子稍長、使業農、衣食粗足、年踰六十卒、（採訪冊）

趙孝女、名蓮、父寶東冶鎭人、家赤貧、徙居忻州明望村、女年十二、母亡、兄尋逝、與父相依爲命、及笄、有問名者、泣不食、曰、父異鄉子立、所資以待老者、予一人耳、今適人、何以終餘年、父知志不可奪、罷婚議、女隨父耕穫、調度日用、親勞苦、久之、家少裕、勸父再娶、延嗣續、父以老病辭、女不得已、爲亡兄購螟蛉子、寶流亡之餘、零丁孤苦、自女備極色養、聊自慰、年八十餘卒、女一痛幾絕、撫兄嗣育之長、爲擇婦、教之有禮法、姑侄如母子焉、趙門戶甫立、而女將老、終身不嫁、居



有年、薄有田產、鄉人以派充徭役訟之官、州牧高□基、見皤然白髮、飾猶處女、訪得其情、以秀容孝女匾其門、州人重之、上其行於學使朱福基、批予北宮遺則四字（本忻州志）

貞孝節烈、志同事異、其行蹤各異者、既分別立傳並收舊志所錄、共九十有四人、凡孝女二、烈女三、貞女五、烈婦三十有一、節婦六十有三、其志事俱同、並稱苦節者、前後通計三百三十有一人彙列姓氏於左、

梁氏河邊村曲滿辰妻
薄氏河邊村生員曲佐辰妻
王氏河邊村曲配斗妻
曲氏河邊村鄭德成妻
薄氏河邊村曲濟直妻
陳氏河邊村閻繼閔妻
梁氏呂家莊呂傳商妻
王氏環堵坪韓相臣妻
王氏西頭村白某妻生員紹先之母
周氏東峪村胡康妻
張氏東峪村胡二正妻
羅氏陳家莊胡應臣妻
張氏陳家莊趙永益妻
李氏孤獨店羅錦繡妻並子婦羅氏
張氏安郢妻
閻氏白家莊白洞雲妻
劉氏東茹村生員張璽妻
縣氏裴家溝村席□璋妻

梁氏五級村劉殿文妻
張氏五級村王述修妻
周氏建安村徐鍾琛妻
白氏建安村徐宣熹妻
呂氏夾子灣王子龍妻
梁氏石村徐憲章妻
趙氏東冶鎮朱呈麗妻
薄氏東冶鎮徐建初妻
徐氏東冶鎮呂中音妻
趙氏東冶鎮宋鵬妻
智氏東冶鎮趙徵鳳妻
張氏北大賢村白闇然妻
盧氏西坡村鄭林鵬妻
田氏本城劉新業妻
楊氏小王村鄭廣心妻
劉氏甄家莊王掄魁妻
郭氏上金山劉倬妻
徐氏白贈妻

趙氏監生趙峻德妻
樊氏上金山劉成文妻
張氏上金山劉淯妻
智氏下金山張貴生妻
張氏桑家掌郭世官妻
康氏白榮祖妻
李氏小王村鄭侃如妻
楊氏小王村鄭崇典妻
劉氏松巖口史爲仁妻
呂氏高家莊諸生王心甯妻
梁氏西雷村張永興妻
張氏西雷村張文煥妻
楊氏東寨村王鈞虞妻
韓氏河北村王懋時妻
郝氏陽白村孟王卿妻
楊氏郭家莊張某妻諸生芳之母 以上五十二人並舊志未旌節婦
岳氏東岡村張王英妻
閻氏寨裏村武生劉緒唐妻

劉氏甄家莊王澤潤妻

李氏本城王凝馨妻□□□

梁氏溝南村王國禎妻

以上五人同治五年旌本縣册

李氏耿家莊羅登柱妻

郝氏唐家灣白秉清妻

劉氏閣兒村張適中妻

張氏高洪口楊奇牲妻

白氏栗維新妻

楊氏趙永全妻

張氏楊鏡宇妻



閻氏胡遂心妻

李氏毛家村毛五十一妻

白氏新村徐升榮妻

閻氏河口村劉一太妻

張氏王恩洋妻

閻氏小竇村張先業妻

安氏新莊村張久妻

楊氏陽白村孟開昌妻

張氏高洪口胡金生妻
楊氏東馬村杜宗甫妻
張氏宏塘村鄭基德妻
鄭氏團城村韓澤深妻
李氏官莊邊金湯妻
王氏田家岡田雨元妻
趙氏永興村馬德普妻
張氏永興村馬朝雲妻
王氏官莊白亮宇妻
于氏五級村杜實秀妻
田氏槐陰村趙守鐸妻
郭氏郭家莊張發身妻
張氏上耿家莊劉丕緒妻
閻氏南茹村張四維妻
章氏本城張弼光妻
章氏金剛庫張一元妻
王氏東寨村閻俊福妻
馬氏本城劉惠遠妻

殷氏維摩莊白含英妻
張氏北大興村李成魁妻
閻氏維摩莊白含輝妻
岳氏河北村王光昶妻
安氏橫嶺村張鳳翱妻
楊氏鷂子溝劉元德妻
田氏北大興武得温妻
王氏竇村鎮張子恆妻
李氏柏板口張永清妻
張氏松家莊閻青選妻
白氏羅家堰羅文秀妻
郝氏東山村鄭子榮妻
賀氏南大賢張光斗妻
趙氏東冶鎮孫豐年妻
李氏東茹村庠生張勳妻
郭氏東冶鎮康德修妻
楊氏蛇神村秦鳳山妻
楊氏醬坊村鄭建寅妻

高氏蛇神村鄭作賓妻
張氏西雷村王槐齡妻
曲氏瑤池村毛五岳妻
張氏茹村王世熙妻
田氏古城村楊槐妻
汪氏邊家灣王步斗妻
田氏蘇子坡安晏妻
田氏前堡村薄祥珍妻
李氏東冶鎮徐耕田妻
賈氏古城村楊化宇妻
王氏古城村楊楹妻
王氏小王村鄭增德妻
周氏下會村楊希渠妻
張氏維摩莊白純眞妻
王氏東冶鎮田禮妻
張氏鷂子溝劉寶樹妻
張氏古城村楊際昌妻
張氏高家莊王選中妻

聶氏本城王上廉妻
杜氏寨裏村楊富林妻
石氏北大賢王爲政妻
康氏五級村張裕德妻
張氏史光鼎妻
張氏上耿家莊劉振玉妻
安氏小岡村呂廷傑妻
張氏武生周銘几妻
楊氏照吞口武生張俊德妻
杜氏南關鄭龍旺妻
王氏高洪口張會昌妻
呂氏王世俊妻
王氏溝南村岳耀文妻
張氏團城村韓五四妻
李氏槐陰村趙興廉妻
田氏北大興王財義妻
張氏上西村田遂生妻
安氏西榮村殷崇章妻

鄭氏東冶鎭李琮妻
杜氏神佑村張映庚妻
張氏寨裏村劉澤沛妻
武氏寨裏村劉從周妻
楊氏陽白村孟清明妻
張氏松巖口羅錦妻
郭氏東冶鎭趙懷清妻
張氏上西村田得雨妻
王氏毛家村李青陽妻
張氏松巖口李正富妻
白氏四家莊張恩壽妻
田氏古城村楊旭臨妻
李氏三角村賈秉鉞妻
鄭氏南坡村王清泰妻
劉氏松巖口史儒林妻
張氏本城王世昌妻
郝氏西雷村王廷瑞妻
白氏松巖口史景儒妻

劉氏松巖口史詳政妻
韓氏西雷村張長修妻
楊氏上西村田潤妻
張氏松巖口史秉鐸妻
趙氏高家莊王天佑妻
姚氏西雷村鄭硯妻
盧氏裴家岡裴麗午妻
白氏上西村田翼宇妻
王氏上西村田克敬妻
徐氏蘇家莊陳嘉章妻
李氏東營村劉世卿妻
閻氏陳家莊李英祖妻
張氏上耿家莊劉霜鋒妻
張氏河東村王瑞麟妻
劉氏溝南村姚逢菖妻
郝氏四家莊白文煥妻
胡氏國都殿羅二昌妻
孟氏三角村賈明堂妻

張氏三角村賈希珍妻
張氏坪溝掌鄭旌里妻
趙氏石村徐敦德妻
孫氏五級村張成儒妻
王氏五級村劉清雲妻
趙氏甲子灣徐肯堂妻
戎氏蘇家莊楊旺才妻
曲氏五級村趙嘉會妻
王氏五級村張慶棻妻
李氏東會村趙印妻
白氏郭家莊張際茂妻
柳氏溝南村劉文炳妻
劉氏溝南村岳映霞妻
戎氏王家莊張永年妻
趙氏五級村康民㚔妻
李氏楊仲文妻
續氏永安村朱文林妻
任氏閻家寨閻聚義妻

董氏泉巖村楊潤恭妻
白氏南陽村高正光妻
王氏四家莊李安崇妻
劉氏松巖口羅幹中妻
安氏蘇子坡王臨溪妻
李氏東峽村韓廷選妻
趙氏東冶鎮智定國妻
劉氏東冶鎮趙恆章側室
董氏金剛庫李永信妻
劉氏大峪口武生鄭卓棟妻
胡氏高洪口楊安民妻
李氏白雲村朱映陽妻
田氏小王村鄭遐齡妻
馮氏本城王智國妻
趙氏橫塘村董善術妻
梁氏白雲村朱應堂妻
張氏西峽村韓培烈妻
閻氏兩澗村高升龍妻

王氏竇村鎮盧肇永妻
鄭氏潘家峪盧清吉妻
李氏永陽村白銀保妻
劉氏東茹村張志純妻
劉氏瑤芝村戎文臣妻
任氏走馬嶺王三槐妻
王氏毛家村李得陽妻
安氏西天和周良士妻
安氏漢嶺村王元順妻

王氏楊家觜趙海林妻
馮氏西坡村鄭名揚妻
閻氏西坡村鄭寬妻
鄭氏南茹村張鵬舉妻
高氏小竇村張光銀妻
韓氏灣子村王龍珠妻
劉氏石嶺村王培模妻
劉氏王家莊張進智妻
馬氏王家莊張自興妻

王氏王家莊李九齡妻
鄭氏後岡村姚守素妻
杜氏後岡村姚相唐妻
武氏東長畛安俊吉妻
楊氏邢家莊閻寓和妻
史氏鷂子溝劉鋒化妻
張氏上耿家莊劉致中妻
王氏東茹村張紅玉妻
甄氏東冶鎮張和聲側室□
劉氏東茹村張孝基妻
呂氏上西村田樹生妻
田氏劉建村劉元鐸妻
郭氏上西村白純靜妻
王氏白家莊白海玉妻
鄭氏山角村賈來全妻
鄭氏南大興白守清妻
劉氏老人坪張宣妻
張氏高洪口劉靖坤妻

張氏高洪口楊慶元妻
白氏劉建村高山妻
張氏唐家莊劉成幹妻
王氏殿頭村張志熙妻
高氏黑龍池黨作楫妻
徐氏毛家村毛金富妻
楊氏大石村朱維寅妻
王氏兩澗村高其權妻
衞氏上莊村郭有恆妻
毛氏竇村鎮張子興妻
楊氏後岡村姚瑾妻
張氏後岡村姚濟俊妻
鄭氏後岡村姚希虞妻
宋氏下紅彪村王汝翼妻
孟氏下紅彪村閻成業妻
張氏下紅彪村劉士傑妻
劉氏董家村董澤清妻
焦氏河邊村劉錫印妻

劉氏西莊村邊藩鏡妻
鄭氏竇村鎮張熾妻
田氏永興村朱子恭妻
韓氏西天和村張俊秀妻
梁氏堂明村裴九經妻
張氏後岡村姚萬齡妻
劉氏走馬嶺村王成立妻
武氏永興村張如意妻
謝氏永興村白秀琳妻
高氏馬家莊李成龍繼妻
白氏石盆口村武丕第妻
朱氏大石村王紹文妻
張氏宏塘村鄭銘㚔妻
張氏泉巖村高銀潾妻
田氏走馬嶺王嘉章妻
高氏走馬嶺王還來妻
安氏安家村閻守貞妻
張氏董家村董謨妻

杜氏神佑村師立業妻
張氏照吞口周俊德妻
楊氏照吞口張士俊妻
楊氏觀上村任令尹妻
殷氏新莊村侯錫袞妻
閻氏新莊村盧慶雲妻
劉氏溝南村呂廷誥妻
田氏郭家寨郭端元妻
邊氏董家村董敬五妻
張氏神佑村師立志妻
栗氏呂生英妻
李氏下會村楊國楨妻
劉氏東茹村張霨妻
郭氏西天和村周國治妻
張氏河口村劉運昌妻
羅氏河口村劉豐年妻
馬氏觀上村畢維凝妻
張氏觀上村李作良妻

閻氏小王村鄭秀昇妻
張氏小王村鄭華玉妻
劉氏永安村徐清彥妻
申氏北大賢張憲中妻
章氏柏蘭村張挺身妻
張氏兩澗村高維翰妻
董氏小竇村張如山妻

以上節婦二百七十四人彙旌外並備册待旌

藝文

縣以山得名、清涼靈蹟、代有紀述、而山志
巡典、疊經
宸翰親題、詞臣彙輯、下邑偏陬、榮幸無涯、至於鄉人
著述、或多散佚、就其所存、足資文獻、裒集及之、亦
志乘之光也、爰敬錄
敕撰之書於前、其故籍流傳、私家論說、並以年次列
其名目卷數、以補前書所未備云、
欽定清涼山志十卷、
原書爲順治辛丑喇嘛阿王老藏所輯康熙甲戌
喇嘛老藏丹巴續修、進呈
乙覽、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弁首、乾隆嘉慶中、疊
敕館官增輯全書、凡
巡典
天章、悉案門恭載、
西巡盛典二十四卷、
嘉慶十八年

仁宗睿皇帝行幸五臺山

囘鑾、館臣董誥等奏請纂輯、其年七月書成、

御製序文刊行、

古清涼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卷、續清涼傳二卷、

阮元揅經室外集、唐釋慧祥撰古清涼傳、宋釋延一撰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宋張商英朱弁所撰、廣續二編、藏書家多未著錄、惟古清涼傳見宋史藝文志、凡方域名勝及高僧靈蹟莫不詳載、延一收摭故實、推廣祥傳、更記寺名勝蹟以及靈異藥物、其中多涉及儒家、且有六朝人文、如晉釋支遁文殊像贊序、又殷晉安郗濟川讚、並世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本集之所佚、若王勃如來釋迦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文苑英華俱無之、是編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版、末附補佗傳峩嵋贊、乃元人所集、明釋又從而附綴之也、（案山志、當卽明釋依三傳原目爲之、易名爲志、而阿王老藏重加編輯者、其書於儒家文字多缺採錄、今舊志已不可見、無從知其孰刪削也、）

五臺山志一卷、

明史藝文志、喬世甯撰、案世甯字景叔、耀州人、嘉
靖戊戌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靜志居詩話、稱其
有異禀、日記數千言、至老好學不倦云云、此書未
見傳本、
扈從西巡日錄一卷、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由諸生官至內
閣學士、
四庫全書提要康熙癸亥、
聖祖仁皇帝巡幸山西、
駐蹕五臺山、士奇時以侍講供奉
內廷、扈從往來、因記途中所聞見、始於二月十二
日甲申、迄於三月初七日戊申、凡山川古蹟人物
風土、皆具考源流、頗爲詳核、而
鑾輅時巡、太平盛典、亦一一具載、伏而讀之、猶仰見
聖化咸熙、豫遊和樂之象、洵足以傳示來茲、卷末載
詩二十四首、皆其途中所作、彙附於後者也、士奇
筆札本工、又幸際
聖朝、預驂法從、因得以筆之簡、牘流布至今、亦可謂

遭逢之至幸、而文人之至榮矣、

康熙五臺縣志八卷、

康熙二十六年、知縣周三進纂修、其自序畧云、臺山爲三晉之勝、甲乎天下、邑以山名、蓋從乎地之勝也、乃自宋元明以來、竟未有志、我

朝武威遐播、文教聿興、徵諸下邑、各獻輿圖、而斯邑闕焉、其謂之何、三進承乏茲土、苦於無才、又無成迹可考、於是集邑之紳士、擇其有學識者、或訪故老、或採遺編、始於丁卯之春、迄仲夏麤備云云、其



凡例稱臺志肇自金天會間、至明永樂重修之、天會版籍云亡、明書閒有存者、姜寇犯境、盡燬於兵、似三進修此志時、於明人舊志亦實未見、故不能舉其撰述姓名、書分圖畫輿地建置食貨官政選舉人物藝文八門、區以子目凡六十七、參校者、爲舉人閻襄、崴貢張煒、楊鶴鳴、張繩、張紘、張肇修、副貢張絜、諸生呂先聲、張紳、張約、

乾隆五臺縣志八卷、

乾隆四十二年、知縣王秉韜續修其書門目卷數、

悉仍周志之舊、惟卷首恭錄
宸翰、又改原目輿地爲星輿爲稍異耳、自序畧云、韜
於丙申歲秋九月、承乏茲土、冬月晤邑進士劉溥
元、孝廉鄭性善、劉鉞升輩、咸以續修請、惟時甫莅
任、大端未舉、弗遑及也、迨丁酉九月、一切興革、稍
有端緒、士習民風、亦漸改觀、於是始取諸紳士所
採訪者而臚陳之、考其異同、衷於一是、凡币月而
志成云云、其參校者、爲教諭平梓、採訪者、劉溥元
三人外、有在籍知縣曲徽音、學正王式璽、武舉張



振先、貢生鄭敷政、王吉士、白樂清、諸生劉季恆、王
漢光張上苑張崇本、劉成望、鄭紹武、徐天敘、張斗
南、附存其名、
五芝堂全書十卷、
張燻撰、前書云、燻所著有四書正義易注等書、嘗
就正於傅山、山爲校正題曰五芝堂十卷、甥王運
元宰廣東海陽縣、攜稿赴粵謀授梓、未及梓而運
元卒於任稿遂散失、後人有鈔集者、乃雜文及詩、
非原稿也、

叔玉詩草 不詳卷數

楊愷著其書散軼不傳　御選金詩中州集並採其詩其詠乾陵云牝雞一啄血波流天下何緣不姓周今日阿婆心力盡乾陵禿似老僧頭其過司竹監有懷王監正之云不見松邱跨鶴仙才名留得萬人傳春郊漬酒傷今日夜雨論文記昔年塚樹漫懸公子劍高山已絕伯牙絃故居修竹青青在寂寞終南落照邊

書帶草堂詩稿一卷



劉溥元著徐繼畬序之曰劉謙齋先生與先祖九江公爲兒女姻親公成進士最早　賜歸待選閱十餘歲始宰豫之內鄉循聲藉藉遺愛不朽家居時設帳受徒暇則寄情吟咏其詩天才贍逸情韻悠長於　本朝宗工極似漁洋山人爾時與諸名士相唱酬爲詩蓋亦夥矣惜年久散佚存者寥寥然亦足以窺其一斑已其後人將刻公詩俾余爲序余素不工詩何能序先生詩顧欲以誌景仰之誠乃謹書數語而歸之 原稿有其孫升瑛跋不備載

蘭室遺集六卷

張暄撰石皓序之曰日宣先生業慧三生學窮五際重成均之選登孝廉之船蘇廷碩文陣雄師虞伯生斷獄老吏詞華獨擅壇坫交推巋然以詩文名者久矣而人往風微音沈響絕知交俱盡文獻無徵寂寂百年悠悠衆口指故園之喬木已換青暉問篋衍之遺章僉言零落蓋先生之制藝人猶得而讀之其餘著述則人無從而見之也今先生之其詩文皆自得天機獨標眞賞今懷歷落古調蒼涼寄身世於奚囊寓榮悴於湘管嗟乎以先生之才之學而顯揚之使之入木天登蓬苑發抒洪藻潤色昇平庶幾不負初心諒已無忝作者而乃堂蓑落拓誰憐夏課之勤隍鹿迷離徒續春明之夢兼之芙蓉幕冷苜蓿盤空燕已換於巢痕鴻更尋夫爪迹往往望白雲而思親舍對青鏡而感年華顧坎壈其奚堪或鬱伊之已甚然而名途偃蹇尙餘拔劍斫地之心暮景飄蕭不少攜句問天之

興所謂老而益壯、窮乃益工者、殆天故淬厲之以
發其奇、而非抑塞之以屯其遇也、是集向無副墨、
舊勘鈔行、凡有心裁、祇存掌錄、推敲未已、塗乙宛
然、蓋將置廬阜之徑函、乃勒禮堂之定本焉、憲曾
珍茲手澤、重等楹書、排比裝潢、整齊卷帙、既又念
收之秘笈、或來覆瓿之譏、而懸之國門、可競懷餅
之客、乃謀久遠、以廣流傳、辱索弁言、云將付梓、竊
惟邨厨之美、非茹毛者所及知也、房綿之温、非衣
鶉者所得測也、以皓讀訛雌霓、識昧妃豨、既樹腹
之終梱、官薑芽之暫斂、乃欲盱衡往哲、揚搉華篇、
縱使豹可管窺、正恐蟲難冰語、將捫槃而自笑、亦
望若而先驚矣、惟是累世論交、通家竊附乎元禮、
半生私淑、瓣香敬祝乎南豐、翰墨甫披、神明宛接、
幸斯文之不墜、欣來者之能賢、敢効引伸、畧陳始
末、若謂揚修定敬禮之文、元晏序太沖之賦、則是
儳言神口、而竟忘其爲著糞佛頭也、是爲序

其評曰詩

則英雄兒女、各具深情、泉石風雲、都歸遐抱、其爲
文復訂叢編於甲乙識雜事於癸辛、大要散體以
卓犖見眞駢體以繁縟特妙、無施不可有美兼收
極才思之縱橫、洵通人之軌轍、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徐潤第撰子繼畬裒集授梓、湯金釗序之曰、凡人無一刻不在妄念中、無論不當起而起爲妄、卽當起而不以時、時矣而逐於識解、亦妄、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求片時之靜不可得、習靜者凝然端坐、自以爲靜矣不知仍非心靜、其弊也喜靜厭動、遇事輒亂、昔儒有言曰、苟有欲焉、雖閉關靜坐、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廣軒徐先生博綜羣書、精研周易、著敦艮齋遺書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詩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爲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善、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何者、養心修身、舍氣而別求所謂理、則枯槁而無成也、舍靜而別求所謂敬、則束縛而不安也、向嘗疑之、先生言之實獲我心也、恨不及見先生、一叩艮背之法、終日憧憧於妄念中、而不知所

止、展讀是篇、用自愧懼、且自勵云、哲嗣繼畬、予典會試所取士也、奉書求序、謹書所見而歸之、

瀛環志畧十卷、

徐繼畬撰自序曰、地理非圖不明、非履覽不悉、大塊有形、非可意爲伸縮也、泰西人善於行遠、帆檣周四海、所至輒抽筆繪圖、故其圖獨爲可據、道光癸卯、因公駐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西國多聞之士也、能作閩語、攜有地圖册子、繪刻極細、苦不識其字、因鈎摹十餘幅、就雅裨理詢譯之、粗知各



國之名、然匆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郡司馬霍君蓉生、購得地圖二册、一大二尺餘、一尺許、較雅裨理册子尤爲詳密、並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余復搜求得若干種、其書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則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册子考證之、於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畧、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爲篇、久之積成卷帙、每得一書、或有新聞、輒竄改增補、稿凡數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閱寒暑、公事

之餘、惟以此爲消遣未嘗一日輟也、陳慈圃方伯、鹿春如觀察、見之、以爲可存、爲之删訂其舛誤、分爲十卷、同人索觀者多、慫恿付梓、乃名之曰瀛環志畧、而記其緣起如此、案是書於道光戊申刋於福建、同治乙丑繼畬應召進呈、板入內府、今都城有翻刻本、上海有縮刻本、茲錄其自序、以見原委、原書卷前有劉韻珂彭蘊章鹿澤長三序、後有陳慶偕一跋、不備載、

退密齋遺集六卷、

徐繼畬撰、繼畬卒後、門人徐耘田杜子棻徐懌所編、凡奏議四卷、詩文雜著二卷、未梓、



附錄

雞肋集、不詳卷數、

宋五臺簿姚孝錫撰、中州集云、孝錫詩、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人情冷暖古今同、久客交情憐冷暖、衰年病骨識陰晴、元宴暮年嘗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鳥先噪、廢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秦炙、客病終懷奏楚音、五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音、谷虛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案孝錫於金初棄官、隱居縣中、吟詠自娛歷五十餘年、金源一代縣人如張節使、楊大參諸公、並以文章名世、風氣實由孝錫而開、中州集於諸人、不中、而孝錫詩中、並附載其身後哀輓諸作、可想見其時交遊之盛矣、

佛土嚴淨經一卷、時日經一卷、發願經一卷、不思議佛境界經一卷、最勝名義經一卷、寶藏陀羅尼經一卷、問經二卷、問菩提經一卷、又經論一卷、般若波羅密經一卷、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一卷、淨律經一卷、並文殊師利所說、詳見釋藏、臺山之盛、因文殊道場而顯、爰仿隋書經籍志例、撮其目於篇末、其尊宿古德、所著語錄之類、不復徵及、

東巖遺山父德明、文見中州集德明小傳

雜錄

宋朱長文續吳郡圖志、終以雜錄、近代地志多仿之、遂爲通例、前書門類簡括、體具別裁、不尚徵引、然軼事陳迹、有關一邑之掌故文獻、不得而畧也、茲所續集、依原目止於藝文、目有未備、概從附見、其不能盡括者、仍增立此門、統歸卷末、已具清涼山志者、例不錄、亦不勝錄也、

漢慮虡銅尺、今藏衍聖公府中、銘十四字、曰[illegible]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居易錄云、漢章帝時、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與兩漢金石記云、後漢書郡國志、慮虡隸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師古曰、音盧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卽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矣、尺上陰款字在篆隸之間、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曲阜孔氏所弃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

準此尺五分、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
末尺八寸、與唐開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明部
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
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
布尺四寸七分、翁氏兩漢金石記又云、隋志列十五
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
尺、祖沖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
者是也、二晉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於野中得
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爲一尺七釐矣、四漢官
尺、即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律而度之、與始平
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毫、沈冠雲
著周官祿田考、所繪古尺圖、與此尺正相
合、



案縣中金石、自來無著錄者、臺山名刹相望、徧訪
之、僅得元人歐陽圭齋一碑、相傳寺中古刻、悉爲
番僧所毀、信然、獨幸此尺流傳至今、考古家審定
與周尺同、三代制度、藉以有稽、仿造者今徧及海
內、不止爲縣中故實也、爰條舉諸說、備詳之、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
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
母鐵弗、因以爲號、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
眾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井州刺史劉琨共討
之、虎走朔方、魏書本傳、又穆帝紀、晉永興二年、白部
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眾於雁門

以應之、攻新興雁門二郡、劉琨乞師於帝、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部落、虎收其餘燼、西走渡河、（案虎子務桓、孫衛辰、衛辰之子、卽夏王赫連勃勃勃也、）

後魏神廳元年、六月、并州胡酋卜田謀反、伏誅、餘眾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鎭慮虒撫慰之、（魏書世祖紀、）

北齊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白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北史白建傳、）

盧太翼、字協昭、河閒人也、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林慮山、請業者自遠而至、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大業時卒於雒陽、（隋書本傳、）



唐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南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見、自巳至申乃滅、（一統志引穆宗實錄、寺在縣東北五十五里、知縣王秉韜題詩云、雄殿壓東嶺、重門鎖四隅、精嚴法律似、蟠際地天殊、樵採疑無路、風煙別有區、一乘歸萬象、於此覺癡愚、）

唐大歷時、日本遣二僧靈仙行賀禮五臺學佛法、會

昌中、復遣僧來、宋雍熙初、僧奯然來朝貢、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給食、後二年歸其國、奯然表謝、中有句云、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回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本宋史外國傳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政和四年登科、調代州兵曹、就注五臺簿、金兵入雁門、移疾去因家五臺、善治生、亭榭場圃、富於游觀、賓客盈其門、崴饑出所藏粟萬石、振貧乏、多所全濟、鄉人德之、中年後、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自號醉軒、資質簡重、喜怒不形於色、棄官時年二十九、至八十三乃終、著有雞肋集、中州集東軒示兒



子圻詩云、古人無復見、但見東軒琴、一鼓高山操因窺古人心、正聲久沈埋、俚耳喧哇淫、止可自怡悅、不須求賞音、又春日述懷云、雲散交情薄、棊翻世態新、山容猶帶臘、鳥語已回春、節物驚心遽、邱園入夢頻、東風如解語、端笑未歸人、

金天會四年、賊楊麻胡等、聚眾數千於五臺、代州鎮將郭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本金史郭企忠傳

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工部郎中張大節監

鑄二十年名監曰阜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鑄錢以來、有銅礦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害、還言病民多費、未見利便、宰臣以聞、遂罷監、本金史食貨志

貞祐四年、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蓋琢挾太原之眾、保五臺剽掠耳、如尙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眾、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隘、拒戰甚力、其眾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於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後琢寓軍平定

石仁寨、爲本州提控閻德用襲殺、（金史完顏伯嘉傳、）田紫芝、字德秀、滄州人、少孤、養於外家、定襄趙氏、資性穎悟、一覽萬言、年二十讀經史子傳幾徧、爲人疎俊、而以蘊藉見稱、貞祐初避兵臺山、倉卒爲遊騎所馳、遇害、時年二十三、士論惜之、（中州集、）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佚牛、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世所傳楊家槍是也、（樵書、宋史李全傳、全妻楊妙眞善槍、時稱楊姑姑、自云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博雅槍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梨花槍、天下甚尙之、妙在手熟、又貴心細、）



元至正二十年七月辛酉、索羅帖木兒、敗張士誠於臺州、詔總領達達漢兒軍馬各總兵官、便宜行事、（元史本紀、索羅傳、士誠田豐僞將也、）五臺山佛寺、中外頂禮、自晉魏迄隋唐、梵宇宏麗、後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忽一行腳挂單至此、矢志恢復、徒步走海內、結僧緣以千計、約日畢至、無一後期者、戮力復之、名勝大地、不致沒爲賊巢、有志竟成、天下無難事矣、（合河紀聞、）明萬歷間、鐵鋪嶺礦賊張守淸盤踞、眾至八千餘人、

金節度張大節、及子夢弼墓、在紫羅山、參政楊愷墓、
在善泉都、右司聶天驥墓、在滹沱河上、明侍郎齊麟
墓、在城南、按察王源墓、在城西、並舊志
趙文子祠、在縣東北四十里、崴以四月中旬賽祀、舊志
縣人張燻有藏山大王廟碑記　漢文帝祠、在南屏山、名皇圖嶺、俗稱
南神嶺、相傳文帝爲代王時獵於此山、崴以三月三
日賽祀、舊志　宋進士孫儼有碑記、已見前書注、
知縣楊嘯有冬日登南神頂詩、茲補錄南山
蜿蜒來矗立俯城郭羣峯遠倚伏元氣鬱旁薄雲雨
出無心、雷霆時擊搏、翕習窟蛇龍翱翔棲鸞鶴巉石
相傾欹崢嶸驚欲落、仄徑屈曲通、恍疑五丁鑿、蒼松
老作鱗、絕壁堅如削、溪水千瀠洄、灣環抱石腳、靈境
闢其巔飄渺見樓閣、不知自何代、金碧猶輝爍、翠華
想渺茫、龍象示寂寞、烝黎遠近心、走望竟如昨、杪冬
雪霜繁寒暉淨幽壑、朝霽快登臨曠蕩心胷廓、川原
杳靄繡陌勢參錯、村煙凝古木、朔風響檐鐸物狀
細可數物情靜可、度天
地既蕭然經綸歸澹漠
五臺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卽五
靈脂、當暑、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深冬
毛脫落、遂自鳴曰、得過且過、輟耕錄
金蓮花出五臺山、花色金黃、七瓣兩層、花心亦黃、色
碎蕊平正、有尖小長狹黃瓣、環繞其心、一莖數朵、若
蓮而小、六月盛開、一望徧地、金色爛然、至秋花乾而

不落、結子如粟米而黑、其葉綠色、瘦尖而長、五尖或七尖、廣羣芳譜

有杉叢生、土人目爲落葉松、又曰柴木、雨餘產菌、大如斗、其色乾黃、是謂天花、其在陰崖叢薄、落葉委積、蒸溼怒生、白莖細縷者、是謂地菜、楊陰源詩注、廣菌譜、天花蕈、即天花菜、出五臺山、形如松花而大於斗、香氣如蕈、食之甚美、于鼎培天花供樂府云、花非花、靈根毓瑞恆河沙、披拂風露涵煙霞、千巖萬壑生萌芽、初生如拳長如斗、落葉松根金菌剖、散去香浮忉利天、拈來花滿兜羅手、仙花山縹緲、雨花池清漣、未若少華隨意供、園可成屏飯可仙、雞足猴頭品都賤、侑以銀盤菩薩綫澤及山林、百卉蕃、瓊枝淨域栽雲徧、祥風甘雨聖代禎、天庥滋至坤珍呈、華芝五色蒲九節、靈葩種種禪關生、禪關生、塵世少、鉢囊花、薝蔔草、

葉皆七出、亦名七葉木、梵云噶爾布噶瓦喇斯、此云如意樹、即娑羅樹也、又名月木、見雲南志、楊陰源詩注、雲南志、娑羅花佛日開每朵十二瓣、遇閏輒多一瓣、

娑羅樹、廣韻作杪欏、臺山有之、枝幹盤虯、高二丈許、

傅山五龍祠場圃記云、往余讀書虹巢、數數過上蘭五龍祠祠東南有余家地二畝、祠僧普烈請爲場圃、許之、越二年、復過上蘭、普烈將築牆於此、嵌石其上、復請余記之、時普烈適新住城之報恩寺、寺龍池先

生像在焉、先生當日文士死焉、亭樹非其有、贈答吟什非其有、子孫亦非其有、余約普烈、供佛之餘、以香火供先生焉、烈能聽余、是余以二畝地爲龍池先生易香火也、奇奇、今石嵌祠內、草書、陽曲縣志鄭嶠之治吉安也、多惠政、被劾去官、而崴忽大旱、吉安人曰、此必爲鄭公故也、禱之、卒無驗、嶠憫其困、爲禱於金牛寺、期以三日雨、又製虎頭、投之龍潭、炎日中有霹靂聲、移時大雨如注、合郡皆徧、吉安人因名爲鄭公雨、寺旁築甘雨亭、繪鄭公禱雨圖、歌頌者託之四壁、有甘雨亭詩集、會



上知嶠無他、命復職、吉安人歡呼曰、還我鄭公矣、崴則大熟、嶠愛民如子、仍多經術、卒後、吉安人思之不置、爰立祠以祀之、本甘雨亭詩集序

唐志代州有五臺府、東冶府、今臺懷東冶二鎮也、五代史李嗣本雁門人、世爲銅冶鎮將、銅冶卽東冶、東銅字同聲、又疑於冶務之所、遂誤書耳、正如繁峙之北樓關、元史譌爲碑樓、崞縣之樓煩寨、宋史譌爲蘆

板也、竹頭木屑行館隨筆、

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先師介野園先生、嘗四主會試、四主鄉試、有恩榮宴詩云、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頹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不知鸚鵡新班出於何典、惜當時未向先生詢也、郭頻伽靈芬館詩話亦載之、而云元遺山探花詞有殿前鸚鵡喚新班句、野園詩蓋本此、然去一喚字、直云鸚鵡新班、亦好奇之過也、竟皆不知其爲金人張大節舊詩、詩附見前書大節傳中、野園竄易數字爲己作者、遺山於大節爲後輩、鸚鵡句正用大節語、不得反據爲出典而顧俠君詩林韶濩注、又誤以遺山句爲唐人詩、曉嵐諸公、或未詳閱中州集、若顧則嘗選遺山探花詞入元百家詩初選中、亦漫不深考何耶、竹頭木屑行館隨筆、



五臺新志卷四終

省城會元齋葛刊刻刷印

